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七輯
沈雲龍 主編

# 我的回憶

劉峙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一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七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台北縣永和鎮中興街133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
三四一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四九號

# 我的回憶

劉峙著

# 自序

余行年七十有四，回首前塵，難免有「浮生若夢」之感。歌德說：「無用的生命祇是早的死亡」；的確，沒有更大的悲劇，甚於浪費的生命。

年歲不會製造聖人，祇會製造老人；我這一生，雖然人很平凡，但遭遇却不平凡！究竟我自己是不是浪費了生命？對國家是收入還是支出？我想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當然，這不是計較毀譽，然而，不能不對後世作一個清楚的交代；我對得起國家，我對得起 領袖，我對得起祖先，沒有使鄉賢文信公受到玷辱！

一個人生於這個時代，生於這個國家，究竟是幸與不幸？這是可能引起爭論的問題，無論別人怎樣看法，我個人總認爲是幸運的。我生於異族統治下的中國，曾參與武昌起義，嗣後追隨 領袖蔣公東征北伐，終於統一全國，八年抗戰，國家從危亡的邊緣而躋於五強之列，作爲一個革命軍人，祇要曾經盡其應盡的職責，就自然會產生一個壯志已酬的快慰。有人說：「戡亂失敗，大陸沉淪，對於這些過去的事蹟應一筆勾銷。」我無意對這種看法的正確與否作說明，在這裏提出討論；但我必須指出：歷史不能躍進，革命是要一步一步走完它的里程，譬如：「農夫將麥粒撒在土裏，正是爲它明天的新生。」這與某一個

人的應否予以揚棄無關。假如我們提倡「一筆勾銷」主義，則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何況，革命歷程中的某一個人，他祇能完成他某一時期或某一階段的歷史使命，正如革命歷史中的許多先烈一樣，他們不能得到終局，祇能望見路程。

大陸戡亂軍事的失敗，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抗戰勝利之後，革命的目標是行憲，即革命成功，還政於民，正好中了共產匪黨的奸計，解除了我們的思想武裝，瓦解了全國軍民的鬪志。何況，共產黨又不是滿清、軍閥、日寇可比，最初以有政治意識與革命精神的戰鬪體，可以推翻滿清，打倒軍閥，擊敗日寇；最後，大家自私自利，鉤心鬪角，後方的社會經濟崩潰，前方的戡亂軍事失敗？互爲因果，互相影響，大勢所趨，此其間任何個人的作爲都很有限。當然，我至少要負一部份軍事上的責任。

嘗讀唐史：「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每掩卷慨嘆。然而李林甫最後所獲得的，乃是削爵剖棺。而國家所遭受的，則是「天下大亂」。可見雖承平之世，假如大家不以國家爲重，祇圖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也會製造敵人，動搖國本。而這次大陸失敗的教訓，更爲慘痛與殘酷。

我寫這本「我的回憶」，僅就現有資料與記憶所及，稍加整理，本意是想爲自己「結帳」，別無其他目的與作用。事實上，沒有寫的比寫了的多，我對於古人所謂「立德，立

功，立言」，可云一無是處，但是這一本眞實的紀錄，前六章是我領軍爲政之片段實錄，功過是非，自有後之來者去評論；後二章是我旅居南洋及遊美所記，聊作紀念云耳。

吉安經扶劉峙述於臺灣省臺中市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二月

# 我的回憶目錄

# 第一　從孤苦貧困中堅強起來

社會永遠是一所角力場，觀衆絕不會替失敗的人鼓掌。

我自小就常這樣想：凡沒有成熟的果實，總是有苦味的。

在民國五年五月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以前，孤苦與貧困對我太殘酷了，但也因此促使我要加堅忍與自強。

莎士比亞說：「愁困沒有醫藥，惟希望可以治療。」我認爲避免失敗的最好辦法，就是下定決心，獲致成功。

## 一、進不要錢的學校

我於襁褓時失怙，賴叔祖進寬公撫養。因爲貧窮，纔知道知識也是要花錢買的，所以讀書更加倍努力，常得到塾師的賞識。

民國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我十四歲，蒙塾師辰谿劉部荃先生的愛護，獲得一個意外的機會，隨他一個朋友黃先生，東渡日本求學。到東京纔一個星期，因爲那年　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會，清廷深恐中國留日學生受到感染，指使駐日使館要求日本政府取締中國留學生，我也被迫返回我的故鄉江西吉安。在當時我幼稚的心靈上，受到莫大的

刺激，使我深切的體會到，幸運是大家所希望的，但是不會輕易而慷慨的給予我們。成功的人心中常存目標，一般的人心中則常存願望。

吉安人在外面的多是經商，所以鄉人不太願意接受新的教育，而當時的新學堂，如法政專門之類，也是有錢人子弟求官的捷徑。我因爲在日本受到孫中山先生革命學說的啓發，和讀革命先烈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的感動，產生了另外一種不成熟的想法，就是衝出去，衝破官與利的兩道藩籬。而表現在言語行動方面的，是常於大衆之前，高談排滿、革命、和剪髮，旨在引起鄉人注目。這種言行，在當時是有危險的，但不冒危險，是衝不出去的。

在吉安天主教堂所辦之西學堂學習英文不久，因膏火不濟，正痛苦徬徨的時候，適清廷創辦新軍，令各省開辦陸軍小學，聽說非但不要學費和膳費，而且還有津貼，這正符合我投筆從戎，參加革命的志願。遂毅然前往湖南，參加投考的行列，這次三千多個考生，只取了九十餘名。我僥倖被錄取了，而且名列前茅，進入了陸軍小學第三期肄業，這是民前五年（一九〇七），我纔十六歲。

## 二、辛亥革命中挨餓

在湖南省陸軍小學第三期肄業時，我是唯一的一個外省人，同學中不乏年少好弄之

輩，再加上地域觀念，使我難免處處遭受岐視。在這三年多當中，我特別注重修養，對於進德、修業、交友、處世，衡古準今，摘爲語錄，以自警惕。認爲渾厚容物，自有好處，泰山不擇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棄細流，故能成其大。古今以來，能辦大事的人，莫不有一種渾容氣象。顏子犯而不校，所以見稱於聖門。一個人不可以只看見別人的過失，而忘記了自己的缺點。當時我爲自勵，故自號「渾容軒」，旨在隨時不忘渾厚容物。

民前一年（一九一一），本應在春季升學到武昌南湖的陸軍第三中學第三期，因爲在校的第一期同學還沒有離校，所以延遲到陰曆七月間，纔束裝就道，而入校肄業。到陰曆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的清晨，忽聞武昌城內砲聲甚烈，許多同學交頭接耳，不曉得談論什麼，有人叫伕子（校工），伕子不予理會，其中個性比較强的還說：「現在革命了，大家平等，誰也不侍候誰。」我詳細探問，纔曉得武昌城裏，革命起義了。

排滿、革命，是我夢寐以求的事，如今竟於一夜之間，由希望而變成了事實，使我興奮得連一點小病都好了。

可是，高興得太早了，九點鐘的時候，有第二期的湖南同學雷洪，率領一班武裝士兵，左臂纏了白布，自稱爲革命軍，來到學校宣佈武昌起義的經過。當時校長李鐘岳和教職員們，早已逃走了，學校沒有人管理，雷洪當時就下命令，集合二、三期的同學，編成隊伍，指定負責人率領到中和門（後改起義門），上楚望臺軍械庫領子彈，再到革命軍總

機關的湖北諮議局擔任守衛。沿途看到被殺的男女婦孺甚多，心中頗不以爲然。但這時黎元洪還沒有出面，一切由不懂軍事的諮議局長湯化龍主持，秩序大亂，甚至我們擔任守衛革命總機關的同學，也都得不到飯吃。回到學校，亦是空空如也。從事革命工作，有時是要忍饑挨餓的。我不得已於陰曆九月初一歷盡艱苦奔回長沙，適湖南宣佈獨立，領導人焦達峰引會黨佔據要津，大肆搶掠，長沙居民紛紛逃難，我又不得不返回自己的家鄉了。

## 三、想參加二次革命

從湖南返鄉後，江西亦跟着起義了，在起義的時候，吉安的「三點會」和南昌的會黨聯成一氣，地方騷然，適歐陽武回吉安組織民團，地方士紳推舉我擔任民團的排長，我因見其雜亂無章，不願與之爲伍，乃堅辭不就，與幾位朋友去到南昌。在南昌街頭見有招考憲兵的佈告，規定陸軍中學與陸軍小學的學生可以報考，因爲彼時憲兵很受社會尊重，我有一個知交何士翹，原是法政學堂的學生，他亦在當憲兵。我一方面受朋友的慫恿和鼓勵，一方面自己也認爲將來陸軍中學畢業之後，仍是要入伍，不如趁此機會先進去歷練，於是報名投考，幸被錄取。當了一個月憲兵，見報上載有武昌招待處通告，陸軍中學召集學生續學的啓事，乃回到武昌會集各省同學，於民國元年的七月間，到北平附近的清河鎭入陸軍第一預備學校。吃過了很多苦之後，又得到繼續學習軍事的機會，當然感到十分欣

慰。

民國元年一月一日，　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二月清帝退位，　孫大總統亦辭職，改選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他利用北洋軍閥的勢力，處處表現官僚作風，趨向專制的絕路，一般投機的政客，都歸附在他的旗幟之下。獨國民黨人與之對抗，在國會中反對其大借款，以及其不遵守約法的行爲。此外，袁世凱在北平的軍警服裝不整，流連鬧市，動輒帶同客人不買票看戲，戲院反要恭敬的以茶煙款待。尤其是他的軍法執行處，亂殺革命黨人，殘酷的情形，更是令人髮指。民國二年季春時節，我眼見袁世凱仍然是像清廷一樣，人民在被壓迫中痛苦生活，於是與同學王時、唐俊德、胡旆、蔡澤民等，在校中組織了一個「輔仁社」，作爲聯絡國民黨人行動的中心，計劃乘機暗殺袁世凱，不幸陳年康、陳年頤兄弟被捕成仁，以致未獲發展。當時南方各省反袁，發動第二次革命，我們遂相率南下，到達上海，欲參加第二次革命的軍事行動。可是江西方面已爲李純攻佔，戰事成爲尾聲，於是不得不忍着一肚子悶氣北上復學。

## 四、東北軍隊與間諜

我在清河第一預備學校第一期，是民國三年六月畢業。分發到東北奉天省（即今遼寧）新民縣陸軍第二十師三十九旅入伍。這是吳光新所部最精銳的隊伍，我們同學十人，

編在七十八團第一營第四連，在九個班之外，另編成一個入伍生班，挑選一位優秀的中士，當我們的班長。

這個最精銳的陸軍第二十師是怎樣的情形呢？部隊長多是行伍出身，軍事學校出身的幾乎都是參謀或者營附團附之類。部隊長學科固然不懂，就是術科也不按照典範令所規定的口令和動作，而由他們自己的方便，只圖表面好看，不顧實際應用，如操槍作響，開步邁高，立定或轉向諸動作，故意踏步發出響聲，假裝精神和整齊等等。我們都認為是陋習。尤其一個軍隊之是否能發揮統合戰力，最要緊是一個「一」字，如果連基本的口令動作都不能統一，那麼這個軍隊的統合戰力，就不無疑問。再看一般士兵又如何呢？他們視操場為畏途，視講堂如刑場，寧願每日做工鋪路，甚至替師長旅長公館倒馬桶，亦所樂為。班長動輒被打罵，軍官也隨時有挨軍棍的可能，像這樣缺乏自尊心與榮譽感的官兵，把他們當做奴隸，當然可以，期之以保國衛民，則非勁旅。

孟子說：「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見吉凶。」這對我以後三十幾年的帶兵、練兵、用兵，有很多的啓發。

在新民縣城，還看到很多日本商人的橫行，和日本妓女作間諜。他們為取媚東北的財主，不惜纏小脚，為刺探軍事秘密，竟住到軍營附近來百般引誘，無怪日本軍閥對我東北，軍事能制機先。非特烈大帝曾說：「出征的時候，廚子只要一個就够，間諜却要一百

個。」日本軍閥對我東北的遠程計劃，由此可見一斑。

## 五、成為保定軍官生

入伍半年期滿，回到河北的保定，參加升學考試，時在民國三年的十二月。我由陸軍小學，而陸軍中學，而陸軍預備學校，以及入伍當兵，歷時將近十年，受盡艱辛磨難，總算踏進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大門。

當時保定東門外的軍官學校，保定人叫做大學堂，是中國培育軍事人才的中心，在這裡畢業的，有老軍官學堂的學生——即前清軍官深造的陸軍大學堂，還有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所受軍官養成教育的時間只有一年六個月。而保定軍官學校已經畢業的學生僅有第一期，我是第二期，過去在陸軍小學及陸軍中學與預備學校所受的教育，是以普通學科為主，現在進入軍官學校，才是以軍事為主，課程主要的計有戰術、兵器、築城、地形四大教程，次要的計有軍制、經理、衛生、馬學、外文，至於典範令，則為術科的說明，不在教程之列。兵科分步、騎、礮、工、輜五種，入學檢定測驗，特別注重體格，假如身體不夠强壯，就是學科再好，亦不分入兵科，而令入軍需學校或軍醫學校。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校長第一任是趙理泰，他以前是陸軍速成學堂的總辦，因此就引用很多速成學堂學生到學校擔任教官與隊長，而引起學生的不滿，乃至罷課，要求更換校

長，趙被迫去職，改由軍學泰斗蔣方震（百里）先生繼任。蔣校長同情學生的要求，但事事遭到北洋軍閥的掣肘，想改革而不能施行，遂於召集學生訓話時當場憤而自殺，後幸獲救，聲譽日隆，凡我保定軍校先後各期同學，無不奉之若神明。

民國四年袁世凱叛國稱帝，蔡鍔（松坡）起義，組織護國軍反對帝制。日本於五月七日以最後通牒，向袁世凱政府提出要求承認「二十一條」，實爲中華民族的奇耻大辱。我們保定軍校的學生人人義憤塡膺，氣得捶手頓足，但於事無濟。因此，我只有在學校正課外，多多研究實際問題，以備畢業後到軍隊中能夠實用。我是一個清貧學生，只能在每月的津貼兩塊銀元之內，儘量減少例假外出，節省少數之錢，來購印若干參考資料，同時也因此養成了我閉門苦讀的習慣。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要經過長久之時間來磨練的。

# 第二　歷練、摸索、碰壁

一個人受騙的最大原因，是自以為比別人聰明。
一件事起初，總是很困難的。

從民國五年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到民國十三年進入黃埔軍官學校充任教官以前，為了革命，亦即是我生平所要致力的事業與追求的目標，一面歷練，一面摸索，所得到的結果是碰壁。

回想大陸陷匪之前，有許多人不瞭解事實眞像，對國民黨執政的政府深表不滿，雖然不滿現狀的目的，原是求進步的推動力，但是歷史的進化，不是以加速度的方法可能一蹴而成的，是要許多人肩負重擔，一步一步的走過去的。

現在就以我個人於北伐前，親自所經歷及所見聞的分述如下：

## 一、我第一次任連長

我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後，被分發到冀東開平的巡防營。適袁世凱稱帝不久，便以死聞。南方各省的護國軍正在討袁，廣東肇慶設有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我與同學張維，決定南下赴粵，到達肇慶林虎所設的招待所時，我們兩人僅有小洋六毫。

當時肇慶的兩廣護國軍都司令是岑春煊，梁啓超任都參謀，李根源任副都參謀，梁沒有實際任職，由李根源代理，正指揮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部和桂軍林虎部，在新街、源潭、石圍塘一帶，對袁軍僞廣東善後督辦龍濟光作戰，我倆初入都司令部任上尉部員，後改爲上尉參謀。嗣奉令押解彈藥到源潭滇軍第二軍第四師第七旅，見到旅長朱培德，因爲他是我同學周欽賢的表兄，所以一見如故，就調我到他旅內第卅八團第二營第六連任連長。

在那個時候，連長是一個苦差事，我們同學大都情願做參謀副官，弄個少校領銜過過癮。我獨不以爲然，認爲經驗乃苦幹的結晶，沒有經過實驗的學問，不可能幫助我們產生有用的才能。過去十幾年苦讀所爲何事？不就是爲了將來要能帶兵、練兵、用兵嗎！因此我決定要歷練，未料這個第二營原是廣東警衛軍改編而來，以前只是在地方上擔任駐防和剿匪，從沒有受過正式的軍事訓練，說他們爲烏合之衆，並非爲過。同時滇軍在粵的第三師師長張開儒部，有韶關做他的地盤，第四師則處於客軍地位，沒有可靠的餉源，所以部隊常在饑餓狀態中，管理教育都很不容易。我憑一股朝氣與熱情，在最困難的環境中，卒能使這一連兵日有進步，增加了我不少以後克服困難的信心，這時我是二十五歲，對於革命事業與前途，滿懷希望。

## 二、林虎部隊的腐敗

民國六年，國民黨籍的國會議員，南下到了廣州，召開非常會議，選舉　孫總理爲大元帥，組織軍政府。那時因舊桂系和政學系勾結言和，將龍濟光部調到高雷一帶，以桂軍一部駐粵，廣東則成爲桂軍的地盤，任莫榮新爲廣東督軍，朱慶瀾爲廣東省長。不但不聽孫大元帥之指揮，反視之爲眼中釘。

龍濟光部在高雷一帶不守本分，仍與北洋軍閥勾結，時刻不忘圖粵，使桂軍感受威脅，乃於民國六年的冬天，桂軍與滇軍共同向南路的龍濟光進擊，以李烈鈞爲總指揮。由陽江而高雷，再至化縣，終將龍部擊潰，其在海南島的殘部，則由北京政府的海軍運往北方，龍濟光的政治生命從此結束。

我在經過陽江的時候，看見滿街都是林虎的部隊，把擄自老百姓的物品當衆拍賣，其情形混亂不堪，目不忍睹，我眞不知道這種作戰的目的是爲什麼？是救民還是殘民？

在高州見到由廣西南進的桂軍，使我眞不敢相信這是軍隊。他們的官兵携眷屬同行，都穿便衣，行軍宿營以班爲單位，戰鬥時只指定攻擊目標，各自前進，漫無秩序，毫無訓練。這種部隊後來自然被時代的演進淘汰了。

## 三、同事變成了敵人

民國七年，駐潮汕一帶的援贛滇軍伍毓瑞部，官兵多贛人，都是以北進恢復江西為職志。後改為贛軍，其所屬第一梯團之第四支隊支隊長賴世璜，和我是保定的同期同學，頗知我的為人，更加同學們的揄揚，所以在那年冬天，他親自到廣州邀請我當他的支隊附（即副支隊長）。當時正是我任滇軍的營附，由粵北開回廣州，因為「打回老家去」是誰都樂意的事，當然我也就欣然接受賴世璜之邀請。

到民國八年的冬天，賴世璜因違法被伍軍長撤職，嗣又潛回，沿潮江放步哨，設礮位對伍示威。經人調處的結果，由我暫代支隊兼第一營營長，將部隊開往梅縣一帶駐防，實際賴仍隨隊，一切由他主持。當我率部於民國九年春天抵達梅縣不久，伍軍長駐潮汕的部隊，被劉志陸誆騙繳械，劉並進兵梅縣，欲向本支隊包圍，我們處於危急之際，不得不分由梅縣、興寧、五華向平遠縣境撤退。全支隊在大拓墟會合宿營的時候，被劉志陸的部隊襲擊，損失很重，遂且戰且退，轉進至福建的武平，得粵軍第二軍的連長莫雄與地方民衆武力的支援，乃將追敵擊退，我軍移駐上杭，受粵軍第二軍駐上杭的關司令國雄指揮。

在上杭整訓半年，到民國九年的秋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率駐閩之粵軍回粵，我們這個支隊改為贛軍支隊（簡稱賴支隊），屬關司令的戰鬬序列，仍由原路打回廣東去，當

時與我們對敵的主力，是政學系的李根源部（與桂系勾結），也就是以前駐粵的滇軍，我曾經在那裏當過連長和營附的部隊，本來是很好的同事，忽然變成了敵人，這種人事無常，自相殘殺的怪現象，實在不是我所能適應與接受。然而爲了革命，爲了國事，又不得不如此。

## 四、河源一戰竟揚名

進入閩粵邊境的時候，我率領第一營爲前衞，首先與桂軍陳雷部衝突，連戰皆捷，勢如破竹，直追至河源附近，乃與李根源部接觸。

我指揮賴支隊比較有戰鬪力的第一、二兩營，與羅翼羣部的何梓林（湖南人，很勇敢，後在征閩之役戰死。）營並肩作戰，在河源縣城隔河對抗的一個月中，我和戰士們露宿野外，沒有進過房屋，歷經艱險，屢挫敵鋒，終將頑敵擊退。這不是一場有意義的戰爭，也不是我願意拼命的戰爭，但我不能不顧部下的生死，盡我指揮官的責任，不料我僅此一戰，在軍中竟有了一些名聲。

當時粵軍第二軍軍長是許崇智，參謀長是　蔣公介石，追到增城後，　蔣公任追擊總指揮，分令向韶關及清遠前進。抵韶關後，因許崇智與陳烱明意見不合，賴世璜見陳勢力較厚，又想脫離第二軍，而直接歸陳烱明指揮。且在作戰的時候常躱在後方，這時已尅扣

幾個月的軍餉未發，一意對部下壓迫，所以全支隊都憤而向我要求與賴世璜脫離關係。賴在廣州聞訊，趕回韶關，欲加撫綏，爲第七連連長黃猛所拒，賴竟用手槍將黃擊斃，並威脅全體官兵，我亦感到賴之爲人反覆狡詐，不足以語革命，共圖大事；乃向陳炯明辭職，調充粵軍總司令部少校副官，斯時由彭素民等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民國十年六月升第二軍軍部中校副官，旋調粵軍第七旅第十三團中校團附。

### 五、副團長當作副官

粵軍第二軍第七旅有善戰之名，但旅長謝文炳，綽號謝麻子，沒有讀過書，第一次見面，就要我解釋我的名字之意義。團長謝宣威也是個粗人，作戰的時候，參謀不必計劃，只是利用他們看看地圖，命令亦沒有下達，由書記寫封信就代替了命令，只是某時向某地前進，到達某地附近，就隨便放槍。我是中校團附（即副團長），而一些沒知識的部下，喊我副官，實際上團長也把我當作他的一個副官，行軍的時候他坐在轎裏，我和士兵們一樣徒步，跟在轎後行走。照規定營附以上和團部的上尉副官都有乘馬，但團長藉口購馬困難，只是領馬乾飽其私囊。後來我在桂林附近剿匪的戰役中，俘獲一匹小馬，藉以代步，馬乾還是自備。

像這樣的軍隊爲什麼也能打勝仗，這便可以知道對手比他們還要更糟。

這時　孫中山先生在桂林，正籌劃大舉北伐，激勵將士分兵出湘贛，粵軍是有地盤的軍隊，公然抗命，其他也多陽奉陰違。我是一個保定軍官學生，雖然貧窮，但不是爲吃飯而作事，而是爲了要有所作爲而吃飯。五年來我在南方所看到的革命，並沒革軍閥的命，而是要老百姓的命，實際上他們就是軍閥。假使再這樣混下去，豈但有違素志，抑將愧對祖先與師長。「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這時我的心情，痛苦已極。

適同鄉歐陽豪（前江西憲兵司令）蕭炳章（舊國會議員）等救鄉心切，與旅粵同鄉議決，爲籌款組軍，將廣州的吉郡會產二忠祠房屋抵押一部，經當時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先生（祖籍吉安）介紹於許崇智，請撥舊軍械一小部分，任我爲粵軍第二軍第二游擊統領，組軍北伐，軍餉自籌，我遂轉入另一途徑。

## 六、向敵人要求補給

孫中山先生在桂林所組織的大本營，是李烈鈞任參謀長，彭程萬爲贛軍總司令，朱培德爲滇軍總司令，谷正倫爲黔軍總司令，粵軍調許崇智李福林兩軍，令進湖南，後方餉械，歸陳烱明鄧鏗等籌劃接濟。詎陳烱明勾通吳佩孚欲廣東自主，對北伐大計多所阻撓，於北伐部隊進抵洲西與全州時，更扣留餉械彈藥不發。

民國十一年三月廿六日，桂林大本營會議，　蔣公介石參佐戎幕，主張潛師回粵，改

道贛南北伐。四月， 孫中山先生回師廣東，設大本營於韶關，令李烈鈞任中路，許崇智任左翼，黃大偉任右翼。此時，我的部隊已改爲大本營游擊第六路第一支隊，我是上校支隊長。一天，我到韶關晉謁 孫中山先生，要求酌予武器彈藥補給， 孫中山先生笑笑說：「現在大本營一切都很缺乏，你最好是到前方向敵人要求補給。」我領悟 孫中山先生的意旨，今後決心向敵人取得彈藥補給。

當我率領這些措少數破爛武器，而又窮困不堪的游擊隊，向江西攻擊前進的時候，滇軍攻克大庾，粵軍許崇智部佔領南康，與友軍圍攻贛州，滇軍朱培德部先入。我的游擊隊當前敵，繼續搜索北進，抵達遂川，發現有北軍一個輜重營，使我喜出望外，輜重營是管補給的，當然戰鬪力較差。但回顧一下自己的實力，豈祗缺乏武器彈藥，就是彼此徒手的打，也很少有戰勝的公算，經過再四思維，難以力勝，只有智取，假如能將敵人嚇跑，再乘機截擊少數零星部隊，則此戰必勝，而我們不會有重大損傷。適遂川紳耆代表前來歡迎，機會難得，我就計劃虛張聲勢，以若干番號支隊標語，請他們攜回城廂到處散貼，宿營地址亦多寫番號，多備旗幟，派少數人此竄彼擾，並放冷槍，且僞裝種種假動作，表示卽將有大部隊繼續到達的樣子。果然敵人中計，不敢懷疑，在恐懼的氣氛中遂自動退却，我隊則乘勢跟踪追擊，將敵人殿後部隊數十人繳械，獲得了補給，符合 孫中山先生的指示。這次勝利，本支隊全體官兵，在精神上獲得很大的鼓勵。

## 七、忍痛由江西轉進

本支隊正在順利追擊前進的時候，陳炯明在後方竟嗾使葉舉等向　孫中山先生要求免胡漢民職，任陳爲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未獲允許。　蔣公介石洞悉其奸，因陳部駐省城，暗通吳佩孚，危及大局，力請　孫中山先生回廣州坐鎭。於是陳炯明公然叛變，誘囚廖仲凱，攻總統府，　孫中山先生乃於永豐艦上手令北伐軍李烈鈞、許崇智、朱培德等回師戡亂。

我在江西前線，對於後方情形毫無所知，還繼續追擊，克泰和，迫吉安。後與贛州方面聯繫，獲得上情，乃忍痛轉進，途經遂川，竟被與陳炯明一氣的桂軍沈鴻英部襲擊。我們的力量原來很小，那能經得起大軍的壓力，所以就間道經定南尋鄔方向衝出，以便向福建方面的粵軍聯絡。到尋鄔後，檢點實力，祇够編一個連，乃將部隊交給大本營游擊第六路的無兵司令歐陽豪，我和幾個幕僚經汕頭搭海輪到上海，暫時休息。

此次向江西進軍，雖然缺乏武器彈藥，但因爲官兵多係江西人，而且當由桂林出發到韶關的時候，有一個兵在路上偷了老百姓的一條褲子，我立即予以槍決，所以紀律非常嚴明，特別受到老百姓的歡迎，備茶水，煑稀飯，招待酒席，甚至將菜飯送到士兵放哨的山嶺上去，而不以爲苦，所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我想亦不過如是。何況我只有幾百

人，而能深入敵境，所至有功，也是全賴地方人民的協助，使我們在人力方面能發揮幾千人的力量。因此，證明一個軍隊愈是有禮貌，守紀律，愈能受到百姓的歡迎，得到自動的幫助，否則，就會遭遇到十室九空，草木皆兵的痛苦。

## 八、又一次死裏逃生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李烈鈞佔桂林，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入福州， 孫中山先生在上海，派 蔣公介石及居正等赴閩，改編各軍爲東路討賊軍，準備反攻廣州，以許崇智爲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 蔣公介石爲參謀長，黃大偉爲第一軍軍長，李福林爲第三軍軍長。我因江西同鄉龔師曾及張定璠（黃大偉部的參謀長與參謀處長）的邀請，由上海到福州，嗣爲許崇智獲悉，因我是他的舊部，又調我到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當中校參謀。

民國十二年春，反攻開始，東路討賊軍由潭潮汕進至博羅，被陳炯明部謝文炳、陳修爵等師團攻半月，因値漲水，城得不破。當時我是以中校參謀兼衛隊督帶參加守城之戰，看到城內居民餓死淹死的不少，軍隊是以尸水或污水煑飯吃，所以病倒很多，我也因此得病。幸此時滇桂軍已奉 孫中山先生命令，先攻佔了廣州，東路討賊軍乃向廣州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求救，得其兩路出兵，纔將敵人擊退解圍，我也趁此機會請假到廣州醫病。

在廣州病還沒有痊癒，聽說博羅失守，我們的部隊已退到石龍，爲了部隊弟兄生死的

關頭，顧不得自身的病，趕返部隊，豈料立足未定，敵人又已追到，我率部由石龍向廣州退却，因爲這一地帶小河太多，退却必先涉水，我抱病在身，乃由礮兵營營長沈應時（保定同學）借給我一匹馬乘騎，幸而這馬能浮水而過，有幾位同志拉着我的馬尾過水，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別人。退到廣州附近的石牌，恰值建國湘軍譚延闓部，及建國豫軍樊鍾秀部都趕到，樊部展開以勇猛而密集的隊伍與炮火衝鋒，纔將追敵擊退。這次我未死於病，又未沒於水，總算死裏逃生，爲不幸中的大幸。

# 第三　從曙光中踏上事業的征途

個人的力量有限，團體的力量無窮。亂闖不一定能找到你所要走的路。

真正的生命，是建立在生命的價值上。假如有人要問我的生命是從何時開始？正確的答案，是從此時開始。

起初，我對於「擇主而事」，總認為封建的意味太濃。南天八載摸索的結果告訴我，革命的領導人是重要的。

## 一、黃埔軍校任教官

民國十三年，我三十三歲。是年一月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孫中山先生鑒於自辛亥革命以來，軍閥專橫，非以武力掃除一切革命的障碍不可，而當時的粵軍、滇軍、桂軍，不是理想的革命軍，又多不聽命，所以計劃成立一個軍官學校，造就革命軍幹部人才，以完成國民革命大業。起初　孫中山先生想要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兼軍官學校校長，負責籌備，但許崇智力不從心，一切委之於上校參謀陳翰譽，陳是我們保定的同期同學，目空一切，驕縱自私，處事多失公平，致爲各方不滿。

蔣公介石原爲粵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被調到大本營代理李烈鈞的參謀長職務，後奉

派到蘇聯考察軍事，回國後奉　孫中山先之命，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粵軍總司令部素有排外之風，我們這些在粵軍總部的外省人，過去均賴　蔣公維護。　蔣公奉命接長籌備黃埔軍官學校，其敎職選擇，亦是以粵軍中的外省人爲基礎。我過去當過上校，現在是粵軍總部的中校，但我情願降爲少校，追隨　蔣公到黃埔軍校去當敎官。因爲　蔣公平素公正淸廉，賢能有爲，使我衷心悅服，故樂爲其部屬，而努力擔任敎學的工作，以期不負　孫中山先生創設黃埔軍官學校的期望。

敍述至此，我要將軍校的創設及敎育設施，就記憶所及略予說明：

## （一）時代背景

黃埔軍校的創設，奠定了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基礎，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當民國十三年的時候，國內的軍閥混戰不已，各據一方，弄得民不聊生。所謂「民國」、「共和」，不過是好聽的名詞而已。同時，民國十三年，卽西元一九二四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帝國主義國家走向穩定開始的一年。各國都在加緊對殖民地以及次殖民地的侵略，新的掠奪世界市場的冷戰從此時開始，我國受列强的侵略和壓迫也就日益加深。中國國民革命，在各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與國內封建軍閥慘酷摧殘的雙重壓迫之下，遭遇了空前的困難與挫折，中國國民革命的任務當然更是日益重大。中國國民黨在　總理孫中山先

生領導之下，爲積極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乃於民國十三年實施黨的改組，同時決定建立革命的新武力，以便從頭做起。惟建立新的革命軍，必須首先培養革命軍的幹部，以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誕生了。

民國十二年八月，　蔣公曾奉派聘俄考察，俄又派鮑羅廷來華，當時　總理鑒於國內外之形勢，並爲集中革命力量起見，遂改組本黨，於十一月發出改組宣言，重辦黨員登記，　總理委鄧澤如、林森、廖仲愷等九人爲臨時中央委員，並聘鮑羅廷爲顧問，積極進行改組事宜。至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議決要案多件，並正式選出中央執監委員，於三十日閉幕，本黨的改組遂告完成。

創辦軍官學校，便是一全大會決議案之一。在大會正在進行的時候，即一月二十四日，　總理派　蔣公爲校長兼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並派王柏齡、鄧演達、沈應時、林振雄、兪飛鵬、張家瑞、宋榮昌等七人爲委員。一月二十八日，　總理指定黃埔爲校址。自此，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便開始籌辦了起來。由此可知本黨改組，是適應當時國內外的環境與需要，而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創設，就是本黨改組後的產物。黨的力量集中了，黨對革命的武力需要更趨迫切。黃埔軍校便在本黨的領導下，擔負了建立革命軍，完成國民革命的偉大任務。

## （二）籌辦概況

甲、開始積極籌備　蔣公自奉派爲校長兼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後，即開始積極籌備。二月初設軍校籌備處於南堤，自二月八日起至五月初第一期學生入校時止，先後共開籌備會議三十二次，各部臨時主任秘書等俱列席參加會議，各省區分配招生名額，經籌委會擬定共三百二十四名，惟因當時各省多在軍閥勢力範圍之內，不能在各地公開招生，乃密托出席一全大會的代表回籍代辦，頗收成效。籌備工作進行未及一月，校長因處境困難，阻碍殊多，憤而辭職，於二月二十一日離粤返里，　總理一面派廖仲愷先生代理委員會委員長，一面馳電慰留，催請早日返校主持校務，幸廖先生苦力支持，校長雖是離粤，其與籌備人員之連繫，並未中斷，而迭電廖先生等洽商校務規章課程等事宜，所以一切籌備工作仍在進行中。三月間校長奉派爲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長，惟未返校前，由李濟深代理，首先考試下級幹部，取錄四五十員，後即舉行新生考試，第一次取錄三百餘名，第二次取錄二百餘名，共計五百餘名。校長於此時奉　總理電返校視事，嗣後，校長與所有籌備人員之工作，無日不在極度的緊張狀態中，校長於返校四五天之內，曾召集下級幹部四次訓話，灌輸革命基本思想，指示工作之方法。

關於軍校之編制，決定在校長之上設總理，校長下分政治、教授、教練、管理、軍

需、軍醫等六部，部設主任與副主任各一人，另設黨代表一人，以示黃埔軍校爲黨辦之軍校，故其全稱爲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以別於其他在廣東各軍所辦之軍官學校。時第一期學生成立一總隊，下設隊、區隊、分隊等，當時主要之教職員如左：

總理　孫中山
校長　蔣中正
黨代表　廖仲愷
政治部主任　戴傳賢
副主任　周恩來
教授部主任　王柏齡
副主任　葉劍英
總教官　何應欽
教官　梁廣謙
教官　錢大鈞
教官　胡樹森
教官　陳繼承
教官　顧祝同

教官　文素松
教官　沈應時
教官　陸福廷
教官　嚴　重
教官　王　俊
教官　劉　峙
教練部主任　李濟深
副主任　鄧演達
總隊長　沈應時
第一隊長　呂夢雄
第二隊長　茅延楨
第三隊長　金佛莊
第四隊長　李偉章
管理部主任　林振雄
軍需部主任　周駿彥
副主任　俞飛鵬

軍醫部主任　宋榮昌

第一期學生是於五月五日進校，編爲第一、二、三、四隊，校長對學生訓話達十次之多，學生入校後生活，非常嚴肅、活潑、緊張，從早上五點鐘起床，到晚間九時半熄燈，沒有片刻時間是虛度的。在當時軍閥横行的中國環境中，別處那裡可找到這樣有力量的軍事學校。校中的一切，都充滿了革命的朝氣，什麼人也不敢偷懶，更不敢自私。本人當時忝任教職，在校長領導之下，與學生過着同甘共苦的生活，歲月易逝，回憶起來，至今已逾四十一年了，實在是人生一最大樂事，眞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

乙、開學時盛況空前　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眞是中國國民革命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日，全國所渴望與全黨所企求的革命武力之基層細胞組織，經過校長一番苦心籌劃，教員職員之共同努力，終於在這一天正式的誕生了。這實在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大事，由這一天奠定了中國國民革命大業的基礎，開展了中國革命的光明燦爛的前途，引燃了中華民國民主政治之火炬。

這一天，天氣晴朗，珠江江面上驟然熱鬧了起來，從廣州到黃埔的小火輪、小汽船、小木艇群聚在一起，洋洋大觀。在那小小的黃埔島上，來了許多貴賓，我尙能記起的，有中央委員胡漢民、汪兆銘、林森、張繼等，外交總長伍朝樞，大本營軍政部部長程潛，粤軍總司令許崇智，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西路討賊軍（即桂軍）總司令

劉震寰，廣州市黨部委員孫科。此外尚有吳鐵城、朱培德、范石生、李福林等大員，且有外國人俄顧問等參加，眞是盛況空前。

於是日九時前，　孫總理偕夫人蒞臨，　蔣公校長與廖仲愷代表率領全體員生在禮砲與軍樂聲中肅立恭迎，先在校長辦公廳略事休息，即開始行禮如儀。　總理與校長相繼致訓詞，來賓致賀詞，在火熱的革命氣氛中宣告禮成。　總理偕夫人先退，諸來賓至接待室進用茶點後相繼離去。這天本黨全體同志，無一不面帶喜色，內心之快樂，相見以笑示之，這就是說，本黨產生了新的希望。

黃埔軍校的創設與國民革命軍的建立，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有了黃埔軍校，才有國民革命軍，有了國民革命軍，才能打倒北洋軍閥，取得北伐的勝利。後又獲得剿匪軍事的勝利，將共匪圍在延安，指日可以肅清。可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眼見中國日趨強盛，將來無利可圖，甚至深恐我國爲遠東唯一強國，乃趁我國正邁向　總理手訂建國大綱推行時，而發動「七七事變」。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我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在　蔣公英明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經過八年的浴血抗戰，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這些都應歸功於黃埔軍校的建立。今日再度實行剿匪戰爭，即反共抗俄之戰爭，勝利定可預期。願我黃埔健兒再作更大的努力。黃埔軍校是他的簡稱，最初名爲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校址設在珠江中的黃埔島上而得名。到了十五年一月十二日，經軍事委員會議決改稱爲中央軍事政治

學校，後又改稱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至於黃埔軍校教育實施之方法，就我記憶到的是　蔣公校長所提的八大原則：一要注重清潔整齊，二要注重秩序，三要注重條理，四要事事精密，五要注重慎言，六要做人誠實，七要大家親愛，八要生活嚴肅。歸納起來教育實施之方法是個「嚴」字。校長在訓話時說：「軍事學校的訓練一定要嚴格，而本校是黨團與軍隊三重的訓練合在一起，是更不能不嚴肅果決了。我們一定要明白軍事學校，不是普通一般優柔的、放任的、文弱的、自由的教育，也絕對不是用那優柔、放任、文弱、自由的教育方式可以訓練得出鋼筋鐵骨，能惡戰苦鬪，而又嚴守紀律的軍人出來的。」至於其他細節，在此不贅，就此說明了我願意降級到黃埔當教官的一段回憶。

## 二、棉湖之役的奇蹟

為先期建立黨軍計，　蔣公特於黃埔軍校內設立參謀處，以錢大鈞任處長，我是科長之一，仍兼戰術教官。民國十三年九月，黃埔軍校成立教導第一、二兩團，第一團團長為何應欽，第二團團長為王柏齡，團附和營長在教官中挑選，營附在隊長中選充，經校長嚴格挑選之下，我遂被調充第一團第二營營長。

民國十三年的十一月，　孫總理應邀北上，發表宣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十二日抵北平，受幾十萬民衆的熱烈而盛大的歡迎。離粵之前，曾到黃埔軍校

對全體員生訓話，語多勉勵，可見 總理對黃埔軍校期望之殷。

民國十四年一月，陳炯明乘 孫總理北上，自潮汕令林虎洪兆麟等部入寇廣州。 蔣公率領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及教導團，還有粵軍一部份，出發東征，擔任東路，進攻淡水。桂軍則攻惠州，滇軍則攻河源。我們教導第一團是二月一日由黃埔出發東征，四日克東莞，繼佔平湖，十四日進薄淡水，當時守淡水的敵人，是熊略部一千多人，孟獻祥部約八百人，翁輝騰部五六百人，林烈部約五百人。我第二營於十五日拂曉，首先於東南隅攻入城內，將頑敵部份消滅。此時敵人又在淡水城東北的仙人嶺佔領陣地，伺機夜襲。我又奉何團長的命令，率本營全力進攻其陣地，於槍林彈雨中衝上山嶺，將敵人完全肅清，我們的隊伍才得安然宿營。

當時的情形，以現在的眼光看，以密集的隊伍攻擊前進的戰術是可笑的，但在敵人火力稀薄的條件之下，惟有在所望的時間，於決戰方面，集中優勢的兵力，形成強大的衝擊力，纔有摧破敵人陣地的可能。黨軍第一仗的勝利是可觀的，而戰勝的主因則是官兵具有革命的思想與勇敢。除其他的精神因素之外，還有紀律嚴明官兵愛護地方與人民；地方人民則竭誠支援我軍，也是勝利因素之一。又 蔣公修訂戚繼光的連坐法頒佈施行，在淡水一役，槍決了畏縮不前的教導第二團連長孫良，表現信賞必罰，也是促成官兵勇敢的一個因素。

淡水勝利後，再向潮汕前進時，我的第二營擔任前衛，在距離淡水城僅二、三十里的羊塘尾，就與敵人洪兆麟部遭遇，經官兵用命，奮力將其擊退。這一次遭遇戰，我這個營傷的很少，在官長中僅第四連排長關麟徵受輕傷。二十一日追擊到白芒花，二十七日由赤石墟向海豐進發，沿途將敵予以驅逐後，乃於三月二日進至新田，五日集中揭陽。

此時，接諜報稱：「陳炯明已令林虎率劉志陸、王定華、黃業興、黃任寰等部精銳兩萬人以上，分幾路如暴風疾雨般迫近棉湖，企圖一舉撲滅我黨軍」。蔣公以此戰關係黨軍命運及革命前途，毅然決心與敵作殊死戰，令敎導第一團何團長敬公，進擊正面和順之敵，敎導第二團錢團長大鈞進擊鯉湖之敵。不料中途敵情變化，鯉湖之敵，已傾注和順方面，使敎導第二團處於無用武之地，而敎導第一團以千餘久戰疲勞之衆，獨當二萬餘新銳之敵，慘烈悲壯的戰況於焉開始。

我們初到此地，地形不熟，言語不通，又沒有地圖，眞是如盲人瞎馬一般。敎導第一團在棉湖，從三月十三日上午九時起與敵激戰，白刄搏殺，傷亡慘重。十時，敵忽然衝至曾塘村東隅，離團部僅距約三百公尺，此時我的第二營是團的預備隊，何團長敬公乃命我率團預備隊之第六連及第五連之一排，徒涉小河，用刺刀向敵衝鋒，雖敵衆我寡，終將敵擊退，恢復曾塘村。十一時許，敵增兵反攻，我率百餘之衆，獨當敵進攻之主力，繼而團預備隊之第四連增加到左翼，由我指揮出擊，並從敵之右側襲擊敵之後路，反復衝擊，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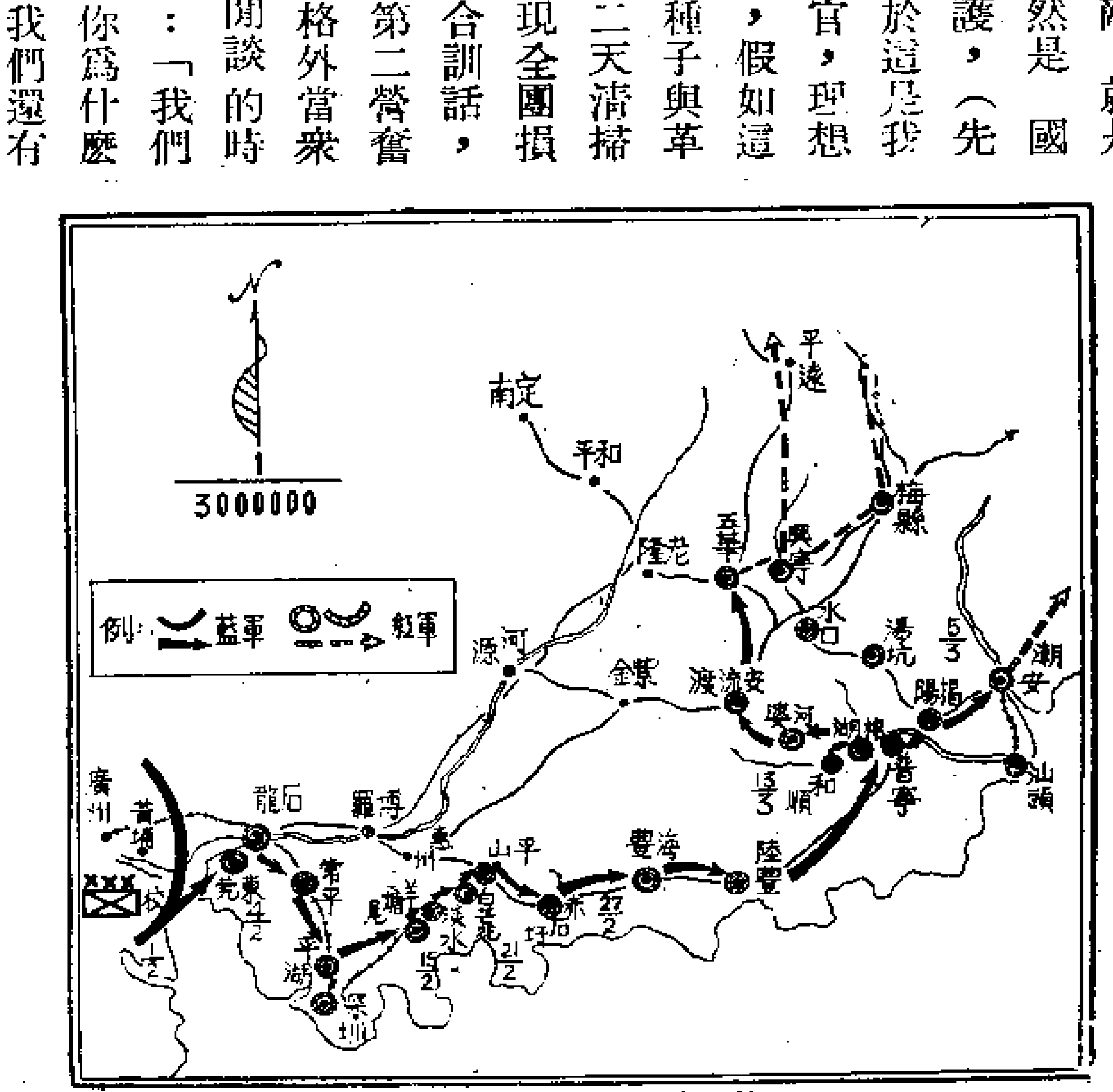
遂紛紛向上湖退去。此時，日正當午，何團長敬公的和我的傳令兵都已相繼陣亡，團預備隊已告用罄，教導二團又情況不明，未知何在，而敵人之攻擊，雖遇挫折，其後續部隊却有增無已。當此環顧皆敵，險惡萬分之際，我和何敬公祇有抱定必死決心，勉盡軍人天職而已。

當力有不逮，機智無所施的時候，惟堅忍可以出現奇蹟，使不可能變爲可能。

適本團前此派出偵察王厝仔的學兵回來報告，說粵軍許旅已由右翼前進。乃於黑暗中發現一線光明。不料敵見我右翼已增加生力軍，不易進攻，爲圖迅速殲滅教導第一團，又猛力向我所固守之陣地，加緊包圍。我別無他法，祇好以一個指揮官的從容、鎭靜、勇敢來影響士氣，穩定軍心，同時一面飛請增援。何敬公鑑於他處戰況已趨和緩，惟敵既以此爲主攻目標，若不堅守，不惟全團覆沒，大局將從此不堪設想。何敬公雖然深知我第二營勇敢能打，但兵力實在過於薄弱，乃令僅有之學兵連撥歸我指揮。我想繞敵右翼，以解此危局，無奈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至午後兩點鐘的時候，我所指揮的官兵已死傷枕藉，全線又呈動搖狀態，幸我在千鈞一髮之時，振臂一呼，創病皆起，敵始驚懼，瞻顧躊躇，不敢復進。如此支撐至午後五時，因教導第二團自鯉湖方面趕到，直接威脅敵之側背，當面之敵纔懾於我軍的戰鬪精神，大感疑懼，不再戀戰，狼狽遁去。

人類最需要的是正常的理性，也就是人性，惟有在戰鬪的時候，往往是反常的，非理

性的；當時我們瘋狂的殺敵，就是屬於後者的。這次勝利當然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呵護，（先一天在北平逝世）但也由於這是我們理想的事業，理想的長官，理想的部隊，而且深切的知道，假如這一仗打敗了，那末革命的種子與革命的前途什麽都完了。第二天清掃戰場整理部隊的時候，發現全團損失了一半，團長何敬公集合訓話，幾乎流下眼淚，而對於我第二營奮勇擊敵，得以轉敗爲勝，格外當衆表示感激。後來在吃飯閒談的時候，我半開玩笑問何敬公：「我們在前面已經撐持不住了，你爲什麽還在後面大吹其衝鋒號？我們還有




第一次東征經過進展要圖
民國十四年二月一日至三日

什麼力量衝鋒？」何敬公說：「我叫號兵吹衝鋒號，不是想要你們衝鋒，而是要告訴你們，我還在陣地未動。」我想想也對，因爲當時何敬公身旁只剩下一個號兵了，假如不叫號兵吹吹衝鋒號助威，那豈不是有兵不用嗎？我們將部隊整頓之後，未稍休息，卽乘戰勝之威，以每天行一百多華里的強行軍，追擊敵人，於夜間追到五華縣城，敵人做夢也料想不到我們有這麼快，我們就以「放哨回來者」騙開城門，在敵睡夢中將其解除武裝。經過這兩仗，黨軍已經成了神兵，以後敵人就望風而逃了。其經過進展如要圖。

## 三、回師廣州與二次東征

教導第一團到達梅縣後，就地整訓。四月，教導第一、二兩團合編爲黨軍第一旅，何敬公升旅長，兼第一團團長，我升第一團上校團附代理團長職務。

六月，東江粗定，而後方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又佔據廣州，勾結叛亂，不聽代理大元帥胡漢民的指揮。時粵軍第三軍李福林部與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生，和敵人在廣州市之河南及黃埔一帶對峙，因此，胡代大元帥調黨軍回師，討伐楊劉。於是校長　蔣公，又率隊回廣州靖亂。我們在溽暑中循原路強行軍急回廣州，迅速到達龍眼洞白雲山東麓，我趁盲兵的一股銳氣，首先領兵衝上白雲山，將頑敵擊退，直追至北較場，將殘敵肅清。同時友軍亦陸續到達，李福林部也由河南進入市區，李部多係綠林豪傑，不

回師靖亂我態勢暨經過進展要圖
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至十六日

知道什麼叫做軍紀，而且因滇軍桂軍是外省人，所以就連外省旅客或商人，也多被騷擾或殘殺，誠爲一大憾事。回師靖亂經過如要圖。

此次討伐楊劉之役的結束，較任何戰役都快，激烈戰鬥不過僅在瘦狗嶺白雲山一帶約六個小時。桂軍沒有什麼戰力，固不足道，而滇軍的戰鬥力，乃各軍之冠，何以失敗得如此之快呢？在我個人的看法是：

(1)因處於客軍的地位，平日欺壓良民，無所不爲，爲土著所痛恨，也就是不得民心。

(2)背叛黨國，倒行逆施，官兵不知爲誰而戰，爲何而戰？因之該部官兵無鬥志，故不堪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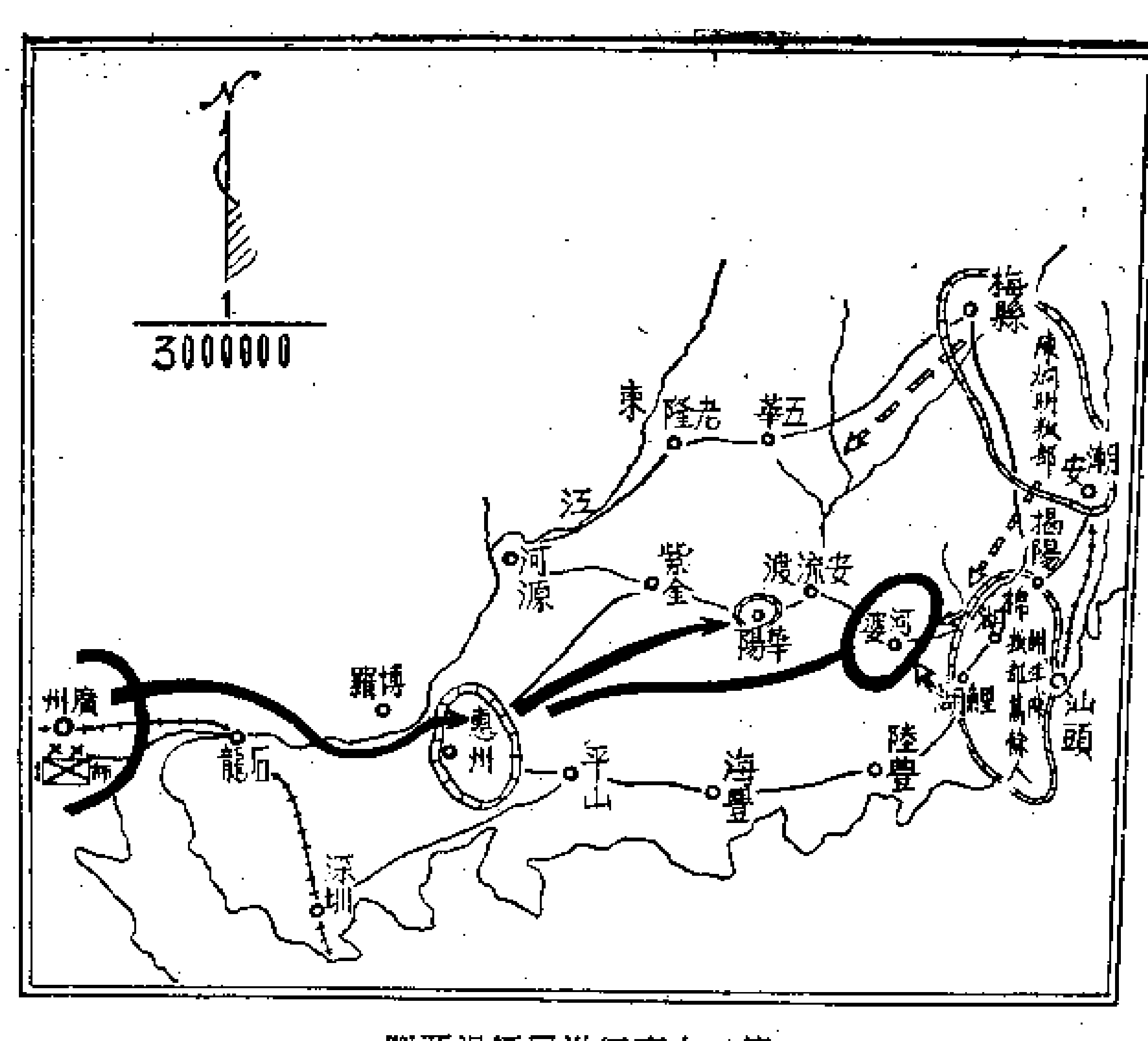
(3)陷於兩面作戰，其勢不利，一面要對河南的李福林部與黃埔軍校的學生作戰，一面又要對東江回師部隊作戰。

(4)滇軍最精銳的趙成樑師（趙結婚時，要求　國父爲其證婚，　國父於婚禮致詞中說：「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石牌被我軍擊斃，致所部驚惶失措，全軍解體。

(5)官兵開煙館，開賭場，私囊已飽，財多命貴，自然不顧犧牲，缺乏鬪志。

八月，黨軍第一旅擴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廢除旅一級，轄三個團，何敬公升師長，我正式升第一團團長。

九月，陳炯明復由潮汕梅縣，向西進逼，於是又有第二次東征。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由何師長敬公率領，於十月一日向東江進發。首先攻惠州，因第四團團長劉堯宸勇敢爬城，中彈犧牲，惠州堅城終被攻克。繼續東進，我率領第一團扼守河婆，支援華陽，敵人謝文炳、李雲復、陳修爵等部共萬餘人，由鯉湖棉湖向河婆猛烈攻擊，企圖包圍，激戰數小時，我因戰況極端不利，乃親率有力的步兵及礮兵，突入兩岸敵軍之間，橫衝直闖，反復格殺，數倍於我之敵，乃呈不支，紛紛潰退。其進展經過如要圖。事後　蔣公認爲「華陽一役，爲成敗最大關鍵，其重要性不下於棉湖之役，今劉團長能出奇制勝，轉危爲安，誠革命前途之大幸也。」我於　蔣公獎譽之下，固然內心喜悅，惟不敢存絲毫驕氣，且更




第二次東征進展經過要圖
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至日

認爲革命之任務艱巨，非再努力不能有功。

民國十五年一月，國民黨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於廣州。二月，廣州新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以王柏齡任師長，我升任副師長兼參謀長。嗣因汪精衛爲鞏固一己的權力，與共產黨勾結，意想排除由黃埔軍校所建立的軍隊，乃以攬軍爲餌，煽動第一軍駐廣州部隊，阻撓即將施行北伐的計劃，使共產黨勢力逐漸長成，同時共產黨並陰謀以當時停泊珠江的中山兵艦（艦長爲共黨李之龍）爲首發難，奪取廣州。斯時　蔣公兼第一軍軍長及廣州

衛戍司令，偵知其情，爲鞏固內部起見，乃命我擔任駐廣州第一軍第二師師長，轄第四、五、六三個團。第四團團長陳繼承，第五團團長蔣鼎文，第六團團長惠東昇。至三月十九日晚由我與同鄉海軍將領歐陽格合作，先擒獲中山艦的副艦長李某，繼捕獲艦長李之龍，乃派兵一連佔領中山艦。至二十日晨，我集合第二師全體官兵於北較場，將各團中的共產黨黨代表，政工人員和其他不穩份子，一律繳械拘禁，這就是關名的廣州「三二十」事變。

## 四、由廣州出師北伐

當時北洋軍閥奉系張作霖已引兵入關，擊敗直系曹錕、吳佩孚，而以張宗昌督魯，姜登選督皖，楊宇霆督蘇。繼由另一直系孫傳芳從浙江出兵趕走楊宇霆及姜登選，佔據蘇皖兩省，且聯合浙閩贛，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以北拒奉張，南防革命軍。三月十八日，北平發生執政府衛兵槍殺請願學生事，舉國大憤。四月又發生政變，段執政電請吳佩孚入京，以王士珍暫維內閣。吳佩孚對革命軍下總攻擊令，南京孫傳芳開五省會議，決定保境安民，聲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　蔣公在廣州東較場，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誓師北伐。由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授印，國民黨中央黨部代表吳敬恒授旗，國府委員孫科奉　國父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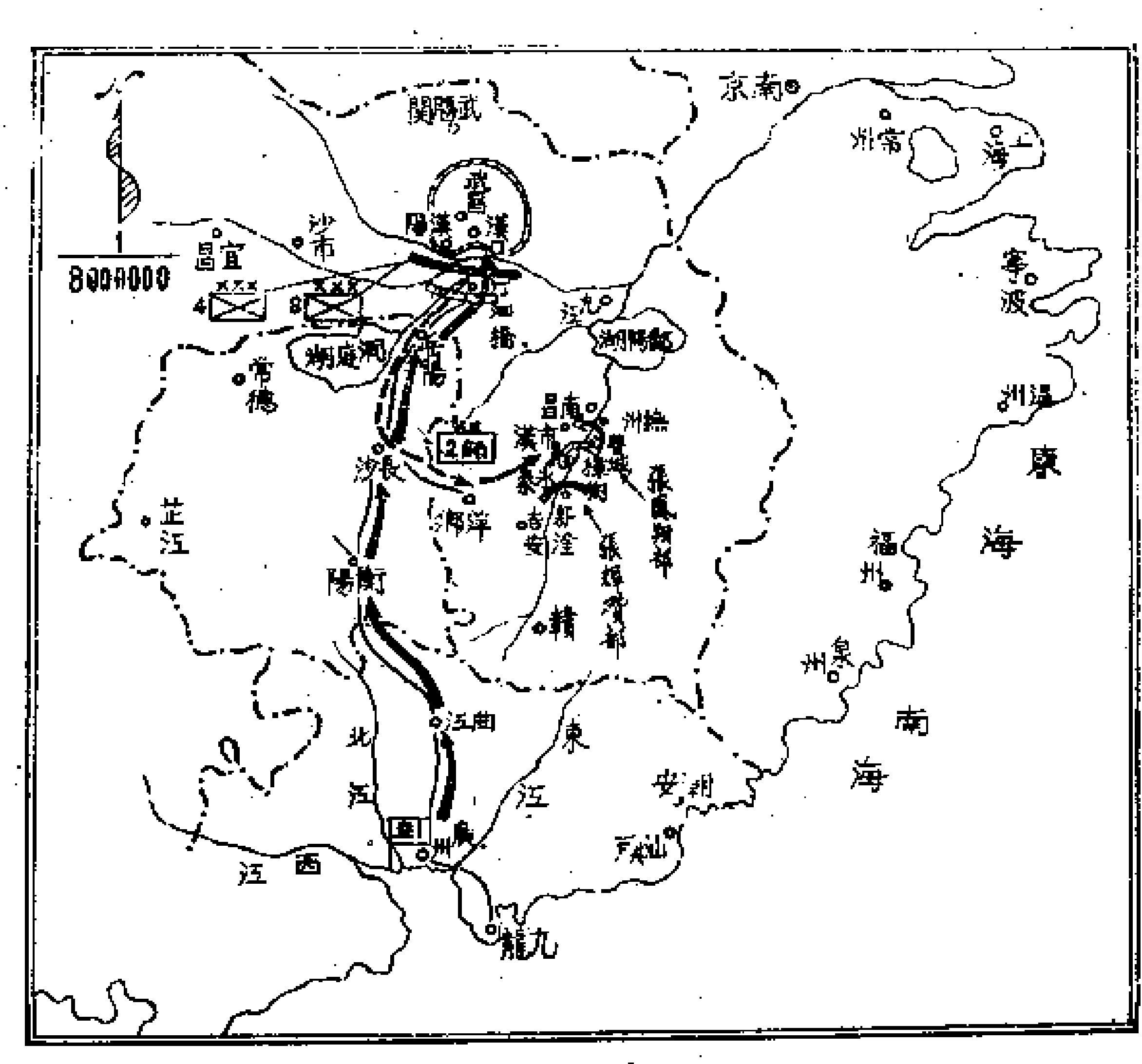
山先生遺像蒞場，參加國民不下十萬，盛況空前。當時國民革命軍共有八個軍，計第一軍軍長由　蔣公自兼，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第六軍軍長程潛，第七軍軍長李宗仁，第八軍軍長唐生智。

第一軍的第一、二兩師，是北伐軍的總預備隊，初由王柏齡任指揮官，後由我兼任。指揮部的參謀長是葉劍英。第二師於七月十五日由廣州隨同蔣總司令溽暑遠征，自韶關起，徒步行軍，異常辛苦。到衡陽，因天氣太熱，又缺乏醫藥，全師患病者達三百餘人，死亡亦數十，師參謀長胡樹森，也因染霍亂病死。

汀泗橋之役，是北伐初期有名的一次戰役，亦是北伐重要的戰爭。我過汀泗橋後，沿途所看到的盡是槍殺刀砍的死屍，還有在樹林裡上吊而死的，有倖獲生存的，不是被老百姓激擊，就是跪地向我們要求繳械投降，因此，連我們的砲兵營衛生隊都繳獲械彈很多。

到武昌，第二師改歸攻城司令李宗仁指揮，初攻中和門，繼攻武勝門，於九月三日、五日、八日攻城三次，戰況極爲激烈。無如敵人城高池深，火力亦強，而我砲兵又不足以壓制敵人，所以戰果未著。我想惟有再激勵所部，挑選奮勇隊，趕造雲梯爬城，以手榴彈與白刃相接，纔有奏功希望。正準備實施期間，　蔣公總司令以爲圍兵堅城，曠日持久，終非善策，且此時孫傳芳亦在蠢動，江西吃緊，遂調第七軍與第二師轉戰江西，而留第四軍第八軍續攻武漢。

第二師是由武昌經鐵道運輸到萍鄉，再徒步經袁江沿岸直趨淸江，與贛江彼岸樟樹鎭的敵人張鳳翙部對峙。因新淦方面第二軍張輝瓚師失利，我乃將主力秘密的轉移到新淦方面，並於十月四日親赴前線偵察地形和敵情。從敵方的槍聲中，我判斷這一部份敵人並沒有强大的戰鬪力，爲於「窺破戰機」之瞬間面令第四團團長梁自厚親率其本團，以永泰爲目標，經左翼山凹大道，用密集部隊向敵衝擊，果然不錯，第四團祇用了一個營爲前鋒，就很快將敵軍衝破，佔領




由廣州出師北伐進展經過要圖
民國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八日

永泰，解了友軍的危。友軍張輝瓚師此時正惶恐不堪，想要退卻，如我決心稍為遲疑一點，恐怕就要被敵人追擊了。

此時敵人分向撫州豐城方面退卻，我重新部署急追，敵人不敢進豐城，而走市汊，市汊地形於敵有利，而敵之兵力也似乎較我優勢。惟我以為官兵士氣正旺，乃一鼓作氣，勇猛前進，激戰至十月八日晚，敵軍砲火猛烈空前，且數度以小部隊向我猛衝，第一線各團紛紛乞援，我都一笑置之，並且告訴他們：「敵人行將全線退卻，要趕作追擊的準備，愼勿使敵人乘闇逸去。」當晚入夜不久，果然得到第四團團長梁自厚和他的第三營營長李延年的報告：「敵已退卻，正追擊中，所獲甚夥。」後來有人問我，你為什麼能事先曉得敵人就要全線退卻呢？其實理由很簡單：敵人砲火猛烈空前，而僅以小部隊數度向我猛衝，這是掩護退卻的舉動，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能想到，我豈能領兵作戰嗎？附由廣州出師北伐攻武漢轉戰江西經過要圖。

## 五、又一次攻堅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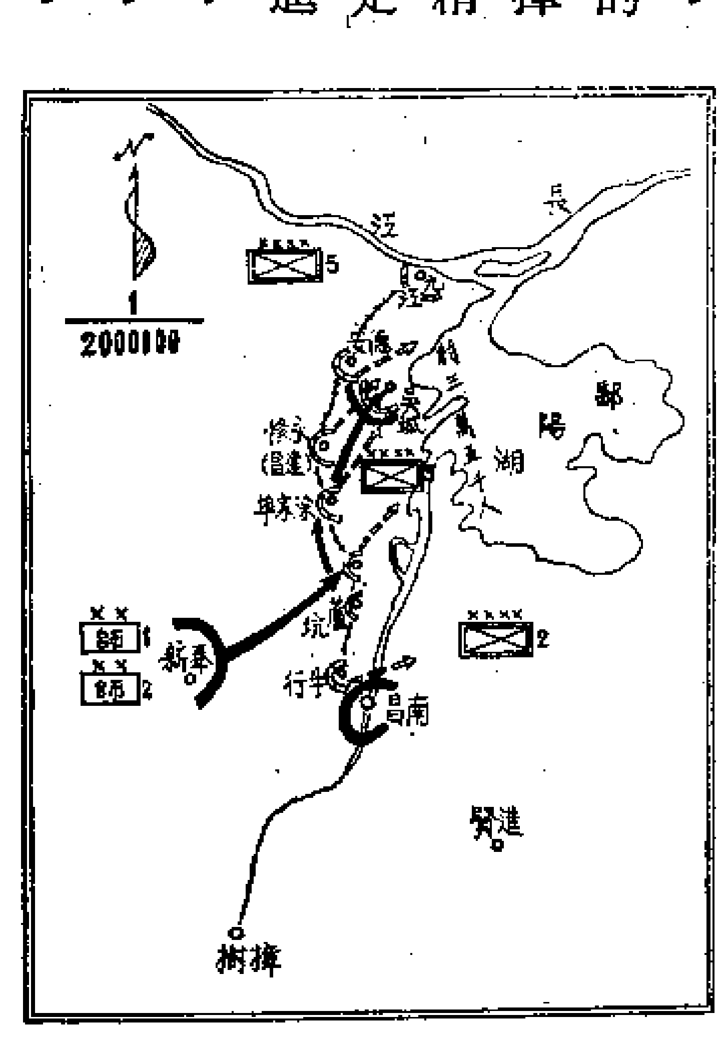
十月十一日追至南昌，敵人閉城死守。友軍第二軍由副軍長魯滌平指揮，正與我商議攻城計劃，適　蔣公總司令趕到，乃由　蔣公決定，第二師擔任德勝門的攻擊與對牛行車站方面的警戒，餘由第二軍負責。第二師自晨至晚攻了一整天，第五團團長文志文陣亡，

仍無進展。蔣公乃於夜間在德勝門外一家小飯店裡，召集團長及獨立部隊長以上開會，蔣公爲激勵士氣，且恭讀 國父遺囑，嚴令大家務必於明天拂曉，攻進南昌城，官階越大的，越要起帶頭作用，身先士卒，上到城牆後，以手電燈作信號。我們乃於黑夜中，以竹梯分批爬城，規定前死後繼。但是敵人不動聲色，每上一人，即被大刀砍下，間有二、三人爬上城，也被捉住砍死擲之城下。就這樣，第六團團長張漢章又戰死了。而且碰巧敵人也是用手電筒爲信號，於是城上手電光到處閃鑠，上級還以爲我軍業已登城，欣然色喜，其實此時城下，我們已傷亡慘重。第三天晚上，第四團中校團附熊綬雲，因爲他是南昌人，對德勝門的城門和城樓的情形熟悉，彼又是韶關講武堂工兵科出身，乃自告奮勇，要率領奮勇隊用炸藥將德勝門的城門和城樓炸毀。我准其所請，並着第四團團長梁自厚率隊應援，殊不知三次爆炸，都因爲黑色炸藥的爆破力不够猛烈，祇炸破一個小洞口，他以爲城門炸開了，就率領奮勇隊衝鋒，傷及小腹，經驗告訴我們，傷及小腹的人難救，他也自知已無生望，乃於垂死之前，與我握手道別，並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蔣總司令萬歲」。呼畢未久即壯烈成仁。同時，第四團團長梁自厚也因爲率隊接應負傷，於是我的三個團長都已死或傷，並且死了一個中校團附，其餘的官兵在下沙窩一帶城下，死者近千，傷者無數。

孫子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

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我當時也這樣想，攻堅不是辦法，困獸猶鬪，除了直接攻擊之外，難道就沒有間接路線嗎？幸而　蔣公總司令親臨城下督戰，看到官兵傷亡太大，感覺在堅城之下，沒有重砲，繼續攻城，殊難奏效。並且恐怕城裡敵人發覺我軍傷亡甚重，打開城門，來一個反攻，那我們還有全部被殲滅的危險。因此，　蔣公乃決定變更策略，於第四天晚上秘密後撤，迂廻到敵人的後方，向南潯線去攻擊，果然後來南昌也攻下了。這便是技巧勝於蠻力，爲了跳得更遠，必須後退。這也就是制勝的道理。

因爲總預備隊指揮官王柏齡，以前在程潛指揮之下攻進南昌城的時候遇挫失踪，我奉命接任指揮官，指揮第一、二兩師，在奉新稍事整頓後，我又奉命率領實力不足萬人的第一、二兩師向南潯線進擊。適孫傳芳援贛的第二方面軍，第三方面軍轉移到贛北地區作戰，所以當面之敵有三萬五千人之衆，



攻克吳城
民國十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月五日

一部份駐九江，大部份駐德安、永修、涂家埠、牛行車站等處，構築工事，佔領陣地。我利用敵人的分散，首先集中力量向樂化蘆坑一帶之敵猛擊，一舉將敵擊潰，遂連克樂化、涂家埠，兼程向吳城追擊，於吳城鎮附近的鷹鴿嘴，將殘敵完全肅清，於十一月五日克吳城鎮，其進展情形如要圖。此時敵人狼狽已極，有抱一根木頭，或坐一隻木桶浮於鄱陽湖上逃命的，俘獲之多，爲第一軍北伐以來所僅有，據營長李仙洲事後向我報告，有一次行軍的時候，他這一營擔任前衛，入夜後改爲前哨，奉命於第二天隨本隊前進。到第二天拂曉前，忽聽到後面有部隊來了，他誤認是本軍今天新的前衛出發。在距離他不遠的時候，這個部隊忽然轉了方向，他以爲這是我前衛部隊因天黑走錯了路，所以大喊。可是對方的答覆乃係北方口音，李仙洲雖是山東人，但第二師的北方人並不多，所以他才曉得這是敵人，便利用黑暗嚇騙敵人，竟不費一槍一彈繳了幾百條槍，很高興的送到團部去，反被團長責備說：「這時候送槍來，到那裡找人抬呢！」由是可見當時的敵人已成了驚弓之鳥。

## 六、敵人也同時退却

南潯之戰結束後，我還駐南昌，因任務業已完成，自請撤銷總預備隊解除指揮官職務，由俘虜編成新編第二師之師長，以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調升，駐吉安整訓，另由俘虜編成第二十二師之師長，以第二師副師長陳繼承調升，開赴浙境整訓，第一師則調往衢

縣，協助新由浙軍反正之第二十六軍周鳳岐部，對浙江之敵進攻。

由廣州誓師北伐時，由素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公崇禧（別號健生），代理李濟深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我軍佔領南昌後，贛東撫河方面之敵，尙圖負隅，　蔣公總司令此時乃以白參謀長爲追擊總指揮，迨將贛東方面之敵完全繳械後，因浙江方面周鳳岐部在蘭谿附近失利，經以陳繼承師增援，亦未奏功，因此，　蔣公總司令又以白健公爲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東路軍總指揮是何敬公，時正由閩攻浙。）指揮第二十六軍周鳳岐部，第一師王俊（後爲薛岳）部，第二十二師陳繼承部，先遣隊李明揚部。我於此時亦奉命率第二師官兵隨同出發，歸白健公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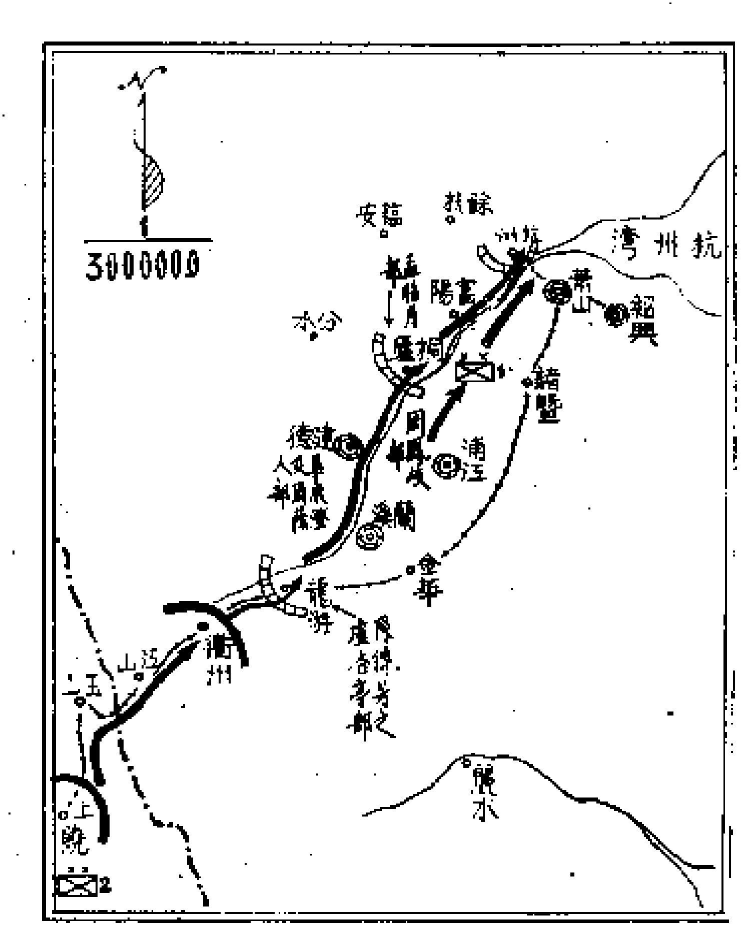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六年元旦日，我在上饒中學集合第二師全體官佐，於大雪紛飛中，諄諄誥誡：「革命軍是求武力與民衆結合，使武力成爲民衆武力，務必嚴守紀律，愛國愛民。」次日繼續東進，到達沙溪附近，因爲有一個新兵强拉民伕，槍殺老百姓一人，我知道以後很憤慨，像這個樣子還是國民革命軍嗎？遂於宿營地集合全師官兵，宣佈其罪狀，當衆槍決，以示革命軍的軍紀毫不容情。官兵精神因此爲之一振，尤其對於新兵，這是一個最有效的軍紀教育，對於以後的作戰，也有良好的影響。

時孫傳芳之盧香亭部駐守龍游一帶，第二師到達衢縣過了春節後，卽與友軍聯合進攻當面之敵盧香亭、畢序澄、周蔭人等部，第二師攻擊目標是游埠，自拂曉攻至午後，雙方

死傷都大，我的第六團團長郭俊又陣亡了，等到游埠攻佔後，第二師除少數失踪的以外，當時能集合掌握的不上一千人，其他各師亦大抵皆然。白總指揮看到這種情形，深恐敵人反攻，而無力抵禦，乃下令於第二天拂曉後退幾十華里。不料敵人也損傷太大，已無作戰能力，不能不急切北退，以圖整補，恰巧同時退却。白健公素性好強，當時對此甚爲懊惱。其實雙方同時退却，是戰史上常有的事實，而白健公當時的考量，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所謂「明者見於形，智者慮未明。」但是，我們作戰的時候，無論遭受到怎樣的傷亡與痛苦，千萬不要忘記敵人也和我們是一樣的，因此，我總認爲在戰略的動機上，我們要爭取最前的五分鐘，在戰鬪的苦撐上，我們要堅持最後五分鐘。

於是我們急起直追，直達桐廬，桐廬形勢險要，敵以重兵堅守，以保衛杭州，而敵之孟昭月部素稱精銳，斯時友軍周鳳岐部在富春江的右岸，我們在富春江的左岸，第二師在桐廬縣城以東橫村埠一帶地區，右翼是第一師，當時第二十二師已調後方整補，由廣東新開到一個第二十一師（師長嚴重），連同名爲先遣隊實際沒有什麼戰鬪力的李明揚部，都歸我指揮，隔小河與敵對戰，經過三天三夜，沒有進展，我想這樣打下去不是辦法，乃親率第二師直屬部隊和預備隊，在獨山搭浮橋渡過小河，準備向敵人的側背奇襲。不料我過橋不久，這座小浮橋就被敵人的砲火破壞了，所以預備隊大部份都沒有過來。適大雨淋漓，連日搏鬪，又毫無休息，我的幕僚長就對我說：「師長，我說不要冒險吧，現在好

了，前不能進，後不能退，怎麼辦？」我告訴他說：「不要怕，這不是危險，而是機會。」於是我就摸索到一個高山上，以居高臨下之勢，突然對敵人猛烈衝擊，而將敵陣全線衝破，敵人退却，我們一直追擊，此時與友軍會師，一同前進，於民國十六年二月十八日攻克杭州，此後浙江境內，則沒有大的戰爭，而我們的目標，又轉移到江蘇省了。附攻克杭州之經過要圖。



攻克杭州
民國十六年元旦至二月十八日

## 七、得罪俄國顧問

自黃埔軍校成立時起，就有所謂俄國顧問，這是當時 國父孫中山先生聯俄接受的條件。在廣東兩次東征和掃平楊劉的時候，團級以上部隊都有俄顧問，總其成的是加倫。我在廣州接任第二師師長的時候，因非作戰時期，沒有派置顧問，直至第二師出師北伐，圍攻武昌城不克，轉而援贛的時候，纔派來一個顧問到我的師部，在我兼任總預備隊指揮官

的時候，又有原來一個指揮部的顧問，於是我身旁就有兩個顧問。這兩個俄國顧問，既沒有受過高深的軍事教育，又無實際作戰的經驗，每逢行軍作戰之前，都來問長問短，多所干擾。例如算行軍距離，我們是以最簡略的郵路圖爲標準，而他們偏要用米達量來量去，令人發笑。而且他們在俄國的都市坐慣了汽車，吃慣了西餐，住慣了洋房。到江西鄉間以後走小路，吃糙米飯，住廟宇，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事，雖然我招待他們騎馬坐轎，每餐供給一隻雞，並選擇較佳的住所供其住，他們總是覺得不舒服。於是心中難免有氣，又不好說出來。有一次從奉新出發，因奉命要秘密迅速行動，所以我沒有將任務及進行方向對他們說明，這兩位顧問就借題發揮，大發脾氣，很嚴厲的向我質問：「爲什麼竟不顧不問？」我委婉的說明理由，而他們還是不肯息怒，竟悻悻然回到總司令部向加倫告狀，加倫寫了一封信給我，大意是說：「貴指揮官作戰能力特別優越，不需要顧問幫忙，所以將在貴部的兩位顧問調回。」不久，我們正在蘆坑附近與敵戰鬭的時候，忽然已去的兩個顧問又回來了，我覺得很奇怪，同時總司令部另一軍官送來　蔣公總司令給我的親筆信一封，略謂：「吾兄對兩俄國顧問招待不週，又未與之虛心研究一切，殊屬非是，今請兩位顧問回來，望善待之。」等語。我祇好遵照　蔣公的指示，在表面上特別對他們客氣，遇事必顧必問。等到南昌以後，這兩個顧問就調回去了，換一個比較老實的來，此人與我相處很好，佔領杭州以後，因爲漢口方面共產黨又與我們發生裂痕，加倫已離開總司令部，

那位俄國顧問也就與我告別了。

民國十六年三月三日，我率領第二師從杭州向嘉興前進，到嘉興後，我特別集合全師官兵告誡：「軍人不應貪戀江浙的繁華與享樂，沾染不良的嗜好，應該刻苦耐勞，振作精神，勇往直前，完成革命大業。」繼續搜索前進，到達松江南岸。

滬杭鐵路卅一號鐵橋，跨松江上游，江濶水深，敵人盧香亭畢庶澄兩部在北岸全力扼守此橋。沿江岸多構築工事，且以裝甲列車來往掩護，不時向我陣地轟擊，橋上也佈滿了電網，像這樣的情形，要從橋上通過，實屬不易。我正在苦思對策的時候，得悉杭州鐵路技工於十天之內，完成了裝甲火車一列，就利用裝甲火車載大砲，我遂乘夜雨天黑，派第六團挺進到江邊，詳測敵陣地工事與砲位，再親自指揮裝甲列車砲擊敵人，如此兩天兩夜，摧毀敵方砲兵陣地及機槍掩體多處，發生了很大的震撼威勢，使敵人精神撼動，陷於崩潰狀態，所謂「先聲奪人」的作用發生了，心理的戰術用之適時，同時我軍的第一師已抵張堰，第廿一師已佔吳江，使當面之敵形成突出，感受威脅，敵遂於三月廿日開始潰退。第二師乃剪開電網過橋追擊，在小崑山附近俘敵數百，槍彈尤多，另虜獲敵嘉興號裝甲車一列，俘虜五百多名，大砲三門，機槍十數挺，步槍數千，這是我自出師北伐以來，第一次沒有使用刺刀的勝利。

第二天繼續向安亭前進，移駐崑山，肅清太倉瀏河方面殘敵。三月二十六日我進駐上

海閘北，而此時南京的警察也已經歡迎國民革命軍東路軍進入了南京。進佔閘北經過如要圖：

進佔閘北

民國十六年三月三日至三月廿六日

## 八、偶一回顧與前瞻

到上海不久，在鎮壓共產黨所組成的工人糾察隊以後的一個晚上，爲着要檢討自己今後任務的方向，偶然的一股思潮湧入腦際，於是靜靜地想着：

國父孫中山先生自甲午年起，創立興中會，用鼓吹的力量，推翻了清廷，建立了中華民國，這主要的因素是民族思想的覺醒，與時代潮流的趨向。惟自辛亥革命至民國十四年逝世於北平之前，及身竟不能打倒軍閥，實現三民主義，固然由於一般人對革命認識不清，不能摒棄自私的劣根性。同時也是缺乏革命武力的緣故。所以 國父決心於民國十三年從頭做起建立黃埔軍校與黨軍，培養眞正的革命武力，以掃除革命障碍。今日北伐的成功，就是 國父這一卓見所及的。

我自幼孤苦、貧困，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之後，亂闖亂摸，終遂初志，自願降級到黃埔軍校充任教官，開始爲我的理想事業奮鬭，雖然這是我追求的目標，但是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好的際遇。

從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官學校開學，至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時間是兩年又二十三天。當時群集於廣東的軍隊，有所謂粤軍、桂軍、滇軍、湘軍、鄂軍、豫軍等五花八門，非常零亂、腐敗，且各霸一方，任意勒索，地方百姓遭受其

苦，其中尤以劉震寰的桂軍，楊希閔的滇軍，更為驕橫，以革命為名，而作出反革命的行動，這些部隊，阻碍了國民革命，反使革命的武力在平亂之役中，消耗甚大。

黃埔軍官學校，在饔飧不繼的情況之下，很迅速地產生了革命的種子，教導第一、二兩團，崛起於紛亂腐惡之間，真是「出汚泥而不染」，這固然是奇蹟，同時也是我 蔣公的傑作。當 國父孫中山先生臥病於北平的時候，東江的陳炯明，因與北洋軍閥勾結，受帝國主義的帮助和慫恿，大舉進犯廣州，滇軍又觀望不前，形勢已十分險惡，而少數黨軍於棉湖之役，在注定必然被殲的命運下，竟能轉敗為勝。

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到廣州後，革命頓失領導重心，滇桂軍的楊劉竟與陳炯明勾結在後方謀叛，這又是一大難關，而回師廣州之役，只有三千多人的少數黨軍，竟能在作戰不滿六小時之間，將三萬多的滇桂軍完全包圍繳械，解除了肘腋間的大患。

第二次東征，更一舉擊破號稱天險的惠州城。河婆一役，轉敗為勝。從此統一廣東，成為革命的根據地，並因而獲得廣西的來歸，形成北伐的陣容。凡此，都是事前不敢想像，事後思之尤有餘悸的事。

在這一階段作戰之時，我的職務是營長與團長，屬於小部隊的戰鬪，當然是以戰鬪與戰術為主。在戰力方面，以當時的敵我裝備，是子彈與刺刀並重，有時刺刀還重於子彈，也就是說，有時人力還重於火力。在戰術方面說：是野戰、攻、防、追、退，遭都經過，

簡而言之，以正規戰術爲本，革命戰術爲用，因爲屢次的戰爭都是以寡擊衆，以弱勝強。所以得到的重要經驗，是大膽挺進，主動攻擊爲戰勝的要訣，不要管臨陣時自己的狀況是如何不利，或衆寡懸殊，此一顧慮若在臨陣時發生，在心理上已經失敗。我在這一階段作戰獲勝主要的原因，我以爲是：

(1)廣東反革命軍隊，最初對這少數革命軍種子部隊都不以爲意，後來他們又不能同心協力，所以那總計不下十餘萬的反革命軍隊，先後纔被我革命軍予以各個擊破。

(2)革命軍是有靈魂，有抱負，有才能的黃埔老師與學生爲骨幹所組成的軍隊，官兵親如手足，長幼有序，部隊紀律嚴明，賞罰公平，以此所產生的精神力量與當時所有物質力量比較，是勝過十倍以上，所以所向披靡，而成爲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與民衆相合的弔民伐罪之師。

以上所述，是我平心靜氣檢討所得的結論。以下再看北伐以前，全國的敵我情勢是怎樣：北洋軍閥是袁世凱培養出來的，他們不時有袁的幽魂附體，直系以曹錕、吳佩孚爲首，吳失敗再起之後，還能重整舊部，盤踞河南河北兩省，實力號稱二十萬。直系後起之秀爲孫傳芳，以南京爲根據地，囊括蘇、浙、閩、皖、贛五省，實力亦號稱二十萬，很想作三國時代的東吳。奉系以張作霖爲主體，以東北爲根據地，在關內佔領北寧線及津浦線北段，實力號稱三十五萬，他的爪牙有張宗昌褚玉璞等在山東一帶，更是無惡不作。這是

實力雄厚，足以叱咤風雲的三個主體。此外，還有很多小軍閥，或保有一省，或依阿取容於三大勢力之間，名目繁多，總計當時大小軍閥，不下百萬。反觀國民革命軍，從粵、桂、湘三省參加北伐的實力，不上十萬人而由黃埔軍官學校所發展的部隊，也不過是第一、二、三、十四、二十一、二十二計六個師，總計四萬多人，所有的槍枝亦各式各樣，彈藥補給十分困難。

從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廣州誓師北伐，到十月十日攻下武漢，民國十六年三月廿三日克復南京，時間是八個月又十四天，已經把現在的粵漢線以東，長江以南，這東南半壁完全光復，打敗了吳佩孚，並使孫傳芳五省聯軍崩潰，殘部逃向江北，這在中外戰史上都是少有的紀錄。這一階段的作戰，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是政略與戰略的巧妙運用，使大家老是在粵、桂、湘的區域爭地盤，轉為一致對北洋軍閥找發展，先打吳佩孚，後打孫傳芳，穩定張作霖，終於各個被擊破。武昌與南昌兩次攻堅不成，轉取間接路線，也做到了「上戰者，無與戰。」的地步。此外民心歸順將士用命，戰術戰鬥都能貫徹戰略的要求等，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這次北伐所取的路線，與太平天國以武漢為目標，爭取長江上游，順流而下的進軍方式相似。在我進駐閘北之後，整個局勢，政治方面，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南京又發生侵擾各國領事館事件。軍事方面，內有真革命與假革命，外有張作霖孫傳芳及其他軍閥，雖

然歷史不會重演，但冷靜的想一想，仍不免憂心如焚。再自我思量，小部隊的作戰指揮，自信有相當的知識與經驗，而且經過考驗。現在身為師長，而且兼過指揮官，對於未來的大軍作戰指導，與其他任務之遂行，自己還需要尋求新的知識與更高的修養。

已經踏上了我理想事業的途徑，應不再顧忌前面的荆棘，或是如何大的風雨，唯有忍受勞瘁，振作不屈不撓的精神，朝着既定的目標邁進。

# 第四　北伐、平亂、主政

職位愈高，責任愈大，做人愈難。
立身要對祖宗負責，當國要對歷史負責，處事要對良心負責。
遇橫逆之來而不怒，遭變故之起而不驚，當非常之謗而不辯，可以任大事。
立身要正，應世要奇，我的缺點就是不善於「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

所以我願以天下至拙，當天下之至巧。公正辦事，誠實待人，無論領軍主政，均以此自勉。其中是是非非，都讓歷史家去評述罷。

## 一、龍潭的混戰殲敵

民國十六年四月九日，　蔣公總司令進駐南京，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實行清黨，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我奉命率領第二師官兵由上海經崑山移駐常熟，在福山港西港一帶，與南通狼山方面之敵周蔭人部對峙，歸第一路軍總指揮何敬公指揮，當時的軍隊區分如左：

總指揮　何應欽
後方守備軍

第二十六軍

第二十二師

特務團

浙江省防第二團

憲兵營

砲兵第二營

第一縱隊指揮官　曹萬順

第十七軍

第二縱隊指揮官　賴世璜

第十四軍

第十三縱隊指揮官劉　峙

第一軍第二師

先遣隊（李明揚部）

獨立第十二師（張中立部）

獨立第十旅（張頴部）

第四縱隊指揮官　何總指揮兼

第十四師
第十九師
第二十一師
鐵甲車隊

五月，因偵悉當面之敵有動搖之勢，乃乘大船強渡長江，攻克狼山，登陸南通，繼續急追。經如皋、東台、鹽城、阜寧，敵均聞風而逃。至大伊山殲敵主力，至此敵已潰不成軍，我遂連克灌雲、海洲，殘敵退入山東。適寧漢分裂，張宗昌孫傳芳舉兵反攻，徐州方面

渡江北伐又回師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至五月×日

友軍失利，紛紛後退，南京岌岌可危。我奉命由江都進駐高郵，爲掩護友軍退却，與敵孫傳芳部苦戰數夜，友軍乃得安然渡江。嗣後移駐丹陽，再轉常州。這是渡江北伐又回師的經過情形，請參閱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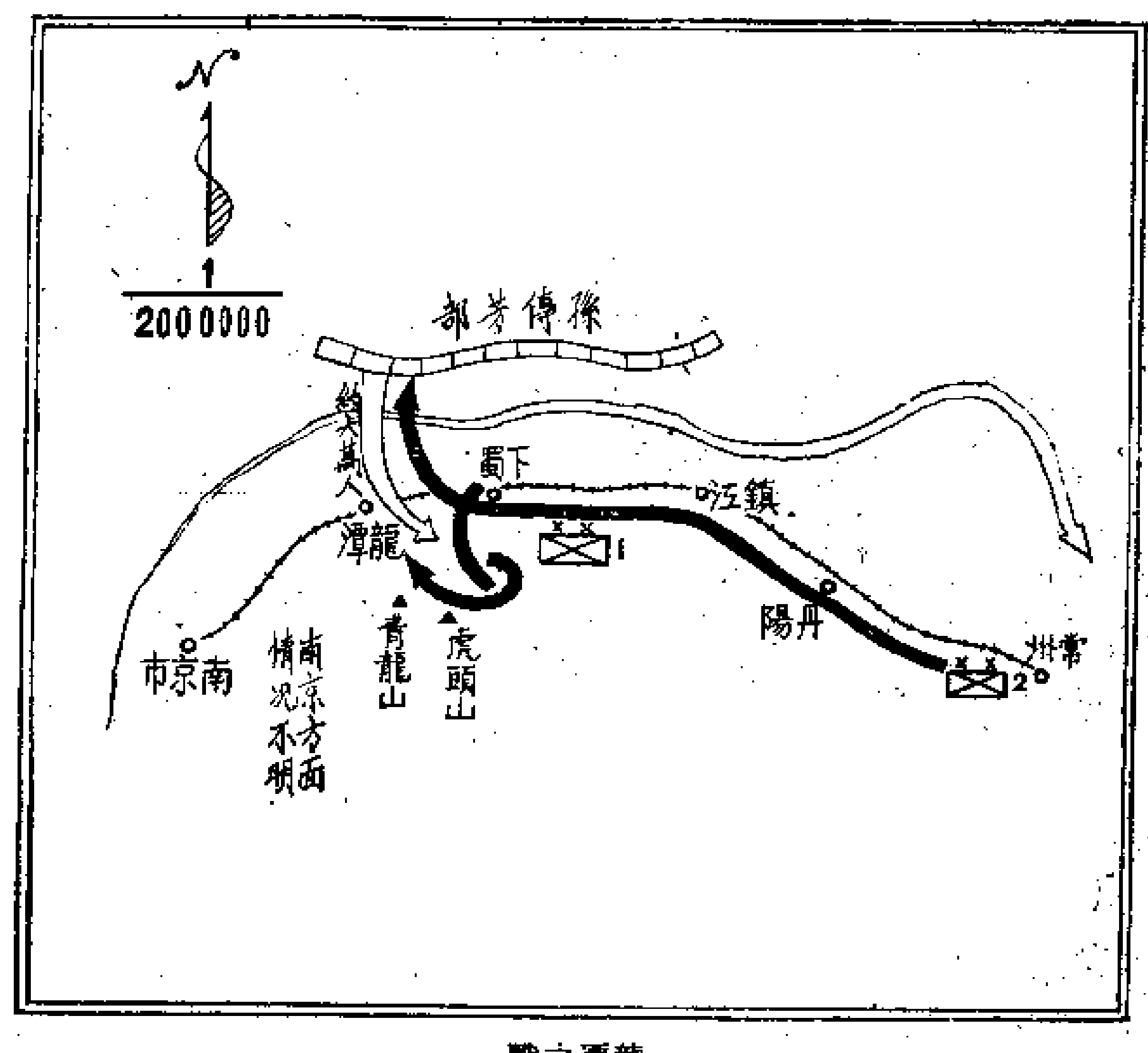
七月一日，雲南改懸青天白日旗，卅一日共匪於南昌暴動。聞得消息，不勝令人喜憂交集。

八月十四日，蔣公總司令辭職，返回奉化故里。廿五日，我率領第四團由常州乘火車先行，開赴杭州整補，其餘部隊由副師長徐庭瑤指揮繼續開拔，不料我纔抵達筧橋，即接奉總指揮白健公的電報，說孫傳芳乘蔣公下野，我內部不安之隙，在龍潭方面渡江，傾巢來犯，要我趕快回師截擊。我當卽原車開回常州，徐副師長庭瑤已率其餘部隊開往龍潭作戰，我又趕至鎭江，白健公告訴我當時敵我狀況後，卽派我爲前敵指揮官，所有龍潭以東部隊，都歸我指揮，我當卽率領第四團星夜乘車向龍潭前進，不幸於山口村轉彎之處，與何競武指揮後撤的廿一師所乘無路籤的兵車一列相撞，轟然一聲，機車翻倒，車廂出軌。我的隨從兵一名，雙足被軋斷，我也撞傷頭部，血流如注，顧不得自己受傷，下車察看，血肉狼藉，慘不忍覩，大約死傷三百餘人。此時其餘官兵以爲中了敵砲彈，紛紛後退，並使原駐於當地負警戒責任的部隊與預備隊，亦莫名其妙，跟隨亂跑，我見此情，乃於黑暗中大聲喝阻，說：「我是前敵指揮官在此，大家都不准亂跑，在原地聽候命令。」

這才將官兵之心鎮定下來。

當時龍潭已陷敵手，南京方面情況不明，我乃於山口村附近，選擇鐵路路基爲陣地，據以防守，而將指揮部設於龍潭附近的下蜀鎮。同時我方潰兵紛至沓來，乃加以收集編排，使之加入戰鬥。次晨，敵果來攻，幸早已部署就緒，乃得從容應戰，但自晨至午，愈戰愈烈，子彈數枚落於指揮部，我的傳令兵也負傷了，第一線更因傷亡太重，有難於支持模樣。而自山口村之天橋附近，敵尤蜂湧而來，正當危急的時候，幸而第五十八團團長桂永清率部趕到，我乃令其全力向敵衝擊，方得轉危爲安。第三天（八月廿九日）後方部隊陸續趕到，我遂斟酌情況，決心轉移攻勢，命其他各部隊仍從原地反攻，而以新到的生力軍第一師由下蜀向虎頭山青龍山前進，以期威脅敵之右側背，壓迫敵於長江南岸而殲滅之，並急謀與南京方面的友軍連絡。此時敵雖有增無已，反覆衝殺，我的傳令兵全部傷亡，衛士排也參加戰鬥，重要命令都由書記司書等軍文人員出入火線送達，但終於在漫天煙火，殺聲如雷，白刃相交，血肉橫飛，陳屍相望的東西夾擊中，將敵六萬之衆擊滅，登陸江北追擊，孫傳芳僅以身免，從此一蹶不振。而我軍損傷亦重，即以我的第二師而言，全師損失三分之一。其中以我的特務連作戰爲最勇敢，損失達三分之二，連長陳勳陣亡，屍體亦未尋獲。作爲一個指揮官的我，當時內心非常悲痛。不過這些傷亡官兵的血，沒有白流，假如不是他們的奮勇犧牲，如何能使首都轉危爲安，京滬沿線得免蹂躪，東南半壁

賴以保全。附龍潭之戰要圖。




龍潭之戰
民國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日

九月，我在上
第一縱隊指揮官兼
軍軍長，轄第一、
三個師，中央派第
指揮敬公蒞臨授權
同亦晉升第九軍
三、十四、廿一等

二：第二次

自龍潭之戰後
芳殘部已成驚弓之
昌部之戰鬥意志
搖。此時，國民政
面，推李烈鈞代理
方面，由李宗仁、
崇禧三位總指揮聯

央乃決定乘機揮軍北上，先佔領蚌埠與徐州。十月間開始向江北滁縣移動，戰列部隊是第一、九、四十軍（賀耀祖部）。第一軍以第二師由徐副師長庭瑤率領，與第九、四十軍齊頭並進，我率第一、廿二師爲總預備隊跟進。不料到蚌埠附近，突遭以張宗昌爲主之敵約十個師的反擊，第四十軍先退，第九軍隨之，幸賴第二師徐副師長庭瑤，堅守臨淮關不稍移動，等我率部趕到，乃以臨淮關此一據點爲軸心，協同第九、四十軍反擊，終能克復蚌埠。這一戰役，徐副師長庭瑤之功最大。

十二月繼續向徐州方面進擊，總指揮何敬公駐節蚌埠。總指揮部參議何競武，係浙江人，他久居北方，熟悉北洋軍閥情形，且賦性機敏，善於竊聽敵人電話，蒐集敵情，我軍所以常能制敵機先，則賴何參議用智得法，由此可見兩軍對戰，情報與保密是非常重要的。不過我軍亦有吃虧之處，那就因淮北平原地方，適宜馳驅，敵有騎兵，就等於快速部隊，而我們的步兵機動力與衝擊力，都不能和軍閥的騎兵相比較，所以亦常被敵所乘。我的第一軍第二十二師原係新編部隊，缺乏作戰經驗，師長胡宗南雖然作戰很久，而且老練，惟因新接任師長，部隊的狀況還未盡了解，所以一經敵騎衝擊，幾乎全師潰散，幸我率領第二師接應迅速，始得將陣脚穩定，惟最有能力的第六十四團團長陳式不幸陣亡。事後經我查明，第六十五團團長丁柄權迷信邪教，身邊帶着一個師傅，作戰的時候，一切聽之於神，因之誤事，在國民革命軍中，不能有此荒誕之部隊長，我乃將他撤職。第二次渡

江北伐之經過，如要圖。

民國十七年一月，我軍攻佔徐州後，九日，總司令　蔣公復職視事，部屬歡騰，四月間舉兵繼續北伐，其戰鬭序列如后：

總司令　蔣中正

參謀總長　何應欽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蔣總司令兼

總參謀長　楊　杰

第一軍團總指揮　劉　峙

第二軍團總指揮　陳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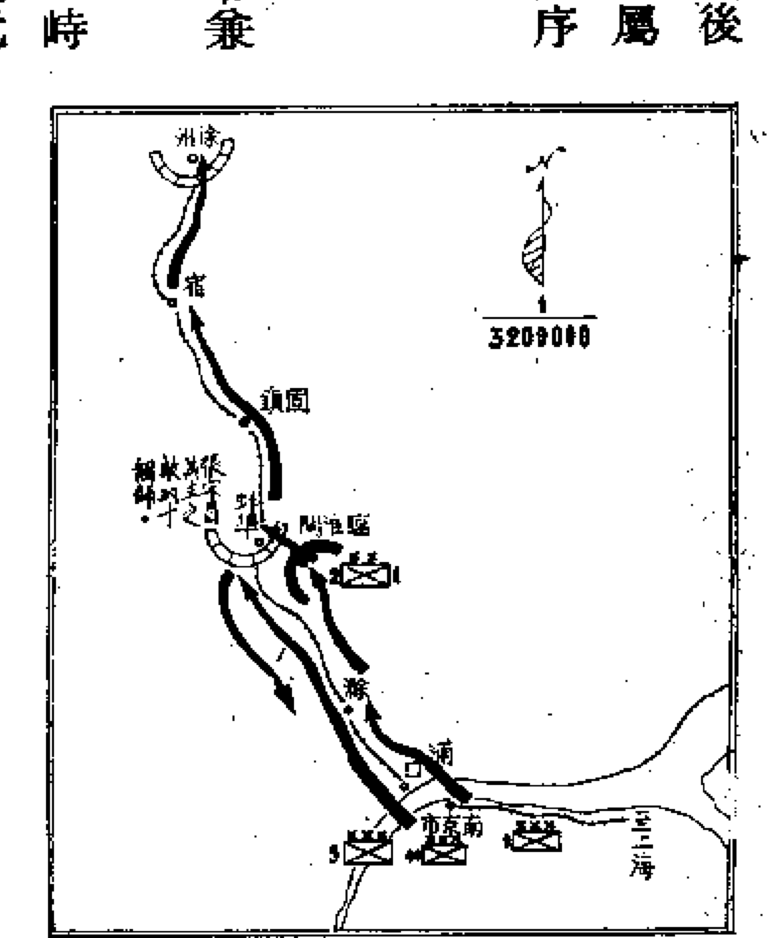
第三軍團總指揮　賀耀祖

第四軍團總指揮　方振武

總預備隊總指揮　朱培德

砲兵集團司令　陳　誠

後方警備部隊司令錢大鈞




第二次渡江北伐
民國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一月

航空隊司令　張靜愚
鐵甲車司令　屠金聲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馮玉祥
總參謀長　劉驥
第一方面軍總指揮　孫良誠
第二方面軍總指揮　孫連仲
第八方面軍總指揮　劉鎮華
第九方面軍總指揮　鹿鍾麟
騎兵第一軍軍長　鄭大章
鐵甲兵集團司令　劉自珍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閻錫山
總參謀長　朱綬光
右翼軍總指揮　徐永昌
左翼軍總指揮　商震
中央軍總指揮　商震
海軍總司令　楊樹莊

參謀長　李　景

第二艦隊司令　陳季良

練習艦隊司令　陳訓詠

魚雷游擊司令　曾以鼎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李宗仁

前敵總指揮　白崇禧

（轄十六個軍及九個獨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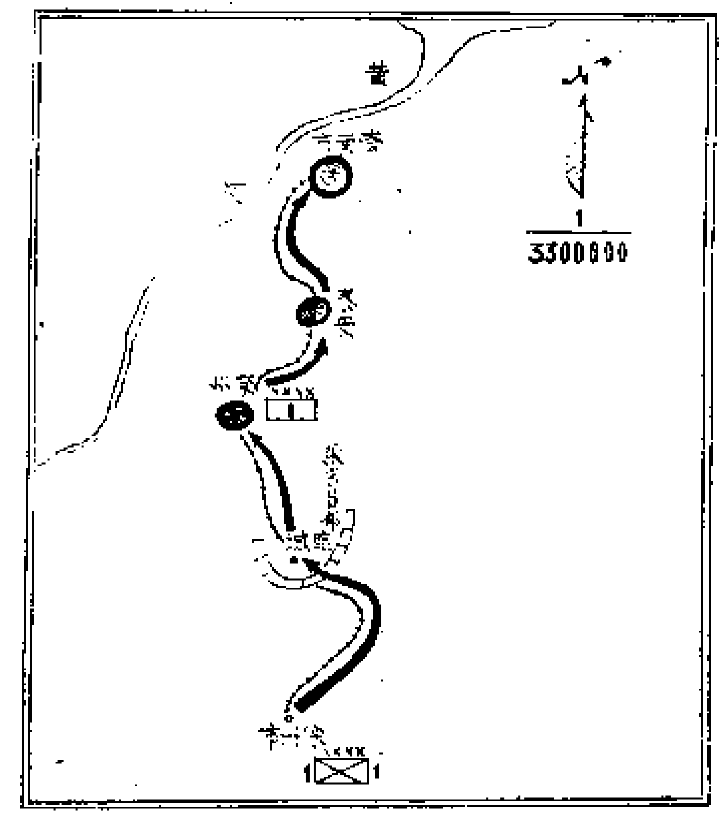
以上第一集團軍約二十九萬人，第二集團軍約三十一萬人，第三集團軍約十五萬人，第四集團軍約二十四萬人，總計實力將近百萬人。惟當時的軍閥吳佩孚業已逃向四川，孫傳芳則投靠張作霖，並與魯軍張宗昌擁奉軍張作霖組織安國軍。張作霖則在北平成立大元帥府，以大元帥自居，誣我國民革命軍爲赤黨，以討赤爲名，組織七個軍團，以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楊宇霆、張作相、吳俊陞、褚玉璞等七人，爲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方面軍團長，每方面軍轄三至五個軍，海軍轄三至四個師，兵力亦號稱百萬，參加作戰的部隊，爲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楊宇霆、張作相、褚玉璞等六部份，約六十萬人。

民國十七年二月初，所謂「安國軍」高級將領，在北平開幹部會議，決定對晉豫兩省取攻勢，以三四方面之張學良、楊宇霆軍團，由平漢線分向晉豫進擊，並以第七方面軍褚

玉璞軍團，由大名進犯，用爲牽制我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之援晉閻，又以第一方面軍孫傳芳軍團，控制魯西，相機襲取隴海路，欲截斷我第一與第二集團軍之連絡，其第二方面張宗昌軍團則沿津浦線取攻勢防禦，待機襲取徐州。嗣後又開最高軍事會議，改變策略，對平漢、津浦，均取攻勢防禦，對正太鐵路及大名方面，則仍取攻勢。

當時我北伐軍，　蔣公總司令，決定之北伐總方略是：本作戰分前後兩期，第一步，以山東濟寧爲目標，由第一集團軍之左翼部隊及第二集團軍之一部爲主攻，佔領日照、臨沂、兗州之線，也就是主攻指向敵之攻勢防禦部份，而以第二與第三集團軍，向當面之敵佯攻，並嚴防敵之反撲，即是以馮守河南、閻守山西，惟第四集團軍李宗仁部，在武漢尚未動員。第二步，以河北石家莊爲目標，由第二集團軍主力任主攻，第三集團軍主力任助攻，第一集團軍則於肅清膠濟路以南地區之殘敵後，進佔濟南。

民國十七年四月七日開始攻擊，我指揮第一軍團所屬第一軍（我自兼軍長，由蔣鼎文代理）第四軍（繆培南），第九軍




攻克濟南
民國十七年四月七日至五月一日

（顧祝同），第十軍（楊勝治）四個軍，於四月十日開始前進，以第一軍擔任津浦線正面，於臨城與敵第二方面軍團張宗昌部一戰後，連克兗州泰安，於五月一日佔領濟南。附攻克濟南經過要圖：

斯時日本出兵山東，故意阻擾我北伐，其駐守濟南商埠之日軍，蓄意與我軍衝突，造成了「五三」慘案。我和方振武同奉　蔣公總司令命前往制止，但在極端混亂的情況之下，未能生效，遂演成日軍慘殺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並進攻我濟南城。　蔣公總司令再三考慮之後，乃決定改道北伐，留第一軍第二師之李延年團及方軍蘇旅之一團守濟南，其餘部隊繞道渡過黃河挺進。我的第一軍團則奉命移防魯南，總指揮部駐兗州，並將第三十三軍張克瑤部，亦撥歸我指揮。

六月八日，我軍克復北平。

十月八日，　蔣公任國民政府主席。

十二月廿九日，東三省易幟，全國統一，北伐完成。

## 三、沿江西征到武漢

民國十七年的秋天，我的第一軍團移駐徐州，時中央計劃將各部隊整編，由戰時編制改爲平時編制，以師爲最大單位，我自請降級效力，中央遂將本軍團各部隊，改爲第一、

二、九等三個師，我任第一師師長，駐於徐州，顧祝同任第二師師長，駐於蚌埠，蔣鼎文任第九師師長，駐於海州。其中以第一師實力更為充足，計第一、二、三旅，每旅有一個補充團，計九個團，約二萬餘人，武器尚有庫存，此時各團都有機關槍和迫擊砲，下級軍官每人有駁殼槍一枝，中級以上軍官每人有手槍一枝。副師長為張克瑤，旅長是徐庭瑤、胡宗南、唐俊德（原為張弼丞），當時我還兼徐海剿匪司令。

第一師在徐州訓練，特別注重體能與軍紀，常於大雪中脫衣跑步，每天早晨必以九里山為目標，競賽爬山，並練習刺槍、劈刀、器械體操。在軍紀方面，是以靜肅、迅速、穩定三項為目標；在靜肅的要求上要做到全師兩萬多人，在一個集合場中，都必須是井井有條，除聽到口令外，不准有一點聲音，有一次我在訓話時，師部某處長咳嗽一聲，我即當衆罰他立正，以後就沒有人敢咳嗽了。在迅速的程度上，全師兩萬多人，只需要十五分鐘，可以由各個營房，全副武裝跑到一個集合場，秩序井然，而且肅靜地集合完畢。在穩定方面，全師隊伍集合時，無論怎大的風沙蔽天橫掃而來，絕無一人有瑟縮搖擺的表現，仍如處身於正常環境之中，使每一份子遇變不亂，可以應變，遇亂不動，可以平亂，遇動如安，則能穩定。部隊有如斯之素養，臨陣當敵，則如際於平常，所以我在訓練時，就像作戰一樣的嚴格，令出必行，不論官階大小，凡不遵守命令的，一律嚴厲處分，因此，始能養成一種蓬勃的革命朝氣。

臨陣戰鬪，是訓練成果好壞的考驗，記得有一次，奉命會同馮玉祥的西北軍鹿鍾麟部進剿盤據在皖北的樊鍾秀部，（原樊部在粵亦曾爲本黨效力）不費大力，將樊部擊潰，但我則趁此機會，特別注重本師各部隊訓練的成效，能經得起戰爭的考驗，所以我覺得很滿意。當然也發現少許的小缺點，有待再進一步的檢討與改進。

民國十八年的一月間， 蔣公派大員前來檢閱，評定成績，爲全國各師之冠，所以嗣後第一師在平亂各役中，無不所向克捷，使敵聞風披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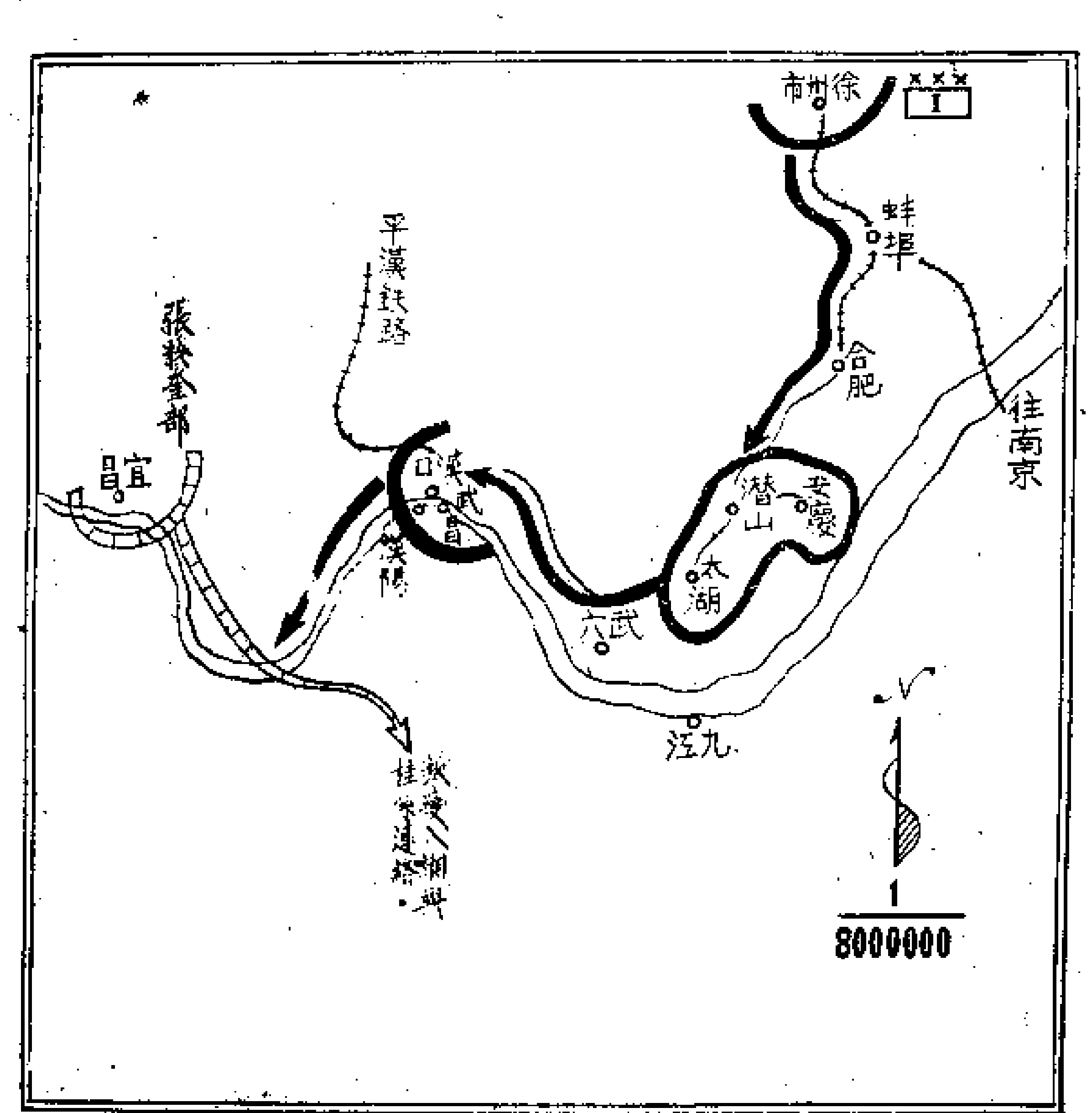
李宗仁率領桂系部隊，打敗唐生智佔領武漢後，即以武漢爲其根據地，異心漸萌。蔣公總司令於民國十八年三月九日，責李部胡宗鐸等五師長電云：「頃閱兄等十六日致展堂任潮諸先生電，至深駭異，中央處置湘事，力持寬大，但葉琪等部既自由行動，襲擊湘省軍隊於前，復違抗中央制止雙方各守原防之令於後，追擊譚師，迄未停止，中央又豈能不預防其藉口魯師，侵入贛境，所有調集皖贛境內各師，在中央之用意，全爲鞏固中央，防止反動，絕非秘密行爲，中正已向德鄰任潮諸兄言之，當可與舉國人士共見。最近數月，葉琪等部又猛攻譚師，襲擊常德，兄等不知自責，反指中央正式調遣之軍隊，爲無和平誠意，此殆兄等已決心構衅，乃爲此反噬之言，逆料兄等發電之日，即密令動員之時，日內必實行向中央各師襲擊，猶冀以迎頭痛擊之詞，誣指中央爲戎首，殊不知適以暴露兄等目無中央，蓄心作亂之隱謀。兄等果如此，眞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自絕於黨國，使仇

者稱快，而知者痛哭也。中央各師將領，非奉中央命令，決不敢自由行動，為中正所敢絕對保證。中正自北伐完成以來，力言內戰不可再起，湘事發生以後，痛自反省，忝為長官，乃使將士有自相殘殺，同室操戈之舉，坐令兄弟鬩牆，自戕手足，以貽笑於外人，其為恥辱，已無倫比；若再不能制止，而必塗炭生靈，豈僅勝之不武，捫心亦何能安？兄等果能服從中央，何慮各師進入湘鄂境界？苟以湘西之謀遂，又轉而東侵，請兄等細思之，即使如兄等之願，長驅贛皖，直下南京，全體同志，將以兄等為何如人？全國同胞又將以兄等為何如人？亦自陷於反革命之大罪而已，又豈能以隻手掩盡天下耳目耶？兄等即不為革命計，不為國計民生計，而為軍人之人格與歷史計，亦豈忍冒此大不韙乎？昨日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由國府明令制止葉琪等之軍事行動，並令其尅日撤回原防，若更有異圖，使全黨同志維持和平之苦心盡成泡影，又使全國同胞自相殘殺之奇恥鉅痛，是直甘為全黨全國之大罪人，度兄等必不忍出此。中正辱為長官，並以同志之資格，進最後之忠告，幸熟思而猛省焉。」

我於此時，奉命任討逆軍第一軍軍長，轄第一、二、九等三個師，仍兼第一師師長。先由徐州調駐安慶，潛山、太湖一帶，繼由長江左岸向武漢前進，軍次武穴，我奉命升為討逆軍第二路總指揮，仍兼第一軍軍長，並指揮第四軍（張發奎）及第十三軍（夏斗寅），編為江左縱隊。（江右縱隊為在贛境之朱培德，指揮第三軍）， 蔣公總司令則駐

軍艦隨進指揮。李宗仁部因受中央軍之進擊，其駐守黃陂之第七師反正，致勢不支，全線遂潰，乃向鄂北總退却，我於民國十八年四月五日進駐武漢，沿途未遇抵抗。是役我直接收編三個獨立旅，計第十二獨立旅，以彭進之爲旅長，第十五獨立旅，以唐雲山爲旅長，第十四獨立旅，以彭啓彪爲旅長。

三月二十七日，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




沿江西征到武漢（奉命討逆向武漢前進）
民國十七年秋至十八年九月二十日

表大會，我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五月八日，國民政府令我擔任湖北各部隊編遣特派員，嗣改為國軍編遣委員會直轄第二編遣分區主任，並以討逆軍第二路總指揮兼任武漢衛戍事宜。十二日，蔣公總司令電武漢行營，凡屯駐湖北境內各部隊，概歸我節制指揮，第四軍張發奎部在宜昌叛變入湘，與桂系連絡，九月二十日，我奉令派兵追擊。附當時沿江西征到武漢及追擊張發奎部之進展要圖。

## 四、第一次討馮之役

馮玉祥與改組派勾結，對於中央貌合神離，已非一日，當民國十八年一月編遣會議竣事，馮即於二月五日回河南，十六日召集其部屬，孫良誠、宋哲元等會議後，即赴百泉養病。（假病為名）此時世局不安之訊，為之紛傳，迨五月十五日，馮部劉郁芬、孫良誠、韓復榘等通電反對中央，推馮為護黨救國西北軍總司令，馮軍即向豫西集中，韓部毀武勝關隧道北退，孫部復扣隴海路車運兵西進。中央遂急電馮玉祥，將孫韓等通電及行動查明制止。蔣公並更懇切電馮，請其蒞京任職，藉息謠言。且謂萬一謠言證實，即請先期通知，以便通電下野，退讓賢路。馮亦電復蔣公，申敘不能到京理由，兼勸蔣公勿萌退念。並謂萬一去國志堅，願隨驥尾偕行。蔣公為息內亂，力求團結，實現三民主義的新

中國，請閻錫山、張學良斡旋，馮執迷不悟，一意孤行，中央國務會議遂決定於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一日下令討伐西北軍。

當時馮玉祥的企圖是名雖下野，但其擁兵黷武之心未嘗稍泯。且鑒於中央實施編遣，有碍其擁兵自衛的目的，而關西頻年饑饉，不得不東下以圖中原。武漢為全國中區，九省市場，乃軍事經濟上的要點，遂謀襲奪，以飽私慾，故謀叛之心勃發。其作戰計劃，是想以大部兵力出潼洛，掠取鄭汴，徐圖進展，而以小部兵力分兩路，一出荊紫關由淅川東薄宛鄧，南侵襄樊；一出白河安康以為策應，為掠取武漢之圖。其總兵力約二十萬，分為九路：

第一路總指揮　石敬亭（西安）
第二路總指揮　孫良誠（洛陽）
第三路總指揮　龐炳勳（不明）
第四路總指揮　宋哲元（豫西）
第五路總指揮　劉汝明（龍駒寨）
第六路總指揮　馮治安（偃師）
第七路總指揮　孫連仲（不明）
第八路總指揮　張維璽（白河）

第九路總指揮　田金凱（竹谿）

蔣公總司令對於此次討馮的作戰計劃，分豫西鄂西兩方面，豫西由第五路軍及第一路軍擔任主攻，由我的第二路軍擔任佯攻，策應豫西作戰，待機以主力由襄樊方面截擊敵之主力，卽向白河方面追擊前進並佔領之，當時我的配備是：

第一軍　軍長顧祝同

第一師　師長徐庭瑤（代理）

第二師　師長顧祝同

獨立第三旅　旅長李雲杰

第二軍　軍長蔣鼎文

第九師　師長蔣鼎文

第十一師　師長陳　誠

獨立第四旅　旅長羅　霖

南陽守備司令　楊虎城

新編第十四師　師長楊虎城

預備隊司令　夏斗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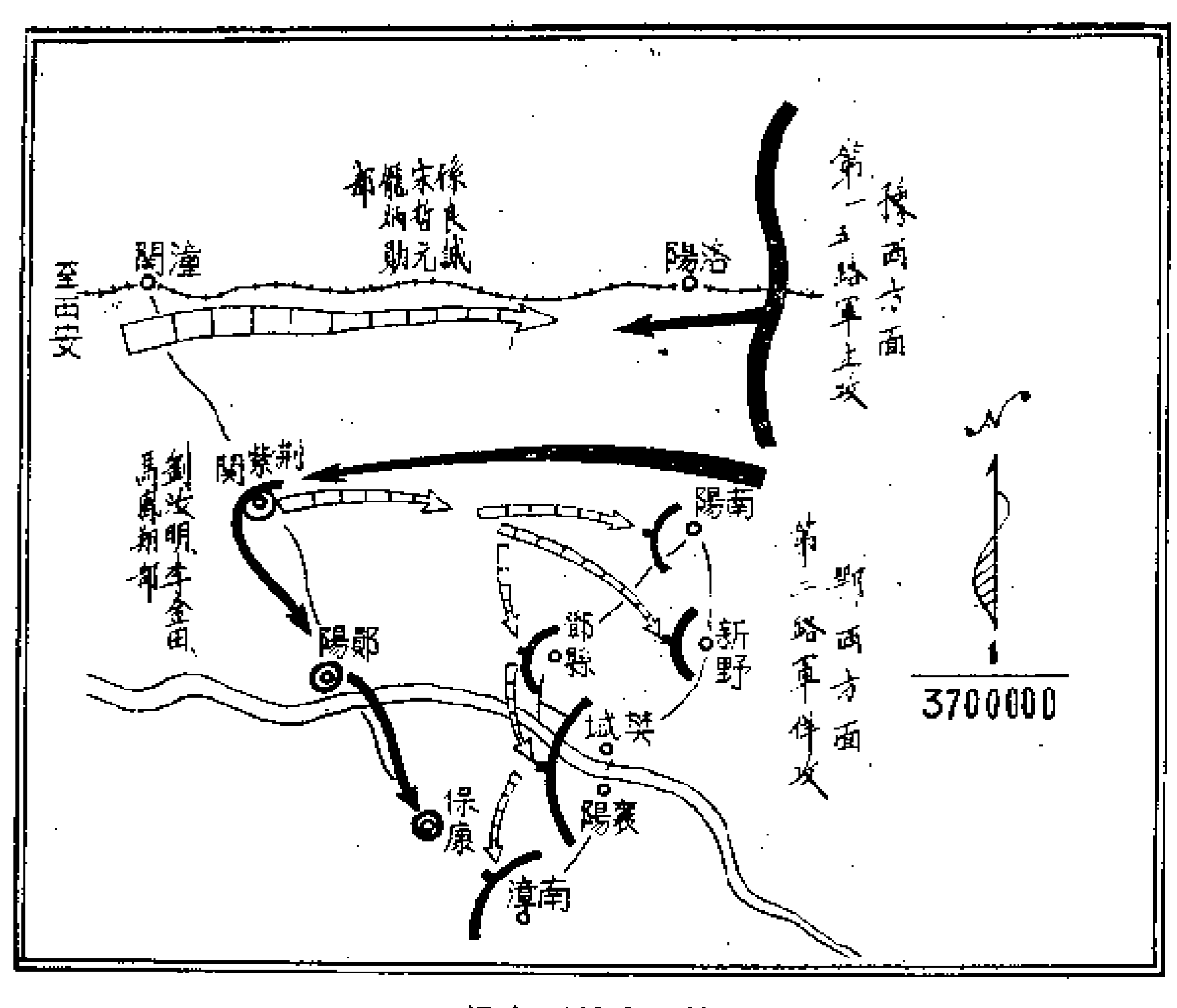
第十三師　師長夏斗寅

獨立第十二旅　旅長彭進之
獨立第十四旅　旅長彭啓彪
獨立第十五旅　旅長唐雲山
獨立第十六旅　旅長鄧　英
飛機第二隊隊長　張有谷

第一軍之第一、二兩師，於十一月四日奉令調由偃城向密縣攻擊，而另以第六師趙觀濤部調歸我指揮。時馮部佔潼關者，有孫良誠、宋哲元、龐炳勳等部，出荆紫關在我當面者，有劉汝明、李金田、馬鳳翔等師，一個暫編師，一個混成旅等。戰鬬於十一月八日開始，至十二日，我守南漳之獨立第四旅易團，因傷亡過重，四面受敵，放棄南漳。同時襄陽、樊城、新野、鄧縣一帶戰況均頗激烈。屢進屢退，反復衝殺，至二十二日敵漸疲憊，我乃策勵各部隊轉移攻勢，發動猛攻。至廿九日，先後佔領荆紫關、鄖陽、保康。豫鄂邊區之敵，悉告肅清。因奉　蔣公電令，暫時勿入陜境，戰事遂告一段落。這次討伐之戰，我雖然是獨當一面，但是爲配角。

是役看到對方劉汝明部，於石花街之役，敗退之餘，猶能極力抵抗，無論戰況如何慘烈，精神如何疲困，還能以手榴彈大刀肉搏，沉着應戰，若非平日訓練有素，曷能臻此。我認這是很好的經驗教訓。乃建議　蔣公並勉勵所屬，爾後訓練部隊，對於絕對服從與耐

勞吃苦上，須痛下功夫。附第一次討馮之役要圖。




第一次討馮之役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八日至二十九日

## 五、一舉殲滅唐生智部

當我們對討馮戰事甫告結束，即有李宗仁、張發奎、黃紹竑會同圖粵，李石樵夥同萬倚吾部復擾鄂西，中央爲鎮壓反動，對兩廣須有相當之兵力始能應付，對鄂西及豫鄂陝邊區亦須有相當之兵力始可牽制，石友三原爲馮玉祥部屬，歸順中央後，又在浦口叛變，退據蚌埠，自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因此在河南的唐生智，認爲有機可乘，竟附和早有淵源的汪精衛改組派，響應石友三，自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當時 蔣公總

司令基於全盤情勢的考慮，認爲反革命勢力頗爲洶湧，武漢空虛，發了一個電報給我，說：「吾兄在武漢可守則守，否則退保九江。」然武漢亦確已風聲鶴唳，成爲岌岌可危的狀態，單以唐生智部而言，他是以窺伺武漢，攫取兩湖爲目標，據情報判斷，唐部及可能附唐的部隊不下十數萬之衆，可能以一路經西華商水向團風黃岡進攻，斷我後路，主力經西平向武漢進擊，一路經泌陽、桐柏、隨縣、京山向天門、岳口進攻，一路由南陽經新野向襄陽、樊城進攻。反過來再看我們自已的實力，祇有第一、二、六、九、十一、十三及新編第十四師等共計七個師，兩個特種兵團，三架飛機，兩列鐵甲車，像這樣的情形，當然武漢難保。

不過，所謂附唐部隊，據我判斷，與我還在敵友之間，縱然是甘心附逆，最初亦必觀望。確能爲唐所用者，只有劉興與龔浩兩師計十八個團，門炳岳一師六個團，安俊才一個騎兵旅，及孫殿英、馮華堂、戴民權、安榮昌等部，共約計四至五萬人；另砲兵兩團，警衞團一團，憲兵兩營，飛機八架，鐵甲車八輛，總兵力僅較我略優，並非絕對佔優勢。何況我對於所轄部隊頗具信心，其中尤以第一師是我自已訓練的，第二師與第九師都是戰鬪力很强，曾經殲敵取勝的部隊，所以我對 蔣公堅決主張「不能退」。同時在草木皆兵的武漢，我仍鎮靜如常，祇是埋頭佈置一切，並考慮到武漢爲四戰之地，不宜守，假如讓敵人進入武勝關，像前面所研判的四路圍攻，則不要等到來打，就已經敗定了。所以我認爲

必須爭取最先五分鐘，迅速而秘密的將部隊推進河南，乘敵未聚，制敵機先，採取主動，索敵攻擊，而不要等待敵人來打，找到敵人的弱點，在某一決戰方面，造成局部優勢，利用我所轄的部隊之長處——堅强的戰鬭力與銳氣，這樣，我自信有必勝的把握，而且也比較穩當。適唐生智於此時給我一個電報，索讓武漢，中有「歸師勿遏」之語，我乃還以顏色說：「如個人回武漢，極端歡迎，倘整軍而來，惟擐甲以待。」足見我當時確未氣餒，且頗具信心與決心。

蔣公總司令素知我不打無把握的仗，亦認定我所轄的部隊作戰有力，當時採納我的意見，變退爲攻，在大本營策劃對平漢方面的作戰指導綱要，其內容是：

(1)第十三師主力，集中武勝關廣水一帶，在武勝關附近構築堅固陣地扼守。第二路軍主力，限於本月(十二)十四日前集中花園孝感，一部份控制武漢。在鄂北各師，限於本月十五日前集中安陸附近，與第十三師連繫，佔領陣地。攻擊開始後，第十三師即沿平漢線北進攻敵，第二路軍一部份沿平漢當面之敵，主力即由德安出應山向信陽方向前進，攻擊逆軍之右側背，協同第十三師殲敵。

(2)豫西各軍，統歸楊杰指揮，即日開動，經伊洛、新安、魯山、方城、遂平方面，躡唐逆之後，攻擊前進，限於十五日以前到達魯山、遂平附近。攻擊開始後，直趨敵之側背，會同第二路軍殲敵。

(3)豫西各軍如在南下途中受逆軍主力之襲擊時，第二路軍進出平漢線策應，會同豫西各軍殲滅逆軍。

(4)楊虎城軍分駐南陽、新野、鄧縣一帶，對荊紫關方向警戒。獨立第三、四旅，分駐襄陽、樊城、南漳一帶，對自河方面警戒。

由上述策略看，可知這次作戰，是以殲滅敵之主力爲目標，而不是以某一地形要點爲目標，由我擔任主角，打法是先守（站穩脚跟）後攻，誘敵向武勝關方面第十三師的堅固陣地攻擊，而由我的主力，經信陽攻擊敵之右側背。因此，我的部署是以武勝關起的平漢線爲右翼軍，由夏斗寅擔任指揮官，轄第九師、第十一師、第十三師等三個師，以守南陽的新編第十四師爲左翼軍，由楊虎城擔任指揮官，其餘第一師、第二師、第六師爲預備隊，準備進攻開始後，爲中路軍，由信陽攻擊敵之側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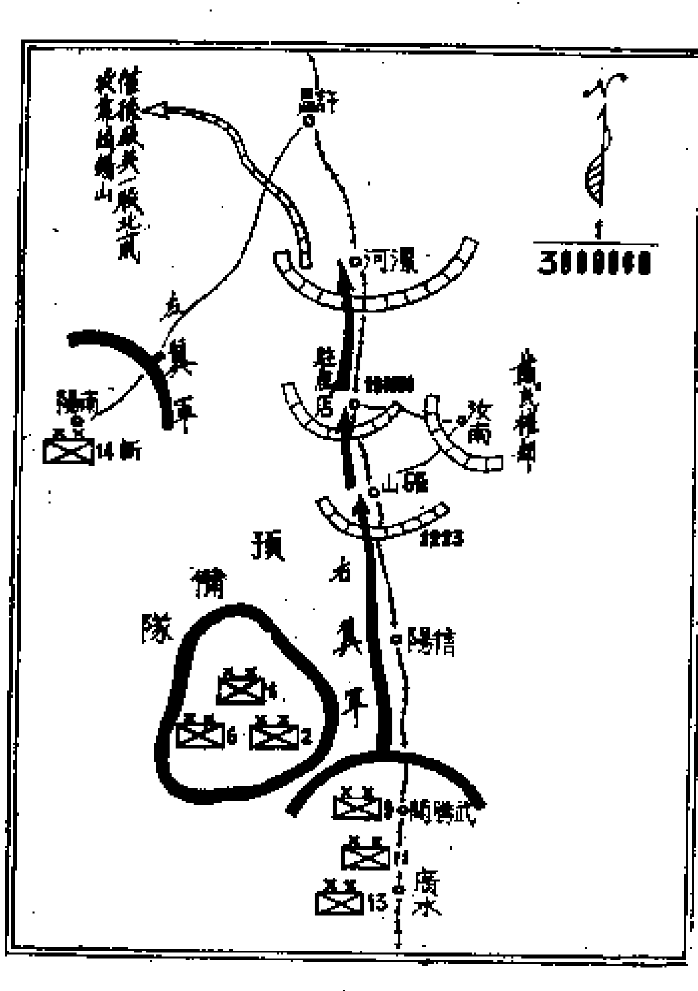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我率領第二路總指揮部由漢口乘火車出發北上，十九日到東雙河，因鐵橋尙未收復，乃率領第二路總指揮部少數幕僚先行到信陽視察，並與夏斗寅、蔣鼎文兩位軍長及副軍長陳誠晤商，當時所決定的作戰方針，是爲達成與豫西友軍會師許郾之目的，先擊破駐馬店以南之敵，也就是說此時敵人還在集中，沒有開始南下攻擊，而是由我先發制人，索敵攻擊。這種打法，在精神上，我軍氣壯，對敵人是不利的。於是攻擊開始，二十三日克確山，適逢豫南空前未有的大雪，天寒地凍，雪深數尺，道路不辨，

部隊有全排失陷於雪坑而死者，官兵被雪掩埋凍斃者亦多，進攻非常困難。我看到這種情形，對攻擊至為不利，而想到揭暄子曾說：「善用兵者，能變主客之形，移多寡之數，審勞逸之機，挽順逆之狀，轉乎形，並轉乎心。」孫子亦說：「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假如我方仍繼續攻擊，那麼敵方就是主，多、逸、順；假如我方轉為守，雖然我們是後處戰地，敵方也就陷於客，寡、勞、逆之境。何況因我已克確山，敵方為恢復原有之態勢，必然不顧天候的不利，乘我立足未穩，向我反攻。「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因此，我毅然變更決心，選定陣地，令各部隊改取攻勢防禦，以待敵之來攻。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敵竟盲目前進，向我猛衝，賡續一星期之久。因雪地作戰，攻者不易散開，敵方是用一路縱隊，沿鐵道前進，使我方機關鎗縱射甚為收效，而雪地對攻者亦成為一大障礙。所以我方雖然傷亡不輕，而敵方更遺屍遍野，且有以屍體堆積為掩體者，可謂慘烈極矣。

那時，在整個敵我態勢方面，使我最感不安者，為敵方在汝南方面之戴民權部對我側背威脅甚大，我知道這是由河南土匪編成的部隊，並聽說戴民權雖然沒有知識，為人卻很講究義氣。如何解除我這側背的威脅，徹夜苦思再四，決定先派人送一封信去，曉以大義與利害，以試探他的意向，成則變威脅為助力，不成，亦可將計進行離間。不料，他得到我的信，竟然喜形於色，願意歸順，我遂權先委他升為新編師長，一面向 蔣公總司令報

告並請加委，戴奉委後當即宣佈就職，予敵方精神上一重大打擊。

我的側背威脅解除之後，當時敵方之銳氣已挫，敗象已現，尤其有一次敵方飛機在我附近投彈未炸，有人以爲是因雪深故未爆炸，我不以爲然，命人取出研究，發現沒有信管，我認爲這不是無意的，可見敵方內部已有離心，因此，我決心於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的拂曉，轉移攻勢，其時我方因蓄勢已盛，故動如脫兎，敵無法抗拒，且因敵方忽略縱深配備，在駐馬店僅控制憲兵及少數警衛團，又被我襲取，後方既失，全線動搖，遂大敗北，我一面揮軍北上追擊，一面又使用我的第一師，由徐代師長庭瑤指揮，間道急進，佔領漯河，使唐部陷於包圍，除孫殿英一股北竄投靠閻錫山外，餘均不及退走，全部繳械，可見兵貴神速，就在短短的九天的時間，造成討逆平亂諸戰役中，有數的大殲滅戰，完成了最初預定消滅敵人主力爲目標的作戰任務，我遂發電向蔣公報告討唐逆的軍事已勝利結束，蔣公以我建功甚偉，特傳電




擊滅唐生智部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年一月一日

嘉獎。附擊滅唐生智部要圖。

是役除收編戴民權、蕭之楚、公秉蕃三個步兵師，安俊才一個騎兵旅，及一個憲兵營，一個軍樂隊外，尚奪獲飛機七架，鐵甲車兩列，武器彈藥及軍用品無數。檢討這次作戰：

(1)敵方劉興與龔浩兩師的戰鬪力與作戰精神，都很值得稱道，惟唐生智之謀叛，計劃不臧，動作遲慢，致在未集中與未完成準備之前，使我得先發制人，造成與我有利之形勢。

(2)戚繼光說：「大戰之道有三，有算定戰，有捨命戰，有糊塗戰。」唐本取守勢的，加上天候變化這一因素，可說彼已佔盡便宜。但戰貴在審勢識機，他竟不能「避害就利」，而中了我的計，轉取攻勢。假如說，龍潭之役，孫傳芳打的是「糊塗戰」，那末此一役，唐便是打的「捨命戰」，而我打的是「算定戰」，可見打仗是不能蠻幹的。有人說我是勇將，平心而論，只說對了一半，因為在小部隊的作戰指揮上，我是勇敢的，但在大軍的作戰指導上，則處處慎重小心，不是不顧官兵性命的，誠如孔子云：「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3)汝南方面敵之戴民權歸順，這一轉變，解除了我的側背威脅與顧慮，此乃我之謀略成功，予敵精神上最大之打擊；這亦是為將者應有之本份。

(4)識破戰機，在不能先亦不能後的時間中決心轉移攻勢，襲取敵的後方，間道急進漯河，都是造成殲滅戰主要之原因。

(5)在敵情不甚明瞭，而又有各種狀況混淆，或眩惑之情況下，我適時適切的決定攻擊，亦是決定了大軍團的命運，如無相當的作戰策略，是很難獲勝的。

總而言之，爲將之道，全軍爲上，打仗要先求穩局，次求變化。此一戰役，將公的戰略方針十分正確，且付與我方面指揮官以臨機應變之權，尤足稱道。蓋實際的作戰，並不能完全照預想者而進行，因爲敵情是不能預定，戰術指導則是要憑爲將者針對敵情捕捉戰機而靈活運用的。此外，我的第十一師陳誠部全師官兵在擔任右翼攻勢防禦的階段中，戰況甚爲堅苦，但他還屢次向敵人反擊，鼓起我軍士氣，此亦是難能可貴的，不可不記。

最後還有一椿令人發笑之事，就是在俘虜之中，有好幾位將領，是我在湖南陸軍小學的同學，於是我從俘虜中請出他們，由「階下囚」而變爲「坐上客」，請他們大吃一頓，然後每人送銀元三百，遣送回湘，我覺得這是「公不廢私」，而私亦不害公，且可藉以收攬擁唐的湘人之心。

## 六、中原大戰的開始

討唐軍事結束後，我回至漢口未久，又因閻錫山與馮玉祥軍閥餘氣未除，逞一己之

私，破壞國家的統一，行將掀起中原大戰，我於民國十九年的二月間，奉令率領所部開到徐州蚌埠一帶備戰。首先分區構築半永久性的據點工事，在宿縣方面，以永城——鐵佛寺——臨渙集——渦陽——太和爲第一線。蒙城——阜陽爲第二線。徐州方面，左翼自三堡車站附近之洞庭廟起，至隴海路九里山車站止，再由隴海路北鄭莊起，至津浦路東之南莊止。由三月中旬開工，至四月底止，費時四十多天，乃由各部隊構築完成。

四月十一日，第二路軍奉命改爲第二軍團，討逆軍之戰鬪序列如左：

討逆軍戰鬪序列

總司令蔣中正

參謀長朱培德

第一軍團總指揮韓復榘

第十三路總指揮韓復榘

第二十師

第二十二師

第二十九師

騎兵第一師

第十五路總指揮馬鴻逵

第六十四師

第六十四師騎兵旅

第二十六軍軍長范熙績

第四十六師

第五十五師

第二十一師

鐵甲車隊——航空隊

第二軍團總指揮劉　峙

第一軍軍長顧祝同

第一師

第二師

第三師

第三軍軍長王　均

第七師

第十師

第八軍軍長葉開鑫

第五十二師
新第二十一師
第十一師
第四十五師
第五師
教導第一師
教導第二師
騎兵第二旅
第二砲兵集團
鐵甲車隊
航空隊
第三軍團總指揮何成濬
右翼軍司令官王金鈺
第四十七師
第五十四師
新第四師

中央軍司令官楊虎城

第十七師

補充旅

左翼軍司令官徐源泉

第四十八師

新第二旅

第二軍軍長蔣鼎文

第九師

第六師

第十三軍軍長夏斗寅——第十三師

襄樊警備司令范石生

第五十一師

第四十四師

第五十三師

豫西警備司令岳維峻——岳維峻部

豫西邊防司令樊鍾秀——樊鍾秀部

武漢教導第一師

第一砲兵集團

鐵甲車隊——航空隊

總預備軍團總指揮陳調元

新編第二十六師

山東警備第一第二兩旅

臨時指編各師

討逆軍總計三十三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一個騎兵旅，兩個警備旅，兩個警衛團，及豫西的岳維峻部，實力約三十萬餘人。對方閻部計有步兵一百零七團，騎兵十二團，砲兵十三團，工兵八營，輜重兵八營，機關鎗一團，憲兵十六營，鐵車四隊，飛機六架，實力約十六萬人。馮部計有步兵一百八十餘團，騎兵六團，實力約廿八萬人，惟火力不如閻部。其他零星附逆部隊，亦不下廿萬人，兩部合計約七十萬人，當然較中央軍實力爲優。

中央軍由黃埔軍官學校所發展的精銳部隊，當時亦僅有幾個師，其多數在我指揮之下，所以我明瞭敵我情勢以後，感覺在未來的大戰中，責任艱鉅，故特趁大戰前，督率第一師複習一年前在徐州的嚴格訓練，以爲各師之模範。對於外表儀容、服裝等亦都作詳細規定，由副師長徐庭瑤悉心計劃，切實執行，實爲我當時最得力的助手。

當時大本營對敵情判斷是：閻馮兩部，若合力謀犯中央時，應有下列之企圖：

(1)閻以一部對平漢路取守勢，以主力沿津浦路及其迤西地帶，南渡黃河，略我山東，再圖南犯。此時馮以一部入荊紫關，侵犯襄陽樊城，謀襲武漢，以大部進趨鄭州，再圖南犯，或東赴徐州蚌埠，與閻會合，謀奪首都。

(2)閻馮各以一部對山東及襄樊取守勢或佯攻，以主力沿平漢路及隴海路，攻擊韓萬，進據鄭汴，再行分兵南犯，或謀合力東進，冀危首都。

根據上述之判斷，我軍產生之作戰方針如下：

(1)為防止閻馮合力來犯，第一步暫取攻勢防禦。在津浦方面，於黃河以南擇要構成據點，誘敵軍主力於豫東及魯西附近而擊破之。在平漢及鄂北方面，擇要構築據點，誘敵主力於豫南鐵路以西地區而予擊破之。

(2)第二步再乘機進擊，各以一部封鎖潼關及荊紫關，以主力先行肅清河北及晉綏之敵為要。

蔣公總司令對於此戰極為重視，不顧公務之忙碌，而親自到徐州對官長點名訓話，校閱部隊，對我期許尤深，親信逾恒，惟有努力以赴，以報黨國。又詢及我的所屬師長中，誰最幹練耐勞？我當即以陳誠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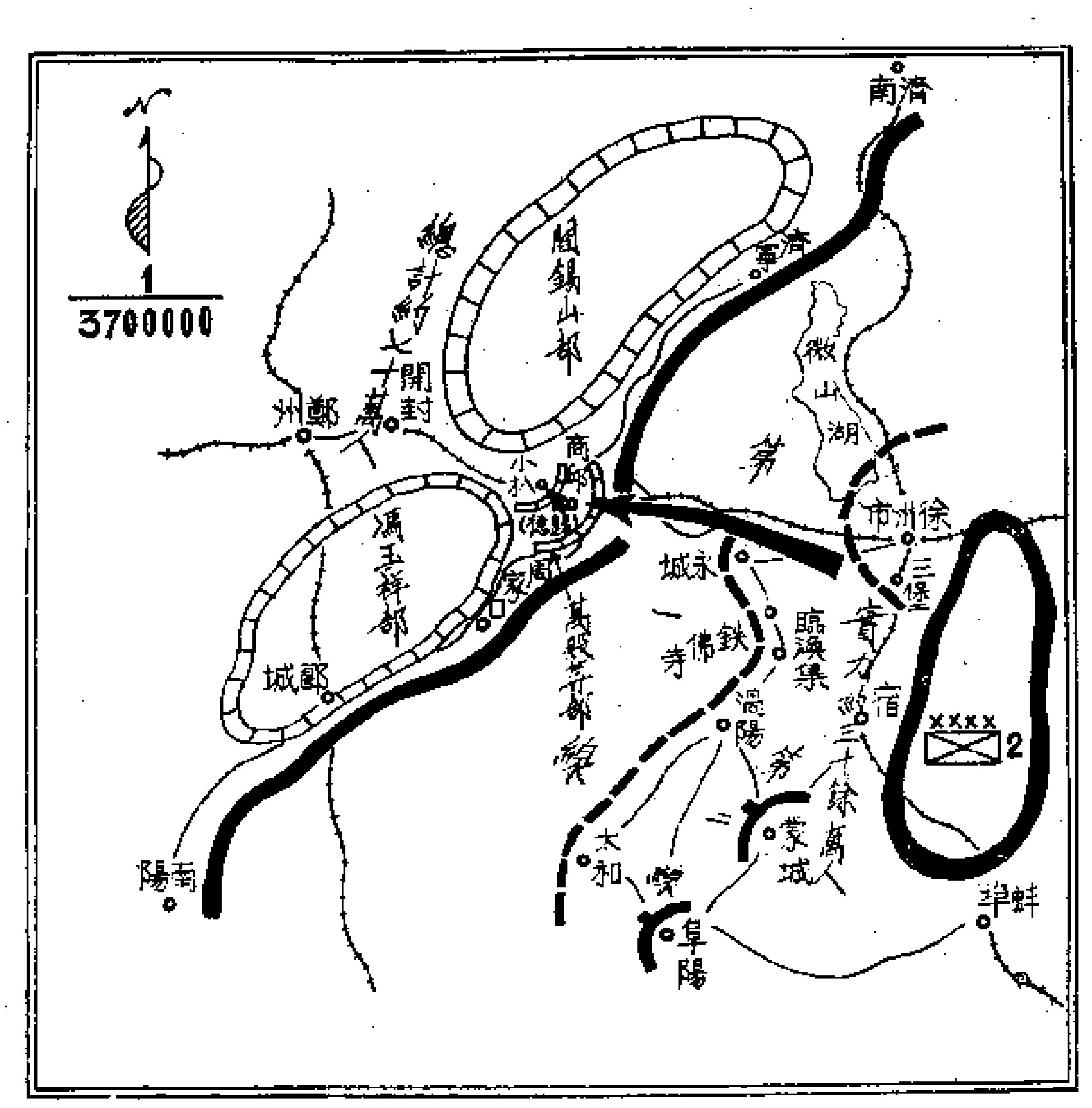
五月九日，蔣公綜合各方情報，知隴海正面，及魯西豫東歸德、馬牧集、東明、考

城等處之敵，約五月十日可集中完畢，有卽向我進犯模樣，乃決心於五月十一日向敵開始總攻擊，於是兩軍主力所在之隴海路方面開始作戰。

我首先揮軍西進，連戰皆捷，敵軍萬選才部之萬殿尊師退守歸德，我為掃除前進路上的後方障碍，自兼攻城總指揮，部署重兵與重砲，於十六日開始攻城。中央軍校教導第一師於午後三時，首先登城，敵卽豎白旗，並派代表前來投降，我遂下令確實佔領城垣，暫停攻擊，敵方並請求開放西門，以便派人出城招降在城外其他地之部隊，我料知此請求是萬殿尊欲率部逃出請援之詭計，乃佯為應許，暗令獨立第三十三旅周至柔部及騎兵第一旅張喬齡部，從我判定之要路，預為埋伏截捕。因為這樣，可以避免逼使敵人在城內與我軍進行巷戰，既可救歸德城內的老百姓，又可減少我攻城部隊的傷亡。可是教導第一師馮師長軼裴對此頗不以為然，當面力爭，我告訴馮師長說：「兵不厭詐，對敵人誠實，就是對自己殘忍。」於當天晚上，一切果不出我意料，全部被截回繳械，偽師長萬殿尊，也沒有跑掉，活活由騎兵第一旅捉回來，歸德遂為我所有，繼之原屬中央阻隔在敵方之第十五軍劉茂恩部亦由該軍長在陣前起義，率其部歸來。

我軍繼續西進，十九日早晨，隴海路的小抓車站，被我第一師攻克，我亦卽到達，親見鐵路兩側，我第一師陣亡士兵的屍體，完全按照疏開前進隊形，一個個倒在地上，排列整齊，官長也都穿着我所規定的黃軍服，倒在指揮官的位置，毫不紊亂。這些人不是在同

一時間死的，而大家能這樣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我不禁被感動得流下淚來，我默然爲在徐州九里山嚴格訓練出來的模範革命軍人致敬。適於此時，敵機來襲，車站旁中一炸彈，破片跳到我站的位置旁邊，我當時好像不知道有空襲一樣，因爲我的心一直在想着他們，他們就如我的親手足一般，使我久立不忍離去。如今思之，猶




中原大戰的開始
（討唐軍事結束後）
民國十九年二月至五月十九日

極悼念。

我為國家統一，為陣亡的兄弟復仇，以及報效 蔣公的知遇，早已抱必死之心，以求達成革命的任務，故未作片刻休息，即乘勝西進。整個戰線大略是由南陽——鄆城——周家口——歸德——濟寧——濟南，從西南走向東北的一條斜線。從隴海到津浦是閻的部隊，從隴海到平漢是馮的部隊。因之隴海線是閻馮間之結合部，亦是閻馮主力滙集處。在平漢津浦都只對一個敵人作戰，他們各有長短，馮部剽悍，閻部火力甚强，我面臨隴海線，不但是主力戰，要打閻馮兩敵，而且他們應援容易，互補短長，這就是戰略上所給我的難題。附中原大戰開始前後要圖。

序戰接觸的只是馮之萬選才部，（原屬我軍的戰鬪序列）我所用的是精銳，以求一個好的開始，振奮士氣，挫敵兇焰，宏我聲威。眞面目之大戰，還在後面。

## 七、隴海主力的激戰

我在隴海方面的作戰，經過兩個階段：(1)主力接戰（五月十九日起）(2)陣地對峙（六月十三日起）。

五月十九日，閻的主力軍楊效歐、孫楚、關福安等部，右翼依托寧陵，佔領金香寺——萬集——柳河集——閻集之線陣地，收容小扒方面殘部，阻我沿隴海線西進。當時

我的部署，是從右至左爲第二師，第一師，第三師，於二十日午後開始攻擊，突破敵之陣地，佔領民權，萬集，一往直前，二十二日佔內黃，追擊到蘭封。忽敵鐵甲車向我射擊，我乃令部隊停止前進，立刻佔領陣地，總指揮部暫設於野雞崗車站的火車列車內，二十三日拂曉，令第一師向正面之敵攻擊，敵頑强抵抗，並幾次猛力向我反擊，戰鬪異常激烈，至黃昏乃擊潰毛菇砦，儀封，李砦之敵，並佔領該等陣地。二十四日，第一師繼攻，經增兵亦未奏效；乃召集各師旅長等到儀封商談進攻方略，各表難色，我乃喟然長嘆。徐代師長庭瑤暗察知我憂慮滿懷，急躁發怒，遂決心爲我分憂，黃昏後率一部猛攻張砦，並指揮裝甲車協助，暫編六團團長馮嶷被炸傷，徐代師長負傷尤重，我對他們兩位的忠勇，內心非常感佩。當率領第一師第二旅旅長黃杰及其所屬之一部，馳往應援，而黃杰之手部亦負傷，可見當面之敵，確實堅强。爲使第一師代理有人，遂下達命令，徐代師長給假赴後方養傷，着第一旅旅長胡宗南代理第一師師長，第三團團長李鐵軍代理第一旅旅長，第四團團附李文代理第三團團長。

當時我鑒於敵我相持於蘭杞，深恐演成陣地對峙，曠日持久，於我不利，使我焦急，乃擬調整部署，於二十六日繼續沿隴海路攻擊。蒙　蔣公總司令完全同意，並進一步指示改爲廿八日拂曉發動全線總攻，規定陸空協同動作，命令空軍助戰。於是區分爲右翼軍，由顧軍長祝同指揮，中央軍，由蔣軍長鼎文指揮，左翼軍，由劉代總指揮茂恩指揮，主攻

對敵中央突破，助攻亦各選擇敵陣地之一點出擊。

從此步入雙方主力決戰。

攻擊開始前，總司令部忽截獲敵方無線電，知敵右翼空虛，蔣公令我由左翼迂廻。於是我變更計劃，重新部署，正擬開始行動，而正面之敵忽於五月卅日向我反攻，激烈空前，全線緊張。彼時在內黃之顧祝同軍部狀甚危急，我在野雞崗車站列車上的總指揮部，亦僅有警衞步兵一排，顧向我請增援，我答覆：「假如你確實需要，我將僅有警衞一排開去。」顧以爲我與其開玩笑，實際上確是各處都無法抽調兵力。同時，我右路軍陳調元部，因受敵石友三優勢的壓迫，已向山東的曹縣定陶退却，我教導第二師及馬鴻逵軍遂向考城方面增援。在這危急之時，先要自救，然後再謀破敵之策，所以由左翼迂廻的計劃，祇有胎死腹中。

曾文正說：「善奕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功。」此眞經驗之談。六月一日， 蔣公總司令針對當時狀況又很快的決定：「鞏固正面，包圍右翼。」令陳調元爲右翼總指揮，我爲左翼總指揮，並選定第二線，限六月九日正午前將預備陣地構築完成，雖右翼也包圍不成，但全線賴以穩定。

從六月二日到六月十一日這一段時間，因爲雙方都感到正面攻擊傷亡太重，而且難於奏效，必須從翼側包圍與迂廻，才有戰勝的公算。但是本錢只有這麼多，如何才能抽調足

夠的兵力來實施迂廻包圍，那只有靠構築工事，節約正面的兵力，轉作此一用途，因此，遂演成以後的陣地戰。而不時以小部隊出擊，乃互相襲擾試探之意，並非眞面目的戰鬪。蔣公總司令爲鼓舞士氣，亦親蒞前線巡視，集合重要將領訓話並予以慰問，其間還有一椿類似笑話，那就是第十一軍軍長馬鴻逵與敎導第二師師長張治中，因爲在楚莊岩防禦，被敵擊敗，互相怨罵。 蔣公問到馬鴻逵的時候，馬就向 蔣公告狀， 蔣公氣憤之餘，就要殺張治中的頭，馬又向 蔣公求情，說張治中部下新兵太多，懇請 蔣公息怒，爲之緩頰。

自五月十一日大戰開始以來， 蔣公以敵之精銳全在我的當面，隴海路之勝敗，關係全軍之存亡，乃將中央之精銳第一、二、三、九師皆劃歸我指揮， 蔣公自己之全副精神也放在這方面，自始即率領我的第二軍團部前進，朝夕相處。經過一個多月的劇烈戰鬪，屢瀕於危，而卒能轉危爲安，實賴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所呵護。危險雖未度過，然安穩之初基業已奠定。在此期間，我所見到的， 蔣公之機智與敏捷過人，且富於冒險犯難之精神，而全力貫注，譬如本軍團此次作戰的第一號作戰命令，即在 蔣公親自指導下所擬定。但亦有因計劃轉變太快，部隊移動常感疲乏，有時天降大雨，道路泥濘，跋涉不易。尤其因截獲敵方之無線電報， 蔣公之反應更速，爲求被調動之部隊能適應時機，往往將最快必須三天到達之行程，限於一天到達。我的參謀長劉耀揚在目覩 蔣公觀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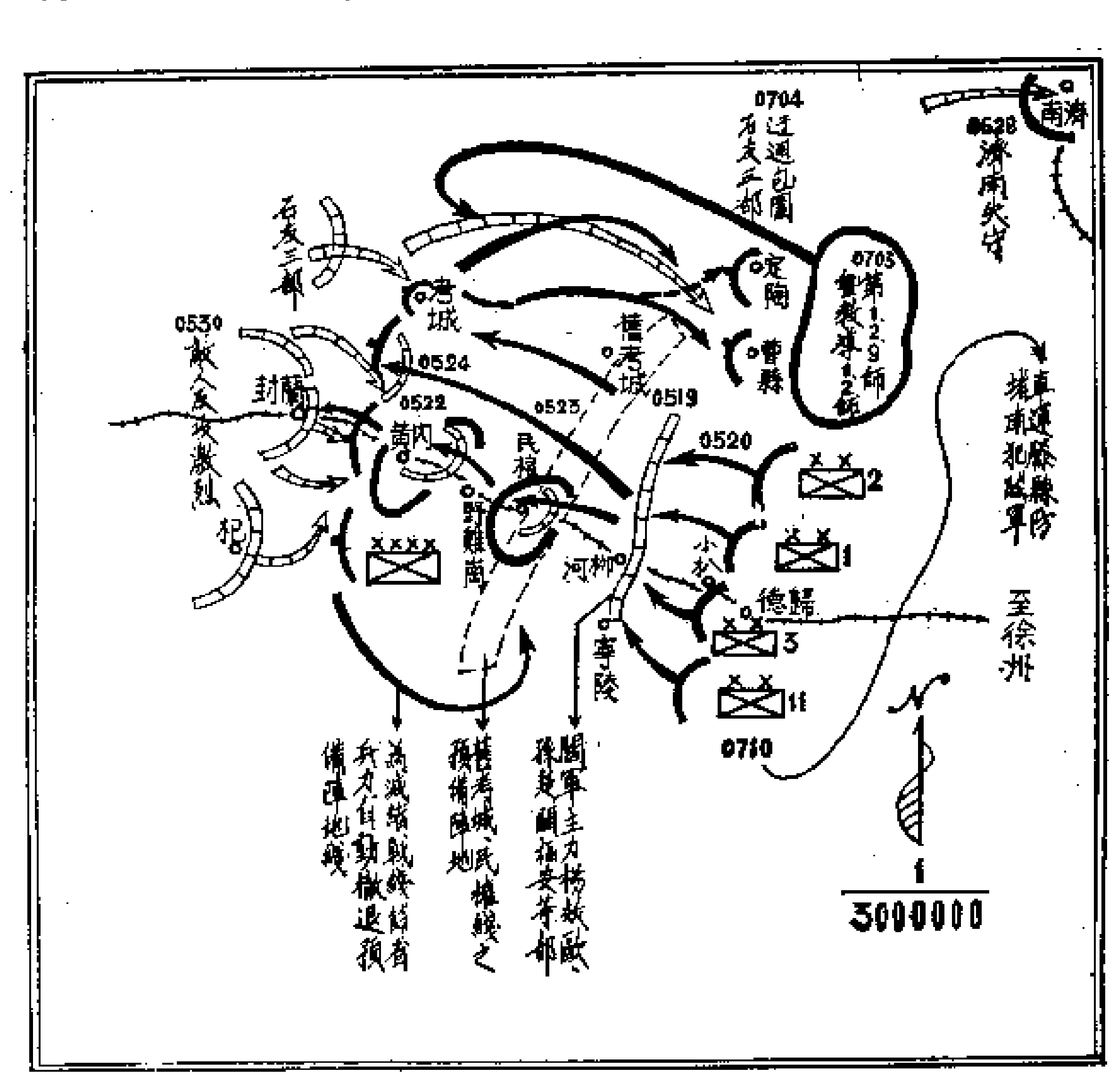
圖，初定三天，繼改二天，終限一天之情形，而對我說：「蔣公看地圖是越看越近。」我告訴他說：「戰機稍縱卽逝，打仗打的就是時間，作爲一個統帥，怎能不急！」此外，蔣公在指揮大軍作戰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緊緊掌握各重要將領，使之完全遵從既定之計劃，以便發揮統合戰力。

在進行戰鬪時，我們所看到的，是馮部將士裸體大刀肉搏的勇猛，與機關槍火力集中之猛烈，閻部手榴彈投擲之準確，曾予我軍以重大損害，而爲我軍各部隊所不及。

總司令　蔣公爲求解除敵人對我軍的束縛，縮短戰線，抽出兵力，以圖拓展新的戰機，我方曾兩次撤退至舊考城與民權線之預備陣地。敵方以爲我軍退却，跟踪來犯，其勢甚張，馮之主力向我左翼繞攻，尤爲剽悍。而本軍團依照會戰計劃，以蔣鼎文爲右翼隊指揮官，以劉茂恩爲左翼隊指揮官，以胡宗南爲預備隊指揮官，於六月十二日拂曉開始，向敵反擊，兩翼戰鬪均甚激烈。至十三日，右翼因敵勢稍却，已轉爲陣地對峙，左翼則因敵繼續強襲，劇戰至十四日敵受重創後始稍安靜。此役敵我傷亡均達五千，僅是爭奪幾個村寨而已，雖於整個戰線並無多大出入。然經此一戰，我正面得以穩固，主力得向左移動，使敵對我左翼之迂廻歸於頓挫，實爲隴海方面勝負之關鍵。

總司令　蔣公，爲求一舉將敵擊破，悉解陣地戰之癥結，而啓全局勝利之機，決定拋棄正面强襲，要我李主力轉向左翼迂廻，因敵人節節抵抗，雙方傷亡都重，又未獲得進

展。至六月二十八日，濟南失守，石友三乘機侵入我的右翼，使津浦線與我的右翼情勢頓形嚴重。蔣公為增援津浦與擊攘石之迂迴，要我暫緩在左翼攻擊，並整軍退守，節約兵力，抽援其他方面。至六月三十日，我部署已定，親自斷後，於午前十時乘汽車到達高賢集附近，視察部隊移轉情形，見有穿草綠色軍服之部隊，凌亂蜂擁鳴槍而來，我以為是教導第一師（亦係草綠色軍服），乃下汽




隴海主力戰

民國十九年五月十九日至七月四日

（五月十九日起主力接戰；六月三十日起陣地對峙）

車高聲制止，而槍聲益密，細察乃知係敵軍已跟踪前來，乃再上汽車轉回龍曲集，把我的汽車司機嚇壞了。至三十日夜大雨滂沱，車馬陷於泥淖中，幾難行動，轉進部隊多因黑夜路滑，散失不少。但來襲之敵，亦受雨阻，故我之轉進最爲安全。

七月一日，總司令　蔣公命我率領第一、二、九師及教導第一、二師，向右翼攻擊石友三，而以第十師由歸德用火車轉運津浦路之滕縣，防堵南犯之閻軍。我於三日到達閻集（屬山東省），指揮第一軍與右翼軍開始攻擊，基於當時全盤情形的考慮與旺盛之企圖心，決心將敵包圍，予敵重創。至四日包圍之勢已成，黃昏後進攻益猛，敵之退路幾被遮斷，此時馮玉祥已調張印相率兩個師到達應援，但敵之頹勢已成，終陷於慘敗境地。此役石友三迂廻我之右翼，結果反爲我迂廻其左側背而敗。眞是迂廻者反被對方所迂廻，此卽一大好迂廻戰例，附隴海主力戰經過要圖。

## 八、津浦一戰定大局

隴海方面已無險象，惟此時津浦方面吃緊，韓復榘退據膠東，他來電說：「你再不來救我，我退無可退，只有跳海了。」七月七日，　蔣公總司令果然要我結束隴海的任務，轉往津浦指揮，當時討逆軍的戰鬥序列是：

全軍戰鬥序列

甲、津浦方面

第二軍團

總指揮　劉　峙

第一師　胡宗南

第十師　楊勝治

第十一師　陳　誠

第六十師　馬鴻逵

教導第一師　馮軼裴

第十九路軍

總指揮　蔣光鼐

第一縱隊　蔡廷鍇

第二縱隊　蔣光鼐

第三縱隊　許克祥

第四縱隊　錢大鈞（胡伯翰代）

乙、隴海方面

左翼軍

總指揮　朱紹良
第八師　毛炳文
第四十七師　上官雲相
第五十三師　葉開鑫（缺一旅）
預備隊
第五十四師　郝夢齡
中央軍
總指揮　顧祝同
第九師　蔣鼎文
第二師　顧祝同
第十五師　劉茂恩
第五師　胡祖玉
第六師　趙觀濤
第廿三師　李雲杰
預備隊
第十二師　金漢鼎

右翼軍

總指揮　陳調元

第四十六師　范熙績

第五十五師　阮肇昌

教導第二師　張治中

第三師　陳繼承

預備隊

第七師　王　均

丙、平漢方面

左翼軍

總指揮　楊虎城

第七軍　楊虎城

右翼軍

總指揮　徐源泉

第四十四師　蕭之楚

第四十八師　徐源泉

第五十師　譚道源

丁、膠濟方面

總指揮　韓復榘

第十二軍　孫桐萱

第十四軍　曹福林

第廿二師　谷良民

第四師（盧張）筆者附註

第六師（盧張）筆者附註

第五十二師　李韞珩

預備隊

第五十二師之一旅

原津浦線方面之作戰，係由第一軍團總指揮韓復榘負責，其後李韞珩部派往增援，敵軍則爲閻部。自六月廿五日韓復榘放棄濟南，向周村濰縣退卻，同時十五路軍馬鴻逵亦放棄肥城泰安，向兗州退卻，情勢危殆。徐州行營主任賀耀祖，乃於六月廿八日親赴兗州指揮，以支危局，然賀之爲人素無魄力，與馬鴻逵相處不睦，因此，兩人在前線彼此攻訐，鬧個不清。幸有我第十三師之盧本棠旅趕到，接替曲阜陣地，又由馬騰蛟所率第六十四師

三個步兵團，附屬騎兵一旅，砲兵大部及鐵甲車兩列，固守兗州，施中誠、陳孝思兩個警備旅固守濟寧，穩定局勢。其餘部隊均在兗州以南集結，而賀耀祖、馬鴻逵兩人則退駐滕縣，飛電　蔣公告急。

自我到達後，即於七月十一日開始攻擊，到八月廿二日，便將敵人完全肅清。總司令蔣公於八月十六日致中央的告捷電謂：「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上月隴海路討逆軍事方殷，湘粵各軍正圍剿張桂殘敵。閻錫山乘機犯魯，我軍變更戰略，暫棄濟南，北守兗州，東扼青濰。比張桂擊潰，中正乃調集湘中凱旋各師，到魯協助反攻。同時隴海亦屢破敵軍，得以抽出兵力。因決定計劃，津浦方面，以劉峙爲總指揮，以陳誠夏斗寅、馬鴻逵、胡宗南各師爲中央軍，由兗州前方沿鐵路進攻。以蔣光鼐、蔡廷鍇各師，附張喬齡騎兵旅爲右翼軍，由新泰西端間道抄襲。以馮軼裴、胡伯翰、楊勝治各師，山東警備旅施中誠、陳孝思各部，及梁鴻恩旅爲左翼軍，由鐵路西側汶上寧陽之線進攻，於本月一日攻擊前進。另以許克祥師附六十四師之騎兵一團，爲左側縱隊經鄆城、東阿、平陰、長清向濟南，以拊敵背。膠濟路軍則以韓復榘爲總指揮，以李韞珩軍爲左翼軍，第三路爲中央軍，由昌樂以西地區，沿鐵路側擊。以劉珍年爲右翼軍，堵截敵之歸路。我津浦左翼軍，首在泰安附近，擊潰敵秦紹觀部，於六日佔領車站，由蔡師將城內之敵一部包圍，敵大部北潰。我中央軍連破南驛、大汶口等處之敵。於七日渡過汶河，即留馬師肅清泰安殘敵，餘

均協同各路軍繼續追擊前進。敵軍倉皇潰走，其在汶河以南之大砲輜重騾馬，盡行委棄，計共俘虜萬餘，獲步槍萬餘桿，大砲百餘門，傅作義、李生達張全信等僅以身免。我軍旋於十一日由界首左右之線，再行總攻，敵節節抵抗，並調集其膠濟路李服膺、馮鵬翥各軍增援津浦路，以圖最後之掙扎。乃經我軍奮勇肉搏，血戰五晝夜，卒將逆敵壓迫於濟南附近，完全擊潰。我右翼軍蔣師，已於十五日午後三時，確實佔領濟南。並因我軍先繞道佔領黨家莊等地，敵只一小部份渡河北竄，其餘全部被擒，是役俘虜官兵無算，獲步槍三萬餘桿，大砲二百三十門，輜重彈藥甚多。飛機三架，亦不及運回。其狼狽逃竄情形，概可想見。查閻錫山據濟南之後，自詡勝利，號召各派反動份子，妄想組織偽政府，日嗾馮玉祥積極攻擾隴海平漢兩路。幸賴各將士忠勇奮發，一致努力，卒能克服濟南，擊潰晉逆主力。現津浦路各軍，正分路渡河追擊，膠濟路各軍亦早協同前進，晉逆可完全消滅，馮軍殘部聞風膽落。旬日來向我各部隊作最後之猛烈攻擊者，昨晚完全沉寂，頃據報告，且已成崩潰之象。我軍部署追擊，亦不難一鼓盪平。此皆仰托　總理英靈，中央威信。中正與各將士，謹當益加奮勉，務期於最短期間，肅清敵氛，掃除訓政障碍，以仰副中央期望之殷。謹電馳聞，敬希垂察。　蔣中正十六日午刻。」

在中原大戰開始前，以中央之實力，打閻馮任何一人，都有可勝的公算，但如當閻馮之合力殊屬困難。就閻馮兩者之間的戰力比較，馮的特種兵遠不如閻，（見第六節）即以

步兵而論，閻的每班有步槍十一枝，衝鋒槍一挺。而馮每班只有步槍六枝，大刀六把。閻每營有機砲一連，計機槍四挺，迫砲二門。馮則每團才有機槍一連（六挺）迫擊砲一連（六門），但馮的人多，且經實戰考驗結果，戰鬪力仍是馮强於閻。隴海之主力接戰，實敵我雙方之主力決戰，（不僅是對馮的主力決戰）硬碰硬的結果，是打成平手。就我指揮隴海津浦兩線作戰的戰况比較，是隴海激於津浦。而此次津浦的獲勝，閻部兵力不足，戰力較弱，是兩個主要因素。今閻部已無戰鬪力，則中原大戰勝敗之局，不待最後決戰而已知。所以我於八月廿二日由濟南乘飛機回徐州時，我的心情是輕鬆的，而下列之經驗教訓，尤爲珍貴。

(1)武器裝備的優劣，不是戰鬪力强弱的唯一條件。

(2)「知節則不窮」。節約隴海線兵力轉用於津浦線，造成整個中原大戰決定性的勝利，是一種戰爭藝術的最佳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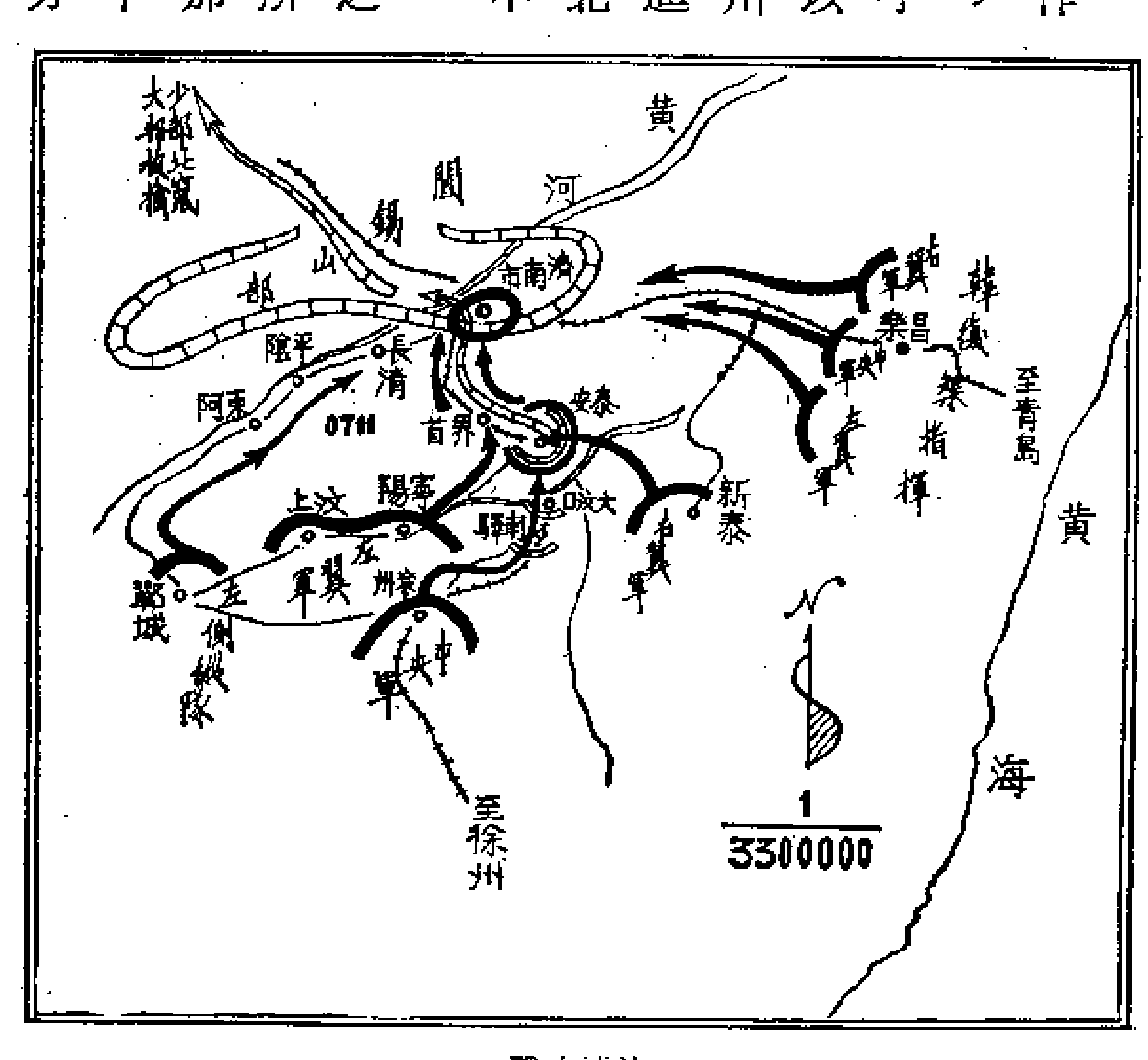
(3)對一强一弱的兩個敵人打，打弱的比較容易。打完了弱的，强的也就弱了，也就易打了。

(4)過去整個戰線的兵力部署，是隴海方面，以上駟對上駟；津浦方面，以中駟對中駟；平漢方面，以下駟對下駟。這次津浦我方優勢的形成，是隴海方面，暫以中駟對上駟；津浦方面，以上駟對中駟；平漢方面，以下駟對下駟。

(5)一個戰役，假如雙方的指揮官都不發生錯誤，除其他因素外，決定勝敗的是戰鬪力。

(6)各次戰役，無論攻勢作戰，或守勢作戰，欲求勝利，只有以攻擊爲達成勝利之手段。回想我軍自開始作戰以來，第一次東征及回師，廣州剿滅楊劉，第二次東征以至進軍長江，渡江北伐，攻克北平，完成北伐，每戰役中無不以攻擊手段而獲得勝利。

有人恭維我是福將，因之所向無敵。假如世界上確有所謂福氣可以擊敗敵人的話，那末這個福氣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與膽識，再加上百分




津浦之戰
（攻克濟南）
民國十九年七月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二日

之一的機遇，和其他的因素。

津浦之戰，攻克濟南經過如要圖。

## 九、轉戰平漢將敵肅清

八月廿四日以後，隴海方面各軍漸有進展，總司令　蔣公對隴海平漢兩路會戰的構想是：

以隴海路軍抑留當面之敵，而另集雄厚兵力於左翼，行大規模之包圍，並用强大兵團，繞出平漢線以西，直取洛陽、登縣、鄭州，遮斷敵之退路，而收一鼓殲滅之效。這是最好的戰略方針，八月卅一日發佈作戰命令，軍隊區分如左：

隴海路軍

右翼軍

指揮官　蔣鼎文

第二十六軍

教導第二師

第九師

中央軍

指揮官　顧祝同

第五師

第二十三師

第六師

第二師

左翼軍

指揮官　朱紹良

第五十三師

第八師

預備軍團

總指揮　陳調元

第一總預備隊

指揮官　金漢鼎

第十二師

第二十師

第二總預備隊

指揮官　王　均

第三師

第七師

第五十師（欠一旅）

第三總預備隊

指揮官　馮軼裴

教導第一師

第十師

警衛旅

第二砲兵集團

指揮官　楊　杰

軍教砲兵團

教導第一師砲兵團

獨立砲兵第二團第二營

航空隊

司令　黃秉衡

第二隊
第四隊
鐵甲車隊
司令　蔣鋤歐
太平隊
第二大隊
平漢路軍
右翼軍
總指揮　何成濬
第一縱隊
指揮官　徐源泉
第四十四師
第四十八師
第二縱隊
指揮官　夏斗寅
第十一師

第十三師

暫編第一師

左翼軍

總指揮　劉　峙

第三縱隊

指揮官　上官雲相

第四十七師

第五十四師

第四縱隊

指揮官　劉茂恩

第十五軍

第五縱隊

指揮官　楊虎城

第七軍

總預備隊

指揮官　蔣光鼐

第六縱隊（卽十九路軍）

第一師

第一砲兵集團

指揮官　張敬修

所屬砲兵各團

航空隊

指揮官　張惠長

第一隊

第五隊

第八隊

偵察隊

鐵甲隊

指揮官　顧懋林

第五大隊

九月一日，我在漯河奉到作戰命令時，適總司令行營參謀長賀國光，奉派參贊平漢作戰戎機，任左翼命令傳達所所長，因對命令實施尙有不甚明瞭處，乃與之研究，轉電請

示，旋奉電復解釋，於是才與右翼總指揮何成濬於九月三日決定會銜下達命令。對於軍隊區分，因岳維峻部的參加，亦略有變更，即於第三縱隊之前，加中央縱隊，由岳任指揮官，轄岳招撫使部及湖北警備旅，餘無變動。當時規定本軍團各縱隊之攻擊目標：

(1)第三縱隊——應於九月四日由漯河附近北進，以一部肅清鐵路西側逆部，主力經觀音堂向須水鎮、鄭州挺進，並確實佔領之。

(2)第四縱隊——應於九月四日由漯河附近北進，經襄城東側，向滎陽、汜水挺進。並進佔滎澤保護黃河鐵橋。繼以主力渡過黃河北岸，向新鄉追擊前進。

(3)第五縱隊——應於九月四日由嵩縣經寶豐、登封，向鞏縣挺進。並相機佔領洛陽，以一部對陝州警戒，繼以主力渡黃河北岸，由道清路佔領新鄉。

(4)中央縱隊——附鐵甲車第五大隊，應於九月五日由漯河附近沿平漢鐵道向臨潁、許昌、鄭州攻擊前進，與二、三兩縱隊切取連絡。

(5)總預備隊——第十九路軍於九月七日到達周家口附近，應在右翼軍左後方續進，第一師應於九月四日集結於漯河附近，沿平漢鐵道續進。

(6)第一砲兵集團——除分撥各部隊外，應在漯河附近集結待命。

(7)航空隊鐵甲車隊之任務，及通訊、補給、衛生等單位，另有命令。

本軍團各縱隊此次進軍，基於戰略的要求，都一致採用避實擊虛的戰法，以期早日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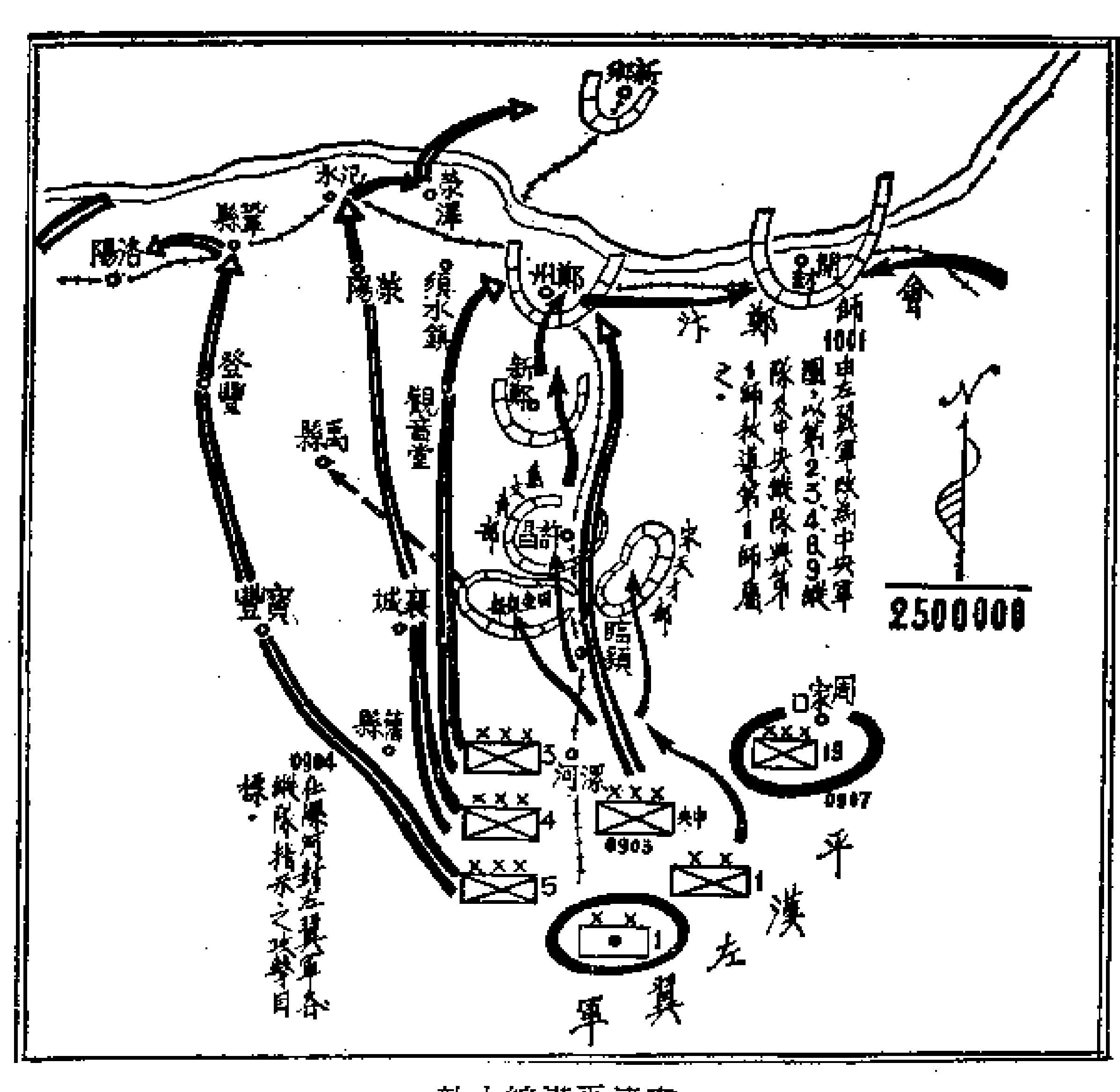
取目標——地形要點，斷敵歸路，不要因為捉小魚延誤了時間，而讓大魚跑了。所以凡過敵所扼守的據點，如非短時間所能解決的，只留置一部分兵力加以監視，主力仍間道超越挺進，而未遑徹底肅清。十月一日，總司令　蔣公鑒於我隴海平漢兩軍已聯成一線，乃重作區處。以何成濬為左翼軍團總指揮，原有之第一、五、六縱隊屬之。以我為中央軍團總指揮，原有之第二、三、四、八、九縱隊，及中央縱隊與第一師，教導第一師屬之。以陳調元為右翼軍團總指揮，第六路軍、第廿六路軍、第五、十二、廿師，教導第二師，及第七縱隊屬之。共同會攻鄭汴，且已逼近鄭州，隴海平漢兩條鐵路，亦被截成幾段。此時敵軍已成甕中之鱉，知其再無掙扎餘地，但我軍後方，還到處都有敵人，肆行竄擾，遂開始予以澈底肅清。例如十月八日，我第六第八兩縱隊已攻克新鄭，進圍鄭州，而當我率領總指揮部及直屬部隊，隨中央縱隊之後由漯河沿平漢路北上，到新鄭以南的許昌附近時，敵軍焦文典部尙據許昌城內，田金凱部尙佔領許昌南郊鐵道及西側高莊、董莊、八里橋以西之線，宋天才部佔領路東一帶，許昌以南沿鐵路的攻擊任務，原屬中央縱隊，旋因需要，我令其向西延伸，原任務交由第一師接替。到九月中旬，第一師之第一、二兩旅，又為策應第二縱隊，向鐵路以東五女店方面挺進，僅留第三旅在原地監視，因之第二縱隊之圍，方得稍解。第一師（欠第三旅）又改為第六縱隊預備隊，漏夜向穎橋、泉店兼程西進。於是許昌攻擊任務，最後還是落在第一師之第三旅和中央縱隊肩上。當時中央縱隊，係由岳

維峻所率領之拉雜湊集的河南散兵遊民，和新成立的湖北警備旅容景芳部合編而成，可謂毫無戰力可言。所賴以作戰者爲新編之第一師第三旅，我爲顧慮困獸反噬，乃親往督戰，以振聲威。當時我已深知敵在驚疑恐懼當中，而第一師過去在隴海作戰時，已使敵聞風膽寒，乃虛張聲勢，遍貼第一、二兩旅之宿營隊號，並打第一、二兩旅的軍旗，以眩惑敵人。果然，敵焦文典、宋天才兩部表示願意投降，田金凱雖奉馮玉祥的命令死守許昌，也不得不率其殘部向禹縣方面竄去。回想過去在隴海作戰的時候，馮部戰力的堅强，攻擊的勇猛，確實使人欽佩。爲什麼現在許昌的敵人竟能被我眩惑得自願投降，一句話「大勢已去，兵無鬪志。」馮部是在隴海路被打垮的嗎？並沒有。是我這次從平漢把他打垮的嗎？也不是；爲什麼幾十萬大軍會在虎牢以東的黃河邊上被殲滅呢？正確的解釋，是 蔣公戰略運用的成功，使其在形勢上與心理上處於劣勢，被我方間接的把他打垮的！由此可見，戰略戰術的運用與士氣因素，對於作戰勝敗的重要了。

自五月十一日序戰開始，到這次大包圍，會師鄭汴，將敵完全殲滅，時間將近五個月，我個人轉戰隴海、津浦、平漢，眞是心力交瘁。所幸在 蔣公耳提面命，和各將領的支持協力之下，我個人在指揮上與應變上，都還沒有發生大的錯誤，而克敵致果，以竟全功，乃全體將士血汗與智慧的結晶，我個人也不過是克盡厥職而已。但是，此戰關係我軍及國家的命運至鉅，設若失敗，則中華民國此後的歷史，勢必爲另一種紀述。後之人，或

以現代化裝備作戰的眼光，對於東征、北伐、平亂諸役，覺得祇不過是「以命相拚」，無啥稀奇，但我認爲白手成家，比有錢開銀行困難。假如大少爺看不起窮人出身的上一輩艱苦奮鬬的事，那眞正是罪過。因爲沒有白手成家，就不會有以後的銀行，也就沒有你這輩的大少爺了。我總記得第一師（劉），第二師（顧），第九師（蔣），常常並肩作戰，第九師師長蔣銘三（鼎文）兄動輒說：「我們三個師靠攏點，要死大家死在一塊，不要讓屍身難找」擊敗敵人是容易的嗎？儘管陳辭修兄（第十一師）常常因爲作戰方面的一些小事情，與蔣銘三兄發生爭吵，甚至鬧到我的總指揮部來，讓我替他們解決，但是他們事後毫無芥蒂，危難相救，沒有一點勾心鬬角，這是充分表現了純潔的心，能深明大義，這是精誠團結，是革命精神。倘若將領不睦，儘管你的部隊精銳，或你自己怎樣有天才，誰能獨力贏得一次戰爭的勝利？此外，還有許多將領與黃埔學生，在隨我作戰的時候，都有很優異的表現，與不可埋沒的勳勞，因爲篇幅關係，未有一一列舉，至感歉仄。

我是痛恨自相殘殺的，但這幾次平亂，正如　蔣公給李宗仁部胡宗鐸等五個師長的電報所說的一樣（見第三節），一個眞正的革命軍人，對於假革命份子的謀叛，能容忍而坐視嗎？實質上，平亂也就是北伐的繼續，爲着掃除國家訓政時期的障碍，兩者並沒有不同的意義。我彼時內心的愉快，不是什麼良辰美景，也不是高官厚祿，而是完成了我的意志，實現了我的抱負，覺得對得起黨國，對得起我的祖先，對得起　蔣公與何敬公諸長




肅清平漢線之敵

民國十九年九月一日至十月七日

官，亦對得起我的部屬與良師益友。肅清平漢線之敵，經過如要圖。

## 十、奉命主持豫政

民國十九年十月七日，我奉國民政府明令，主持河南省政，登高一望，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那時，我是三十九歲，自覺年事尚輕，但所要擔負的責任却非常的重大，抱定不負中央期望，不辱使命，於十月二十日在開封城內省府大禮堂宣誓就河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職，其他省府的廳長與委員

及秘書長如左：

委員兼民政廳長　張　鈁（豫籍）
委員兼財政廳長　萬　舞（贛籍）
委員兼建設廳長　張斐然（贛籍）
委員兼教育廳長　李敬齋（豫籍）
委員兼保安處長　劉耀揚（豫籍）
委員　劉茂恩（豫籍）
委員　劉積學（豫籍）
秘書長　張廷休（黔籍）

當時我曾宣示四大施政方針：

第一、救濟災民——河南迭遭天災人禍，早已瘡痍滿目，此次大戰之後，災區更廣，處境更慘。目前河南財政，雖然艱窘，我必盡力寬籌療疾禦寒之資，以蘇民困。斷不敢自安逸樂，置民疾苦於不顧。

第二、清剿匪共——河南因戰亂影響，早有匪多於兵，兵多於民之怪現象。共産黨徒又復從中蠱惑，其勢甚張，以致民不聊生，鋌而走險，若不迅予清剿，政治經濟從何着手建設，今與我全省父老兄弟姐妹相約，凡有敢通匪庇匪者，當視同匪類，一律與匪同罪，

殺無赦。

第三、建設廉能政府——河南被軍閥割據十餘年，人民受其壓迫、剝削，無異敲骨吸髓，終年辛苦，不得一飽。務必剷除一切秕政積弊，乃能解民倒懸。倘有膽敢營私舞弊，欺壓良民者，希望全省父老兄弟姐妹，儘量檢舉，切勿敢怒而不敢言，使之蔓延，爲害地方。

第四、保障革命民權——軍閥割據時期，河南省民之生命財產毫無保障，上有官僚，下有豪劣，祇憑喜怒，而無法律。今河南已復歸中央，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必盡公僕之責任，維護省民合法之權益。

河南位居中原，縮轂南北，連貫中西，地區膏腴，物產豐富，乃因年來國家多故，不論何方有警，河南首當其衝，此次閻馮叛國，討逆軍興，又經苦戰半年，幸賴中央德威，叛逆已被擊潰，惟人民死者未葬，生者不安，室家流離，田園荒蕪，求救望治之心，不問可知，故列舉上述四點，願與各廳處長委員，全省人民共圖實現。

我是軍人，言出必行。以上四點實施的結果是：

（一）就救濟災民而言——在開封設立賑濟總會，各區分設收容所，收容災民，渡過春荒後，分別遣歸原籍，協助恢復生業。其確已無家可歸者，收容於救濟院。如此，才逐漸使流亡者來歸，參加生產工作，使能增加生產。又於開封龍亭後，建築二層樓之災童

救濟院，由我率先捐款，由公議取名「經扶樓」，以資紀念。至民國廿二年河南大水災時，地方已經稍爲恢復元氣。所以我就將近河災民，移至於平漢路兩側未受災而稍富裕地區，以每富戶養一災民爲準則，其願多養者聽之，於是全活災民甚夥。當時中央賑濟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先生，蒞河南視察之後，認爲河南之賑災工作，較其他省做得最切實而有效，稱讚不已。

（二）就清剿匪共而言——首先誅戮自稱豫南警備旅長之李永安，繼剿滅豫西南股匪崔二旦、張連三、及王泰。再繼續分地清剿，消滅土匪大小三百餘股。又收編願聽節制者，有焦文典、崔邦傑等部。除豫鄂邊區者外，並剿滅散處各地之零星共匪。使匪共遍地如毛的河南，全部肅清。並根絕博愛縣的新莊大製毒廠，槍斃豫西一個大販毒犯。

（三）就建設廉能政府而言——首先整飭省政府，嚴加約束，使貪污無從發生。每月親自巡視外縣，遠及偏僻縣境，不受地方招待，屬員如有需索者，查明懲處，重者移法辦，輕者予以開革。除遵照中央命令廢除釐金外，我更自行廢除苛捐雜稅百餘種。於是弊絕風清，豫民受惠，深爲遠近所稱道。

（四）就保障革命民權而言——河南省民個性強悍，愛藏槍枝，據調查估計，約達八十萬枝左右，一般土豪劣紳，還據以把持地方，橫行鄉曲。我爲使人民得安居樂業，乃於剿匪之同時，剷除地方惡勢力。如素不聽命之內鄉、鎮平、淅川三縣自治組織，亦予以

取消，納入省政正軌，整頓吏治，從此，再沒有任何人敢假借勢力，惡霸一方，魚肉良民。

在我任期內河南省政府主要人員之更迭有兩次，更動之情形如后：

第一次更動之委員廳長處長秘書長

委員兼民政廳長　李敬齋（豫籍）

委員兼財政廳長　李文浩（贛籍）

委員兼建設廳長　張靜愚（魯籍）

委員兼教育廳長　齊眞如（豫籍）

保安處長　馮劍飛（黔籍）

委員　劉茂恩（豫籍）

委員　劉積學（豫籍）

委員　常志箴（豫籍）

秘書長　方其道（贛籍）

第二次更動之委員廳長處長

委員兼民政廳長　李培基（冀籍）

委員兼財政廳長　尹任先（湘籍）

委員兼建設廳長　張靜愚（魯籍）
委員兼教育廳長　齊眞如（豫籍）
保　安　處　長　彭進之（鄂籍）
委　　　　　員　劉茂恩（豫籍）
委　　　　　員　常志箴（豫籍）
委　　　　　員　張廣輿（豫籍）
秘　　書　　長　方其道（贛籍）

總之，我當時的政策，是救災與剿匪並重，第二步是廢除苛捐雜稅與剷除土豪劣紳爲先。然後再整飭吏治，轉移風氣，振興教育，進行基本建設；亦卽是興利先要除弊。但當時大局初定，河南又爲四戰之地，駐軍來來去去，有時多達三十萬。自「九一八」事變，中央財政困難，河南境內駐軍餉糈，令由河南自籌，並派兪飛鵬爲河南軍需局局長。以致地方負擔過重，幾難支持，設萬一不繼，激起兵變，何堪設想？幸賴籌劃得當，勉强渡過難關，然河南以後的經濟建設，却因此受到影響。

以當時的水準與財力，當然不能與臺灣比，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建設，例如：

(1)在基本建設方面：

A開闢公路——河南省雖是平原之地，碎石難得，所開闢之公路，都是碎石路面，

而且四通八達，路之兩旁種植行道樹，修剪整齊，頗為美觀，開封市內亦舖設有柏油馬路，惟因財力不充，未有全部舖設，然已趨向現代化城市之建設。尤其是公路橋樑，建設比南方諸省堅固。

B修護河道——黃河自陝縣以下，漸入平原，河床皆屬沙土，經不起衝擊洗刷，而黃河之水，又挾沙土奔流，河道到處淤塞，以致鄭州以下河床日高，河堤因之不斷增高，是歷史上一大禍患，我特別注重修護，每年由是疏濬之經費甚鉅，故河水屢瀕於危，而終能安然渡過。

C疏濬惠濟河——在宋朝的時候，從開封西門起，經杞縣、睢縣、拓城流入安徽亳縣之渦河，此係當時之一條運河，名為惠濟河，繁榮開封頗具價值，但年久淤塞，經常泛濫，地方未受其益，反遭水害，我為貨暢其流，加强經濟建設，乃徵集民工，加以疏濬，惠濟河恢復宋代的作用，人民生活獲得改善。

D新闢黃惠河——因為從黃河到開封沒支流，惠濟河在事實缺乏水源，開封城內有三個死水湖，每屆夏季，臭氣薰天，有碍衛生，影響居民健康，我為開封十數萬人謀幸福，新開闢一條黃惠河，使惠濟河與黃河貫通，這樣，反害為利，既可減少黃河下游的流量，也使惠濟河有水源暢通，而開封城裡三個死水湖，變成活水湖，臭味已除，湖濱的土質，亦獲得改良，並可養魚種稻。

(2)在振興教育方面：

A保障教育經費獨立——河南省為中原之地，文化水準頗高，大中小學素質，較之江浙，亦無多讓。全省教育經費預算佔全年省預算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已符合現在憲法所定數額，我為振興河南省教育，保障教育專款獨立，不由財政廳管轄，由教育廳與地方推舉公正人士共同管理，無論財政如何困難，不准動用此項教育經費，亦不許任何機關任何人，對此有所染指，如斯始將河南省教育奠定振興基礎。

B擴建校舍及運動場——籌措專款，建築河南大學大禮堂，擴建並修葺中小學校校舍，建築雄偉之華北體育場，旨在謀河南教育發展之初期措施，喚起地方人士共同努力。

C推行建教合作——欲求建設普遍發展，必須與教育密切連繫，建設所需要之人才，必賴教育培養，教育出來之人才，必須去從事各種建設工作，此乃是天經地義之道理，我所以特別注重建教合作，使理論與實際結合，凡是農業工業商業等職業學校學生，必須到農場工廠商場等事業機構長期實習，事業單位也必須與學校聯繫，事業單位工作技術人員，時於學理上之不斷進修，以收相互並進之效。

D改進兒童教育——兒童教育為國家之基礎教育，辦理之良窳，實影響下一代之國民，河南過去在馮玉祥時代，以訓練成人或軍人之方法，為實施兒童教育之手段，使兒童疲於奔命，皮黃骨瘦，令人不忍目覩，我乃下令廢除其不人道之方法，羅致兒童教育專

家，實施符合國家要求所頒佈之教育宗旨，教材一律採用教育部審定課本，爲時一年，方入正軌。

E獎勵捐資興學——教育事業，欲求其發展，以政府之財力，確難得普遍，唯有獎勵民間捐資興學。我致力提倡，由省府視其成績，酌予獎勵或補助，因此而先後創辦者，計有扶豫小學，贛擎中學，黎明中學、中州中學，靜宜女中，中國中學，中正中學等校。這事雖非經國之大計，然我當時對河南教育之改革與提倡，實具一片誠心。

因戰亂不已，我當時還兼陸海空軍總司令開封行營主任，迨民國二十年秋討平石友三後，乃建議中央於必要省份，在軍事方面設綏靖主任，於是開封行營結束，我奉命又兼任駐豫特派綏靖主任。民國廿一年，河南已經一切恢復正常，且趨向繁榮，我曾電請中央實行軍民分治，辭河南省主席職。至民國廿四年冬，中央因撫慰晉閻將領商震（第卅二軍軍長）之來歸，乃准我專任豫皖綏靖主任，而由商震接任河南省主席，仍由我負責督導，外間不明眞像，以爲是中央對我明升暗降，殊不知我當時內心特別感到愉快，因爲：

(1)我是一個軍人，要發展其抱負，有所貢獻於國家，是在軍事方面，我又不是軍閥，想佔地盤，一個省主席祇是給我很大的累贅，不會對我革命軍人的事業有更大的幫助。

(2)當我初到河南的時候，地方是一團糟，現在已經整理就緒，步入正軌，完成了我

的使命。

(3)我為人不善肆應，只曉得脚踏實地，埋頭苦幹，不尚虛浮，雖然毀譽非所計，但問我所做的是否對國家有利，對地方有益。然而外間有些閒言閒語，聽來使人煩厭，覺得還是軍事方面比較單純。

不管別具用心的人，當時對我有何種的誣蔑與中傷，惟大多數河南父老，以後對我多所懷念，是最公平的評判。而左列三大點，也是我自以為主持河南省政五年多並沒有把心血白費的事實：

(一)河南省已經因我與省府同人及駐軍官兵盡心費力，由盜匪如麻，惡霸如林，煙毒遍地，迅速恢復法律秩序，使人民能够安居樂業，生存有了保障。

(二)由撫輯流亡，救濟災民，減少人民負擔，推行基本建設，使河南人民由半飢餓與貧困的境地，步入小康。

(三)我主持河南省政之際，黃河沒有潰決，共匪不能立脚，支應了駐軍的餉糈，建立了堅强不拔的保障教育經費制度，奠定了教育發展的基礎。

這是正直的開封鐵塔，能替我作證的。

# 第五　平亂、抗日、剿匪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陰傾與暗箭，是人們最可怕的兩種祕密武器。

我忠厚，我沒有政治野心，儘管有人說我「顢頇」。

服從不就是老實，我也曾不甘於幫助賴世璜，但我始終服從　蔣公，原因　蔣公是革命領袖，是值得我服從的。我寫這幾句於本章之首，是因為以下的記載與這有關。

## 一、討石與豫南剿匪

馮玉祥的大將石友三逃到河北後，又盤據一方，野心難馴，反覆無常，且與赤匪勾結。

總司令　蔣公曾揭發其陰謀，加以譴責，而石逆不思悔過，却調兵遣將，下令動員。我為解除河南北面威脅，掃除國家和平統一障碍，乃於民國廿年七月十八日率所屬將領劉鎮華、李鳴鐘、楊虎城、顧祝同、王均、吉鴻昌、梁冠英、張鈁、劉茂恩、李韞珩、陳繼承、張礪生、馮欽哉、孫蔚如、馬青苑、井岳秀、張印相、徐庭瑤、胡宗南、葛雲龍、曾萬鐘、樓景月、陳耀漢、宋天才、戴民權、萬殿尊、劉鳳岐、郜子舉、崔邦傑、唐雲山、

張喬齡、王迺文等卅二人，通電聲討，旋獲得何敬公、陳銘樞、楊森、張作相、商震、韓復榘等百餘將領的響應。七月二十四日，中央遂特派我為剿赤軍南路集團軍總司令官，張學良為剿赤軍北路集團軍總司令官。國民政府並於七月廿五日明令對石逆褫職拿辦。

剿赤軍南路集團軍戰鬥序列：

總司令官　劉　峙

參謀長　彭啓彪

第一軍團總指揮　劉鎮華

第十一路軍軍長　劉鎮華

第卅三旅旅長　葛雲龍

第二軍團總指揮　顧祝同

警衛軍軍長　顧祝同

第二師師長　樓景越

第三師師長　陳繼承

第三軍團總指揮　王　均

第三軍軍長　王　均

總預備隊

第一師師長　胡宗南

第十五旅旅長　唐雲山

我對河南省府事，略作安排後，乃於七月廿七日率總司令部及特務營由開封出發，廿九日由彰德到順德，知我第十五旅唐雲山部，因順德城堅，圍攻未下，遂調集重砲，於八月三、四兩日向順德城之西北角轟擊，並親至城下督戰，戰況激烈，我之隨從衛士受重傷。至八月五日拂曉，乃將城攻下。進而我以第一、二、三師協同北路集團軍張學良部，於河北省境東鹿一帶，將石大

討石友三之戰
民國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五日

部包圍，斃傷及俘獲石部約三萬人，繳獲步機槍兩萬多枝，大砲五十餘門。石友三僅率騎兵千餘，逃往山東，戰事遂告結束，其經過如要圖。

爲分配防地及各種善後問題，我於八月七日偕顧總指揮祝同由石家莊赴平，與張學良商談，備受歡迎。

「九一八」以後，國家處境危難，而盤據豫鄂皖境邊區的赤匪，雖屢經中央重兵圍剿，未奏膚功。此時更乘機蠢動，到處燒殺擄掠。我對此甚爲憂慮，遂派第廿路總指揮張鈁爲豫南特區剿匪總指揮，指揮七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全力進剿，奈部隊複雜，又因鄂東皖西方面聯絡未臻切實，致敵仍能負隅頑抗，聲勢猖狂。

民國廿一年五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親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駐節武漢。可見當時此一方面共匪，實較江西方面朱毛爲害尤大。六月　蔣公宣佈「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剿匪方針後，大舉清剿的序幕遂告揭開，我到明港、羅山，指揮張鈁，陳繼承、馬鴻逵、張印相，上官雲相、衛立煌、錢大鈞、萬耀煌、蕭之楚、張振漢、劉培緒等十一個縱隊，大舉進剿。其進展之經過如後：

（一）首先我對竄擾平漢鐵路以東地區的紅軍第九軍進攻，匪爲避免犧牲，向宣化店方向退却，我第二縱隊陳繼承部以李玉堂、黃杰等師向宣化店挺進，第六縱隊衛立煌則以李默庵、湯恩伯等師向小河溪、長軒嶺一帶包圍搜剿，終將三里城、大新店、宣化店、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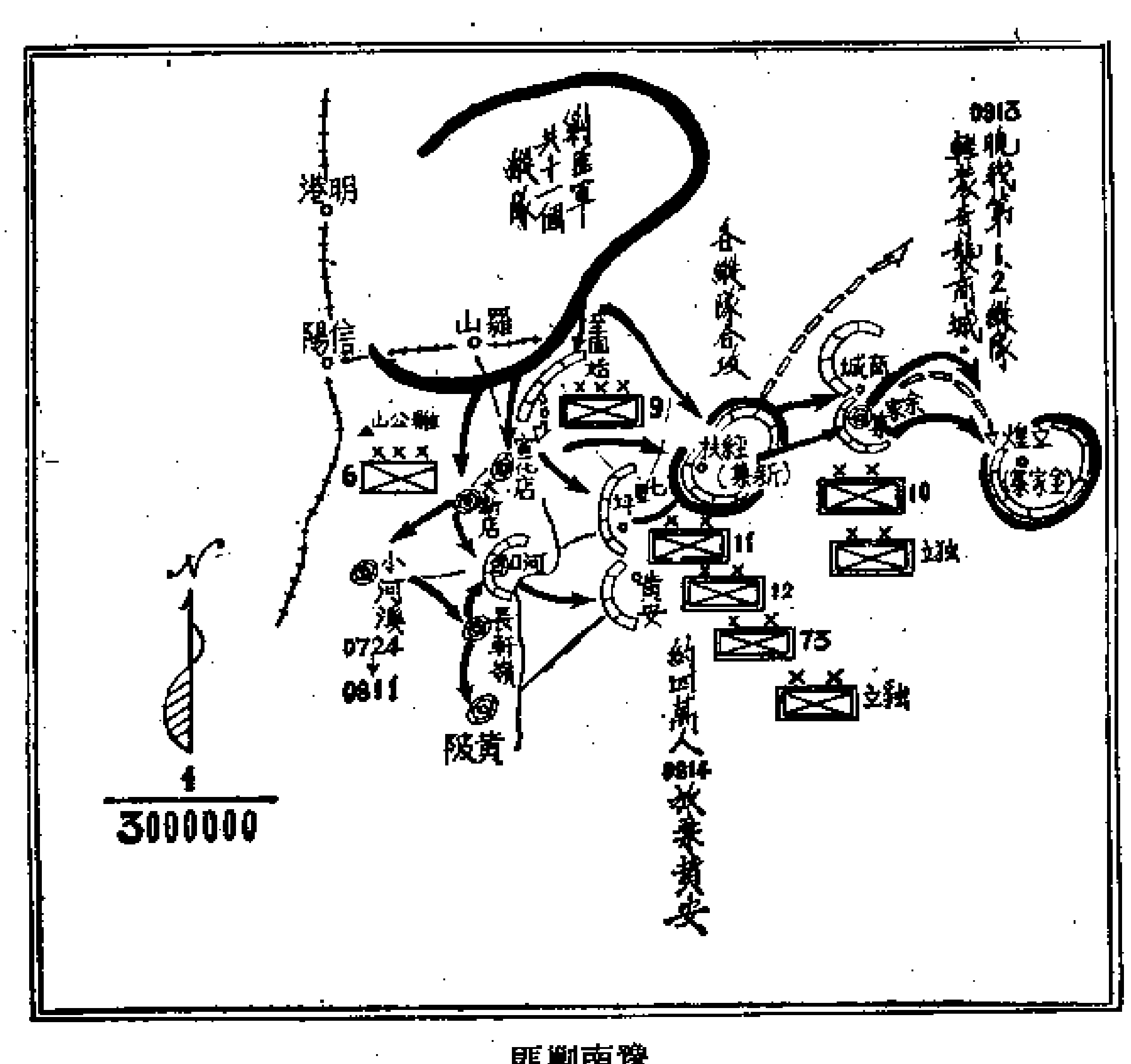
漢河、長軒嶺等匪區次第克復。

（二）自羅山至黃陂之線，經我軍逐漸打通後，匪改變方針，以新集爲總巢，對平漢方面，則以黃安之七里坪爲根據地，以河口鎭爲前進據點。時守河口黃安之匪軍，爲僞第十一、十二、七三師及獨立師，是紅軍精銳部隊，並附赤衛隊等農匪近四萬，經我衞立煌縱隊痛擊，鏖戰數日，匪傷亡萬餘，乃於八月十四日放棄黃安要地。

（三）繼續向新集匪總巢穴進擊，自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前後約三個星期，經我各縱隊猛攻，飛機集中轟炸，使紅軍第四、九、廿五軍及獨立師，傷亡過半，乃於九月八、九兩日，紛向新集東北方向潰退，我遂克復新集匪徒總巢穴，奪獲匪馬克斯、列寧號飛機兩架，軍用品無算。

（四）時盤據商城南方余家集一帶之紅軍第十師、獨立師等　亦號稱數萬。經我第六縱隊衞立煌猛擊，先佔領余家集，九月十三日晚，我第一、二縱隊又輕裝急進向商城奇襲，匪猝不及防，我一舉突入西南關，共匪一時秩序大亂，爭相逃命，自相踐踏，死傷無數，被擊斃者亦甚多，其突圍逃出城外者，均被截獲繳械，俘匪數千名，遂收復商城。

（五）時由蚌埠經壽縣、霍邱進剿之第四師（師長徐庭瑤），在霍邱一役擊破匪之數萬援軍，攻入霍邱，俘獲匪二十五軍鄺繼勛部四千餘人，繳槍三千餘支，予匪以嚴重打擊。殘匪逃向豫鄂皖邊區的最後巢穴金家寨，我衞縱隊繼續跟踪猛打，使匪傷亡遍野，計




豫南剿匪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至九月十三日

斃匪萬餘，繳槍六千餘枝。至此已將匪大部肅清，殘餘小部逃竄至陝南川北，其進展情形如要圖。

蔣公委員長為使此三不管之邊區不再潛滋伏莽，遂新建兩縣，一曰「立煌」屬安徽，一曰「經扶」屬河南，以為我與衛立煌剿匪建功的紀念，我幾次請　蔣公將經扶縣改用他名，未蒙接納。

這次進剿勝利，實是為河南解除一大禍患，消滅了共匪一個大「蘇維埃」區。　蔣公委員長嗣後纔得專心對江西朱毛匪幫的進剿。

民國廿二年春，日寇甚爲猖狂，北方風雲緊急， 蔣公委員長對於三省剿匪事宜，頗感難於兼顧，曾要我到保定，而令代理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我以資歷關係不敢受命，誠懇堅辭。四月八日，我到江西出席豫、鄂、皖、陝、甘、蘇、浙七省治安會議後，蔣公又要我兼任江西撫河剿匪督辦，對於撫信兩河及贛江各方面剿匪中路軍部隊，都歸我節制指揮。四月十二日我到撫州，召開軍事會議，到軍師長以上將領，有陳誠、郭思演、周渾元等，議定對境內共匪之作戰計劃，猛烈進剿，連克金谿、宜黃、進賢等各要點。並曾乘作戰餘暇，於五月九日返我濶別廿二年的故鄉——吉安一行，旋因河南軍政要務待理，匆促返汴，而中央再派我擔任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北路總司令，亦因無法分身，後乃改派顧祝同繼任。

## 二、西安事變的解決

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開始正式任官，我受任陸軍上將，敍第二級。

自民國廿一年「一二八」淞滬戰事爆發後，南京的國民政府，曾一度遷於河南的洛陽，於是洛陽的西工——陸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另有一個陸軍軍官學校駐豫軍官教育團設在開封），就常爲 蔣公蒞臨駐節之所。民國廿三年的冬天，江西第五次大圍剿，迫使朱毛逃抵陝北後，西安設立了一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由 蔣公兼任總司令，張學良爲副

總司令。至民國廿五年的十月， 蔣公又到洛陽，因張學良、楊虎城剿匪
勾結的傳聞。 蔣公於度過其五十一歲誕辰後，經苦思焦慮的結果，決
鎮，一面命蔣鼎文親率中央大軍進剿，乃前往臨潼縣風景優美的華清池
二日張楊冒大不韙，劫持 蔣公，這就是所謂西安事變，當時震驚世界
　　我此時適在江蘇的贛榆，檢閱黃杰所屬的稅警總團第二師，聞變趕
政部何部長敬公電話，「囑速回汴集結部隊，準備西進，沿途慎防奸
重」。我當即急電駐陝縣之第七十一軍軍長樊崧甫，速佔潼關，阻止叛
核准即電話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將駐洛陽原屬東北軍之重砲旅繳械，
蘇各部隊嚴密戒備，整裝待命，然後於開封豫皖綏署舉行 國父紀念
息。因鑒於當時日本軍閥謀我正急，朱毛在陝北只剩萬餘殘部，而張
蔣公，使國家頓失領導中心，坐以待危，我宣告此一巨變時，內心傷痛
與會官兵，亦無不痛哭流涕，義憤填膺。繼召見中央社駐汴記者，發表
等的心理上，作一有效攻擊，使全國輿論界一致起而聲討。十四日特派
北剿匪將士書及標語廿一種，十五日領導所屬將領電覆張學良，促其悔
蔣公出陝，原電略謂：「國家危急至此，兄竟據地自擅，劫奪統帥，

攻，不知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兄等若果尚知有國家，則須幡然自悟，以禮護送委座出陝，然後束身以待國人之裁判，則一念之勇，猶可稍彌茲事之愆，非然者，叛國叛黨，律有明文，弟等雖欲曲容，而綱紀所在，存亡所關，誰無心肝，誰無血氣，惟有追隨國人之後，叩闕請命，義師一到，可爲寒心，惟兄等實圖利之」。十六日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第卅次會議，決議推何敬公爲討逆總司令，國民政府亦同時下達討伐令：「張學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乃猶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將所部軍隊，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全國人民，同深憤慨，政府爲整飭紀綱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着派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兇氛，而維國本。」我也於同日率商震、龐炳勛、孫連仲、張鈁、徐庭瑤、劉茂恩、羅卓英、樊崧甫、黃杰、李默庵、桂永清等電勸張學良部屬于學忠、王以哲、董憲章等，電云：「比年以來，國家多故，外而強鄰，內而赤匪，時有橫流之虞，人懷左袵之憂，幸賴我 蔣委員長艱難奮鬥，與先進立於國人之前，力搘危局。乃當此綏事正急之時，而漢卿牽於一念，不惜危害國本，劫持統帥，消息傳來，遠近駭愕。漢卿早歲本屬一紈綺子弟，徒以其尊人雨亭先生之故，因緣時會，又不自振勵，而酒色是酖，終日酣恣於跳舞煙毒之間，往年如『九一八』之事，國人追源禍始，頗多不諒。峙等與漢卿或早共研席，或久與同袍，私誼甚摯，亦惟有爲之太息，惋恨而已，

比聞國外歸來，戒絕嗜好，則又爲之欣然色喜，以爲此湔滌舊習，奮志自新，必能追隨委座，共救危亡，乃不謂其陰謀左計，一至於此。嘗謂君子處事，未論成敗，先辨是非，私誼固不能無，而人心尤不可犯，今若漢卿此舉，不知兄等果以爲是乎？以爲非乎？日昨漢卿曾來一電，巧詞自文，譬之強盜在門，家之子弟，顧不務一致起而禦侮，而先自刼遏全家所托之長老，此非助盜自攻，別具心腸者，孰則忍爲是謀！？其言雖淺，其理至切。古人云：智者因事而致變，愚者臨禍而懷佚，兄等方今軍符在握，固皆國家干城，而連年奉令剿匪，旌羽長征，馳驅萬里，凡我國人實所同欽，固知明達，必能不阿不惑，以義制恩，而斷不致助桀爲虐，自絕國人。然區區猶有言者，兄等於漢卿類皆久共患難，與其目睹其陷於不義，浸漬浸烈，或致不可收拾，孰若自決機先，涕泣而道，促使早自覺悟，愛人以德，所全實多。自十七年以來，一二同袍，見仁見智，偶有參差，乃不能遵循正軌，倉皇失圖，妄動干戈，卒皆不旋踵而捲勢收聲，寂焉如潰潦之歸壑若曠者何也，非兵不利戰不善也，人心不許，公道固非詐力所能爭也。至於今夏廣州之事變，英倫泰晤士報嘗發爲評議，以爲我國各級人民，在政治上所抱健全觀念，可藉此得一證明，所以得表讚美者，蓋亦見乎當時陳部陸空將領均能認清順逆，紛仗義執言，而非復往時武人，但知個人，不知有國，甘心爲之鷹犬，而主帥卽隨從以衞國衞民之兵，而爲禍國禍民之具者，所可比擬也。又況漢卿今之事，較之過去諸肇釁者蓋幾乎咎重邱山矣，凡此皆因漢卿竟至

狂猖，不能無望於兄等者也。乃若漢卿性行，峙等既有夙誼，寧忍相誣，今亦不必多引，即如楊宇霆，常蔭槐之事，二君皆漢卿素所信倚，一旦反眼，戈矛發於樽俎，笑談未終，槍聲遽起，此固兄等所素稔，雖曰有因，何其險也，至於委座之對漢卿，推心置腹，有加無已，即講私誼，縱不云德，決其無怨，又豈有公然背上，而並厚恤其下，始終保守者乎？禍福無門，惟人自召，雲山阻隔，敢佈腹心，幸諸兄詳辨是非順逆，而善自審處，國家前途，實利賴之」。十七日國府發表明令，特派何敬公為討逆總司令，我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墨三兄為討逆軍西路集團軍總司令，旋於同日在防地就職，我派徐庭瑤為東路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進駐潼關，指揮洛陽以西各部隊，掩護東路軍向華縣地區集結，傳以大軍壓境之勢，迫使張學良儘速禮護　蔣公出陝，早釋國人之憂。是日蔣銘三兄由西安飛洛陽，翌日轉南京携回蔣公致何敬公親筆信云：「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況觀察之，於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令停止轟炸為要」。空中轟炸既經停止，我陸上地面部隊，也只好嚴陣以待。十八日晚間又接張學良來電，雖有改過之意，但言詞仍多含糊，特於十九日再覆一電，進最後忠告：「聞變以來，悲憤萬端。頃奉篠酉電，如梗欲吐，方今國際情勢，嚴重至此，救亡禦侮，人同此心，來電所陳，雖見仁見智，識解各殊，佩韋佩絃，緩急稍異，要之此等國家大計，決非某一人所能專斷，尤不可對委座施以脅迫，形成叛變，名為救國，實速其亡。猶憶夏間廣

州事起，執事惠電，亦謂敵我强弱不侔，非中樞有完密之計劃，舉國有齊一之步驟，洵爲危險，且曰公等不欲救亡則已，果欲救亡，惟有如期至京，國事決之衆議，全局籌自中央，在公等可示無他，在國家可期勝算。今弟亦謂執事，不欲救亡則已，果有救國之誠心，則願先行以禮護送委座出險，然後請求中央以執事所見，決之衆議，在執事可示無他，在國家可期勝算，來電謂深願委座爲中華民族之救星，萬世之偉人，弟亦願執事爲眞誠救國之豪傑，不願執事爲犯上作亂，破壞國家之罪人，弟等與委座誼同休戚，存亡與共，於執事分亦非淺，敢進忠言，幸維鑒察」。廿日晨叛部突向我華縣附近之董釗部攻擊，董部乘勢予以包圍，馮軍兩營，全部繳械，並收復華縣縣城，繼續至赤水，與馮欽哉部會師。廿二日我軍收復赤水，並將赤水以西之叛軍肅清，叛軍退至渭南車站至渭南河間構工防守，雙方形成對峙。這並不是我軍無力進剿，而是希望以政治壓力，迫使張學良屈服就範。迄至廿五日下午五時三刻，張學良在　蔣公精神感召，全國各界一致聲討，及我大軍壓境下幡然自悟，親自護送　蔣公由西安乘蓉克斯巨型飛機安抵洛陽。我一聞訊，喜極而泣，旋偕方覺慧、商震、黃杰、朱玖瑩、鄭洞國等專車由汴赴洛，慰問　蔣公及請訓，廿六日上午七時晉謁於洛陽軍校，九時四十五分在機場恭送　蔣公回京，全國上下，齊聲狂歡。

民國廿六年一月，張楊逆部在陝西仍不就範，我又奉命爲討逆軍前敵總司令，率軍進

討，討逆軍的戰鬥序列是：

討逆軍總司令　何應欽

前敵總司令　劉　峙

第一集團軍

總司令　顧祝同（潼關——洛陽）

第一縱隊指揮官　樊崧甫

第廿八師

第廿三師

第七十九師

第五縱隊指揮官　桂永清

教導總隊

第卅六師

第五十七師

第二集團軍

總司令　蔣鼎文（泰安——鳳翔）

第二縱隊指揮官　胡宗南

第一師
第廿五師
第七十八師
西北補充旅
第十四縱隊指揮官　孔令恂
第四十三師
第九十七師

第三集團軍
總司令　朱紹良（寧靜——固原）
第九縱隊指揮官　曾萬鍾
第七師
第十二師
第十縱隊指揮官　萬耀煌
第十三師
第五十一師
第十一縱隊指揮官　鄧竇珊

新編第一軍
第六十五師
第十二縱隊指揮官　毛炳文
第八師
第廿四師
第四十九師
第一四〇師
第四集團軍
總司令　陳誠（陝西渭河以北）
第四縱隊指揮官　周嵒
第六師
第六十師
第六十一師
第六縱隊指揮官　霍揆彰
第十二師
第十四師

第三縱隊指揮官　馮欽哉

　第四十二師

預備隊

　第五十八師

第五集團軍

總司令　衛立煌（雒南——商南）

第八縱隊指揮官　李默庵

　第十師

　第八十三師

直轄部隊

　第四十七師

　第九十五師

第一預備軍總司令　徐源泉（川鄂邊區）

第二預備軍總司令　孫連仲（洛陽）

第三預備軍總司令　馬鴻逵（寧夏）

第四預備軍總司令　龐炳勳（新鄉）

第五預備軍總指揮　孫　震（川北）

空軍司令　毛邦初（洛陽）

我於一月二日由開封出發到洛陽，爲對外秘密起見，設豫皖綏靖主任公署洛陽行署於國民政府留守處。一月六日，政府派所屬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綜理陝甘軍事善後事宜。我遂指揮各集團軍在各地集結，以雷霆萬鈞之勢，以西安爲中心，向張楊逆部壓迫，一面令其派員前來洽商撤兵善後辦法。至一月八日，陝西軍嚮督察處處長謝珂、副處長趙錫慶，及副師長徐梁，奉何柱國、繆徵流之命，到洛陽見我和顧主任祝同，因他們不能完全負責，未獲結論。因此，顧主任祝同進駐潼關，以便接洽。至一月廿五日，楊虎城又派東北軍將領米春霖爲全權代表，商定先將西安商縣附近及渭河北岸部隊，一律撤退至三原以西地區，中央並允發張楊部隊經費一個月，及其他善後費用，俾其開動容易。但對方孫蔚如願就陝西主席職外，餘如駐地問題，仍未完全接受。尤其對張學良之出處，及事變以來一切費用，尙有要求。因此，我不得不命樊崧甫，桂永清兩縱隊，由陝東沿隴海路兩側進擊。一月廿八日我樊縱隊攻克渭南，桂縱隊一部也進佔零口，繼續向臨潼西安前進。東北軍各將領才被迫就範，遵照中央命令，撤退整編。楊虎城也因所屬之楊渠統、王勁哉、沈璽亭等部，紛紛脫離其掌握，逃入河南，投向中央懷抱，自知大勢已去，不敢堅持過去之態度，表示願意服從中央。

總之，若沒有西安事變，就沒有以後的共匪倡亂，與民國卅八年的大陸變色。這是中國的一大不幸。

## 三、保定抗日戰事失利

民國廿六年七月，抗日軍興，日寇第一軍香月淸司部，在南口及平漢線蠢動。我奉令指揮平漢北段方面軍事，於八月十一日到達河北省的定縣，第二天移駐保定。奉軍事委員會命令，着手組織兵站分監部。八月十五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保定行營主任徐永昌，轉示蔣公電話：「南口方面吃緊，除已派衞立煌率第十、八三、八五等三個師，前往應援外，平漢方面，應卽發動佯攻，以行牽制。」我當令孫連仲抽調一個旅，以一部威脅坨里一帶之敵，並警戒各翼側，主力經周口店向王平口，千軍台之線佯攻。同時，與徐主任永昌商定第一期作戰計劃，其軍隊區分暫定如左：

（一）航空隊　由統帥部臨時配屬

（二）騎兵隊

騎兵第十四師

（三）永定河方面軍總指揮　孫連仲

右翼師　第卅師　在固安方面（欠一旅加一團）

左翼師　第二十七師　在良鄉方面（配屬炮兵第七團）
控制部隊　第卅一師　在琉璃河馬頭鎮涿州間
（四）平北挺進軍指揮官　衛立煌
右縱隊　第十師
左縱隊　第八十五師
（五）總預備隊
第十一路軍
第三軍
第卅二軍
第五十二軍（欠第五十一師）
第十七師

當我將作戰計劃呈報　委員長蔣公，奉　蔣公電令：「敵定刪日向我平漢正面進攻，着第廿六路軍孫連仲部，負責固守涿州、定興、新城、徐水。第三軍曾萬鍾部，負責固守定縣、新樂、曲陽。第二師第廿五師鄭洞國、關麟徵所部，負責固守保定、高陽、滿城、完縣。八十五師陳鐵部，負責固守淶水、易縣」。以上各部統歸我指揮，當即轉飭遵照。並鑑於固安方面，僅有騎兵兩連，保安隊五、六十人，兵力極感薄弱，復電大本營，請令

五十三軍萬福麟部，以一部推進永淸，固安之線防守，並令孫連仲派兵一團，到固安附近協防。

八月廿日，我才正式奉令任第一戰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爲副總司令，衛於任命發表後遲未就職，嗣後衛改任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脫離第二集團軍建制，率領第十師、第八十三師、第八十五師三個師由房山北進，準備策應南口湯恩伯部之作戰，因衛在京，北上行動遲遲，南口既不守，衛亦陷於平西山地，無所作爲。我奉令就職後，開始着手籌設兵站，構築工事，復奉令獨力向良鄉積極進攻，而敵亦於廿五日，以飛機大砲猛攻我口頭村，南饋一帶。此時，保定行營基於大本營頒發之第三號訓令指導計劃，及目前狀況，策定第一戰區北正面作戰實施方案，與本集團軍攸關事項要旨如左：

左地區隊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劉　峙

左地區各部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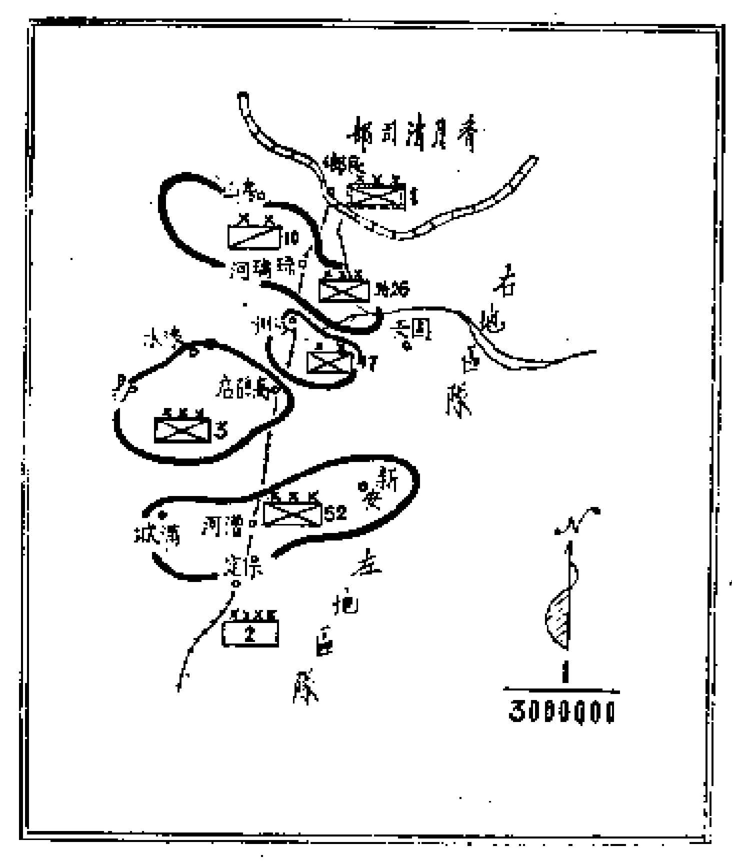
（一）第廿六路軍孫連仲部（附騎兵第十師），在固安縣（不含）、琉璃河、房山縣、黑龍關之線，確實佔領陣地，並以便衣擾亂敵之側背。

（二）第四十七師裴昌會部，在涿縣附近，準備支援第廿六路軍之戰鬪。

（三）第三軍曾萬鍾部，在高碑店、淶水、易縣一帶地區，構築陣地，並準備爾後之作戰。

（四）第五十二軍，在新安鎮、漕河、滿城、保定一帶地區，準備爾後之作戰。

我遵照上項要旨，重新部署，挫敵凶焰，敵知由平漢線正面行中央突破之計不易，乃變更計劃，於地區接合部之固安（屬右地區隊第一集團軍宋哲元所屬之萬福麟軍）偷渡永定河，威脅我右側背。九月十四日，以大隊飛機及大小砲數十門，向我東西楊莊轟擊。至正午十二時全陣地被毀，我萬福麟軍第九十一師第五四五團傷亡過半。我早在一個月以前，就特別憂慮這津浦平漢兩線北正面的薄弱部份，除曾電請　蔣公增強兵力外，並預置有力的一部，以為應援，今毛病果然出在這裡，我軍雖奮勇阻擊，無如軍隊系統複雜，素質裝備遠不如敵，制空權又被敵所據，所以傷亡甚重，難於抗拒。敵復向我涿州節節進逼，企圖包圍我涿州以北的野戰軍，態勢極端不利。因此我不得不遵照抗戰最高戰略，忍痛將我正面曾與敵鏖戰匝月，並未戰敗，本不須退之部隊，迅速撤出，使敵撲空。並迅即策定保定會戰計劃頒發施行，苦以




保定之戰敵我態勢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七日

新樂縣南之沙河鐵橋被敵炸毀，部隊運輸困難，致我戰鬪序列部隊未能及時趕到，實際參加保定會戰者僅有第五十二軍之第二、十七、廿五三個師。而防守正面則達七十五公里，平均每師正面廿五公里，依照當時國軍之編制裝備及戰術原則，師防禦正面僅為六——八公里。其易為優勢之敵所擊破，固意中事。

自八月廿日我奉令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至九月廿七日平漢正面作戰任務結束，共卅七天。保定之戰敵我態勢如要圖。

檢討此次作戰失敗的原因，大致有下列五點：

(一)指揮系統未確定——我此次奉命所指揮的部隊，自始即未明白規定，一面要聽保定行營的命令，一方面也要受石家莊行營的節制， 蔣公亦常有電話指示，我這個總司令實在無所適從。至八月下旬，雖奉到訓令第一、三號，但軍隊區分又迭次變更。至部隊轉進後，纔奉到第一戰區兼司令長官 蔣公的命令，要我擔任副司令長官，代理指揮平漢線上各部隊，可惜已經晚了。眞是部署未定，倉卒應戰。而且各部隊原來的駐地分散，運輸工具又極奇缺，臨時指揮調度自極困難。

(二)重疊配備欠靈活——平漢線我軍部署，分琉璃河、高碑店、保定三線重疊配備，均係上級規定，非有命令，不准移動。因之，使第一線可資使用的兵力，大為削弱，形成線線薄弱，不堪一擊。而且第二線之構成，反使第一線進退失其自由，容易造成混

亂。而各線間距離卅公里以上，彼此接應又感困難，致被敵各個擊破。

（三）作戰地境劃分欠妥——第一戰區第一、二集團軍之作戰地境，爲雄縣——固安——順義之連接線，線上爲第一集團軍，適與永定河割成一縱長地帶，於作戰上極感不便。若此戰鬪地境劃在固安——永淸間，則此種弊害或可避免。

（四）缺乏有力作戰部隊——此次我所指揮的部隊，甚爲複雜，歷史不同，裝備各異，素質與戰力均遠不如敵人。初來參加抗戰，舊有之隔閡，未有消除，命令旣難貫澈，指揮自難如意，協同更談不到。

（五）受蔚縣失守之影響——因據守蔚縣之部隊不待交替，擅自撤離，以致蔚縣失守，淶源告急，敵亦跟踪而至。使我平漢線之左側背大受威脅，遂遵照保定行營命令，派第三軍之三個團，開赴紫荆關、淶源一帶防守警戒。因而分散高碑店一線之兵力，致此後固安被突破，欲反攻以解危局而無力。

此外，作戰準備欠充分，缺乏空軍支援，交通與通訊被破壞，兵站補給線路選擇不當，南口接應太遲等等，都是造成此次失敗的重要因素。總之，我這次是打了一次「糊塗仗」，雖然失敗，但問心無愧。當時有人在後方借題發揮，故意對我爲難，發動輿論攻擊。我的幕僚氣憤，欲將此一戰役經過發表，明告國人。我力加制止，告訴他們：「統帥已能睿察，豈可輕佈軍情，且吾人爲國效力，何妨忍耐！事實具在，他日自可昭然。」今

天我在此加以說明，絕非辯白，況且已經不是需要的時候了。「經過八年長期抗戰，很少沒有吃過敗仗的」，勝敗兵家常事，「長勝將軍」也好，「長敗將軍」也好，於我無益也無損，所留下來的戰史，將來自然有人會去研究。我只是想再說兩點：那就是此次平漢作戰，戰鬪與戰術都是失敗的，但最高統帥的戰略是勝利的。因爲我們要在華北平原和日寇死拚，敵人是歡迎的，而且我所指揮的部隊，只是損傷極重，並沒有被敵殲滅，此其一。假如我的指揮權夠大一點，那麼可能適應機宜，打得比較好一點，或者支持得比較久一點，然而失敗還是不可避免的，假如我是對方的指揮官，相信必定能夠獲得更輝煌的戰果，此其二。最後，我還是願意在這裡承認，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打敗仗。

我從石家莊將回河南，開始再執行我豫皖綏靖主任職務的時候， 蔣公於百忙中還給我來了一次電話，對於我此次平漢作戰的轉進，慰諭有加，不認爲我有什麼過失，我內心非常感動。

## 四、衞戍重慶整六年

民國廿六年十月，敵漸迫近黃河，河南劃入戰區。我奉命以豫皖綏靖主任兼第一區陸軍督練主任，由開封移駐南陽，轄王敬久、彭進之、郜子舉、龍慕韓、沈發藻、趙定昌、張言傳、凌兆堯、公秉藩等部。民國廿七年二月，又奉令將綏靖公署撤銷，改任第

一戰區副司令長官，仍兼第一區陸軍督練主任，移駐洛陽。指揮豫西北軍事，阻敵渡河，收復黃河北岸之濟源城。七月，蔣公以抗戰節節失利，河南戰事將由豫東蔓延至豫西，遂決定重新部署，要我改任鄂湘川黔邊區主任，兼第五預備軍司令長官鎮守宜昌。十月，國軍放棄武漢，我率部擔任江漢兩河警備，收容整理部隊，救濟難民，搶運物資，構築工事，封鎖河道。尤其長江北岸之川軍第廿九集團軍潰敗到當陽附近時，到處標示「到夔府集合」，混亂異常，我乃加以制止，不准再行西逃，時有第四十四軍副軍長兼第一四九師師長王澤濬（四川省主席王纘緒之子）來見，因患重病，請准飛返成都醫病，我特用電話請示軍委會後才准放行，否則，前方軍事失利的影響，將迅速波及後方，影響人心。

從民國十七年我第二次渡江北伐，到民國廿七年我駐處宜昌，時間是十一年，我都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是功是過，不願置論。不過，從保定一戰之後，由洛陽到宜昌，這一年多時間，我任人在　蔣公跟前擺佈，備受欺凌，但總是以忍讓爲先，有人向我說：「經公乃　委座手下一員能征慣戰的大將，過去平亂各役，對手甚多，或有人並未忘懷，將施暗箭，而且過去對部下功過是非太明，是否亦有招怨之處，樹大招風，自古皆然，幸稍留意！」我謝其雅意，並表明心意說：「你不看窗外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請你去問長江裡的水，古往今來，有多少是是非非；如今又在那裡？我們都不過是中國歷史過程中的

一分一秒，又何必如此認真，自尋煩惱。」相與一笑了之。

處危難要泰然，處逆境要悠然。

老子說：「智者勞，而仁者憂，無能者無所求。」我不承認無能，但除自求「心安理得」之外，別無所求。

民國廿八年一月，奉令改任重慶衛戍總司令。

（一）任務：

(1)維持治安及秩序。

(2)監督指揮防空及救護事宜。

(3)清剿漢奸匪類。

(4)督練後調及補訓部隊。

(5)構築防空及國防工事。

（二）轄區：

1.重慶市2.巴縣3.江北4.江津5.涪陵6.永川7.壁山8.綦江9.合川10南川11瀘縣12榮昌13長壽14鄰水15墊江16銅梁17大足18酆都19北碚。

（三）指揮機關：

(1)重慶防空司令部

（賀國光）

(2)川江航務管理總處（袁育梵）

(3)重慶疏建委員會（自兼）

(4)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自兼）

(5)軍政部學兵管理處重慶分處（劉第玉）

(6)重慶衛戍區總動員委員會（自兼）

(7)渝江師管區司令部（胡佛）

(四)直轄機關：

(1)重慶第一警備區司令部（李根固駐重慶）

(2)重慶第二警備區司令部（張軫駐綦江）

(3)重慶第三警備區司令部（馬維驥駐壁山）

(五)指揮督練之正規部隊（先後歸屬）

(1)第卅六軍（姚純）

第五師（劉采廷）

第九十六師（余韶）

(2)新二十五師（李根固）

(3)新二十八師（劉伯龍）

(4)新二十九師（馬維驥）

(5)第十八軍（彭　善）

第十八師（羅廣文）

第一百九十九師（羅樹甲）

(6)第九十七軍（李明灝）

第一百六十六師（王之宇）

第一百九十六師（劉超寰）

(7)第十四軍（張際鵬）

第八十三師（沈向奎）

第八十五師

(8)第九十八軍（劉希程）

第四十二師（李德生）

第九十四師（曹玉珩）

(9)第九十三軍（陳牧農）

第十師（王聲溢）

第八師（馬　明）

(10)第五十五師（武泉遠）

(11)暫二師（曾晴初）

(12)礮兵第二旅（張廣厚）

(13)礮兵第三旅（孔慶桂）

(14)第一區高射礮指揮部（辛文銳）

礮兵第四十五團（辛文銳）

(15)戰車防禦礮教導總隊（張　權）

(16)第五軍騎兵團

(17)憲兵第三團（張醴泉）

(18)憲兵第十二團（吳志勳）

(19)憲兵第二十一團

（六）指導督練之補訓部隊

(1)第一補訓總處（酆子舉）

第二十五補訓處（胡　素）

第三十二補訓處（韓文源）

騎兵團

(2)綦江補訓總處（張　軫）

第十五補訓處（石祖德）

第十六補訓處（邱清泉）

(3)第一補訓處（賀光謙）

(4)第二補訓處（周振强）

(5)第九補訓處（錢體倫）

(6)第十二補訓處（成　剛）

(7)第四十五補訓處（曾　魯）

（八）監督節制部隊

(1)內政部警察總隊（任建鵬）

(2)財政部巡輯總隊（張廷鏞）

(3)四川水上保安團

(4)軍政部監護第一總隊（王國忠）

(5)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處軍官總隊（楊　雲）

我的副總司令，首任是賀國光，第二任是陳繼承，第三任是郭寄嶠，第四任是劉峙。

我的參謀長，首任是馮鎰，第二任是彭進之，第三任是胡伯翰；第四任是郝永駿。從民國

廿八年的三月，到民國卅四年的二月，我擔任重慶衛戍總司令蹔整六年。在我個人說，是一個「忙」字，職多，應酬多，又要督練部隊，又要接待外賓，空襲救護繁，治安剿匪繁。幸而關於情報與肅奸防諜方面，在衛戍總司令部內設了一個稽查處，專做「陰性」方面的工作，而由很能幹的戴笠（雨農）於幕後指導，替我分勞不少。本來我應該謝謝他，而他却反而常常請我吃飯。其他做的事，當然很多，說來太瑣碎，不必多談，下面兩點，我想是值得一提的。

（一）我已經夠忙了，但　蔣公在黃山又下手令，要我對陪都有關機關節制指導，連社會部都在內，並要我接許世英前輩的空襲救護委員會。在我確是應接不暇，可是不知內情的人，就難免不誤會，以爲我要攬權與奪取。於是　蔣公就聽到些閒話，曾經把我訓了一頓，說我不懂得運用「公共關係」；這我承認，因爲我一向對人以誠，實事求是。

（二）重慶大轟炸之後，防空司令去職，　蔣公要我兼防空司令，實際由專任副司令胡伯翰負責，過去重慶十八梯曾鑿有大隧道，長約四千餘公尺，而未完工。故我到任之後，即飭繼續施工，並設法籌款安裝通風設備，整修爲臨時防空洞。不料，在尚未完成中，民國卅年六月五日，我隨參謀總長何敬公和副參謀總長白健公到郊外視察國防工事未返，當日午後六時敵機來襲，而人民無知，不聽制止，湧入大隧道，希圖暫避，而來襲之敵機又分成數批，連續轟炸，達五小時半之久，直至夜十一時二十九分始解除警報，遂發

生窒息慘案，傷亡達一千二百餘人。待我六月六日晚回部後，始悉慘案始末，於是兼防空司令的我，與重慶市長兼副司令的吳國楨，專任防空副司令胡伯翰三人，都受到處分。外間有很多指責，我從不分辯，因爲我若不負責誰負責。

眞是「事非經過不知難」。

## 五、徹底消滅李先念匪部

一個久經戰陣的人，要他久居後方，眞使人有髀肉復生之感。

民國卅四年二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調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漢中行營主任，我奉令接長第五戰區。二月廿五日，率少數人員由重慶飛抵老河口，李前長官迎於機場，次日李赴漢中，我即召開作戰會報，預作敵或於我新舊交替之際乘隙攻擊之處置。第五戰區的副司令長官有三個，劉汝明、孫震、郭寄嶠，參謀長由郭副長官兼任，所轄部隊爲第二集團軍劉汝明部，第廿二集團軍孫震部，第四十一軍孫甦元部，第六十九軍米文和部，暫編第一師李才桂部，及憲兵、礮兵、戰防礮兵、工兵、通信兵各一團。並指揮第卅三集團軍馮治安部。

因爲李前長官將長官部的幕僚大部帶往漢中，我由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所調來的一部份人員，又還在途中，所以當時的作戰與情報參謀，只有兩三個人，而郭副長官兼參謀長此

時還在南南指揮所，長官部幾成眞空。日軍第十二軍團司令鷹森孝，果不出我所料，集結四個師團以上兵力，及各型飛機一〇六架，向我豫西鄂北進攻，企圖破壞我陝南、豫西、鄂北空軍基地，以確保其平漢南段之交通。三月十九日，長官部由老河口遷楊林舖之王家營，三月廿二日郭副長官才到職，當留第一二五師汪匣鋒部固守老河口，其餘都移駐襄河西岸，作攻勢防禦，南漳幾進幾出，襄樊失而復得，戰況極爲激烈。而老河口則戰至四月八日被攻陷。此時，我正在玉皇頂高山上督導空軍支援第四十七軍之一〇四師，對日寇作猛烈之進攻，幾番衝殺，終成拉鋸，敵方砲彈從我頭上掠過，幸未受傷。以後，就形成敵我隔河對峙。

卅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廣播願接受無條件投降，我於次日卽電　蔣公條陳四事：1.注重綏靖。2.剿滅共匪。3.軟化反側。4.縮小省區。嗣後並作挺進、受降、接收諸準備。因爲第五戰區受降區迭有變更，最後才確定爲許郾區，所以我於九月七日纔由老河口進駐南陽，九月十九日由南陽抵漯河，沿途所見，盡是殘垣斷壁，慘不忍覩，想及當時人民受難情景，不禁爲之心酸。而人民到處擺香案，燃爆竹，夾道歡呼：「老長官回來了」，「老主席回來了」，更使人大爲感動。回想過去在河南八年，對於河南父老，沒有做到我心中想做的十分之一的事，他們竟對我愛戴如此，能不慚愧　人畢竟是有感情的動物，我不但看到河南父老倍覺親切，就是連我過去所提倡種植的樹，經過戰爭摧殘，仍然青葱可愛，也

發生一種特別的情感。不過戰後情形，畢竟比較過去差得太遠，例如過去有人批評河南省政，認爲有三點難能可貴；(1)道路平。(2)無蒼蠅。(3)無野狗。我當時覺得這未免所見太小，區區之事，何足道哉！可是以往到過河南的人，都知河南的道路坎坷難行。蒼蠅紛飛，不敢隨便進飲食。野狗橫行，大街小巷無處不見，時聞咬傷行人。此三事過去認爲是小事，不足稱道，戰後重到此地，回思小事，非用一番精力，也不容易做到。抗戰八年，淪陷地區，如害了一次大病似的，應如何迅速善後？如何建設恢復元氣，確是問題，我唯有默然爲我河南父老祝福！

九月廿日，即中秋佳節，我於漯河正式接受日軍第十二軍團司令鷹森孝中將，第廿五師團長杉浦英吉中將之投降，當給予和字第一號訓令，對於集結於許昌地區之日軍第九十二混成旅，及第十四警備隊等，由第二集團軍負責將其解除武裝；集結於郾城地區之日軍第一一五師團，及第十三警備等隊，由第廿二集團軍負責將其解除武裝，集結於商邱地區之日軍騎兵第四旅團，由兵站總監部派接收小組前往接收。除商邱地區外，計俘日軍官兵二萬八千八百十六員名，馬四二千零五十五匹，砲一百卅八門，輕重機槍三百九十七挺，步騎槍一萬五千二百十三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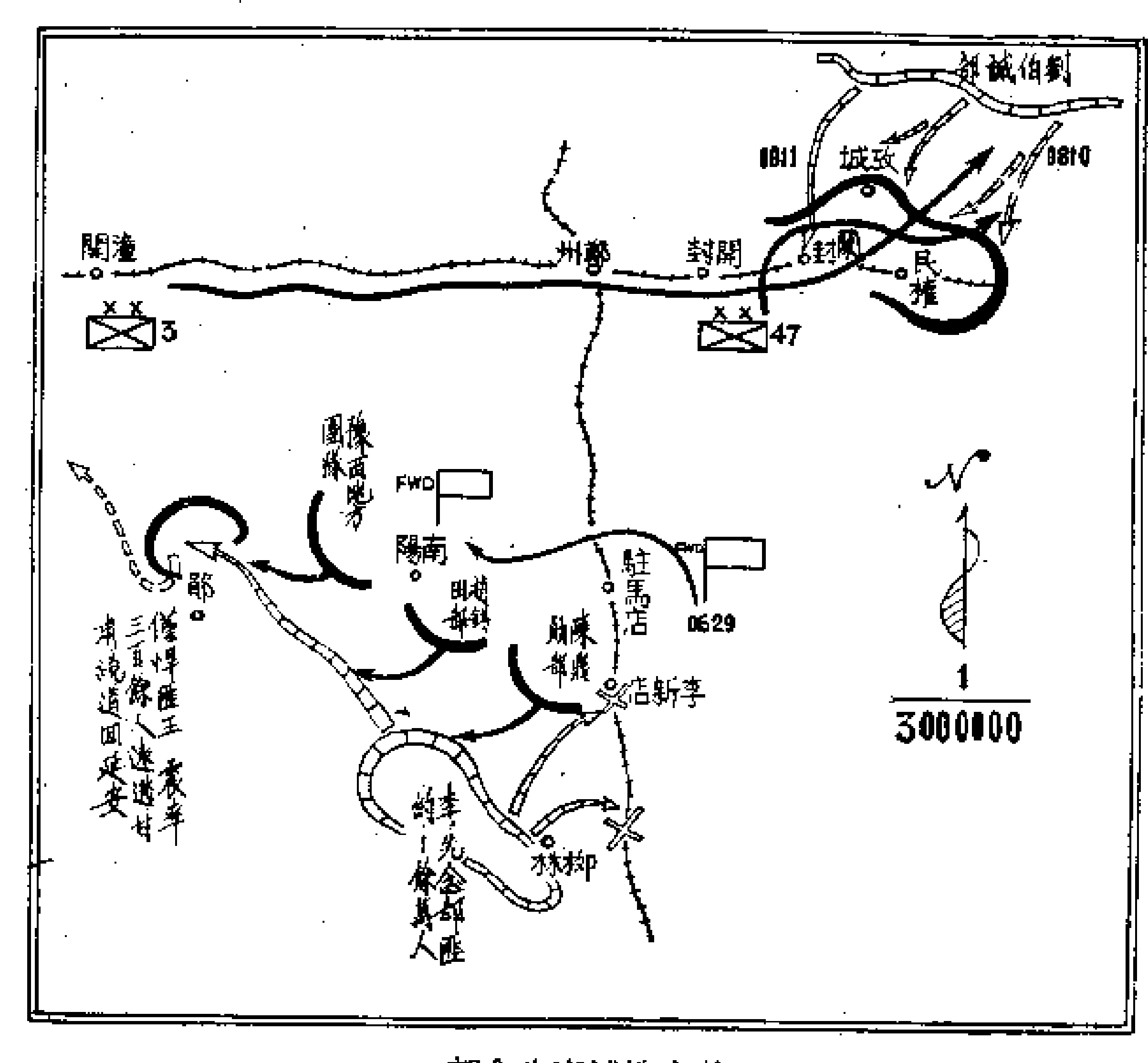
戰爭業已結束，但願國家從此沒有戰亂，讓受盡艱難的中國人民，能夠過些安定的好日子，各盡所能的，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建設一個富强康樂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使大

家永遠有一個幸福美滿的明天。

民國卅五年一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奉令改組爲鄭州綏靖主任公署，轄河南陝西兩省，指揮原第一、五兩個戰區的部隊，及新收編之孫殿英、張嵐峰等部，這完全是蔣公愛護我，因人設事。因爲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雖然他是我的學生與舊部，但此時他的資歷與聲望，實在沒有要我再指揮他的必要。而今硬要在他的頭上，加上我這一頂退了色的舊帽子，縱然胡宗南一向很尊敬我，但我總是如芒刺背似的，遂於五月廿六日電呈 蔣公堅辭，並保薦由胡宗南升任，奉 蔣公電復慰留。此時，適馬歇爾元帥的調停失敗，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無功，終於匪我和談破裂，豫鄂邊區共匪李先念，李貴林、王樹聲、周志堅、闕子清等股，號稱十餘萬之衆，分路向我軍襲擊四竄，並於柳林、李新店附近，大肆破壞鐵路電線。 蔣公不得不令豫鄂雙方合力圍剿。我想剿匪要緊，個人去留其次，好歹打完這一仗再說。

打仗是要兵力的，若要圍剿李先念，就必須要在隴海正面抽調兵力——唱「空城計」（留張嵐峯等少數部隊防守），萬一共匪劉伯誠乘虛南下，局勢則不堪設想。有人以爲我當時資格太老，處境艱難，穩則無過，要我愼重。我想起眞好笑，過去， 蔣公要我代理他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的時候，我感到資歷不够，現在又資格太老了，這教我如何是好？好在無意戀棧，決心就冒這一次險吧。

六月廿九日，我赴駐馬店指揮，後移駐南陽。時方酷暑，共匪李先念部在我豫西地方團隊到處截擊，及陳鼎勳、趙錫田各部等一個多月的窮追猛打之下，終於在鄖縣以北之鄂陝邊區以內，將其大部殲滅。其餘化整爲零，散匿各處，僅王震悍匪率三百餘人，遠逃甘肅，繞道回延安，造成抗戰勝利後，在剿匪戰役中唯一的大殲滅戰。此時我各追剿部隊尙在陝鄂邊境，而豫東魯西之共匪劉伯誠，果於八月十日夜間，以主力襲擊隴海路各要點，考城民權被圍，蘭封於




徹底消滅李先念部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四日

次日被陷。嗣由我四十七師李宗昉部克復蘭封，解考城民權之圍。第三師亦由潼關運輸趕到，加入戰鬪。可謂不失時機，這次險總算我冒成功了。不料九月六日，我軍攻至魯西磚廟等附近的時候，因第三師戰線比友軍過於突出，致爲共匪劉伯誠所乘，第三師趙師長錫田重傷被俘，全軍後退。嗣我調集劉汝明、孫震兩部生力軍到達，終將敵擊退。斯時蔣公在廬山聽到參謀本部的誤報，以爲我吃了大敗仗。因此我就被調爲總統府戰略顧問，遂於民國卅五年的九月十四日，將鄭州綏靖主任職務交由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兼任。

當時有人爲我不平，我自己覺得，既然辭職不准，這樣「大勝小失」之後調職，正是好的下場。而且在外獨當一面，只是自尋煩惱，現在內調，想嗣後再無是是非非。所以我不認爲是 蔣公責罰我，且認爲是成全我。

徹底消滅共匪李先念部經過如要圖。

一個人有時候希望別人記得你，也有時希望別人忘記你。

當我離開鄭州的時候，民衆前來送行的有兩萬多人，眞使我感慨萬千。

我知道，將從此結束戎馬生涯。這時我已五十五歲了。

## 六、義不容辭跳火坑

我回到南京，晉謁 蔣公之後，本欲作「解甲歸田」之計，蓋因當時的國防部參謀本

部，對於剿匪進展，所作的狀況判斷，其結論是：在六個月之內，可以將共匪剿滅。証料，以後的剿匪軍事發展，却是「反向」的。

民國卅七年的夏天，隴海線的軍事已面目全非，岌岌可危。原來坐鎮在徐州兼領鄭州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因升任參謀總長，勢難兼顧，需人接替。蔣公想要蔣銘三（鼎文）兄去，他堅決謙辭。再想到我，徵詢我的意見。當時的局勢，在不懂軍事的一般社會人士，已都洞若觀火，除非出現奇蹟，很難「挽狂瀾於既倒」。但是我的答覆是：「要我做官，不敢奉命，要我拚命，義不容辭。」所以我向國防部辭行的時候說：「見危授命，我跳火坑，個人生死事小，但望大家以國事為重，這次要對我多多指導與支援。」

民國卅七年六月十四日，我率新任參謀長李樹正，隨參謀總長專機由南京飛徐州，就任徐州剿匪總司令，由原有的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的機構與人員改組。當時共匪陳毅的第一、四、十一及兩廣等縱隊，正在菏澤以東，鉅野以南地區，與我第五軍及整編八十三師，新編廿一旅激戰中，其第七、十三及新八、九縱隊，於陷我泰安、大汶口後，圍攻兗州。劉伯誠匪部也由黃汎區竄魯西，欲躡邱清泉之後未逞，反噬開封。我於六月十九日飛鄭州，參謀總長顧祝同亦隨即趕到，我欲放棄豫北，以救開封，俾利爾後之乘敵攻擊，以免死守一地，坐等挨打，未獲實現。我於是日下午離鄭返徐時，河南省紳孔新三等廿餘人，攔着我跪地痛哭，殊不知我當時的心情比他們更沉痛。當晚回到徐州後，急督劉汝

明、孫震等部，迅速馳援，加緊猛攻，乃於六月廿六日克復開封。劉伯誠向南逃逸，陳毅向西竄犯，在睢縣以北鐵佛寺童王店附近，將我第六綏靖區副司令區壽年所屬之整編第七十二、七十五師及新編廿一旅予以包圍，我即以第五軍及整編第八十三師經蘭封而杞縣，兼程馳援，苦於劉伯誠匪部極力阻援，進展遲緩，不得已乃將原擬用於解圍兗州之黃百韜部，臨時西調，與邱兵團合力夾擊陳劉匪部，黃兵團於七月二日趕抵睢縣以北帝邱店附近後，也被匪轉用兵力將其包圍，幸經忠勇奮戰，予匪重創，兼以我邱清泉兵團於正面攻擊受阻後，改由側背迂迴，攻擊敵後，匪經力戰不支傷亡慘重，乃於七月七日四方奔逃，作鳥獸散，造成一時的豫東之捷，將匪擊潰，人心振奮，是役黃百韜厥功甚偉，最高統帥特授以青天白日勳章，以酬其功。

這是我一到徐州就四處救火，失其自主的情形。

民國卅七年的秋天，東北失利，華北緊張，津浦線上濟南與兗州兩個孤立的據點隨亦被陷，後方人心浮動。當時我的對手有兩個——陳匪毅與劉匪伯誠。陳匪有十六個縱隊，約四十萬人，劉匪有七個縱隊，約廿萬人，可能集中的民兵還未計算在內，而我所指揮的第二兵團邱清泉，第七兵團黃百韜，第十三兵團李彌，第十六兵團孫元良，總兵力最多不過是廿五萬人，新兵又多，裝備不全，有的軍還沒有整補完成，可見劉匪後期，我軍實力已大見削弱。徐州是南京的門戶，倘徐州有失，南京震動，但徐州爲四戰之地，難守而易

攻。豫東皖北，又爲歷代決戰的古戰場。爲求爭取主動，乃遵命放棄鄭汴，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作必要的準備，並要求華中方面派一有力兵團牽制劉匪伯誠。因陳毅劉伯誠將合攻徐州，圖一戰獲勝，直下江南，乃極明顯的企圖，而我方則有兩個對策，撤至淮河之線取攻勢防禦，或增加兵力與匪於徐州附近決一生死。惟參謀本部對攻守之計遲未確定，我請求將黃百韜兵團集結於運河西岸，又未蒙核准。至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四日，顧總長率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到徐州，研究作戰方略，五日晨召集軍事會議，國防部擬撤守淮河，但各兵團司令官以爲時機已晚，敵前撤退，最爲不利，不如決一死戰。乃決定「備戰退守」，即一面先集結兵力，準備應戰，一面撤退物資，並將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軍，改向徐州陸路撤退。

徐州剿匪總司令部令黃百韜兵團，以一部策應海州的第四十四軍，主力於十一月六日撤退。黃兵團在運河以東，因等候第四十四軍，遲至十一月八日纔開始撤退。惜爲時已晚，守備運河的第五十九軍，第七十七軍適於此時叛變，使運河與不老河全行開放，匪遂由黃河側背，直下運河，最後演成碾莊被覆沒的悲慘結局。當十一月九日，黃兵團且戰且退，而陸續渡過運河，本擬於十日繼續西退，又奉國防部令固守碾莊待援。我當時想將徐州以西的邱兵團，不待集結完畢，乘匪陸續渡河攻擊黃兵團時，爲爭取時間，逐次轉用於徐州以東，會同李彌兵團於十二日發起攻勢，以救黃百韜兵團。但十日夜，奉命來協助我

指揮的副總司令杜聿明到徐州，不同意此議，主張先行集中完畢，再行開始攻擊。並謂黃兵團如能固守七日，即可獲勝。等到情勢不對，再決定行動時，匪軍主力業已完全到達，所以自十四日以後的攻擊，即未獲解救之時效。換句話說，又遲了一步。至十五日夜，國防部據空軍偵察，以匪軍大部輜重向北行動，判斷匪有撤退徵候，一再催令剿總下達追擊命令。我認爲匪圍攻黃兵團志在必得，沒有將吃到嘴裡的魚再吐出來的理由，一面請空運增援碾莊（未獲實現），一面仍督促邱李兩兵團猛攻救黃。果然，匪不但未退，且攻勢益猛，至廿二日晨，黃百韜將軍自殺殉國，第四十四軍軍長王澤濬重傷失踪，第六十四軍軍長劉振湘被俘，第廿五軍軍長陳士章，第一百軍軍長周志道，負傷突圍至徐州。

黃兵團覆沒，所謂徐蚌會戰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此時，北上增援之黃維兵團，於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進抵蒙城以北之澮河渦河間南平鎮、雙堆集一帶地區，被共匪劉伯誠阻擊，未能前進。於是徐州附近之主力與黃維兵團，及在蚌埠附近之李延年兵團，形成分離狀態，極端不利。國防部爲策定爾後之作戰指導，於十一月廿四日下午，召集剿總參謀長以上人員會商，由部長何敬公主持，先由李參謀長樹正報告，並申述意見：「放棄徐州，原則同意，但須證明陳毅主力參加圍攻黃維兵團時，再開始行動爲有利。」並一再强調「計劃固計劃，但是否能徹底實施，顯難保證。此戰關係國家存亡，應請　總統或部長或總長親自指揮，則大軍振奮，將士用命，定可一戰成功。」此時，黃維兵團被圍，情勢已趨孤危，國防部乃於十一月廿七日電令「剿總劉

總司令飛蚌埠指揮，徐州方面軍事，歸杜副總司令指揮。」我遂於廿八日遵令將指揮權移交給杜副總司令，而我自己則離開徐州飛到蚌埠指揮。至卅日夜，忽然聽到徐州已經撤退的消息，我當然很關心。據十二月二日空軍偵察報告：「杜部已抵永城蕭縣間之青龍集、祖樓一帶，態勢繫然。但匪軍則三五成群，共約四五萬人，隊形不整，紛紛向西急進。」我當卽繪製情況圖，以代電空投杜副總司令，請其迅速擊破當面之敵南下，並謂「依目前匪軍戰法，判斷較我優勢之匪軍，可能採用圍困戰法，使我軍疲而亂時，乘勢攻擊。」請其注意。杜副總司令當時回了我一個電報說：「大軍作戰，貴在態勢，刻先擬調整態勢，再行大舉攻擊。」等到四、五兩日杜部大舉攻擊時，傷亡大，進展小。蓋因匪之圍困準備業已完成，而我軍又遲了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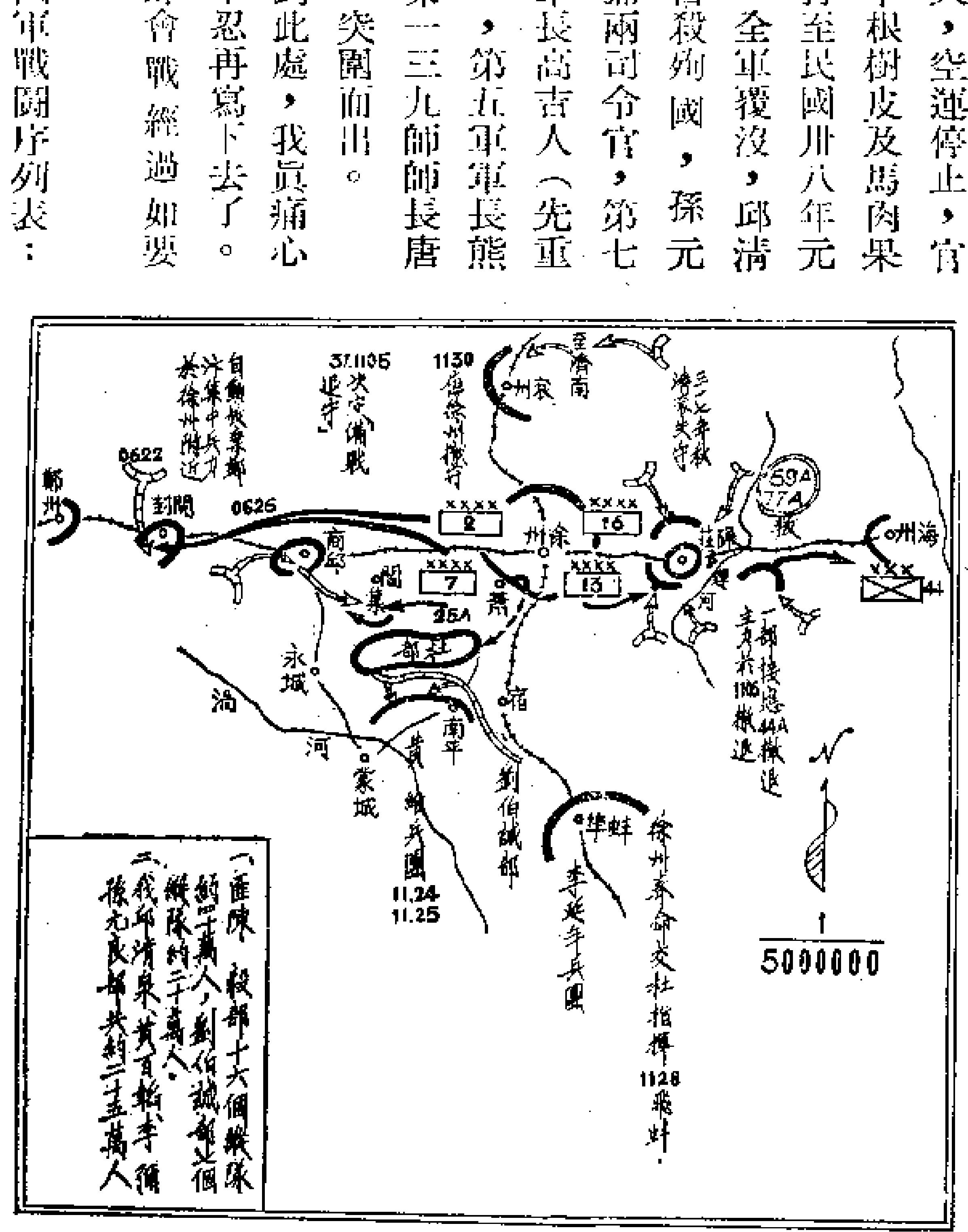
此時，我在蚌埠知道不利的情形，顯然的杜副總司令解不了黃維兵團的圍，而杜亦將同樣遭受圍困。乃急赴南京面報 蔣公，請再給一個有力的軍，由我從蚌埠向北攻擊，解救黃維兵團，祇要黃維兵團的圍解了，杜部也就沒有危險了。因爲蚌埠當面雖然是匪幾個殘破的縱隊，但是我們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不足以摧破當面之匪。遲至十五日黃維突圍之前，才增援到一個楊幹才軍，不但太遲，而且無濟於事，結果是黃維兵團於廿七日爲劉匪伯誠全部包圍於雙堆集，同時其第八十五軍一〇一師師長廖運周率部投匪，十二月十五日突圍之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將軍陣前自殺殉國，副司令官胡璉，師長尹俊，王靖之突圍而出，司令官黃維，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第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第十軍軍長覃道善等被

俘，其餘官兵收容不足四千人。而杜部則因十二月十七日起（黃兵團突圍後兩日），大雪連降十天，空運停止，官兵日以草根樹皮及馬肉果腹，撐持至民國卅八年元月十日，全軍覆沒，邱清泉將軍自殺殉國，孫元良、李彌兩司令官，第七十五軍軍長高吉人（先重傷飛出），第五軍軍長熊笑三，第一三九師師長唐化南等，突圍而出。

寫到此處，我真痛心萬分，不忍再寫下去了。

徐蚌會戰經過如要圖：

附國軍戰鬥序列表：




徐蚌之戰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四日至三十八年一月十日

其一：（會戰開始至徐州撤退前）

# 徐蚌會戰國軍戰鬪序列表

總統

- 徐州剿匪總司令部
  - 總司令 劉峙
  - 副總司令 杜聿明 韓德勤 李延年 孫治安 孫震 劉汝明
  - 參謀長 李樹正
  - 副參謀長 章毓金
  - 第二兵團 邱清泉
    - 第五軍 熊笑三
    - 第七十軍 高吉人
    - 第十二軍 舒榮（無戰力）
    - 第七十四軍 邱維達
  - 第七兵團 黃伯韜
    - 第二十五軍 陳士章（海州撤退後改編）
    - 第四四軍 王澤濬
    - 第六三軍 陳章
    - 第六四軍 劉拾湘
    - 第一百軍 周志道
  - 第十三兵團 李彌
    - 第八軍 李彌
    - 第九軍 黃淑
    - 第卅九軍 司元愷
  - 第十六兵團 孫元良
    - 第四一軍 胡臨聰
    - 第四七軍 汪匯鋒
    - 第七二軍 余錦源（十九日後改編2CA序列）
  - 第三綏區 馮治安
    - 第五九軍 劉振三
    - 第七七軍 王長海
    - （大部份於運河附近叛變）
  - 第四綏區 劉汝明
    - 第五五軍 曹福林
    - 第七八軍 劉汝珍
    - （大部未參加戰鬪）
  - 第六兵團 李延年
    - 第九九軍 胡長清
    - 第卅九軍 王伯勳
    - 第五十四軍 闕漢騫
  - 第一〇七軍 孫良誠（向徐州集結爲匪擊破）
  - 交二總隊 張績武
  - 交警第十六總隊 劉直英（守備宿縣爲匪消滅）
  - 師 徐有成（新編成）
- 第十二兵團 黃維
  - 第十軍 覃道善
  - 第十四軍 熊綬春
  - 第十八軍 楊伯濤
  - 第八十五軍 吳紹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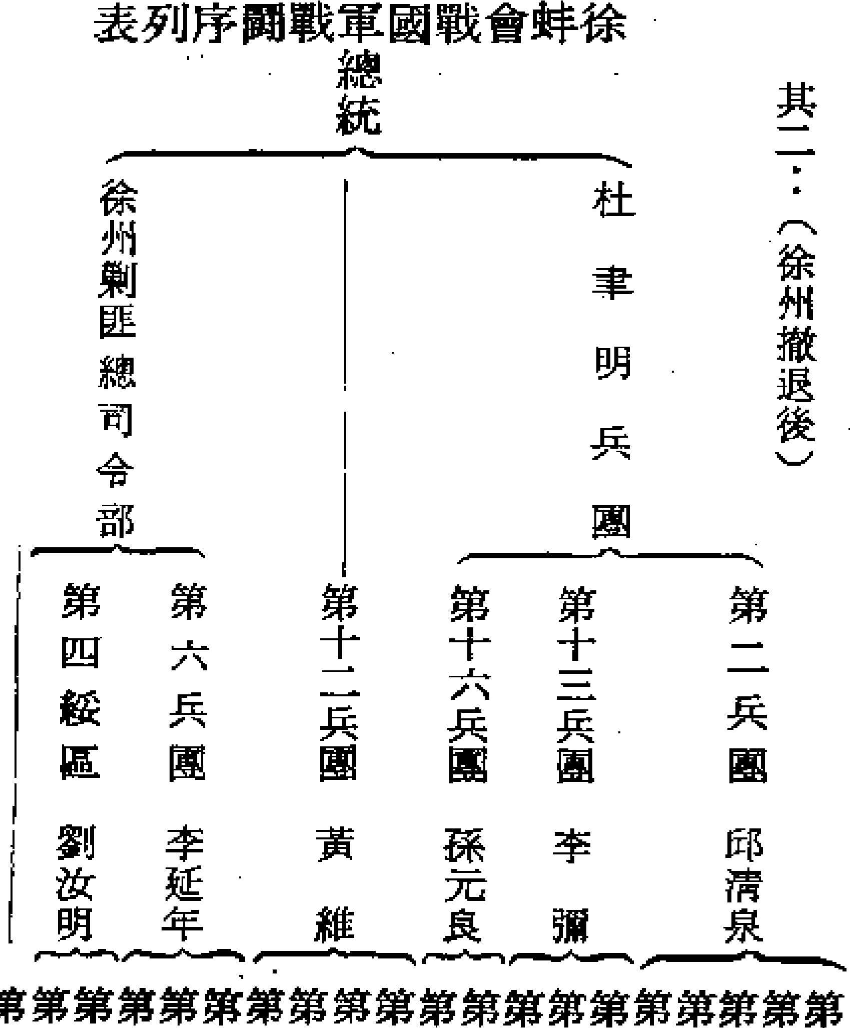
附記：一、青島之32A 50A及蘇北之4A 21A 51A 123A 71A均未參加會戰，故未列入序列表。

二、以上共計六個兵團兩個綏區廿六個軍及兩個交警總隊另兩個師。

三、由於㈠12A係兗州戰役後收容整補未畢缺乏戰力。㈡15A於黃汎區作戰傷亡千餘元氣未復。㈢44A於海州撤退疲勞過甚戰力頓減。㈣63A 64A各僅萬餘人且裝備不全。㈤100A在黃汎區作戰傷亡亦大且因44D損失不足二師戰力。㈥8A 9A擴編未久戰力尚未充實。㈦41A 47A共計十一個團且於魯西作戰傷亡迄未充實共等於一個軍戰力。㈧107A於向徐州集結途中爲匪擊破。㈨59A 77A大部於運河附近叛變。㈩55A 68A大部未參加戰鬥。⑪交警二總隊及十六兩總隊在調整人事戰力減低於守備宿縣時爲匪消滅。⑫16A在蚌埠附近在會戰初期僅2CA三個軍7CA兩個軍13CA兩個軍16CA兩個軍合共九個完整軍兵力與匪廿三個縱隊相較我爲絕對劣勢。

其二：（徐州撤退後）

## 徐蚌會戰國軍戰鬥序列表




| 軍 | 軍長 |
| --- | --- |
| 第五軍 | 熊笑三 |
| 第七十軍 | 高吉人 |
| 第十二軍 | 舒榮 |
| 第七四軍 | 邱維達 |
| 第七二軍 | 余錦源 |
| 第八軍 | 李彌 |
| 第九軍 | 黃淑 |
| 第卅九軍 | 司元愷 |
| 第四一軍 | 胡臨聰 |
| 第四七軍 | 汪匣鋒 |
| 第十軍 | 覃道善 |
| 第十四軍 | 熊綏春 |
| 第十八軍 | 楊伯濤 |
| 第八五軍 | 吳紹周 |
| 第九九軍 | 胡長清 |
| 第卅九軍 | 王伯勳 |
| 第五四軍 | 闕漢騫 |
| 第五五軍 | 劉福林 |
| 第九六軍 | 曹汝珍 |
| 第七八軍 | 于兆龍 |

## 七、徐蚌作戰的檢討

（一）我軍方面：

(1)我們對進退大計，遲疑不定，結果是臨時應戰，而不是有計劃、有準備的會戰，致形成我方兵力及態勢上的劣勢。對於防諜保密不够，我軍每一行動，往往被匪先知，使人不能不懷疑參謀次長劉斐，作戰廳長郭汝瑰，否則，部內必另有其他匪諜。

(2)戰區間協同不良，兵力轉用欠靈活，致使黃維兵團未能及早兼程東進，參加作戰，失去戰機。王凌雲部又未能隨黃兵團東進，而致黃兵團不敢放膽攻擊，終遭覆滅。

(3)參謀人員誤認匪軍退却，影響統帥決心及兵力增援。同時對匪軍戰力增强，戰法改變，未能適時察覺，亦影響決心下達與作戰指導。

(4)對匪軍情報工作不够，匪軍每一行動，我方事前多不知悉，致一經接觸，卽發生激戰，倉卒遣兵調將，應付確有困難，而我軍前進後退，則往往陷於匪之包圍中。

(5)顧慮長江與淮河之防務，結果處處顧慮，處處薄弱，致分散決戰方面之兵力。而最後會戰失敗，長江與淮河亦不能守。

(6)各部隊長個人相互間，平時在精神上有隔閡，戰時在支援上復不易協同，致雖有大軍，亦難發揮最大統合戰力。

(7)第五十九、七十七軍之叛變，及海州之第四十四軍忽撤忽停，最後改由陸路撤退，是促成黃百韜兵團失敗的主因。第一〇一師師長廖運周叛變，是加速黃維兵團失敗之關鍵。第卅二師之一營長投匪，洩露杜部企圖，是杜部最後突圍不成之近因。

(8)黃百韜將軍，兵不滿五萬，敵前撤退，倉卒應戰，苦鬪十三天，兵敗自殺殉國，可謂壯烈千秋。但是其撤退稍事遲延，渡河設備不週，以致影響作戰，不無遺憾。

(9)黃維脫離剿匪作戰較久，故對當前匪軍戰法及戰力，頗多忽視。同時，因個性關係，甚少接納部屬建議，致陷圍困，深爲遺憾。

(10)兵行主速，動如脫兎。黃杜兩兵團皆有積極任務，自應出以「後發先至」之行動，方不致陷於匪軍圍點打援之慣技。尤其是黃維兵團，以十萬之衆，行軍時日行一道，渡河時僅建三橋，作戰時蝟集一處，既無形勢，又乏方略。杜聿明兵團，使大軍與千百輛汽車、礮車、牛車、馬車、人力車，及無數之機關、學校、難民，都擁擠在徐州——蕭縣——永城間公路上，爭先恐後，塞阻不前，此皆兵家之大忌。若陳劉兩匪，於其擁擠行進之際，以少數部隊予以分段側擊，則不待匪軍集中兵力包圍，即已不堪設想。

(11)黃維兵團至蒙城時，已接近戰地，應將糧彈補屯充足，再行攻擊前進。因計不及此，乃致以後對南平集作一天的攻擊，彈藥即感不繼。而蒙城又未接受熊綏春軍長建議留兵駐守，補給線已斷，使以後之攻擊，終因補給缺乏，未能貫穿敵陣，而於雙堆集被

殲。

(12)黃維兵團下達給第四十九師之作戰命令，為匪截去，我之企圖，幾全暴露，而不知作預防處置，實太疏忽。

(13)大兵團無後方之作戰，如不能一舉破敵人，則危險甚大。杜聿明放棄徐州根據地，而作旋廻運動，本屬冒險，竟不能發揮勇敢果決的精神，以迅速的行動擊破匪軍，致陷全軍於危殆。

總之，此次作戰，戰略之失敗多於戰術，戰術之失敗多於戰鬪，部隊愈小，過失愈少，尤其一般中下級軍官與士兵，於反覆衝殺之慘烈戰況中，皆能不惜犧牲，奮勇直前，其壯烈浩然之氣，足以動天地而驚鬼神，在革命之歷史上，可謂無愧於先烈，所以不能以成敗論之。

(二)匪軍方面：

(1)共匪指揮與協同異常良好，彼此配合，相互援應，行動迅速，善於捕捉戰機。如乘我守備運河部隊叛變之際，迅速包圍黃百韜兵團，乘我放棄徐州時，迅速截擊杜聿明兵團；於截獲黃維下達第四十九軍撤退之命令後，當夜即挺進包圍黃維兵團，皆足以證明其特點。

(2)共匪對後勤及戰地準備異常週到，如陳劉兩匪繼續作戰達兩個月之久，糧彈補給，兵員補充，均能適應作戰要求。同時劉匪於發覺黃維兵團北上增援後，即以一個縱

隊兵力，先黃維兵團挺進，將黃維可能進出區域之渡河工具，搜集一空，使黃維兵團渡河發生重大困難，行動遲滯。

(3)匪軍決心堅强，苦撐到底，如此次作戰，匪雖傷亡慘重，其縱隊兵員之戰場補充有多至三次者，但仍不顧一切，忍痛作戰，直至最後五分鐘，故能獲致戰果。

(4)共匪善於謀略及佯動。如黃百韜兵團當面之匪，裝成北撤模樣，及壕城鎮附近匪軍之南竄，使我過早判斷匪將退却及威脅淮河，而事先策動我守備運河部隊及廖運周等之適時叛變，與陣前喊話、送飯等，均可見其計劃之週密，與用心之狠毒。其在作戰上之利益，等於無形中增加了十萬兵力。

(5)共匪各種搜索及偵察手段頗爲完善，再加上廣大之民衆情報網，與我後方及核心之潛伏匪諜，可謂對我軍一舉一動，非常瞭然。這當然使共匪的作戰指導至爲適切。

(6)共匪利用星羅棋布之村寨，作縱深五十公里以上之面形配置，依村寨之大小，以最小限度兵力佔領，掘壕通村外，使村與村通。雖我有飛機轟炸，戰車蹂躪，礮兵射擊，均不易奏效。而必須用步兵强攻，可是前面費盡氣力攻下一寨，後面他又連上一村，使這個包圍圈像個橡皮帶，無從突破。

(7)共匪民兵組織有效，民衆組織力量更大，所以能補給不斷，補充無缺。而尤能將山東、河北、河南三省之有用資材與人力，都投之於此一會戰、動員之澈底可知。亦足見共匪之善於利用戰爭面。

以上所檢討的，不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或者「爲有利於叛徒之宣傳」；乃是我五十萬大軍（連黃維兵團在內）用頭顱鮮血所換來的經驗教訓，使以後之用兵者，對於將來的反攻大陸作戰，用爲參考。附徐蚌會戰匪軍指揮系統研判表：

## 徐蚌會戰匪軍指揮系統研究判圖

劉伯誠

- 華東人民解放軍
  司令員陳毅
  副司令員粟裕
  參謀長陳士渠
  （約四十萬人（原屬中原人民解放軍））
  - 第一兵團葉飛
    - 第一縱隊　葉飛
    - 第四縱隊　陶勇
    - 第六縱隊　王必成
  - 第二兵團何以祥
    - 第三縱隊　何以祥
    - 第八縱隊　王建安
    - 第十縱隊　劉本善
    - 第十一縱隊　管文蔚
  - 第三兵團韋國清
    - 第二縱隊　韋國清
    - 第七縱隊　成鈞
    - 第十二縱隊　陳慶先
    - 第十一縱隊　王明章
  - 第四兵團許世友
    - 第九縱隊　聶凡治
    - 第十三縱隊　周治堅
  - 第五兵團粟裕
    - 快速縱隊　陳銳霆
    - 兩廣縱隊　曾生
  - 張光中縱隊
  - 金紹山旅
  - 魏鳳樓旅
  - 淮海獨立旅
- 中原人民解放軍
  司令員劉伯誠
  參謀長李達
  （約二十萬人）
  - 第一縱隊　楊勇
  - 第二縱隊　陳再道
  - 第三縱隊　陳錫聯
  - 第四縱隊　陳賡
  - 第五縱隊　韋傑
  - 第八縱隊　孫定國
  - 第九縱隊　秦基偉

附記：以上共計廿三個縱隊、三個獨立旅，其初期參戰之總兵力共約六十萬人。

# 第六　感慨、反省、期望

中國不會亡。

唯有自己承認失敗，纔會永遠絕望。「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我們的前途在大陸，我們的希望在大陸，我們要打回大陸去！

我不承認老了，我必定要跟在後面搖旗吶喊，為反攻將士助陣。

不善於利用有限的生命，不能創造無限的生命，徒然珍惜有限的生命，必然浪費無限的生命。

必死不死，倖生不生。

我們唯一畏懼的東西，就是畏懼的本身。面對太陽，陰影只能在你的背後。

堅強吧！當我們在憂患的時候。

## 一、前思後想是誰之過

當徐州附近作戰最激烈的時候，邱清泉兵團曾經在一個晚上發射砲彈一萬多發，用「火海」來撲滅「人海」。我也於此時發了一個電報給　蔣公「我不會辱及我的鄉先賢文信國公」，請他放心。同時也想到文天祥最後所留的幾句話：「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

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在這時，我的三個舊部，劉總辦公室少將副主任厲安邦，上校附員戴以道，第二處上校科長周英；也暗中作了準備，到時與我同歸於盡，不讓廬陵自文天祥（文山）以後，五百年才出我這樣的一個人物作俘虜。這是以後他們才告訴我的，我認爲他們眞是我的心腹幹部，爲我作精忠報國的準備，不料後來一紙命令，又把我調到蚌埠，當淮河西岸大軍南撤的時候，照一般作戰原則，是高級司令部先行後移，而我這次恰相反，爲着鎭定人心，只留我和一個團在蚌埠，等於總司令擔任前哨。此時鐵路常斷，飛機已去，交通工具缺乏，我們等了很久，可是匪又不來；所以才留下這一條早已由光輝而趨於暗淡的生命，到今天來寫這篇簡略的回憶錄，實在感慨萬端！我前面說過：「眞正的生命，是建築在生命的價值上。」而今國家如此，偷生何益？一個革命軍人，縱然曾立大功，而不能馬革裹屍，到頭來還難於自尋死所，其悲痛可知。

徐州剿匪總司令部，於民國卅八年一月廿日撤消。我調到總統府任戰略顧問，從民國卅八年一月廿三日起，爲記着此一奇恥大辱，我決定從此剃鬚，不消滅共匪誓不再留。而今十七年了，每對鏡自照，嘴上還是光光的，這一分悵惘的心情，誠非筆墨所能形容。回到南京晉謁　蔣公，蒙慰勉有加，囑暫時休息。使我百感交集，回憶自民國十三年進黃埔軍官學校任教官起，至民國卅八年一月爲止，南剿北伐，跟着他革命，整整二十五年，東

征西討，出生入死，所向有功，現在國運如此，惟有相對黯然。我擔任徐州剿匪總司令，是從民國卅七年的六月十四日起，至民國卅八年的一月廿日止，時間是七個月又六天。其間經過豫東、兗州、濟南、徐蚌四次戰役，不管國家的政治與經濟是如何的失敗，戰略與政略是如何的失調，國防部對於戰守是怎樣的舉棋不定，補充補給是怎樣的遲緩與不足，若干部隊長是怎樣的不能練兵，或者是私而忘公，但總在我手上損失大軍四十多萬，縱然蔣公瞭解，國人鑒諒，我又豈能說沒有責任？我是一個革命軍人，誠實爲本，決不推諉自己應負的責任，冀減自己的罪過；何況盱衡時局，大難未已，我們錦綉河山，經過日寇侵擾之後，難道又要遭受共匪的蹂躪？——我在由南京開至上海的夜車上，前思後想，輾轉難於入寐，不免心問口，口問心：

「是誰之過？除了政府高級的文武幹部，應負其咎責外，又還有誰之過？我們能不愧對國人嗎？」

## 二、無可推卸的責任

我抵滬之日，卽民國卅八年一月廿一日，聞悉　蔣公引退，心中無限的痛苦，更增十倍，預料國勢將不堪設想，日趨混亂當在意中。廿二日晨知副總統李宗仁於代行總統職權的第二天，不識共匪陰狠，卽發表謀取和平文告，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劉斐等北

上，與朱毛匪黨代表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五代表進行所謂「和談」。嗣政府遷穗辦公，我也於三月十二日由上海到杭州，先爲何敬公六十大慶祝壽，旋即回江西吉安原籍掃墓，並處理我所創辦的「吉安私立扶園中學」校務，四月十三日到達廣州。當我離開家鄉時，雖蒙親友及鄉紳盛情款待，熱烈歡迎歡送，但我內心則不勝其淒涼之感，眞是游子飄零，又不知將流浪到何處？何日得重返我的故鄉？

民國卅八年四月廿三日，國軍撤離南京。六月十八日，我在廣州出席廣東省政府招待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的茶會，曾沉痛陳詞。七月十日，中國國民黨總裁　蔣公與菲律賓總統季里諾在碧瑤會議。我因民國七年曾一度乘船經過香港，當時未曾上岸，而且此時又沒有實際工作，所以於七月廿三日由廣州移住九龍，暫時靜靜的韜晦思過。

我回憶民國十六年兼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十八年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十九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廿年兼國民政府委員，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四屆執行委員，受二等寶鼎勳章，廿四年任陸軍二級上將，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受一等寶鼎勳章，甲種一等光華獎章，廿五年兼國防會議委員，受二等雲麾勳章，革命十週年紀念勳章，廿六年受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廿八年受華胄勳章，忠勤勳章，一等雲麾勳章，卅四年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受青天白日勳章，勝利勳章，卅七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而軍職則由師長、軍長、指揮官、總指揮、總司令、綏司令

長官、綏靖主任。可以說我個人在黨、政、軍三方面都負過相當的責任，尤其是軍事責任重於黨、政責任。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而這些勳章便是無數將士的頭顱與鮮血換來的。

不知道將來對於這段歷史是怎樣的評論，但我認爲假如要用天秤的話，那末我個人對於此次大陸失敗應負的責任，至少應該與我的職位和功勳的重量相等。這就是我爲什麼要寫這篇簡略的回憶錄之理由，絕不是記述事功，事勢至此，還有什麼事功可言呢！不過趁有生之年，說明我應該負的責任，這個無可推卸的責任。

我從小立志革命，好不容易步入正途，二十幾年東征北伐，稍遂初志，而結果只不過是「從軍閥手裡救出來的國家，而又陷於共匪的鐵蹄下了。」除了軍閥的暴政，而又被共匪實行其暴政，以暴易暴，不但沒有救國也沒有救民，而且使國家人民，更陷於水深火熱中。縱然我在北伐平亂各役有可述的功勳，亦只是黃粱一夢，轉瞬成空，我愧對國人，也愧對那些勳章！

假如不能反攻大陸，消滅共匪，那末，國民革命的成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擊敗日寇，只不過是替朱毛奸匪的叛國舖路而已，那我無數的先烈是決不瞑目的。以我的看法來說，共匪禍亂國家，使人民無法生活，暴政必定覆亡的，共匪必定被消滅的。我政府播遷來臺之後，在 蔣公勵精圖治之下，反攻的基地已建設鞏固，臺灣已成

爲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各方面的進步，是自由世界各國公認的，反攻的游擊隊早已登上大陸，深獲民心的支持，先期勝利亦已取得，重建大陸的藍圖並已訂就，現在所期待的就是國內外的反共人士一致團結，俟時機來到一舉成功，光復大陸。

## 三、大陸失敗的感慨

成功不能希圖僥倖，失敗又豈是偶然？

成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失敗又豈止是一個人的責任！究竟是誰之過？誰又能推諉這個失敗的責任！

逝者已矣，夫復何言！

此次大陸失敗的原因，言者已多，但左列各項，至少也不能說毫無關係。

（一）失敗在敵人的陰謀——敵人的陰謀，總統蔣公著「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對於共匪叛亂的陰謀，已有詳盡精闢的敍述，在此我無須重複，不過要引太白陰經上的幾句：「未戰以陰謀傾之，其國已破矣；以兵從之，其君可虜，其國可隳，其城可拔，其衆可潰。」所以大陸的失敗，如其說是「戰敗」，毋寧說是「未戰先敗。」共匪在抗日戰爭開始，便趁機會實行滲透陰謀，無論是政府機關、學校、社團、部隊、事業機構之中，甚至黨內，都有匪諜潛伏着，豈不是未戰先敗之事實嗎！

福，得來容易，當然不會珍惜，所以，他們的革命哲學是：「只求個人成功，不顧國家失敗。」到行憲前後，更已經沒有了絲毫「革命」的氣味。假如有所謂「鬪爭意識」的話，那也是「九分對內，一分對外。」又安得不敗？

（二）失敗在自己的散漫——北伐成功以後，擠進國民政府大門的，多半是享現成的

（三）失敗在另一戰場——我們所謂剿匪，只曉得在前方爭點爭線，而共匪不但善於利用戰爭，而且將戰場選擇在我們的大後方。造成政府沒有錢打仗，而將民間財富留給共匪，大家反說政府貪污無能，幫着共匪宣傳，以政府爲目標，大肆誹謗，使人心背離政府，無論大小官員，在被共匪誘惑者的心目中，都是貪官，都是無能者，因之，使人民鄙視政府，怨恨交加，幾乎凡事有百非而無一是。所以我認爲後方的失敗更甚於前方。

（四）失敗在大家的自私——共匪推行陰謀，有他的一套政治魔術，想當年大陸上多少人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走私、漏稅、反征兵、反征糧，抬高物價，囤積居奇，最後他們所得到的，却是被沒收，被勞改與被屠殺，而一般安份守己的人，辛苦所換來的財富，也就成了共匪「抗美援朝」與「經濟建設」的資本。也有人乘國家危機時，弄了一筆金鈔，遠走高飛，在外國作寓公。只有我們少數人，忠心耿耿的追隨　蔣公圖謀反攻復國，誓死守志，做個革命軍人，爲國家盡最後一口氣之力，所以我認大陸失敗在一般人自私。

毛匪澤東在延安的時候，有人聽到他說過：「國民黨內鬬內行，外鬬外行。」我曾經自我檢討，可是與毛匪所說絕然相反，我的結論是：「外鬬雖欠內行，內鬬確乎外行。」我往往做些傻事，不但與自己無益，反而招致誤會。例如：在民國十八、九年的時候，軍政部長由馮玉祥而鹿鍾麟，而由陳儀以次長代理。有一次我因公事在南京參謀本部，偶爾與參謀次長楊杰談起，竟毫無作用的大發一頓牢騷，認爲不應該由這些假革命的軍閥久據重要之席，楊杰便中把我的話報告 蔣公，因之， 蔣公找我去問，我還是照樣在他面前慷慨陳詞，當時 蔣公說：「好了，你不要講了；我知道。」民國廿一年，我因內心確不願久兼河南省政府主席，願專任軍職，乃電呈 蔣公，表示願意讓位，以免 蔣公人事安排困難。又如民國十六年， 蔣公下野之後，我不能讓自東征北伐以來，共過患難的某戰友，屈居僻處，乃邀他來接第一師師長，歸我第一軍建制。一面安慰代理師長的胡宗南說：「你把這個師長讓給老師吧，我負責不久給你一個實缺的師長。」短時間內，我使胡宗南當了第一軍第廿二師師長，事得兩全。許許多多的事實，當然是過去的陳蹟，說來無益，還是不再說下去。以上所述種種，假如用另外一種眼光看，可能就大有文章，但我在當時，確係出於至誠，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內鬬」。

到今天，內鬬的結果如何呢？是我們自己大家共同失敗。

敵人的勝利，往往是由我們的錯誤造成的。

# 第七 南旅、見聞、返臺

人生的旅程雖無一定，但是總應有一個目標，革命成功與失敗，我都有一份不算太小的責任。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擴展心胸、增廣見聞最好的一途，趁未負國家重要責任的時候，從一個槍林彈雨的戰場退出，進入另一個心理戰場去，發展革命潛力，從海外反攻到大陸，豈不比養老更有意義嗎？

我想，這樣做不能算是「逃兵」吧！

## 一、離開香港寄居茂物

民國卅八年九月十五日，應參謀總長顧墨三兄之邀，與陳武民兄由九龍到廣州，磋商軍事，九月十七，黃埔同學袁守謙、甘麗初等，爲表示尊師重道，歡宴我與顧、陳三人，九月十九日並遊黃埔，一片荒涼，令人有荊棘銅駝之感。九月廿日偕陳氏夫婦返回九龍。十月一日，僞中央人民政府粉墨登場，十二月五日，代理總統職務的李宗仁由港赴美，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遷台。

香港本非我想久居之地，兼之紅色走狗毛健吾、蔣中庸、王連慶等等，不斷前來遊

說，想要我投共，眞是對我加以莫大的侮辱，所以我也急於要離開，但因檢查身體，發現糖尿病，不能不暫時留港治療調養，且已函呈　蔣公。民國卅九年三月一日，　蔣公在臺灣復職視事，我正抱病在身，聯合何雪竹、陳武民、徐克成、上官紀青等電賀。到四月間，忽接通知，說我滯港久未歸隊，竟取消了我的戰略顧問職務。我想也許國家已經不需要我這個老兵，而且臺灣也被大陸戰亂所波及，政府甫遷，百廢待舉，我早到臺灣，既不能靜以養身，又無補時艱，徒增政府累贅，所以我決定暫到印尼去，一方面養病，一方面憑我個人的力量，在僑胞中做點工作，或許對黨國有所貢獻。

一個偶然的應酬場合，結識了印度尼西亞耶嘉達中華總會主席丘元榮先生，他告訴我印尼雖然地跨赤道南北，但氣候並不太熱；當地華僑多，華僑教育亟待開展。因爲從談話中他知道內子一向教書，熱心教育，因此竭力勸我們到印尼去。當時我對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之熱誠非常感激，尤其對於他所描繪出來的印尼那幅美麗景緻，更使我怦然心動。我思忖着四十年來未出國門一步，一切都已貢獻給國家，而今剩下的，祇是戎馬餘生，心力交瘁，何況過去廿多年的「戰勝攻取」，都已成過眼雲煙，今後革命的形勢，在時間的歷程上，顯然已進展到反共抗俄雪恥復國的國民革命第三任務，但是在結合群力對匪作長期鬪爭的空間地域上，海外廣大華僑的反共情緒和實力，仍是不容忽視。我爲了替國家去做這份工作——團結華僑反共，所以就接受丘先生的雅意赴印尼一遊。

我既然決定去印尼，第一步便是先向香港移民局辦理出境護照，由丘先生作保，並向亞細亞行荷蘭領事館以及設在思豪酒店的印尼領事館申請簽證，於卅九年九月始辦妥手續，訂購荷蘭渣華輪船公司芝渣連加號海輪二等艙位船票，於卅九年九月廿四日全家六口——內子佩芬及滌宏、滌宜、滌宛、滌容四兒女與我登上該輪，不久船移泊海口，翌晨離港，航行五天，廿九日抵星加坡，星島人口有一百二十萬，可是種族複雜，我們從船上遠眺，看到紅燈碼頭樹有一巨型告示牌，分別以英、華、馬來、印度四種文字書寫，非常別緻。據說星島的華僑勢力最大，佔總人數百分之八十强，整個星島的經濟活動，完全操在華僑手中，因此有中國城市之稱。按照星島政府之規定，凡是過境旅客，除了頭二等的客人，特准下船，讓客人花費幾文，其餘花不起錢的，一律不准上岸。我們總算是勉强被他們看得起，允許上岸觀光，經過海關及移民局的人員上船檢查之後，隨着同船的邢頌文夫婦，乘公司小輪到紅燈碼頭，再經過一番檢查，自由行動。我們是初到星島，一切陌生，沒有嚮導，祇好隨興之所至，到處瞎逛，在碼頭附近的郵局，發了一封信給內弟黃兆棣，報導旅途平安，隨即分乘三輪車兜風，這裡的三輪車，客人坐位是在踏車的左旁，三輪車夫一面踏車，一面與乘客聊天，頗有情趣。可惜車夫大多是閩南人，不懂國語，我們比手劃脚，也講不淸幾句話，他問我們要到那裡去，我們想像星島這樣的地方，總一定有博物館的，遂要他踏去博物館，館內所陳列的多半是地方土產，古代器物，顯示馬來亞人生活

習慣和民族沿革等。離開博物館，我到中國街一位瓊州人開設的餐館午餐，從店主的說話中知道有一植物園，具有熱帶風味值得一遊，遂乘汽車前往，園內雖綠蔭成林，蒼鬱可人，惟其規模不大。我們方走了半圈，突然聽到女人尖叫聲，原來是強盜的剪徑行爲，搶去了她手中的皮包，警察聞聲，立卽吹警笛趕來捕盜，可見當地治安情況不良，大爲掃興，使內子直嚷着要回船。船繼續停泊一天，因爲昨天的見聞，再無登岸的興趣，寧可在船上閒聊。傍晚時，印尼移民廳派員前來查驗護照和旅行證，分別登記後，携去證件，給以紅色憑單一紙，限抵印尼登岸後一週內，到移民廳登記，取回護照和旅行證。

船繼續南行，進入了印尼的領海，海上的景色開始變化不定，海面上特有熱帶的氣氛，給我們一種去國日遠的感觸。我們終於到達了印尼；由三千多個島嶼形成的資源豐富印度尼西亞群島之國，原是荷蘭的殖民地，其面積約一百九十餘萬平方公里，人口約有七千餘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寇南侵，佔領荷屬東印度；戰後，日本無條件投降，印尼遂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佈獨立。嗣後印尼的土著遊擊部隊與前往企圖接收原殖民地的荷軍，展開了對抗性的戰鬪，雖然荷軍曾經作過兩次大規模進剿，始終未能壓服當地澎湃的民族獨立運動。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三日，經國際調解，在海牙印荷雙方舉行圓桌會議，荷蘭政府迫於形勢，終於承認印尼有自行建立獨立的聯邦共和國的權利，於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八日（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完成統一，全國劃分爲十行省，卽蘇北、蘇中、蘇

南、西爪哇、中爪哇、東爪哇、加里曼丹、蘇拉威西、小巽他、摩鹿加等十省，楼羅及日惹兩特區，當時其政府是採取內閣制，國會由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人士組成，內閣總理對國會負責。印尼的政黨大小有三十個，以回教徒評議會所形成的馬斯友美黨和印尼國民黨勢力最爲雄厚。

船抵椰加達海口丹絨不祿碼頭時，丘元榮先生曾親來迎迓，惟因臨時發現有匪僞領事也在此地登岸，他自身目標太大，又恐怕因此而暴露我的行蹤，不便立刻露面，故派他榮盛公司的經理黃應基先生上船，引導我們登岸。旅客入境，在椰嘉達須要經過三個關卡，我們雖然只帶了大小六件行李，與一般旅客同受檢查，費了許多時間，也損失了一些東西，好容易通過碼頭的關卡，迎面又來了軍事檢查哨，公開索賄，付了黑錢不算，連我衣袋中僅有幾十元港幣，也竟不知道何時不翼而飛，使人眞是啼笑皆非。一個國家的碼頭和海關，是應該表現其國家法治的精神與優良風度的地方，我領教了一番勒索與洗刼，對於印尼政府與社會的情形，不必去研究，也就可知其半矣。從丹絨不祿沿柏油馬路行三十公里，到達姑濃沙里，暫時居住在一家荷式的印特拉奇旅社，翌日，返芝渣達加輪，將留存在輪上的行李取出運回旅社。午後丘元榮先生携來「華印會話」和「印華字典」各一册，新聲與天聲日報各一份，先由黃應基先生駕車，陪我們瀏覽市區，晚上應丘元榮先生之邀，在馬來餐館爲我們洗塵，這是第一次嘗到眞正的馬來口味。十月九日，是印尼的陸軍

節，黃應基先生的女公子莉莉，來陪我們去逛「新吧刹」。所謂「吧刹」，就是市場的意思。這新市場，大都是華僑商店，但店員却多是土著，不語國語，市場裡貨物應有盡有，



椰城新吧刹內英商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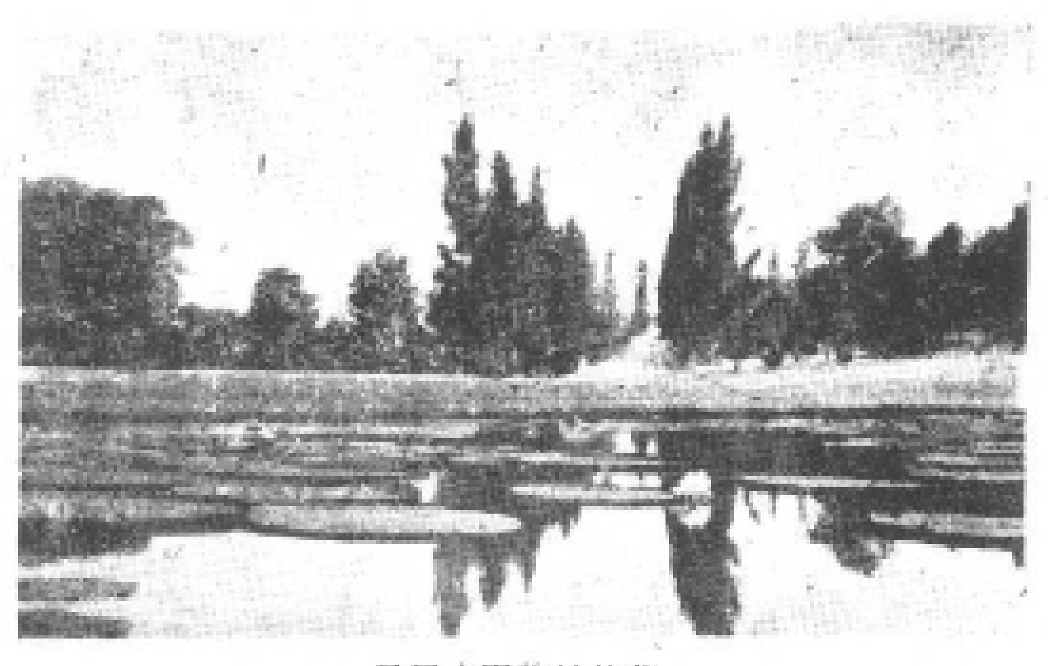
但舶來品要比香港貴好幾倍，商店都懸掛印尼的國旗，以表慶祝陸軍節。當天黃昏的時候，丘先生來邀我們到海濱的芝靈津浴場遊覽，在那裡納涼進食晚餐，幾天來的勞頓，都在清風習習中消逝了。在椰嘉達費了一週的時間，辦妥了入境手續，領得臨時居住證，總算成了當地的臨時市民。我們因爲人地生疏，語言不通，很少外出，丘元榮夫婦則時來邀我們同去晚餐，有時着人送來食物和華文報紙，我因爲不願露出自己的行藏，除了與丘先生等時常見面外，也少與當地其他華僑接近，據說椰嘉達建市歷史很早，在一五九六年荷人初到時，已是一個重要港口，而爲亞洲的一個貿易中心，經荷人易名爲「巴達維亞」，成爲荷屬東印度的首府，到獨立之後，改回椰嘉達原名，現在的市區比戰前擴大了四倍，人口已超過二百萬，

唯一的特點，是它的都市發展，市區建築物，完全是平面的，很少有超過二三層的，四週留着甚多空地，僅椰嘉達一個市，市內有小公園七十一個。市內金融區、工業區、商業區、和住宅區都是分開的，有一條運河把全市截爲兩段，街道廣濶，沿途兩旁一列列地種植着茂盛的樹木，環境幽美。惟其最大的缺點，是一般的貧民男女公然在運河沐浴洗衣，不僅有碍衞生，亦碍觀瞻，可見任何市政建設，一定要與市民的教育與生活水準相配合。因爲市區廣濶，已登記的汽車，總數有六萬輛，脚踏車已超過卅萬輛，三輪車亦有二萬五千輛，所以市內交通頗爲方便，可惜天氣太熱。我們在中秋之後抵達，氣溫仍如仲夏，通常室內溫度都在華氏八十七度左右，使初到的我很難適應，因此，想另覓一較淸涼的地方居住，經與丘先生商量之後，遂由黃先生陪同我們至距椰嘉達六十公里的茂物市觀光，終於在茂物市聞名遠東的植物園對面，選擇住在一家荷式的沙拉旅社，就在茂物定居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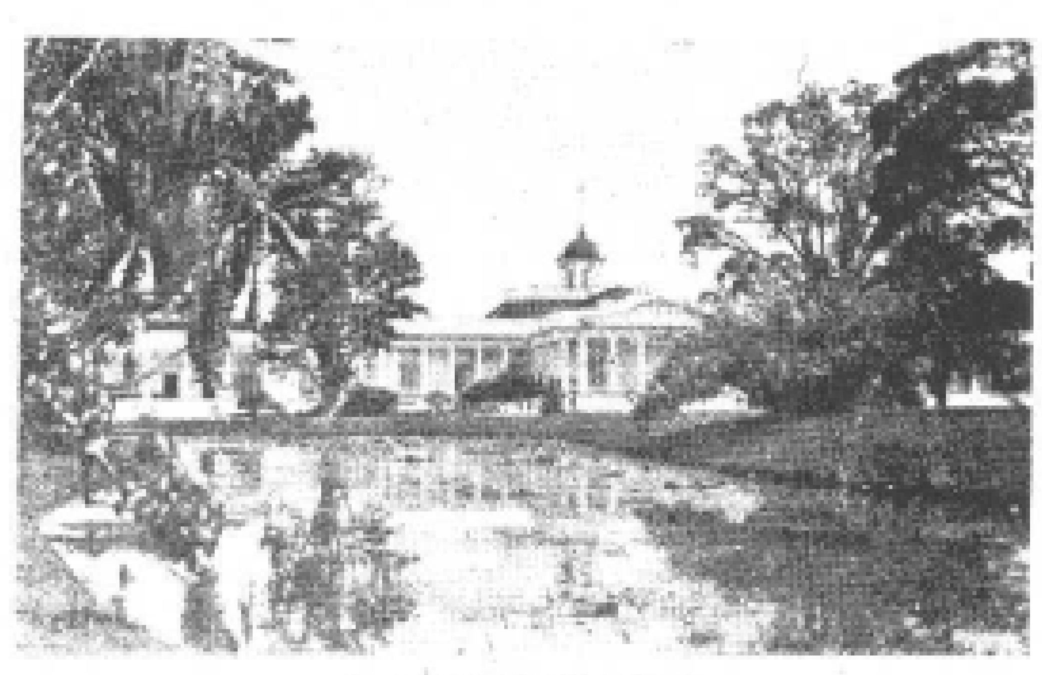
椰加達市內之小運河

## 二、擔任教職與匪鬪爭

定居茂物的第二天，正是十月十日，我們中華民國三十九年雙十國慶。自從共匪竊據大陸之後，共匪定十月一日爲僞國慶，但是我們海外的忠貞僑胞，却仍然以十月十日爲國慶，照常舉行慶典紀念。茂物的華僑，慶祝雙十國慶，是在該市商業街九十七號中華學校中舉行，當天午前十時，茂物市悅昌金舖的店主黃建潤先生，前來約我去參加，黃是我們到茂物以後，由黃應基先生介紹唯一相識的人，他並携來茂物華僑慶祝國慶發起諸人的請帖，我於午后四時偕黃建潤先生抵達會場，大會由茂物中華總會代主席兼中華商會理事長，中華學校董事長，中國國民黨椰嘉達總支部第十區分部常委陳奮澄先生主席，並有陳運昌等多人講話和報告。我是曾經參加辛亥革命起義的人，爲黨國奮鬪數十年，何曾想到今天會流浪海外，異鄉作客，參加僑胞的國慶慶祝會，回首前塵，百感交集，因此，我始終祇是默默的在大衆之中，忍受我內心的痛苦和淒楚。這天到會的僑胞共有二三百人，攝影聚餐，情緒熱烈，際玆國家多難之時，海外竟還有這麽多的忠貞僑胞，熱烈地、忠誠地爲苦難的祖國祝禱，眞是難得。會後冒着豪雨乘車回旅舘，已是夜晚十時了。我們住在沙拉旅社的十七、二十五兩號房間，這兩個房間，正面向植物園，只要推開窗子，園中景色就可盡收眼底，這個植物園，在遠東稱第一，佔地二百餘英畝，園內遍植熱帶植物，草



茂物植物園之風景



茂物植物園內之獨立宮

本、木本，應有盡有，我們從氣候炎熱的椰嘉達，遷到這景物宜人氣候涼爽的地方，精神爲之一爽！

我們來此間的目的，已在前面說明，但是長久作寓公，那就成了問題，因爲我不是個有錢的軍人，所携的一點川資，也快用盡，所以在旅館中住了一個月之後，便由當地中華學校校長陳運昌先生介紹，遷入比較價廉的新巴利旅館，不久，宏、宜、宛三兒的求學問題，也由黃建潤先生代爲安排，就讀不力丹中華學校第一分校，而我們在印尼的居留問題，經由印尼籍華人溫敬多君（印尼國民黨中央委員）向印尼內政部少數民族司司長脫勃林和該司華僑部主任勃太林關說，並經由印尼教育部華僑司司長張承祿（印尼籍華僑）的幫忙，頒發給我們兩人教員許可書，這才完成在印尼合法定居的手續，把我們原來只可以在印尼暫居三個月的時限，延長到二年，可以一直住到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爲止，而且不久，內子就受聘任當地中華學校教職。

四十一年一月，內子因省親返香港一行，我替她代授高小六年級的國文、地理課，後來又增授高小五年級的尺牘課。嗣後內子自港返茂，學校方面替她另排課程，着重在她的本行美術音樂方面，我竟一直代課下去，先是教授高小的課程，繼而又增加初中的班次，授的課則不外國語、作文、尺牘、歷史、地理等，儼然成爲中小學生中的猢猻王，思之不禁莞然。在這一段教書生涯之中，我整日與十來歲的少年混在一起，一方面欣賞他們

那種天眞無邪的赤子之心，一方面藉此重溫兒時的生活，溫習幼時所習之舊課，自己亦覺得年輕了不少，到也不乏樂趣，眞正過着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的生活。只是印尼華僑學校，學生程度不齊，一般華僑把學校看作學店，認爲子弟入學校，主要是學一些祖國的文字與常識，畢業之後懂得講幾句中國話，會寫兩封應酬的書信，就已滿足。這種思想，是應力求改變的，惟我初到學校不久，未便立卽建議。海外的華僑，是革命之母，在我們反攻復國的時代任務中，更是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何鞏固我們海外華僑的向心力，壯大我們反攻聲勢與陣營，僑教實在是最首要的基本工作。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從教育上薰陶華僑子弟，鼓舞僑胞的情緒，也只有從整頓僑教與改進僑教着手，可惜我在華僑校中，只是一個客卿地位，不便多表示意見。惟有一件事，使我無法不開口，那就是僑校所用的教科書，在共匪未竊踞大陸之前，都是由中華書局所供應，這些教科書，都是經過政府教育部審定，內容是沒有問題的。自從共匪竊踞大陸之後，中華書局爲匪劫收，該書局所出版之教科書，完全改爲共匪馬列主義的宣傳八股，自不能採用，以後各僑校在印尼聯合組織公司自印了一些教材，但是一方面因爲華僑對祖國情況不甚瞭解，加之印尼已承認匪僞政權，共匪的赤色文化統戰活動非常猖獗，仍難免有多少赤色毒素，滲入其間，對華僑下一代影響甚大。所以我當時堅持課本一定要改良，否則寧願不教書，經過多次與臺灣方面本黨經營的正中書局總經理張廷休先生及椰嘉達南洋印書局總經理郭美

丞先生往返接洽，總算獲得大家一致的支持，同意所有印尼各正義僑校的教科書，一律改用正中書局出版的課本，由印尼的南洋印書局爲總代理，於四十一年五月九日簽定合約，我和立委馬樹禮、謝哲聲三人爲見證，解決了這一問題。如果說我對印尼僑教有什麼貢獻的話，那麼在這一件事情上，總算爲國家盡到我個人的責任與棉力，使得印尼萬千以上的華僑子弟，免於受共匪的邪說與毒害。

我和內子在茂物教書，轉瞬經年，因爲學校方面始終未能照一般規定配給宿舍，住在新吧剎旅館終非久計，爲了節省開支，在茂物的郊區頂了一棟房子，這房子位於印尼人的住宅區，事前我們只計較頂費，住進去之後才知道這種地方治安情況不良，從前曾經發生過殺害荷蘭人與華僑的情事，一般華僑聞而生畏，都問我爲什麼住到那樣一個地方？眞使我們啞口無言。住在這個地方，每天往返上課，疲憊不堪，固不待說，最大的苦惱是精神上的負荷。我們每天一到午后五時，就必需緊閉門戶，睡夢中也要提高警覺，惟恐有壞人刼掠，一直住到離開時，整整三年，只有流氓乘機前來恃强刼佔我們住屋的情事發生，未遭大禍，亦可謂幸運。

自從至茂物定居之後，我一直隱着我的眞身份，許多公開場合，都儘量的避免參加，即或不得已參加了，也總是避免突出，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煩，更討厭的是怕被人利用我的空名到處招搖。這樣，一直維持到四十一年的三月間，終於發生了問題。原來我保定軍

校同學劉統，有個堂弟劉應宜，他是向匪賣身投靠的赤色份子，不曉得怎樣的情形之下，我在印尼的行藏竟被他查悉，於四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擅自捏造我的談話，刊載在靠攏共匪的赤色僞報新報上，編造若干的情事誣衊我，這使我當時非常憤慨，不得不斷然起而應戰，公開駁斥他們的無恥與卑鄙的行爲，表明我自己的立場。這樣一來，我的身份已被公開了，散居印尼各處的華僑同志，絡繹不絕的來慰問、來拜會，同時更引起印尼政府對我的注意；印尼警察廳的國家安全保衛局，更是像煞有介事邀請我談話。不過他們表示，儘管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中華民國的陸軍上將，擔任過剿匪總司令，只要我能遵守印尼的法律，不與匪黨發生衝突，他們是中立的，既不偏左，也不偏右，當對我盡其保護的責任。我也當卽答覆他們，只要他們不要麻煩我，我絕對不會在印尼境內滋事生非，且對他們的關懷表示謝意。自在報端公開我的身份之後，華僑社會都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在印尼，不可避免的應酬也開始了，因之我亦以茂物爲中心，名義上是去遊覽附近的名勝，實際上是展開連絡正義華僑，喚起正義華僑，團結力量，支援反共。

四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劉心田父子駕車來約我全家，赴芝吧大士的印尼植物分園遊覽，印尼植物園也就是我們初到茂物時所住的旅社對面植物園，這一分園則是以一個小山嶺爲範圍，中央有天然水池，池旁綠草如茵，茂林修竹，奇花異草，依山傍水，別具一種風格。園中苗圃繁殖許多珍貴花種，於他處尚少見，爲一般園藝家所珍視。於二十二日又

遊椰嘉達，先參觀僑領馬樹禮、彭宏南、顧竹琪諸先生所創設的安全火柴廠，規模不小，其中工作人員，大部爲華僑，我曾對彼等表示慰問。旋由軍校同學洪偉能君邀請，到椰嘉達一家華僑所開設的大酒館，班芝蘭一樂園早餐，餐後又同遊椰嘉達動物園，這個動物園的範圍也不小，有叢林、池沼、虎豹、猿猴、大象、狗熊、野豬、以及各種馬類、鱷魚、蟒蛇等。從動物園出來，再至魚乾街參觀水族館，此館的魚類，由許多很大的玻璃櫃飼養，櫃中通以電流，各種奇異珍貴的熱帶魚、紅鯉魚等，上下翱翔，五光十色，豔麗奪目，頗能逗人。

## 三、藉旅行連絡僑胞

四十一年七月廿八日，即是農曆的六月七日，爲我六十晉一生辰，早在五月間，茂物中華學校校董會董事長陳奮澄先生與各位校董，就開始在暗中醞釀爲我慶壽，我以國難爲由懇謝，詎料彼另有作用，其眞實的目的是向各地華僑籌募擴充校舍經費，改建第一分校，完成他們的建校計劃。當時陳董事長以此意來問，使我非常尷尬，如果在平時，我來此遊歷，以我祝壽的名義，替僑校籌募經費，因我素來熱心教育，不但同意，且可捐出我的俸錢，以爲倡導，今日我寄居此間，難免使不知內情的人誤會，且使別具用心的人藉詞中傷，思維再四，覺得此事於情於理不便當面拒絕，而想到僑領中郭美丞先生比較老成

練達，我乃對陳董事長說：「爲了發展僑教，要我盡一份棉力，是義不容辭，如以我祝壽方式來籌款，恐怕太招搖，可能會引起外界不良的反應，與我個人實有不便之處，値得從長考慮，請先與郭美丞先生先行商酌，然後大家研究，切勿冒昧從事。」不料他們嗣後竟沒有與我商量，也沒有徵得我的同意，就成立了祝壽委員會，以祝壽委員會的名義，發出了壽啓與請帖，等到我知道此一行動，去問郭先生，纔知道陳董事長根本沒有與郭先生商量，造成了既成的事實，使我既不能登報否認與拒絕，又不便責難這些善意的朋友，有苦難言，莫此爲甚。我當生日前一天，與郭美丞先生商量，決定離開茂物，不出席慶祝會，由新榮嵐亞貢樂都旅社的董事長莊成立先生派來汽車，接我和內子到貢樂都別墅休息，第二天下午返茂物後，陳董事長等又來我家，堅邀共赴樂園的晚宴，因爲印尼華僑社會沒有避壽的習慣，這一天參加祝壽的僑胞，達數百



六一誕辰在茂華所設立壽堂

人之多，外埠的僑胞除椰嘉達、芝檳椰等近處者外，更有遠在巨港、三寶壠等各埠的僑領，也有乘機前來賀壽的，使我內心感覺得非常過意不去，盛情難却，不得不前去接受歡宴，並致歉意。餐畢，被邀到茂華禮堂與祝壽委員合攝一影，以爲紀念，這可說是我有生以來最感尷尬的一次生日。自共匪的尾巴報紙，冒我的談話，刊出統戰性的新聞之後，預料今後在這個華僑社會中，麻煩一定會很多，這種祝壽的活動原本意料中之事，但這件事情的結果，陳董事長與椰嘉達中山中學董事長章勳義之間，終以利益分配而鬧得不愉快。我對此事的態度，既沒有答應在前，事後也只好不聞不問，但章董事長因爲未能分潤，竟連我也遷怒其中。我以一個落拓於海外的流亡將軍，自忖毫無值得傲人之處，這樣子一塊黑招牌，居然使大家如此這般，弄得面紅耳赤，積不相容，眞是我始料所不及，反而要用一番氣力使彼等和睦相處。據說這次籌募的款額約爲印尼幣十萬盾，陳董事長在分校爲我建立一座紀念堂，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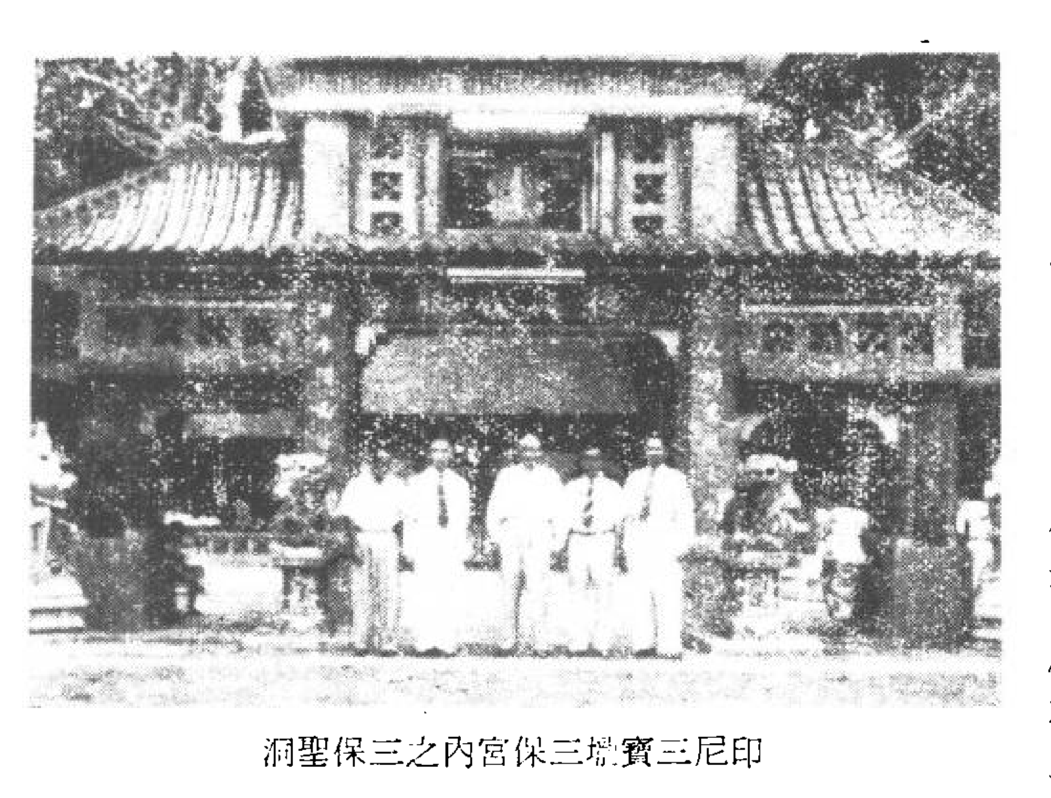


劉天獄先生紀念堂

「劉天嶽先生紀念堂」，八個大字是請于右任先生所賜的墨寶，我這壽公的收獲便在此，古人云：「盛名之累」，大抵如斯。

我往於西爪哇的茂物，久欲作中爪哇之遊，所謂中爪哇是包括三寶壠、日惹等地，我國明代鄭和太監下南洋，就是在三寶壠港口登岸，現在還有三保洞、三保宮等遺跡，可供觀光人憑弔瞻仰。日惹一帶有新出土的佛塔，亦是我們所嚮往之地。四十一年八月廿七日上午八時卅分鐘，我們自茂物出發，由李振國君駕車相送，樂園主人謝慶申君亦隨車陪往，中午抵達萬隆，我們進住奄木有街九號，承黃氏兄弟育我、育旺、育德殷勤接待，午餐之後，當地閩僑富商潘生回先生陪同拜訪各僑領，並招待晚餐。翌日前往本黨萬隆支部，與支部秘書林仕和，中山學校董事長陳松興，校長李贊獲，校董黃炳輝、羅通逵、葉偉鐸諸先生相晤，暢談甚歡，由彼等招待午餐，餐後觀光當地的風景區，動物園等處，並看電影一場。當晚牙律的僑胞代表朱伯鈞、姚萍生兩先生，聞我已抵萬隆，特地趕來，堅邀我們去牙律一遊，因爲旅行程序，早已排定，未便變更，遂婉言辭謝，並允於中爪哇之行完畢，再考慮順道前往。八月廿九日離別萬隆，前往三寶壠，午前分別向萬隆僑領辭行，於華僑所開設的南京照相館攝影留念，十二時卅分前往機場，華僑代表黃志陶等趕至機場送行，盛情感人。飛機於十四時起飛，從飛機上鳥瞰萬隆附近，只見遍地綠茵，道路縱橫至爲整齊，這些都是荷蘭人過去經營的成績，今天萬隆的繁榮與富庶，由來有自。約

一小時的飛程，抵三寶壟，當地本黨支部常委黃春生、李煥然、李性真諸同志已在機場歡迎，一切均承預爲安排，住進亭派諸旅社的第二號房間，行裝甫卸，就由陳煥然君引導觀光三保洞和三保宮，三保洞中供有三保太監的塑像，許多土著進出燒香，求神問卜，香火



印尼三寶壠三保宮內之三保聖洞

甚盛，塑像之前，煙霧繚繞不可逼視，由此可以想見當年三保公爲中華民族所樹立的德威，仍深植於土著的心目中，歷數百年而不衰，先民勝蹟，發人深省。此外，我們還在三保宮中，看到當年三保太監遺留下來的船錨和隨行官員的塑像，廟宇完全是中國大陸的宮殿式建築，遠離故國在這南洋的一角，憑弔先賢遺跡，瞻仰漢家聲威，再反顧國家多難，今天自己流浪海外，更不禁黯然神傷，感慨萬千。晚上，在當地的吉雲餐廳晚餐，由三寶壟的本黨支部作東，同席除黃、陳、李三委員外，還有前江南大學校長章淵若，三寶壟黨部秘書兼華僑學校校長張本立諸先生。三寶壟本黨三位負責人，黃春生是湖北人，爲當地牙醫館主，陳煥然爲福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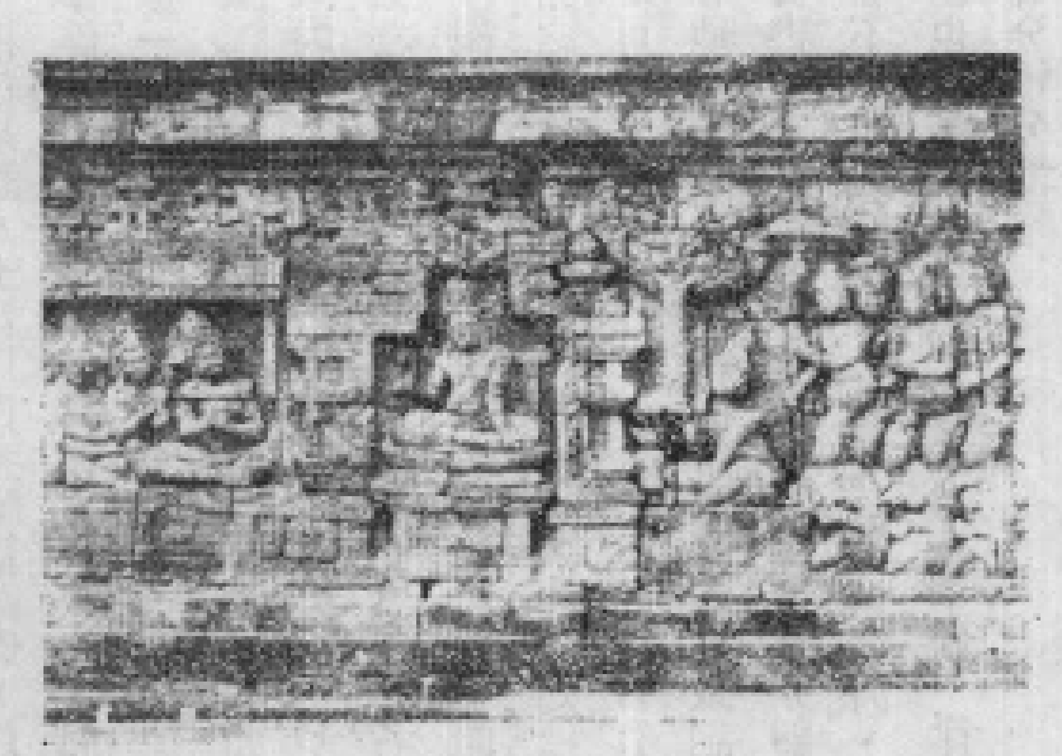
李性眞爲廣東人，都是經商。他們三位，以不同籍貫，而能和衷共濟，合作無間，處得這樣融洽，在印尼一般華僑社會中，是極爲難得的事。

第二天一早，陳煥然先生偕一業餘攝影家甘生球君來邀我們赴日惹觀光，日惹新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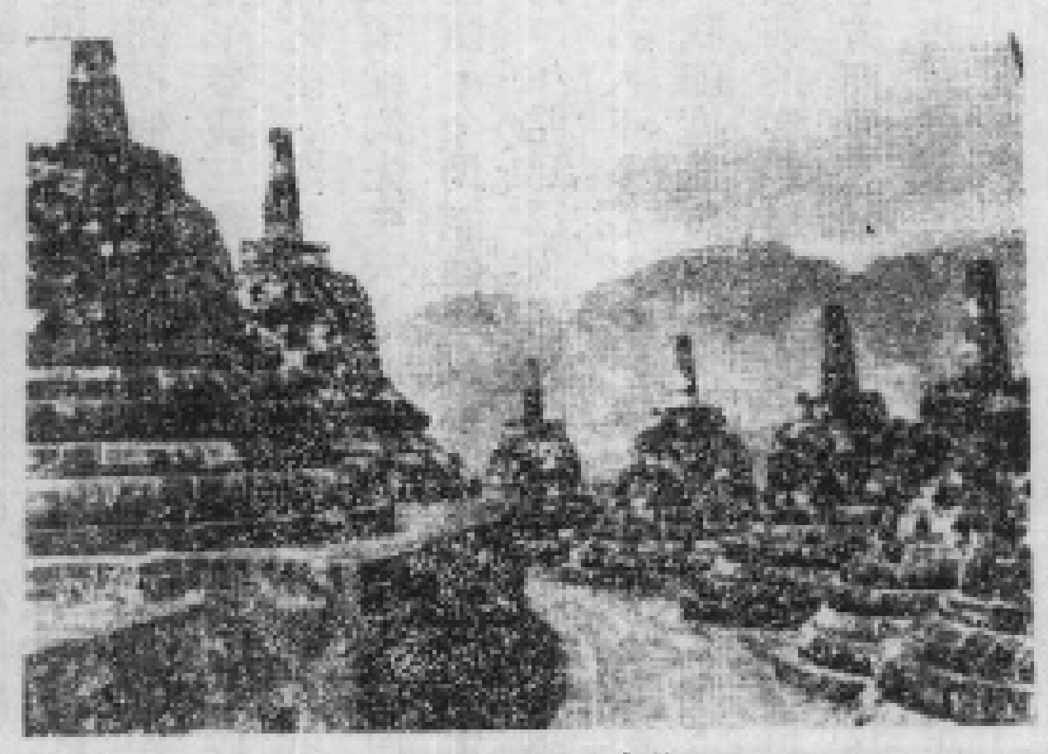


印尼日惹附近之大佛塔

之佛塔共有三座，是在荷蘭統治印尼前埋入地下，經三百餘年始行出土，從這一古代佛塔的發現，可以證明歷史上中爪哇一帶，佛教甚盛，而不是現在的回教社會。參觀佛塔之後，往日惹特區觀光，此爲印尼宣佈獨立，對荷作戰之臨時首都，原有蘇丹王府，爲現在印尼大學舊址，並有水晶宮古蹟。此宮四週環水，建築如一大堡壘，其中又區分爲各部居室，遺跡猶歷歷可辨。相傳當初荷蘭人侵入中爪哇時，曾有酋長據此宮頑強抵抗，達數年之久，蓋此宮四面水深難渡，內部糧食儲屯充足，誠易守難攻。這許多爪哇古代抗拒異族的遺跡中，都是珍貴的考古材料。可惜我們不通印尼文字，無從辨識，只能走馬看花，約略地從其外型上去猜測揣摸，而一



印尼日惹附近大佛塔內之浮雕



日惹大佛塔周圍之小塔

般土著因無歷史知識，故而有種種神話，不値一笑。參觀日惹後，當地僑領王長水先生來訪，相敍甚歡，王君爲日惹閩籍華僑，以經營茶葉起家，賦性豪爽而慷慨，常出藏金，捐助華僑教育，對僑教倡導甚力。談吐之間，尤表現其主持正義與反共愛國的熱誠，我覺得這樣一位僑領，而不是本黨同志，實爲遺憾，經商得他的同意，由陳煥然和我爲介紹人，於第二天在三寶壟支部宣誓入黨。八月卅一日上午參觀三寶壟各華僑學校及當地黨務，再與陳煥然、甘生球二位至三保宮攝影，步至三保宮後高地，參觀印尼第一華僑富翁黃仲涵先生之祖塋，黃先生之女公子，是我國名外交家顧維鈞先生夫人，此一祖墳，外形高聳如龍，視界廣濶，堪輿家之說並非無因，而黃氏後裔，今仍能發達於爪哇，成爲華僑中首屈一指之富翁。下午由王長水君駕車，遊三寶壟海口，當年三保太監率衆登岸之處，現已無遺跡可尋，信步閒眺，海天一色，不勝有浪裡淘盡天下英雄之感。晚間參加支黨部聚餐，到各地同志數十人，首由常委陳煥然致詞介紹，我卽席提出團結、堅定與奮鬪互勉，張本立秘書要求我報告徐蚌會戰經過，我亦卽以會戰前的客觀情勢，作了扼要的說明，指出剿匪並不是單純的軍事，而是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所共同致力的總體戰，對今後反攻的前途也約略的申述，並要求海外華僑一律歸心，共同努力，重建革命力量爲結論，至廿二時廿分始分散。

因爲牙律僑胞一再邀請往遊，盛情難却，三寶壟之遊結束後，決定順道前往。九月一

日晨，王長水先生以車來迎，我們先回到日惹，然後改乘十一時十五分的火車赴牙律，因中途有一段汽車旅行，到十九時才抵牙律。當地華僑有三十餘人在萬源公司設宴歡迎，該公司係一位七十以上高齡老華僑葉祖德先生主持，先由當地僑領楊鏡球先生作介紹，再由平民學校代董事長何坤華先生起立致歡迎詞，我因爲事前已知當地傾匪的華僑聲勢不小，所以致答詞時特別强調共匪滅絕人性的殘酷行爲，揭發赤色漢奸賣國的罪惡，以及奸匪在海外所進行的統戰陰謀和種種欺騙華僑的詭計，曉以反共救國的大義，勉勵旅牙律僑胞，千萬勿受奸匪愚弄，後悔莫及，我無所顧忌，慷慨陳詞，圖挽回牙律部份華僑傾向奸匪之頹勢。會後攝影留念。此次到場歡迎我的僑胞代表，雖未包羅牙律僑胞中所有的團體，但到會的僑胞代表，聽我講演之後，喜形於色，從談敘中表現愛國的忠誠，嚮往祖國的熱情，溢於言表，氣氛非常熱烈，聽說事後一批遊離中立的土生華僑，也會門動改變了思想，參加反共行列，至感欣慰。次



印尼牙律華僑歡迎宴會

在牙律與各僑領及一部學生合影

日，我與僑領何坤華、楊鏡球諸先生，分別向當地各僑領僑賢拜候，然後到當地的溫泉沐浴，承葉老先生接待於家中午餐，下午繼續赴當地中華平民學校去參觀，並接受該校學生歡迎與獻花，由我簡單的對學生致詞勉勵。該校校長宋伯鈞，亦係軍校學生，校務推行頗上軌道，一切設施很有教育的意義。當天離牙律，經萬隆遄返茂物，結束爲期六天中爪哇之行。

## 四、東爪哇的風光

爲特殊風格峇厘島的誘惑，必欲一開眼界，乃作一次東瓜哇之遊，以了心願。九月二十六日洪偉能先我們一日啓程，去萬隆準備住宿，我與內子於二十七日將學校考試後應辦之事交代淸楚之後，於午後二時十分，攜四兒偕洪夫人陳德芬包了一輛汽車，直奔萬隆，五時十分抵達，仍住奄木有街九號，翌晨四時，會合洪偉能君趕赴火車站，搭乘六時卅分的火車往泗水，於午後七時五十分抵達，我們在黃昏中步出車站，下榻事先洽妥的格

蘭旅社，未久旅社主人楊少珍先生自外地趕回，聲言因郭武林君由椰嘉達拍來預定房間電報，辭意不明，姓名譯音不清，以爲是普通客人，迎迓來遲，表示抱歉。廿九日晨由楊少珍先生陪同拜會泗水中華總會理事長謝國振先生，謝是河南商邱人，畢業於燕京大學，爲舊部萬南山的外甥，雖非本黨同志，然而反共最力。隨卽與謝夫婦前往當地的中華聯合學校參觀，這是泗水華僑學校中未被赤化的一所最大的完全中學，敎師優秀，設備齊全，有學生三千左右，董事長爲楊少珍先生，校長是由我立法委員謝哲聲先生擔任，謝因返臺參加國慶大典及向　總統祝壽，校務由校董謝國振代理。這所學校由於全體校董與敎職員的堅決反共，始終保持着良好的學風，當然難免有共匪的職業學生，混入其中，因此處境亦甚艱苦。午後參觀泗水動物園，除了感覺到比其他動物園規模較大一點之外，也沒有發現什麽特別出色的地方。九月三十日由楊少珍陪同拜會泗水的忠貞僑領，然後到青光報社和國民黨的泗水支部參觀，並往訪我政府駐泗水的前領事曹汝銓先生（曹汝霖的堂弟）。午後六時四十分應楊少珍與李榮良等十二位華僑領袖的公宴，席設雲居酒家，先由楊少珍致歡迎詞，頗多溢美之語。十月一日，是共匪的僞國慶日，諸僑領邀我作瑪琅之遊，一早楊少珍以車來迎，十時抵達。該地風景宜人，氣候涼爽，建設也頗具規模，的確是個好地方；可惜一部份房屋，在印尼內戰的時候，被遊擊隊所焚燬，兵災的遺跡，至今尙未恢復。我們在街上稍事觀光之後，到李長熙同志先聲肥皂廠休息，順道去參觀楊少珍在瑪琅

開設之牛乳廠，後又由本黨同志邀去參觀當地的自由社，該社是瑪琅唯一的一個反共組織，我們在該社午餐，並由我題字攝影留念。

瑪琅華僑設立的一所中學，一般人稱之爲瑪中，歷史甚久，最近尙籌到一筆鉅款，正在興建宏大的校舍。該校董事長是閩僑黃怡瓶，是一個老朽昏庸自己沒有主張的人，其子已傾向共匪，黃的事業一切都操縱在這個赤色的兒子手裡，住宅學校店舖都任其兒子懸掛僞旗而不加禁止，態度模稜。這次我到瑪琅，有人拉他到自由社參加聚餐，他也居然參加了。餐後他聽說要攝影留念，就拔腿想溜，被鄰座的忠貞僑胞看破，給他一番譏刺，他不好意思退席，現出畏首畏尾無所適從的醜態，可笑亦復可憐。餐後我特地去瑪中參觀，希望能從此行中予以挽救，到校後，得悉重要的職位已被共匪爪牙把持，瞭解其內情，頗不單純，知道挽救甚難，最後將終不免於赤化，不勝惋惜。順道前往參觀天主教所辦的中印中學，途中獲悉李長熙同志之尊翁，壽高八十有五，是華僑社會中的長輩，當即前往拜會致敬。歸途經拉旺，有軍校第七期學生李德源君，前來迎迓，誠懇邀請至其家中一敍，而悉其爲徐月祥兄之舊部，亦是我之部屬，彼現任教於當地僑校，李宅範圍寬廣，有很大的花園，環境幽雅，其父母妻子及另一同事，均出來相見，洽談甚歡。這次在泗水與瑪琅，沿途所見華僑懸掛僞旗者，約有三分之二以上，當時覺得十分痛心，質諸當地華僑同志，他們的解釋是當地政府已承認共匪僞政權，規定各種節日，華僑只能掛汚腥旗，我們的國

旗是被禁懸的，爲表示別於當地土著，很有些僑胞因爲認識不清，也就無知地掛上匪旗，其實這批人之內心，並不傾向奸匪。我當時認爲黨工幹部宣傳工作做得不够，希望發動同志勸告華僑，爲了表白自身忠貞立場，大家寧可不掛旗，做一個海外的蘇武，不掛僞旗，不爲匪虛張聲勢。此次我還發現一件可怪的事，泗水商會主席某君，自從共匪竊據大陸後，爲了表示中立，不理會務，抱一種明哲保身之態度，主席不管事，理應由副主席執行會務，副主席葉立庚，是本黨黨員，亦是個無主張之人，竟任該會秘書擅自作主在商會掛上僞旗，眞是一件非常洩氣之事，爲一般忠貞僑胞所不滿。又泗水本黨支部之側，有一個平劇社，原屬黨部的文康機構之一，今已靠匪，高懸僞旗，然由遠地看，不明內情之人，一定誤認本黨部亦懸僞旗，這亦是一件非常尷尬而且難堪的事。

十月二日，我們開始作峇厘島之遊，有水陸兩途可行，水路候船遷延時日，故決定從泗水乘火車到外南夢，然後乘渡船過海峽至峇厘。清晨楊少珍駕座車載我們赴火車站，六時開車，沿途風景很美，於下午二時三十分抵外南夢車站，李長熙同志之侄從宏，携子在車站迎接，至先聲肥皂廠外南夢分廠休息片刻，後住進外南夢旅社，這旅社面對外南夢體育場，馬路寬濶，環境淸幽，各房均有紗窗，遠眺窗外，有耳目一新之感。據說外南夢赤色匪徒活動甚爲猖獗，聲勢較正義僑團爲大。晚間李從宏夫婦邀赴聞香居酒家晚餐，有林黃兩君作陪，因爲李從宏君考慮到我的身份，不便過於聲張，以避免赤色匪徒及其同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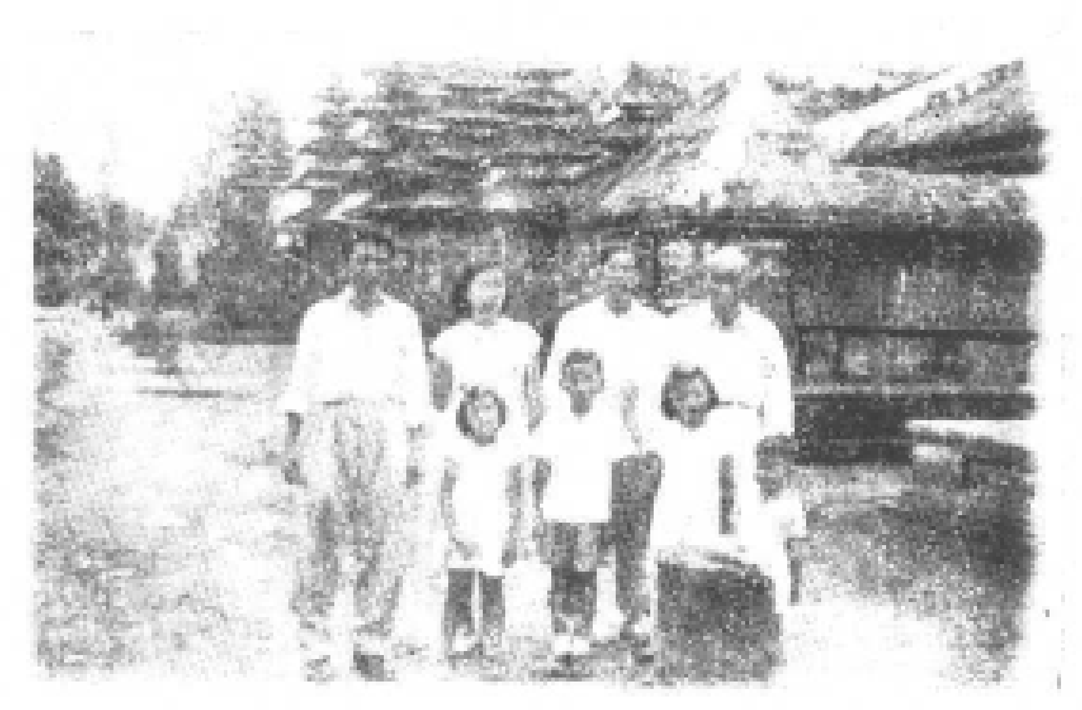
惹事生非，破壞我們旅行之情調，但事後仍被赤色新聞記者所悉，在僞報上披露我的行踪，說我此次到峇厘去一定有「陰謀」，我一笑置之。然我見到忠貞僑胞時，曾和他們半開玩笑又半正經的說：「我劉某這次東爪哇之行，陰謀是沒有，但陽謀則是有的，就是堂堂皇皇的與正義僑胞見面，促進大家對祖國的認識和內部的團結，堅定反共愛國的決心，要大家不要受共匪的欺騙，上共匪的當。」一在外南夢旅社住了一夜，第二天正是我們農曆中秋節，旅行之中，一切從簡，李從宏夫人照家鄉的風俗，送來月餅一包，由小兒們帶到渡船上，飽食一頓，藉以作爲佳節的點綴。「月到中秋分外明」，在異國的蕉風椰雨之中，欣賞中秋月，雖然明月依舊那樣的皎潔明亮，但它好像已經沒有往日的興奮和歡樂。

十月四日晨，李從宏來取我們的身份證，代向警方辦理赴峇厘的通行證手續。八時四十分一切辦竣赴碼頭，登上輪渡，開航一小時，始達彼岸碼頭，因等候麻塘方面南隆公司主人李富松之長公子榮良駕車來接，旋因缺乏油料，延至下午二時啓程，四時三十分始抵達，且因是日觀光旅客太多，峇厘旅館客滿，乃借住在李富松家。十時許，李榮良陪我們乘車前往風景區，途中經一個婆羅門教的古寺，進入參觀，寺內只有少數石階和木製的房舍，另有各種各樣的石刻人和怪獸陳列其間，刻工粗糙，既不藝術，也不美觀，惟其大門二門有石柱矗立，雕刻精細，頗具氣魄。另有一歌舞場，以石板舖地，四週以石製欄干，佔地廣，但房頂却用茅草蓋成，頗不調和。午后抵達風景區，這所謂山頂的高地上有一天

然湖，湖中有艇可供泛遊，我們在面臨小湖的一家旅舘小事休息，適有當地宜華赤色學校的教員，亦進入旅舘，我們則不願久留，遂外出信步瀏覽，發現一所破爛古寺，該寺似已久絕煙火，建築也很簡單，一無是處。旋由榮良引導我們去參觀一座尚在祭祀的婆羅門古寺，鼓樂之聲遙遙可聞，寺內外並有賭博鬪鷄等，吸引不少土著，峇厘信婆羅門教的人佔多數，吃猪肉也不禁忌，島上居民養猪幾成爲每家的副業，運銷各地，頗爲有名。養猪之外，以養雞著稱，家家畜有公鷄，以裝飾美觀的鷄籠關着鷄放置門口，以顯示家中所飼養的公鷄雄壯英勇。我們一入其境，便聞鷄鳴不已，此起彼落，眞是一個雄鷄世界。我們進入古寺參觀，果有規模盛大的鬪鷄場面，走近鬪鷄場，首先看到一個穿着很華麗的老者，坐在當中主持其事，擔任監督，據說此人是峇厘土王。鬪鷄人爲甲乙兩幫，其餘圍繞着鬪鷄場的人，都是看熱鬧的，準備上場的公鷄，腿上先縛以利刃，罩在鬪鷄場中央的籠中，開鬪的時候，由兩造各執公鷄，一聲令下，即互相撲殺，並在兩鷄的上面，覆以寵大鷄罩，使之不易走避，且免傷及觀衆，必至雙方精疲力竭，一造的公鷄被刺殺爲止，始定輸贏，勝的方面除贏得金錢之外，並可以獲得敗鷄一腿作爲戰利品。在我們看認爲非常殘酷，不忍卒睹，但在土著樂此不倦，尤其是雙方的公鷄拚鬪高潮的時候，旁觀的人跟着大叫大跳，幾近瘋狂。過去聽說我國浙東一帶，鬪鷄之風亦很盛，惟未見過，不知道是不是如此地一樣。寺中還有許多花樣，如叫賣土產等等，不一而足，頗有類似我們故鄉的迎神



峇厘島裸女朝拜行列



峇厘島婆羅門古寺中

賽會之熱鬧。歸途中，還看見許多前往該寺朝拜的信徒行列，迎面而來，絡繹不絕，其中有的手持長幡迎風招展，也有許多裸着上身的土著婦人，頭頂水果祭品，遠遠望去，就好像一座細長的玲瓏寶塔在蜿蜒而行，成爲奇觀，內子迅即攝入鏡頭，留作紀念。隨後我們到砂摩爾海濱，去拜訪一位比利時寄居該地的老畫家之家，並欣賞他如何着筆繪畫。內子是學美術的，對於此行甚感興趣，曾向他請教了許多問題，此位畫家，年已七十餘歲，據聞於二十餘年前，偶然行經此處，愛上這寶島風光，決定在此定居，從事繪畫，他的印尼夫人原爲其模特兒，係有名舞女，長年相處，因愛而結合，現在還不過三十餘歲。我們見到他所作的畫，多爲其夫人各種姿態的人像，神采生動，他們伉儷情深，概可想見。當天返回李宅，已近黃昏。

十月五日清晨，蔴塘華僑商會的理事長張科，理事李子耀，峇華校長鐵雄飛，以及前服務汕頭海關的胡啓鵬先生等來訪，邀我們去著名的名勝帕西里觀光，該地有一個旅館，建築於叢林之中，規模並不大，僅有十多間房間，爲一般公務員消遣之地，據說蘇加諾也喜歡此地，常來遊息。旅館下面，有一二十米突長的游泳池，池水碧綠，非常清潔。在此地稍作憩息之後，繼續進入高地，氣候亦漸漸轉涼，平均溫度僅爲七十度。於下午二時許，一行人等抵達金打馬尼，是山頂上的一塊平地，有一座名爲K、P、M的荷蘭旅館兼酒店，其餐廳裝有壁爐一具，長達兩米，似有歐州風味。這一旅館，亦傍着一個天然湖，

從湖上可看見死火山。由旅館處再往上行，約一哩許，有張科的一所別墅，當晚我們住宿其中。翌晨，我們穿上所携帶之衣服，仍感不足禦寒。早餐進食牛乳咖啡外，並由洪偉能君喚來一「沙律」擔子，一面欣賞湖光山色，一面飽啖「沙律」；所謂沙律，就是塗了醬的炸牛肉，以竹籤成串而食，是馬來的一種最普通的食物。八時許，張科來引導去參觀一處所謂大寺，其實僅有四層百餘級高之台階，空無一物，一堆廢墟，居然列爲名勝之一；但忖度此寺，可能在印尼的歷史上有值得憑弔之處，也許張科平日未注意，不能道出其所以然。原車駛往厰塘，已是十時四十分。峇厘島與中國通商的歷史甚早，千年以前尙通行唐、宋、元、明、淸諸代的通寶，經印尼政府明令禁止後，雖然市上不通行，但是民間仍到處可見，由此可見我國人與土著關係之深切。這次我們到山上，雖是極偏僻之處，仍能見到土生華僑與土人混合相處的生活情形。一位姓陳的華僑，父親是福建永春人，母親是峇厘土著，他曾經一度回過永春故里，現在山上收買花生和大豆維生，外貌已完全與當地土著無異，和他講話，也不諳國語，如果事前不知道他的來歷，絕對不會相信他亦是我中華民族黃帝的子孫。

七日淸晨，李榮良駕車前往參觀舊王宮，蓋峇厘原分六個行政區，歸六個土王統治，荷蘭人征服印尼之後，舊日土王的權力雖已被剝奪，但名義猶存，仍然受到特別的優待，是當地土著精神上所依歸的偶像，對土王保持着非常虔誠與尊敬的情感，他們所居住的王

宮，依然巍峨獨存。途經以木刻聞名的金巷，下車購買幾件木刻的紀念品，繼續前行，抵達古隆，這是一個古老的鄉鎮，有舊日的宮殿的遺址，大門的兩個大柱的雕刻，花紋非常精美。進入宮內，有長形的古亭，步過古亭拾級而上，則見許多過去帝王所乘的輦輿，各種古代兵器，各種人身獸首或人首獸身的奇怪神像，以及一些古代戰鬪的繪畫，身入其境，使人不免發思古之幽情，可惜對於這些印尼古代的事物，當地既無出售說明的書籍可資參考，又無人隨同講述，只是覺得古樸與新奇，瀏覽之後，一無所得。我們在古隆鎮午餐之後，買了當地的土產草帽與麥扇，繼續往遊朗亞森王宮，此一王宮乃是建築在一個天然湖的中央，頗具亭台樓閣之勝，各種建築以走廊連接，王宮的背後，有一小山，左邊並有一類似犀牛獸的大動物石刻，雄峙一側，非常壯觀。稍事休息之後，繼續參觀土王居住的新王宮，據說是新近興建的，有一個土王在此居住，我們去的時候，適其有事已外出，未有晤面，見其宮殿、池塘、居室，具體而微，室內到處張貼着土王家族的照片，有的是土王的像，有的是王妃和諸王子的生活照，可惜我們不諳印尼語，未能當面與她們接談，而看屋的土人，亦是毫無知識，木訥而笨拙，咿啞作態，大家不知他說什麽。李榮良對當地社會的典章制度和歷史環境，平時亦未留意，無法代我們說明和翻譯，大家都是走馬看花，不甚了了。二時許，我們離開新王宮，踏上歸途，順道參觀古寺中有名的蝙蝠岩洞，進入大門，迎面就是一尊觀音立於蓮台之上，約有十多米突之高，係由精工刻成，轉過蓮

台，其後面是一個黑漆漆的岩洞，深不可測，洞內大小蝙蝠麕聚，數以萬計，滿地是排洩物，奇臭難聞，仔細望洞中，果有一大蟒蛇蜷伏於洞中深處，相傳兩百年前，有一土人入洞，未見出來，就化成爲蟒蛇，攫食蝙蝠維生，並不出外傷人，洞內另有一隻黃狗，徘徊於大蛇之旁，滿身癩疤，汚穢之至，其狀不堪入目。在這樣一個黑洞中，同時生存三種不同的動物，互相殘殺以維生命，且又能不斷維持着三角鼎峙的平衡局面，難道這就是觀音大士法力無邊的現實反映嗎？眞是匪夷所思了！

七日夜間，到張科所設的泗合隆商店，與當地僑領李素昌、黃任漢、薛興君等座談，獲得峇厘一般僑情：大多數的華僑，自印尼政府承認匪僞政權之後，仍是一心傾向本黨。只有少數而認不清事實的人，才被匪諜所煽惑。一般說來，中老年人的華僑，反共意識較强，青年人較易被匪利用，因之當地華僑社會中，父子不和的情事，時有所聞。在峇厘一住四天，原想再到附近的大海口去參觀，因爲計算時間不够，乃作歸計。十月八日晨四時起身，由李榮良駕車載我們去西海岸的港口，經過例行的海關檢查，搭渡船返外南夢，在外南夢住一宵，翌日李溢宏君親自駕車送我返泗水，並有當地警局刑事部部長（印尼人）隨行，當天住在格蘭旅社，設備不良，衛生環境亦很差，入夜蚊蟲甚多，我一家人悶在一室，熱得透不過氣，受罪得很，我只好深夜起來，以椅子搬到旅社門口，假寐待旦。我在印尼旅行不少地方，覺得泗水華僑比較參差，就是沒有向匪靠攏份子，亦是藏頭縮尾，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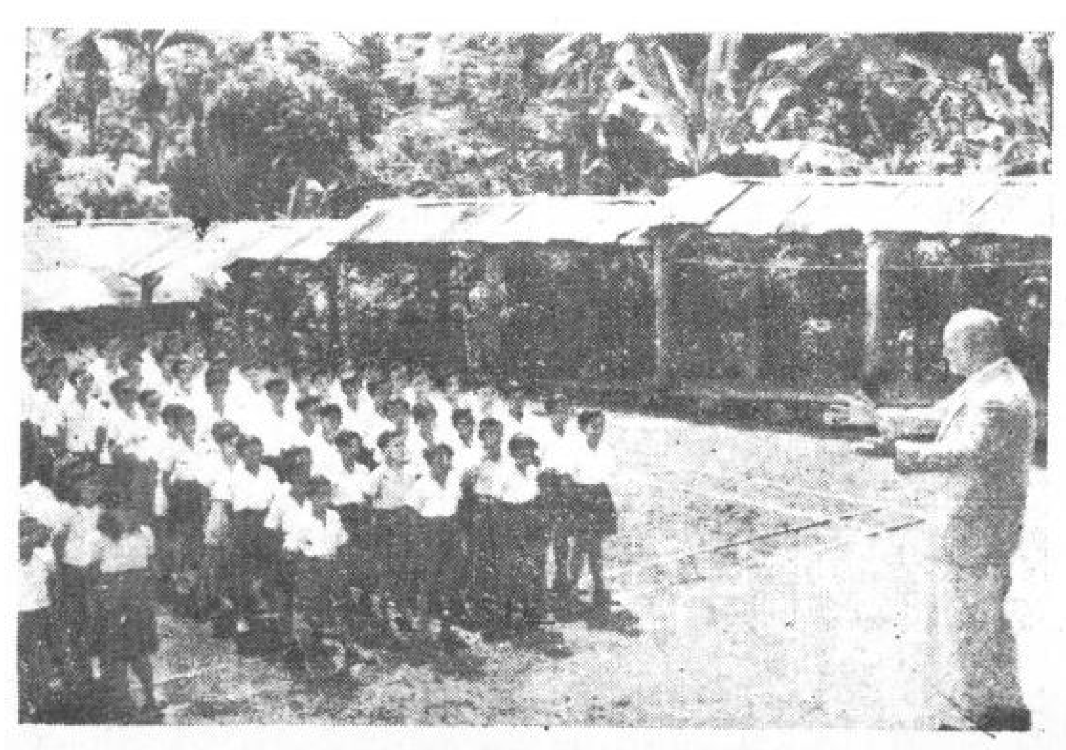
是表面勉强應付，好像與我們過分接近，明天即有大禍降臨一般，還不如一些在瑪琅組織自由社的小夥子，比較熱情可愛，只是他們沒有事業基礎，力量微薄，孤掌難鳴，良可慨也。十月十日，是我到南洋來所過的第三個雙十國慶，一早趕往火車站搭車西行，經三寶壠、直葛、貫沅等處，晚間八時於雨中安抵椰城剛比爾車站，沿途因為下雨，氣候比較涼爽，不似去時那樣燠熱。車經市區，遙望鐵路兩旁的洋樓，其中還有人在玻璃窗內懸掛青天白日國旗，以表慶祝國慶，我們海外的忠貞僑胞，在異國的統治及不准懸掛國旗的禁令之下，而一年一度的國慶日，把自己的國旗懸在窗戶內，其志可嘉，其遇可悲。在椰城我們住在龐宏南先生家中，我與宏兒佔住了大床，龐先生與洪偉能各睡行軍床，內子與洪夫人及宜、宛、容三兒，則另室開地舖，如此湊合渡過一夜。翌日由宏南先生陪我到新巴剎費廉眼鏡公司去配眼鏡，因我的老花眼鏡在泗水遺失，一切都感不便，乃決定配一副，這眼鏡公司係由上海人朱君所經營，與宏南係舊相識，接待非常客氣，他聞宏南告知我的身份後，認為遇到我曾為國家棟樑的將軍到他公司光顧，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對原來講明一百盾的價款，無論如何不肯收取，堅持要以這付眼鏡贈送，表示他對我的一點敬意，當時我覺得很不好意思，與宏南商量，眼鏡收下，請朱老闆去吃一頓飯，以表謝意，但彼亦堅決推辭，不肯應邀。這種僑胞在海外的同胞愛和溫情，實在感人，我便感覺萬分愧疚，今生是否再有機會到戰場直接指揮殺匪立功，來報答這些忠貞僑胞的熱情，思之不勝心

痛！於十時左右，由龐寓乘包車返抵茂物家中，已是十二點。這次我們全家東爪哇之行，走了許多地方，看了許多難得的風光，也吃了許多苦頭，所經過的地方，許多忠貞僑胞接待我們如家人，尤其是李富崧、李從宏父子，盛情厚誼，使我至今猶念念於懷。

## 五、蘇門答臘之遊

東爪哇之行後，由於蘇門答臘、巨港、棉蘭方面的正義僑胞，一再的邀遊，因鑒於東爪哇等處所看到的部份華僑所處於那種搖擺不定的環境中情形，我更感覺有前往之必要。雖然自己的力量有限，無以挽回大勢，轉移全局，既然承該處僑胞誠懇邀請我去，我就應該以一個黨員的身份，前去盡一分力量，鼓舞僑胞情緒，堅定僑胞反共信心。遂於十二月初，偕茂物中華學校董事長陳奮澄董事鄭心平先生作蘇島之行。五日至椰嘉達，住南天旅館，六日偕心平到斑竹蘭購置一些必需品，十二時僑領劉心田來邀至京華酒樓午餐，有郭美丞先生同席，當晚赴海口搭荷蘭船多沙利號，於翌晨抵達的鹿匆凍港，有當地僑領張伯琴、梁靜菴、中華學校校長劉劍元先生等十餘人，在碼頭迎迓，林克己同志並親自登輪照料一切。登岸乘汽車行駛約十五公里，至的鹿匆凍埠，住於郊區中華學校職員宿舍，來訪的僑胞僑領，絡繹不絕，余均一一慰勉一番。於下午一時，中華學校聯合正義僑團，假學校禮堂舉行茶會，由該校董事長張伯鈞先生主席，對我頗多飾詞，我與奮澄等致詞答謝，

會後攝影，並由各僑領導引觀光市區與丹絨班蘭市。六時，各華僑社團為我舉行公宴，與宴華僑百餘人，極一時之盛。十二月八日晨，林克己同志偕經營椰油和航業的土生華僑鑽龍公司總經理翁兆美來訪，略談片刻辭去。十時與中華學校董事溫凱榮，校長劉劍光等乘車至丹絨加浪，參觀當地的華僑平民學校及其分校，這所學校分中小學兩部，我曾對中學部學生講話，大意不外要發揮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以人性反共黨的獸性暴行等。旋赴當地華僑書報社、本黨黨部訪問，並題字留念，於十一時半離去。下午又拜會各正義僑團及僑領，先後看了各籍人的懇親社，青年建國社，百子祠，廣肇會館，福建會館，鑽龍公司等，這些團體都是積極反共的，負責主持人見面後，熱愛之情，溢於言表。然後至張伯琴、林克己等府作禮貌上拜候，最後在溫凱榮所開設的榮記公司晚餐，時已七時又半矣。次日八時，的鹿勿凍「屬楠榜」中華中小學的員



對丹絨加浪平民學校學生講話

生，集合操場，校長邀我前往講話，我略致勗勉之詞後，至該校圖書舘休息，與該校全體教職員攝影，並分別題字留念。十時許，當地警察局偵探部副主任印尼人也角來見，申言中國與印尼兩國有良好的友誼，爲了兩個民族共同的利益，希望我與他們合作，並表示對我此次蘇島之行，願盡保護之責，我也略予寒暄。觀察此一印尼之官員，程度尚不錯，表面上說得很好聽，骨子裡是對我不放心，怕我在此惹事，故其措詞尚冠冕堂皇，經我告其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是四海一家，一切都要求在和諧中解決紛爭，決不致替他們引起痲煩，彼聞我言，欣然而去。後有大生和藥店主人盧超麒君偕當地老華僑客籍人九十四歲的張伯軒老先生來訪，我



楠榜僑團歡迎會攝影

看他雖已高壽，行動尚健旺，此等高齡老人，不僅海外僑胞中少見，即在國內亦不多，誠人瑞也。這次我看到包括的鹿刎凍與丹絨加浪兩個商埠的楠榜，覺得正義僑胞與共匪間的鬪爭非常尖銳，立場也很明朗，大多數人都抱着勢不兩立的態度。例如的鹿刎凍僑校被匪

徒所佔，他們立刻多方奔走籌得鉅款，就在原校的旁邊，新建一所規模更倍前的中華中小學校。該地國民黨黨部之場地被匪徒霸佔，大衆就據理力爭，採取法律行動，我去時正在進行訴訟，且已獲優勢。又如丹絨加浪的平民中小學校，校舍不敷，他們就在操場旁架草棚上課，從這種刻苦奮鬪，不屈不撓的精神與表現上看，我似乎又看到昔年　總理領導海外僑胞從事革命的精神。丹絨加浪的華僑書報社，正是當年　總理在海外鼓吹革命時所創設，即當時華僑參加革命的一所機關，迄今已有數十年之歷史。今天此間華僑黨員同志，仍能一本過去的傳統精神，在困難的環境中，奮發地求發展，與匪鬪爭，無疑的是受　總理當年革命精神的感召與鼓舞，現在印尼政府雖已傾匪，但華僑的革命精神，反共力量，仍是不可輕視的。九日午后五時，至丹絨加浪搭火車直奔巨港，臨行時，有張伯琴先生等十數人，在車站送行，盛情至今仍感於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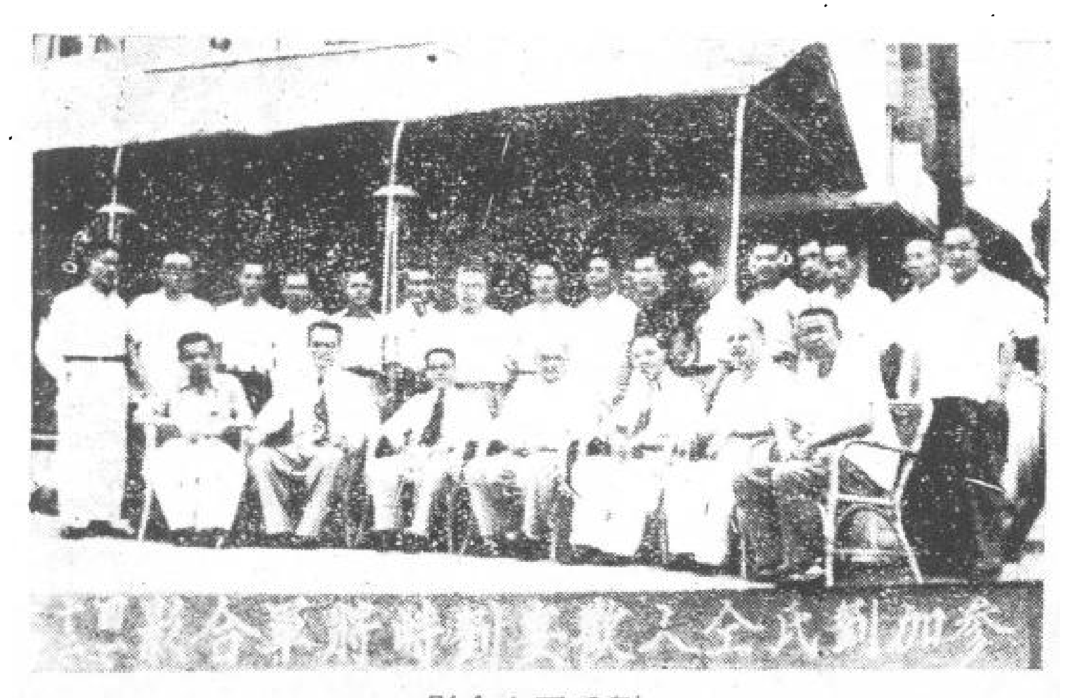


在巨港油區與歡迎之工人代表合影

經過一夜的旅途顚簸，我們一行於十二月十日淸晨，抵達巨港車站，此時已有當地南華學校校長鍾煥新，及僑領僑賢陳保良，陳慶沅、張華大、黃偉民、潘瑞文、林尙、曾廣要、黃桂營、鄧佛喜、劉山皆、劉進賢、管炳昂先生等來迎，據他們說：原擬將華南學校童子軍整隊前來作爲儀隊，惟恐驚動當地官方，所以作罷，我急忙辭謝，旋蒙各僑領陪同到摩西河畔乘艇過河，改搭汽車直駛巨港市實源餅乾公司陳保良宅，午餐後，與甫自臺北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歸來之譚信友、李定標兩君相談甚歡。晚間，軍校十七期華僑學生范樹新與陳啓明、李明天、陳傳智諸君前來，邀至世界酒家晚餐，范樹新是范漢傑的族侄，對大陸情形知道頗多。十二月十一日，承蒙當地南華學校在公會大廈爲我舉行歡迎會，主席鍾煥新致歡迎詞，並介紹我、奮澄、心平、定標、信友與到會三四百人見面，然後由我們五人先後致辭答謝他們的盛意，十二時散會，於大廈中略一巡視。據鍾煥新告知，巨港原有的僑團多已附匪，現仍由忠貞僑胞保有的產業只剩這僅有的一座公會大廈，屬於客籍華僑所有。此間國民黨巨港支部和南華學校，都在這座大廈之內辦公與教學，當然稍嫌擁擠。南華學校現已另購土地，並籌募了一部份經費，準備另建校舍，由於手續尙未辦妥，款亦未籌足，只舉行了破土禮，尙未正式動工。旋卽赴閩僑林尙同志家午餐，然後參觀林同志經營的戈丕廠，所謂戈丕卽是咖啡，印尼人大多數愛喝咖啡，所以營業尙不壞。從林同志的戈丕廠出來，在巨港市區趁興緻所至，兜了一圈，卽匆匆趕返公會大廈，在南華學校大禮

堂接受巨港以及附近一百里以內地區各埠華僑的歡迎大會，計到會者約四百餘人，由一位廣府人證先生主持，講話老氣橫秋，無非一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話。會中我以辛亥革命與北伐成功的往例，來說明繼續保持我們革命精神，最後以奸匪必敗，復國必成的道理相勉，奮澄強調海外僑胞擁護祖國的熱誠，以及今後海外僑胞所負的責任，較過去更重，鼓勵大家要堅定信仰，切勿妄自菲薄。李定標、譚信友兩位則報告在臺灣接受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的經過，以及臺灣積極建軍與正在進行的經濟建設實況，會場空氣熱烈，大家一再鼓掌，於晚間十一時始散會返寓。十二月十二日，我們相約去參觀美國人巨港經營的煉油廠，八時半與奮澄、心平、定標、信友、寶良諸君會合，乘煉油廠的汽車，渡過摩西河，直駛油廠，一位土生荷人交際員，引導我們至接待室，每人發給通行的證章一枚，先作簡報，介紹煉油廠的設備，生產和營業狀況，並放映紀錄電影，然後共赴該廠員工俱樂部，一位廠內華僑工會的領袖出來以冷飯招待我們，據說該廠共有工人五千餘人，印尼人佔大半數，華僑次之，土生荷人又次之，其中技工多爲土生荷人，而大權都操在美國人手中。未久交際員領導我們乘上一輛特製參觀車，依次參觀各階層的煉油實況。從煉油廠出來，一行前往員工新村參觀。該廠員工住宅，係依國籍分劃區域，華僑員工住宅區，內有中華學校，刻正在放假期中，未能得悉其上課情形。惟此眷村中尙有青建社的組織，係由中華學校的一位青年教員在領導，並由他邀我們至廠內附設的酒店午餐，席間尙有一工人領袖

起立發言，表示他們雖在異國做工，但內心仍是念念不忘祖國，隨時願為祖國效力等語，至為感人，餐後攝影留念，返巨港時，已是萬家燈火。晚餐應巨港正義僑團的公宴，大家把酒言歡，拳聲此起彼落，放浪形骸，熱鬧異常，有如置身舊日家鄉春秋祭祀時，在祠堂中吃家族筵的情景。十三日午前，在陳宅休息，接見來訪的僑領僑賢，並應他們之請題字留念。午後一時許偕同宗劉樵山、劉新仙、劉榮生、劉添賢、劉山介、劉雲漢、劉國章諸君在世界酒家歡宴，並有奮澄、心平、當地各僑領作陪，我海外僑胞，宗親觀念很重，相見倍覺親熱，先聖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種敦厚的古風，正是我華冑的傳統美德，亦是今天海外僑胞融洽團結的一個基本因素。四時半為工會大厦的華南學校球場竣工，邀我前往主持剪彩，並參加茶會，並攝影留念。嗣後又與奮澄、心平、信友等參加魯興會的茶會，魯興會是廣府工人的團體，反共意識濃厚，我們於豪雨中前往，對他們堅持反共立場，不向



劉氏同人合影

赤色工會低頭的骨氣，特加慰勉，可惜他們大多數人都不懂國語，由信友代爲翻譯，看他們那種熱烈而誠摯的表情，內心非常愉快。

此行雖然酬酢很忙，但是看到當地華僑社會與赤匪勢不兩立，壁壘森嚴的情形，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海外工作，還是很有前途發展，當地正義華僑與赤色匪徒之間，幾乎是無時無地不在拚鬪，如南華學校忠貞華僑子弟與赤色學生的集體鬪毆，正義僑胞大家相約不與赤色商店交易，以及我住在陳寶良的住宅時，有赤色匪徒偽裝酒醉，從隔壁的世界酒家樓上，向陳宅門窗投擲茶杯等事件，層出不窮，大家都以牙還牙，毫不退縮。可惜的是此間忠貞僑團之間，團結合作甚不理想，受地方派系的影響，內部常有裂痕。客籍派、廣府派、福建派之間，常因細故互相齟齬。當地客籍的僑領，南華學校校長鍾煥新，過去曾在廣州爲律師，其人處世圓滑，氣度不宏，聽說我們離開後不久，因鍾校長在某次公開場合，出言不愼，引起福建派的反感，而將南華學校分裂爲二，把南華學校的福建人，分出另立一校，在共匪海外爪牙不斷覬覦之下，我反共僑團內部不和，自相傾軋，互相抵消力量，實在使人惋惜。十二月十四日，我們一行按預定計劃由巨港飛棉蘭，一早就有許多僑胞前來陳宅送行，熱情可感。下午二時許，飛機在巴東機場稍作逗留，在機場進用午餐後繼續西飛，於五時抵達棉蘭機場，有當地黨部代表李玉書（常委）、林天祥（常委）、同鄉胡宗舜夫婦、胡伯定、黃文贊諸先生及先達埠的代表李秉烏君在機場迎迓，引導我們住在棉

蘭最大的一家荷蘭人所開的格蘭大旅社六十九號房間，住定之後，林天祥之親信蘇東中學秘書劉景民來見，他是專與本黨當地常委張煊爲難的人，在我的面前有意無意之間，說了許多有關張煊的壞話，使我不知如何搭腔是好，頗覺爲難。十五日由當地黨部常委李玉書陪同，先後拜會了當地的本黨黨部、商會、青年協會、木業工會、神州工會等忠貞僑社團和華南中學校蘇東中學校，棉蘭的本黨黨部只有幾個人在辦公，情緒也似乎不大起勁，據說另一常委林天祥，從不去黨部，因此形成一種散漫敷衍的習氣，倒是商會佈置得很整潔，尤其青年協會，係由當地僑領丘伯文之公子在領導，有分會二十餘處，活動很積極，具有一種蓬勃的新氣象。木業工會的建築，都是由當地華僑木工心血的結晶，尤其禮堂的陳設，大家各獻出其精巧的心思，和超凡的技藝，佈置得富麗堂皇。神州公會則是廣州籍華僑的會館，禮堂也很寬大。在我所參觀過的當地兩個僑校，以蘇東中學規模較大，並有附屬小學好幾處，學生共七千餘人，可惜教職員之間，常鬧意見。我抵達棉蘭時，正因爲林天祥免附屬小學校長張煊職，唆使其侄當地黑社會首領林清德毆打張派教員，發生很大的風潮，迄未平息，我去該校參觀時，林校長不在校，由秘書劉樂民君引導參觀，他告訴我明天學校有班中學生畢業，務請屆時參加畢業典禮，但第二天又取消了這一邀請，想係風潮沒有解決的緣故。棉蘭的本黨黨部三個常委中，有二個常委互相傾軋對拚，無怪其他的同志，沒精打采提不起精神。下午到不老灣海口兜了一圈，返回旅社休息，胡宗舜夫婦來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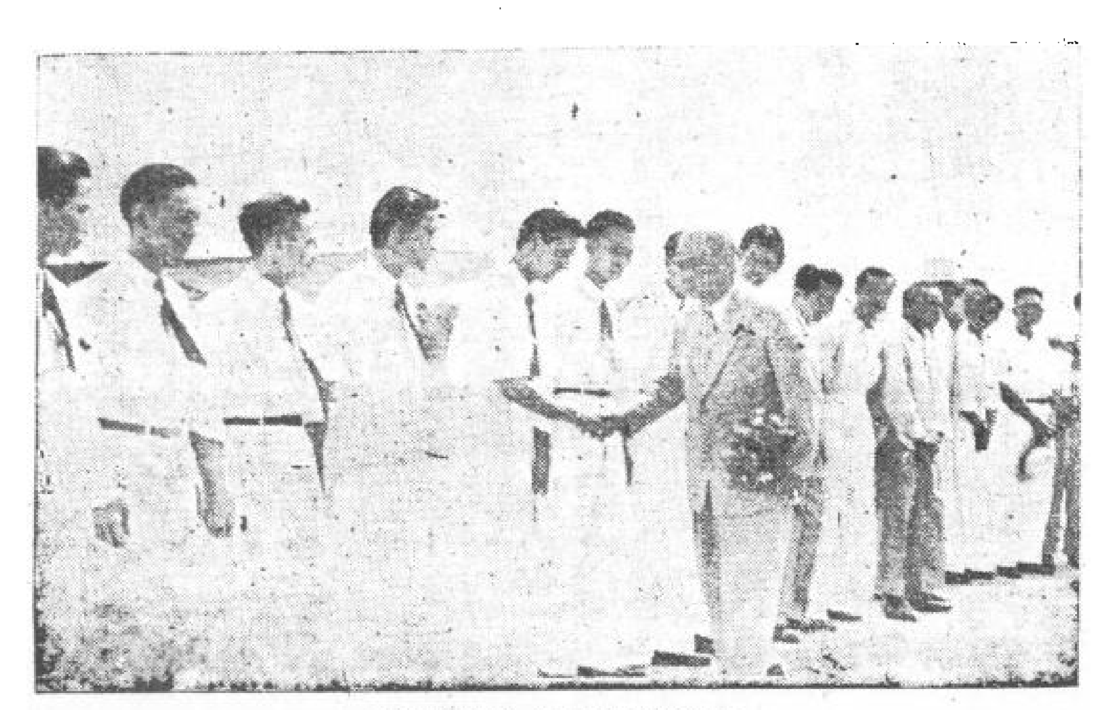
赴中央飯店餐敍，同席有趙爾謙、管文彬、李惕繁、蔡維屏、曹虞賓諸君和劉天一夫婦，其中除了趙爾謙是天主教徒的文學博士，主持新中華日報的筆政外，其餘都是先後在印尼擔任過領事副領事或總領事館主要職務的人，所以一般人呼之爲「領事團」人物。此外又因他們大多籍隸江蘇，亦常被稱爲江蘇派，但這次同桌的劉天一君，却是四川人，善飲健談，爲了喝酒過多，一脚腫痛不良於行，仍是豪飲如故，這是一位頗饒風趣的人物。十六日，李玉書、虞慧生兩君駕車來接我們南下，前往亞沙漢市，此地有港口可達新加坡，爲一重要商埠，華僑同志不多，異地相逢，不無飄零冷落之感。有浙人蔣毓芳，閩人徐寶章等數人，邀往一酒家午餐，餐畢前往參觀本黨黨部及培善中學，此一中學，由前在大陸投匪之劉斐的妻姊主持，秩序尙佳，惜忘其名。由亞沙漢市回程，經奇沙蘭埠，該埠同志及正義僑領，偕服裝整齊的青年協會會員和童子軍，均在中學學校門口列隊歡迎，情緒熱烈，以他們的歡迎所表現出來的予以觀察，是一個團結而融洽的團體，校務也在不斷的求進步，並已聘定虞慧生爲校長，未來的成就，當在預卜之中。從奇沙蘭埠，繼續西行，經過一段椰樹遮蓋的公路，於十九時抵先達本黨黨部，已有數百人在門首迎候，下車即被歡迎到禮堂參加他們的歡迎茶會，就當地對匪鬪爭的情況交換意見之後，宿如園賓館。

十二月十七日起床後，當地僑領姚雪村、關鴻達、徐炳星、張達桓諸君來邀，前往先達的淡水湖遊覽，事前爲了防範赤色匪徒搗亂，並有青年協會會員十餘人隨行，共乘三輛

汽車，浩浩蕩蕩而去。抵目的地，果有赤色學生亦在湖上遊覽，正邪相遇湖上，大家怒目而視，他們看我等早有準備，不敢鬧事，否則，沒有準備前往，可能要吃眼前之虧，據青年協會會員說：「對於這些匪徒，祇是講力量，不講公理，如果與其講理，那我們就要大上其當」。此一淡水湖，風景雖沒有什麼別緻，但在印尼現代史上，却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原來蘇加諾在荷蘭人統治下，從事民族獨立運動，曾被荷人捕獲囚禁於湖上一別墅中，現在此一房屋，已被印尼政府收歸國有，成爲一紀念舘，平時却不允許遊人進入瞻仰內部情形。蘇加諾其人，民族意識非常濃厚，由於過去身受荷蘭人統治的烙痕和壓制，一旦獨立，對西方有一種盲目的仇恨心理，於是匪俄勢力藉着民族主義中立主義的糖衣砲彈，乘虛而入，把印尼拉進了所謂可倫坡會議，而他所領導的印尼國民黨，幾年來也逐漸的由右翼而轉向左傾，然而印尼大多數的回教徒都是反共的，蘇加諾一方面承認共匪僞政權，放縱共黨匪徒公開活動，一方面又害怕共黨勢力的擴大，也偶然採取一些鎮壓行動，這樣的結果，更弄得一般人對他莫測高深。從淡水湖返先達，參觀當地的中華中學，該校曾經一度幾乎被共匪的魔爪攫取，經當地忠貞僑胞與匪徒對簿公庭，幾度激烈的爭奪奮鬪，始獲勝利，重歸正義僑胞之掌握。於下午三時繼續北行，至達丁宜參觀中和學校的新建校舍，接受了校長何應昌先生和僑領的茶會歡迎之後，於六時返棉蘭，與胡宗舜、李玉書、張其南夫婦、胡伯安、熊式一之令姊等在廣東街中國國貨書局歡聚，至九時始返旅舍。十八

日上午在旅館料理私事，應酬來訪僑胞，有印尼警局探員一人來訪，聲稱他是負責在旅館附近保護我的，向我索取照片，爲我拒絕，訕訕而去。中午由黎新芬邀赴酒家午餐，晚間則與虞慧生、張煊、李玉書等共去劉天一家中，應所謂領事團的朋友晚宴，這頓飯是由每家做菜兩品，而由李玉書供應白蘭地酒，每對夫婦都懇切殷勤地敬酒勸菜，吃得非常有趣，更饒有人情味，席中趙爾謙博士出手册一本，請我題字，我知道他是天主教信徒，所以特題「天國在望」四字，他見之非常高興。十九日參加本黨日里直屬支部暨棉蘭分部假甘地街十九號木業公會歡迎我們的酒會，同時爲甫由臺灣出席僑務會議及受訓回埠的張煊接風。二十日離棉蘭飛返巨港，仍宿陳寶良家中。

十二月二十日，在巨港接占碑埠華僑商會理事長鍾六已電報，歡迎我與章勳義到占碑埠去觀光，情懇詞切。由巨港華僑推派鍾煥然同志陪同於二十日搭飛機抵占碑，鍾六已、嚴格、陳志民等僑領率靑建社同



占碑機場華僑歡迎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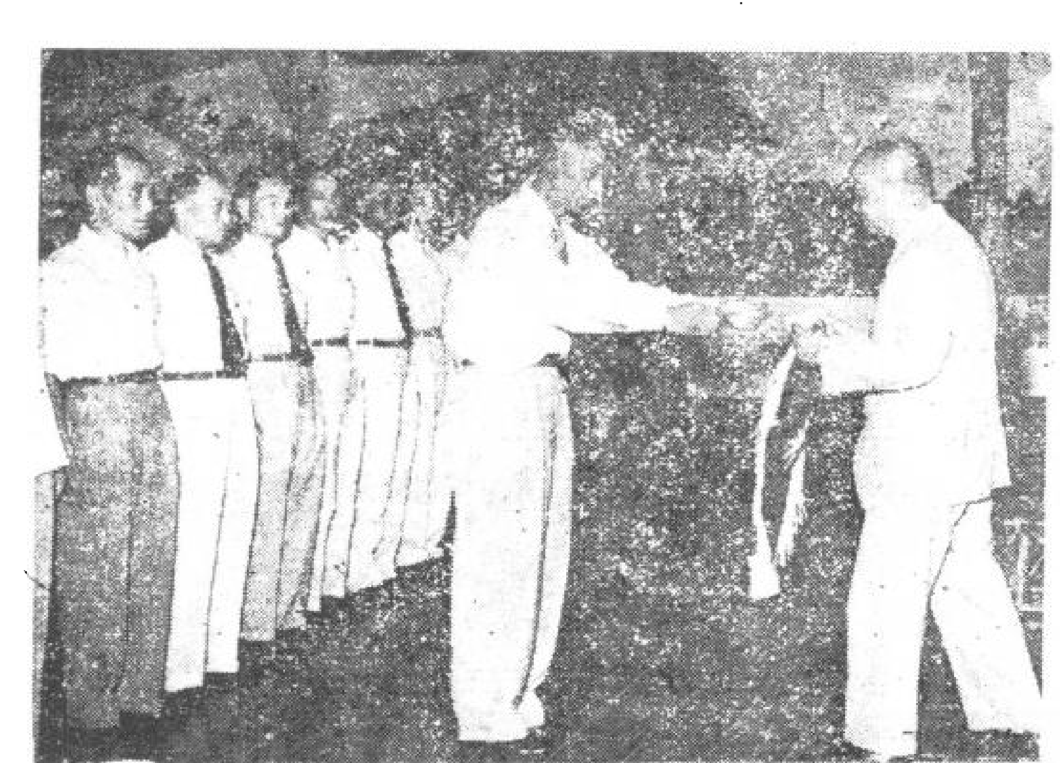
志暨童子軍代表約百餘人，在機場歡迎，而當地警局也派了警士在機場出口和附近，持槍警戒，下機後由羅女士向我獻花，我與歡迎者握手見禮後，共乘座車十餘輛直馳市區的中華學校。共進午餐之後，稍作休息，當地僑胞紛紛來訪，告以占碑日前發生一場大火災，華僑損失很大。午後四時，由彼等陪同至災區巡視，所見焚燬之房屋百分之九十九是僑胞的產業，沿途街巷，均爲我華胄子孫，我均予慰問。過災區而至東郊，參觀新市區，有我華僑參加經營，將來的發展，未可限量。六時返回中華學校，七時則有當地警局政治部副主任拉地來見，據說他奉上級的命令保障我在該埠的安全，凡縱論東南亞國防形勢，一再强調中國與印尼的傳統友誼，由陳奮澄任翻譯。彼辭去後，我與鍾六已各僑領座談，從如何應付當地共匪爪牙的挑戰問題而談到華僑的處境，咸認我政府與印尼已無外交關係，華僑處境日困，一方面要應付共匪爪牙的挑戰，一方面憂慮印尼政府排外措施，可能與日俱增，而華僑經營的各種事業，限制也必然增多，結論是唯有自己的國家爭氣，在國際上有地位，華僑纔能揚眉吐氣。二十二日，細雨綿綿，整日悶在中華學校，午後應當地華僑之邀請，出席他們的歡迎茶會，地點在中華商會禮堂，我在茶會中强調忠奸不兩立，薰蕕不同器之義，對他們反共行動予以讚揚，並鼓勵與會僑胞再接再厲，與赤色匪徒搏鬪。二十三日有臺山華僑前國軍七十八師特務營排長陳碧光來見，他在民國二十三年駐防歸德時，曾聽到我的訓話，談起往事，倍覺親切。當天下午三時，在當地華僑和青健社同志熱烈的歡

送之下，自占碑機場飛返巨港。二十四日有巨港的僑領吳煥山來訪，與我娓娓相敘，言其與赤色匪徒週旋力持正義的經過。此人在我上次至巨港時，已知其是一個十足騎牆派，據說他曾經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指摘共匪的論文，但暗中又向匪徒否認反共立場，因知其爲東搖西擺的投機人物，所以我與其談話特別注意促其堅定信仰，曉以反共之大義，是否收效，則視其以後之行動了。當天中午，搭機東返，從飛機上俯瞰所經過的地方一片青葱，沿海港灣錯綜，一連串的小島嶼如碧空中的群星，環繞着陸地，私忖這群島之國，確是美麗而富庶，可惜缺乏人才，資源未能開發利用。廿五日，飛抵椰達嘉降落，改乘汽車於下午六時返回茂物，結束了這次蘇門答臘之行。

## 六、奉召返國過曼谷

我到印尼之後，一方面以教書維生，一方面爲國家從事團結反共華僑的工作，寄居三年，曾不斷的函呈　蔣公，陳明行踪，報告在印尼之工作，並申明如有驅使，朝召夕至，同時亦曾與俞濟時、袁守謙諸同志經常連絡，請其隨時將我的情況轉稟　蔣公。於四十二年八月十四日接到袁守謙來信，告訴　蔣公示諭，命我即速携眷返臺。數日內又接總統府傳局長亞夫來信，承告　蔣公已將我回臺事交由秘書長通知行政院查照，並代辦入境手續。我追隨　蔣公東征、北伐、剿匪、抗日、戡亂數十年，凡是　蔣公所領導的重大戰

役，幾無役不從，知遇之深，無可言表。自大陸沉淪共匪之後，我受環境的逼迫，就食南洋，「初衷原欲在海外的華僑社會中，盡點個人的力量，發生些作用，以報效　蔣公與黨國，雖於事實上不能說完全沒有一點補益，然而限於當地政治情勢，其效不彰，自己覺得不够理想；因此溷跡僑校之中，常憂抑寡歡，每思及國家多難，自己偷生海外，不禁汗流涔涔而下。諺云：「樹高萬丈，落葉歸根。」臺灣雖不是我的故鄉，然而總是我反攻的基地，我應以戎馬餘生，追隨　總統蔣公，參與反攻復國的工作，才有回到故鄉的希望。十月一日，接到袁守謙寄來一家人的入台證，我就向學校辭教席，按照規定，應於一月前通知校方，爲避免招搖，返臺之消息一直保密，詎料向校方請辭後，同事閩人洪秉烈先生，將消息傳出去，於是僑胞之中，歡送、餞行、送順風者紛至沓來。送往迎來，原是我們從古代延續下來的風俗習慣，這種人情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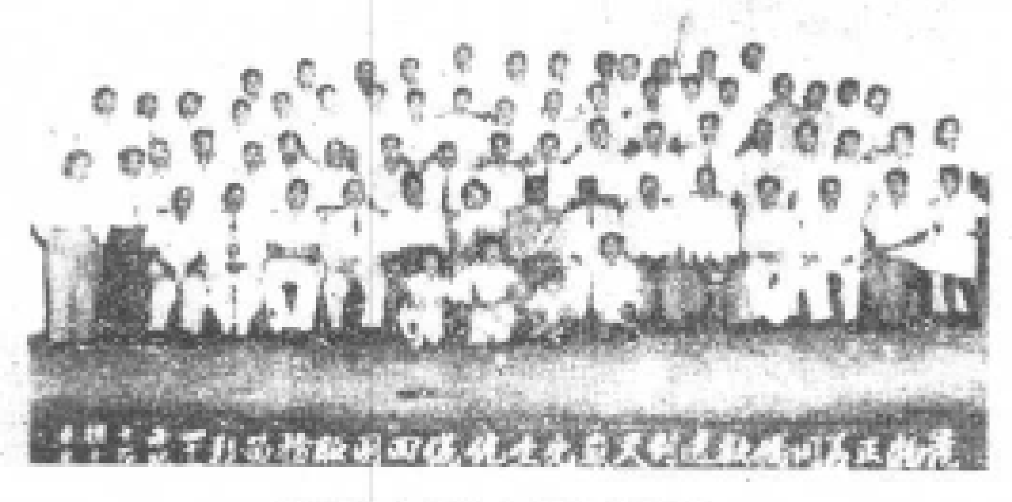


旅印尼中央軍校同學獻旗

應酬之間，最是爲難，尤其所謂順風俗習，是南洋華僑社會中的一種傳統注儀，誠如孟子所云：「行者必以贐」的意義，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僑友楊永錫、鄭心平兩位厚贈，一直耿耿於懷，不知這些人情，何時始有報答的機會。自四日起，茂校全體教職員，旅茂閩僑林根本、葉蓋君、呂波瀾、江欣達等，先後設宴餞行，茂物正義僑團舉行歡送會，茂校經我教授之各班，茂華第一分校，茂華自由青年會，椰嘉達中央軍校旅印尼同學（獻旗），自由日報社福建學校教職員等都有集會歡送和餞行，此外尙有郭美丞、胡賜梅、李昭歐、馬樹禮、陳興硯、陳啓明、邢頌文諸君先後一一爲我們全家餞行。我們旅居茂物爲時三年，結交了很多華僑朋友，大家相處和睦，情如水乳，一旦賦歸，惜別之情油然而生，連日酬酢，滿懷「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之感覺。因爲我們即將返國，茂物附近芝朱鹿、蘇甲巫眉、展玉諸地的僑領紛紛前來邀請，爲了答謝僑胞雅意，於二十一日偕內子攜同四兒由洪溁烈、江欣達兩君陪同，至芝朱鹿等埠僑區，作一次辭行性的訪問。芝朱鹿是一個小商埠，但有僑胞數百家，設有中華學校一所，我們曾在該校略事憩息，對當地僑領和學生略敍嘉勉之忱，攝影留念後繼續前行，抵蘇甲巫眉，此處有十字形大街，較茂物繁榮，先到民福金店，與閩僑林民福會晤，同至照相舘共攝一影，即趕至當地平民學校，出席華僑爲我舉行的歡迎會，由當地僑領曾達義主持歡迎會，介紹我與內子與僑胞相見，我在會中致詞，除對當地僑胞熱心苦幹慘淡經營此一平民學校，爲保持我們中華民族




茂物正義同僑歡送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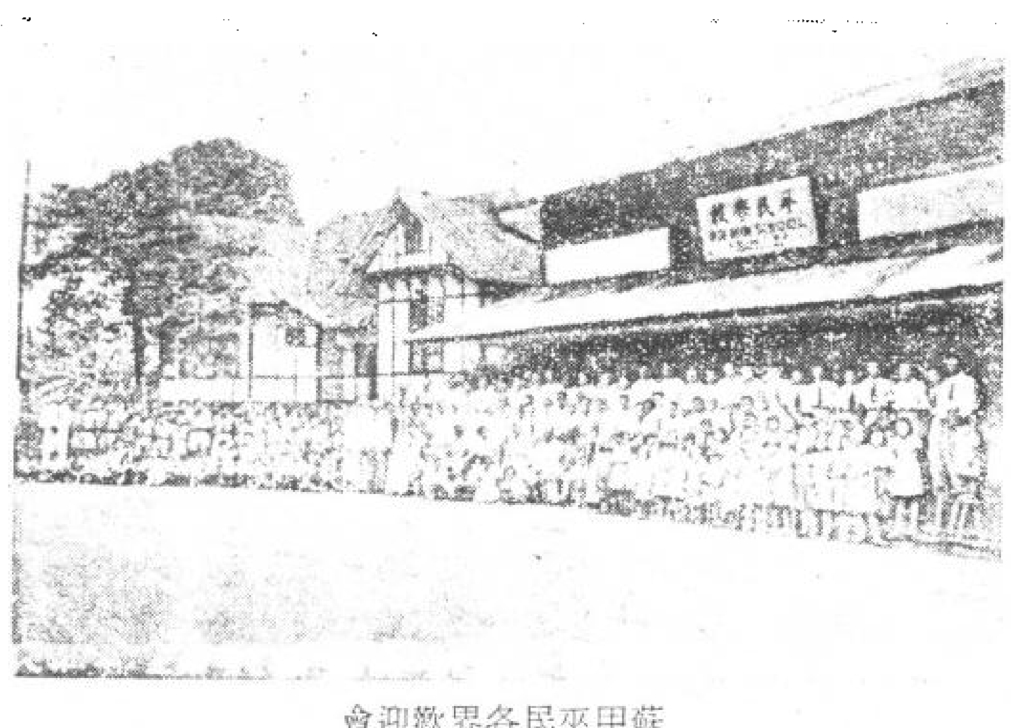
印尼茂物自由青年會歡送會

文化，發揚傳統的精神，努力奮鬪表欽佩外，並鼓勵他們持續抱定正邪不兩立的志氣，加强團結，維護民族的正氣。內子發言，對於僑校的教育方針和此後華僑教育的必然趨勢，提供了一些意見，博得僑胞甚多掌聲。會後大家聚餐，此一餐會的特點是全場沒有侍者，端菜、添飯、招呼等等工作，均由自由青年會的會員服其役，由此可見當地華僑青年負責任和不恥勞動的精神，同時也想見其平日的組織與教育之成功。午後三時，我們在華僑和許多青年同志的護送之下，抵達展玉，展玉中華學校和當地正義僑胞已佇候甚久，由中華學校校長廖遜我主持歡迎會，由該校董事長沈彩烈等先後致詞，對我推崇備至。我致答詞，即席表示謝意，並略述當前反共情勢，勉勵他們堅持立場，繼續奮鬪，維護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民族文化與傳統精神，支援反攻復國，亦即爲華僑爭取地位。會後攝影並晚餐。從展玉中華學校出來，廖校長陪我們到展玉附近避暑勝地新棠嵐埡，



茂爲中華學校第一分校師生歡送會

當夜住宿閩僑陳先生別墅，該地周圍涼爽，林木蒼鬱，一入其境，塵俗盡消，而獲得一宵清靜。翌晨偕江欣達、洪秉烈兩君去梁園酒家參觀花種，品類平常，旋驅車至當地官設的花卉試驗場，規模較大，名花異草，美不勝舉，其中對於各種花卉的保養，更是設想週



蘇甲巫民各界歡迎會

到，增加了不少園藝方面的常識。爾後再往芝巴大士植物園中，仍然是一片仲夏風光，到處綠葉成蔭，看不出一點秋意，小遊片刻，選購花種一色，於當天下午三時返回茂物。數日後，椰嘉達郊外的紅牌區僑領林香串君，託江欣達、洪秉烈來邀，無論如何要我去那裡一遊。紅牌區是椰嘉達正義華僑聚集的地方，迭經赤色匪徒威脅利誘，均不爲所動，其中雖有少數曾畢業赤色學校之子弟，但表現於行爲上仍是傾向自由，而且反共激烈，可見共匪的海外赤化教育，仍未能泯滅我華僑熱愛祖國崇尚自由的良知。十月三十一日，我偕洪、江二君從椰城前往，午後二時許抵紅牌區，首先參觀其光明學校，和附設幼稚園，爾後參加他們的歡迎茶會，會

畢前往當地的花裙工廠參觀，所到之處，僑胞傾屋出迎，眞情流露，至爲感人。這是我們在印尼最後一次的小遊，亦替我的回憶中平添無限的懷念，時刻未能忘懷僑胞待我之深情。

從印尼搭飛機返臺灣，有三條航線，我選擇了由椰嘉達至曼谷，由曼谷至香港，由香港至臺灣。因我久慕曼谷是東方的佛教勝地，城中河流縱橫，河上房屋櫛比，有東方威尼斯之稱，同時有好幾位老友旅居曼谷，亦欲順道造訪，藉敍舊情。一方面整理行裝，一方面函告曼谷老同學熊天翼兄暨以前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第二處副處長仲偉成先生，彼現任駐泰大使館的陸軍武官，請其先行代辦入境手續，印尼方面則請朱昌東同志，代向駐椰嘉達的泰國領事館辦理簽證手續。十一月三日，一切手續都已辦理就緒，由江欣達君駕車送我們全家去椰嘉達候機，借住於印尼電影畫報藝文社社長李菊輝先生家中，六日晨赴椰嘉達機場，屆時有江欣達、洪秉烈、蘇君亮與宏南賢伉儷，以及椰嘉達與茂物兩地僑領郭美丞、梁錫佑、徐琚清、陳永福、陳奮澄、鄭心平、熊九星、李起騰等數十人均在機場歡送，並在候機室中茶敍，椰城福建學校童子軍代表亦趕至獻旗，茂物自由青年會理監事幹事，以及椰城高級商業學校的學生代表列隊致敬歡送。我們搭乘的飛機，是荷蘭R、L、M客機，十一時十分起飛，在僑胞的揮手祝福告別之下，離開了寄居三年的印尼。於下午五時三十分飛抵泰國曼谷機場，熊天翼、顧樹立伉儷、李運鵬、鄭靜岩、方漢民諸先生、

仲偉成夫人均在機場相候。下機後卽驅車前往李運鵬寓借居，李君原係舊屬，現在曼谷任南洋商業公司總經理，他于民國二十七年抗戰初期，曾在我所辦的河南軍政幹部訓練班受過訓，並在我指揮訓練的部隊中做過宣傳工作，談起十五年前往事，大家都不禁黯然，眞是不堪回首話當年。

曼谷是泰國的首都，泰國過去是我國的藩屬，近世紀來，由於英法勢力在遠東爭奪殖民地，泰國緩衝其間，得以保持獨立，其領土東接越南、寮國，西鄰緬甸，南臨暹邏灣與馬來聯邦遙遙相對，面積約五十萬八千方公里，人口近一千三百萬，居民以暹邏族與老撾人爲多數，華僑約有三百餘萬，是海外華僑中勢力相當大的地區，其中以潮州及潮州中的朝陽人佔多數，在曼谷市九十萬的人口中，朝陽人就佔了三十萬。泰國是君主立憲的國家，國會只有一院，議員之半數由人民普選產生，半數經國王提名由政府任命，受政府的掌握控制。泰國自從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通過反共管制條例之後，宣佈共黨爲非法，泰共的活動受到了限制，已經轉入地下，因爲朱毛共產匪黨多隱藏在華僑社會中，因此泰共之活動也多半利用匪共關係透過華僑學校、報紙、社團與文化團體進行活動。此外，他們也利用泰國東北部的越共進行滲透，這是值得注意的。泰國軍力，一般的估計，當時約有陸軍五萬人，組成兩個軍團一個獨立師。海軍一萬人，擁有海防艦艇二艘，小巡洋艦四艘。空軍約有五個航空隊，飛機約有五十架。泰國的警察，有與陸軍相埒的强大兵力，其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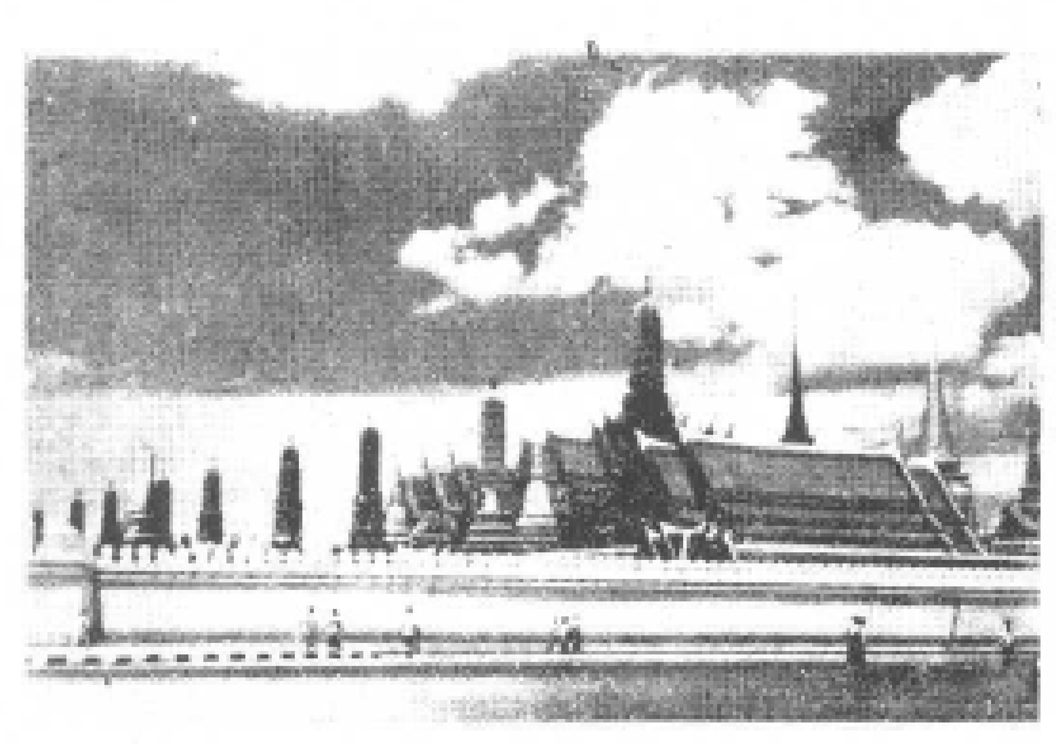
階亦與陸軍軍官相同，人數約四萬人，爲安定內部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抵達泰國的第二天，我們分別拜訪了在曼谷的親友故舊，然後前往市區和公園遊覽，此一公園，原名叫庵奔御苑，是過去暹邏皇宮的御苑，最近才開放供人民自由遊覽，其中亭台樓閣，小橋流水，加上精緻的噴泉水池，佈置得如人間仙境，園中有賽美台和跳舞台，每年的選美和每一次的曼谷舞蹈會都在此處舉行，平時園中無何特別陳設，遊客也不多，冷清清地，但一到慶憲吉日，園中設滿商店，張燈結彩，面目一新，特別是池中噴泉，飾以燈光，顏色變幻，蔚爲奇觀，極一時之盛，而每有國際性的展覽，也往往借此展出，爲曼谷一大勝地。與此一御苑相聯連的是考輩及野虎坪合，在三塊的中央有廣場，可容數萬之衆，每年泰國的慶憲大典，就在此廣坪上舉行。考輩，又名律實御苑，當地的曼谷人叫他大公園，位於新皇宮的側面，乃是拉瑪五世皇帝所築，園內有假山，假山上築有亭榭，並有淡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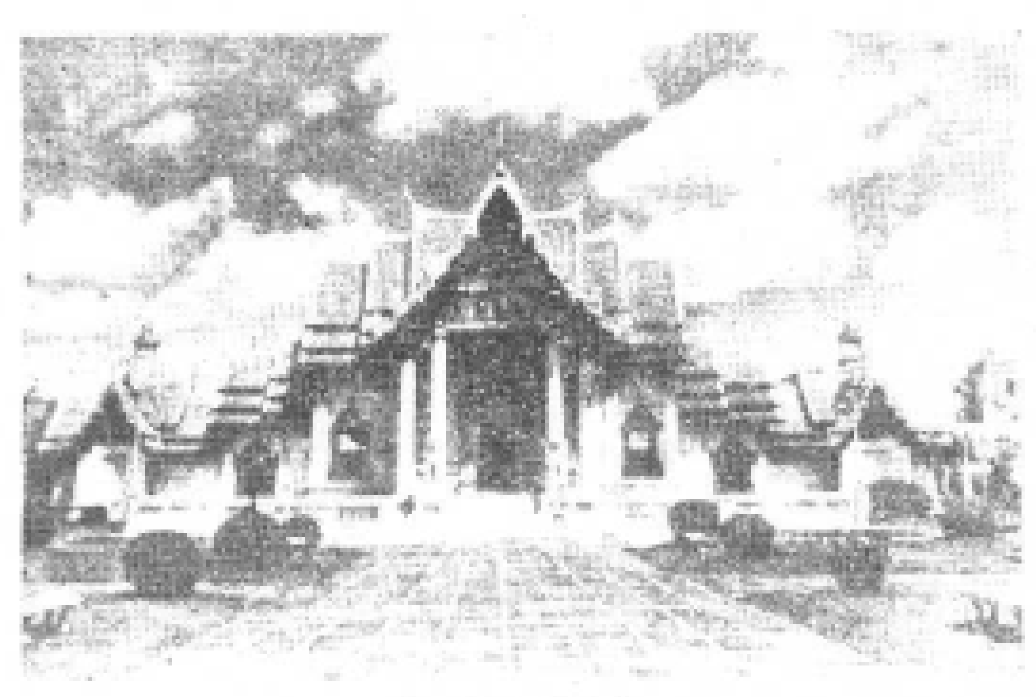
泰國行憲紀念碑

湖，蕃魚龍甚多。園之東端，飼有麋鹿、猿猴及其他動物，其中麋鹿，據說原來繁殖得很多，成群結隊在御苑中漫步，富有畫意，可惜因瘟疫傳來，死亡了數十頭，現所有不多，形單影隻，孤零零的，殊爲可憫！園之西部爲新皇宮的南皇殿，巍峨的宮庭建築物，聳立於湖畔，倒影湖中，極爲美妙。御苑中樹木成林，綠蔭滿園，湖中之魚，長約尺許，遊人多持麪包站立橋頭，飼魚爲樂，而湖中魚亦習知橋下有東西可食，游於橋下徘徊不去，每有食物落水，則躍出水面搶奪接食，浪花四濺，別有一番趣味。每於夕陽西下之後，遊人散步園中，淸風徐來，一陣陣沙沙之聲，與遠處猿猴呼呼的叫聲相呼應，幾疑置身於山谷深處，頗有脫俗出塵之感。

十一月八日前往玉佛寺參觀，該寺位於舊皇宮之東，紫金城門之內，爲一個沒有僧人之佛寺，泰國政府派有警衛駐守，凡入寺觀光者，須先經衛兵檢查，必須衣冠端整，始准進入寺內。此寺係由拉瑪第一世於佛曆二千三百二十五年所築，工程師爲泰國人，所以完全是泰國的古典式樣，具有古色古香的地方色彩，簷棟之間有壁畫，都是拉摩衍的全部龍文詩劇本畫，金、紅、綠各色配合得非常調和，據說是一個潮州華僑所繪，不失爲一精美的民族藝術。此寺淸雅幽靜，寺中所供玉佛，據說是鄭皇攻越維田的戰利品，泰國上下視爲無價的國寶，代表其歷史上光榮的一頁，以激勵其民族自尊心。入寺參拜的人，進入正殿後，必須脫鞋手持蓮花匍匐而行，看到這種儀式莊重的情形，不由得不產生一種敬畏與虔



玉佛寺遠眺



泰國曼谷金剛寺

誠之心。我們參觀之後，看他們這虔誠的樣子，把原來想照一張相留念的思想亦取消了，足見禮儀雖爲浮文，然亦自有功用。爾後參觀金剛寺，在禮儀方面較爲隨便，寺中亦有僧人導遊，指引一切。寺中供奉釋迦牟尼外，並有十八羅漢及其他各種菩薩的造像，亦有我國運來的古物，如該寺的門神，就是我國的雕刻物。寺中菩薩雕工都很精緻，瀏覽其間，使人目迷神往，流連忘返。從金剛寺出來，應丘君博之邀請，到海天樓進餐，這海天樓爲華商所經營，規模不小，供應各種廣州點心，並有冷氣設備，乃一般茶樓所不及。下午三時，歐陽純先生的女公子莉莉，假李運鵬寓所，做十歲小生日，在花園中佈置了各種玩具，邀請了男女小朋友六十人，穿着各種可笑的服裝和奇異的紙帽，高高興興的在一起歡聚，內子佩芬亦率兩男兩女參加，直玩到深夜，我亦與熊天翼兄等暢敍，至深夜始返。九日清晨，君博等陪同我們驅車前往海軍碼頭，此碼頭是曼谷郊區的海岸風景區，附近多避暑別墅，泰王於此亦有行宮。碼頭區內有類似旅舘的房舍，供旅客憩宿，，據說其中有一屋曾有遊客在內自殺死身，因而傳爲鬼屋，至今封閉，無人敢住。我們從外面探視，裡面因久未打掃，果是陰風慘慘，毛骨悚然。碼頭有走廊，廊內有冷飲點心等出售，我坐在海邊的走廊椅上，觀看風景，拂着陣陣海風，欣賞遠處點點漁帆，不禁悠然神往。在走廊的盡頭，我也看到有幾個身披黃色袈裟的泰國和尙，懶洋洋的坐着乘涼，形成一幅極美的古代風格的中國畫，古人云：「人在畫圖中」，眞是恰到好處的描述。十日老友蕭吉珊兄來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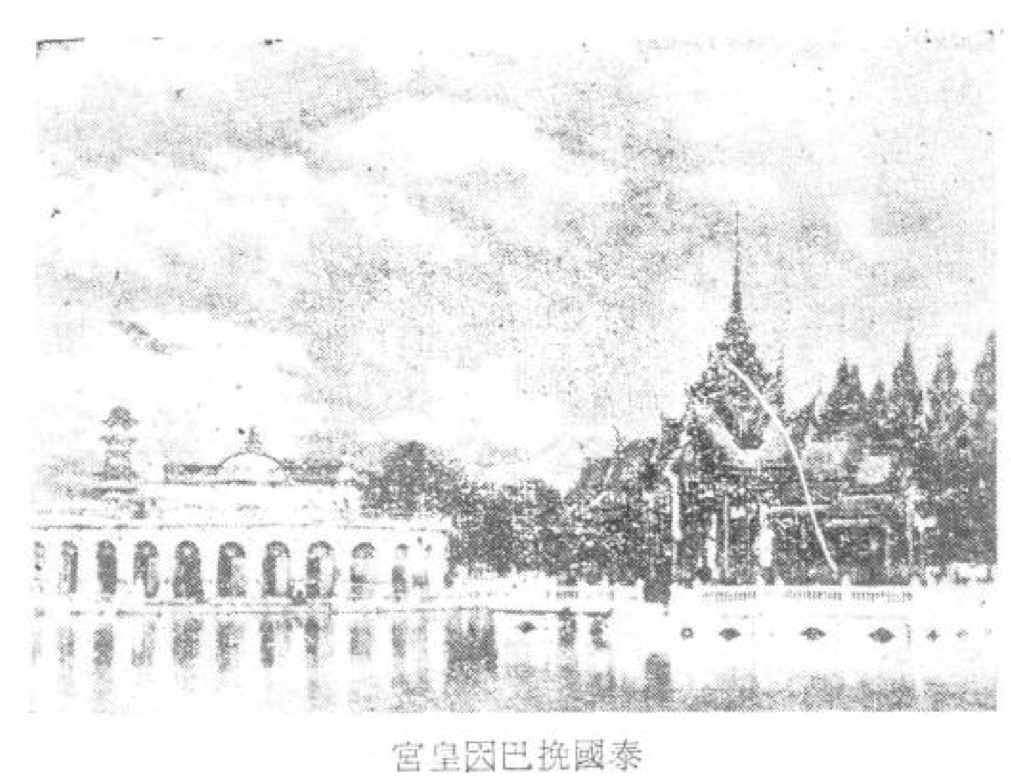
共赴其公司用點心，旋由鄭靜岩陪同商洽辦理過香港簽證。事畢，全家赴當地中國電影院看暴君焚誠記，然後分訪單中樞醫師和丘創志僑領等，接談甚歡。晚間應天翼兄與樹立先生聯合歡宴。十一日與丘創志君等去參觀鄭王廟，此廟又名鄭皇寺，泰國語稱為「越亞倫」，位於喬武里府鄭王宮，過去原為一古寺，經潮州同胞鄭昭皇加以修葺，遂以為名，後以紀念華人為暹邏王的事蹟。此廟現為泰國的海軍署辦公處，仍保留正殿供奉鄭皇銅像，公開供人參拜；並有華人住持在內照管，每日前往參拜的絡繹不絕，尤其華人至此，必前往一拜，蓋鄉土觀念之使然。鄭王廟之前，有一迦藍塔，高聳雲霄，極為壯觀。我與漢民直上第二層，整個曼谷的形勢均收入眼底，一目瞭然。可惜進入正殿的通道和寺廟的週圍環境不佳，尤其甚多地方污穢不堪，泰國海軍署尚駐此辦公，而不加整飾，使遊人不得不掩鼻而過，未免大煞風景。

十二日軍校同學劉焜、洪瑞芳來迎，同到莊文彬家；莊為三期生，在泰國軍校同學中，為期別最高的了，擔任招商局顧問，駐曼谷辦公，其新婚夫人馬奕音女士辦一所幼稚園，邀我們前往參觀。泰國的華僑教育，因為當地政府限制極嚴，僅准許辦幼稚園及小學，且規定以泰語泰文教學，並不得稱為僑校，而曰民校，可謂苛刻之至，我們華僑遍佈全球，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的壓制和嚴格。我們參觀馬女士所辦的幼稚園，只有幼童數十人，設備簡單，所唱之歌，雖為中國詞句，但以暹語發音，我們無法聽懂，如不說明，幾

乎不知其爲中國兒童，在這種環境之下，辦華僑教育，其苦可知矣。其次談及華僑在泰國負擔苛稅的情形，計有（一）隨身證費，即人頭稅，每人每年由數十銖增至四百銖，使貧苦的僑胞無法繳納，因而入獄者纍纍。（二）對富商的罰款，每逢泰國政府預算不足，發生赤字時，輒以莫須有的罪名科華僑富商的罰款，每人罰十萬銖至數百萬銖不等。（三）招牌稅，凡華人商店所懸之招牌，均課以招牌稅，其稅額全係泰文者最輕，泰華兩文並列者次之，全用華文者課稅最重，我們華僑愛國心重，雖繳重稅，仍願懸掛全係華文招牌，以上三項可謂是泰國政府對我國華僑的苛例，前兩項在印尼的僑胞亦身受之，惟招牌稅爲泰國對我僑胞特有的，言之慨嘆不已。晚上運鵬邀我們去暹邏酒館，一嘗道地的暹邏菜味，此菜館的主持人，據說是暹邏六世王的御廚所開設的，代表正宗的暹邏菜，我們但覺其味酸辣，與印尼馬來菜相仿，並不覺得有什麼好吃，看來講究吃的還是中國人。翌晨，孫展程君來邀，同至周修武家會合，共乘車三輛，駛往大城一遊。該大城是暹邏舊都，有皇宮舊址，相傳是三百年前緬人攻暹，破大城舉火焚城的遺跡。我們抵達之後，所見到者昔日宮殿屋宇，已成殘垣斷壁，滿目瘡痍，不忍卒覩；惟宮中尚存一巨型釋迦牟尼銅像，是劫後僅餘存之古物，我們在銅像之前合攝一影留念。離開大城繼續前往參觀三寶佛殿，即三寶公寺，此寺位於崙武里網略艾港口的南端，乃是拉瑪第三世皇時代僧侶和貴族所興建，內供一大佛，即三寶公，爲華僑最崇信之佛寺，香火鼎盛，據說禮佛期或節日，更是萬頭


泰國大城被焚燬後所遺之大佛銅像

攢動，擁擠不堪。我們渡過港灣，踏上廟前的石階，則見其建築物的形式完全與我國內佛寺一般無二，在寺中服役者，亦是華僑。瀏覽畢又渡過港灣，再乘車前往巴音皇宮，此宮內有水中殿，建築甚爲華麗，入內則有大明殿，爲一中國式的殿宇，內中陳設亦完全中國化，殿有二層，低層正殿的門前，有八卦圖型的盤石，殿中傢具和所懸掛的飾物，都是中國化，並有漢文的對聯格言，參雜其間。殿內光線甚爲黯淡，設有暹皇避暑的寢宮，桌上尚遺有果皮及帳册等遺跡。再進入上層，較爲開朗，仰首則見一聯，其詞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這樣的治家格言，懸掛於宮殿中，閱之令人發噱，此亦可看出泰國皇族，崇尚中華文化之深。寢宮之前另闢一室，懸有暹邏歷朝六個皇帝的御像，着滿淸朝服，紅頂花翎，無異淸朝的王公大臣；蓋當時泰國向我國進貢稱臣，自視爲中華的藩屬，其皇則爲我國藩王，着此服裝，亦正表示其臣服之誠。此殿門上有御璽封條封鎖，按例不得入內，修武對管理者賄之以金，乃得通融，而得飽眼福，如此情況，實不如乾脆開放之，以免貽笑外人，徒長貪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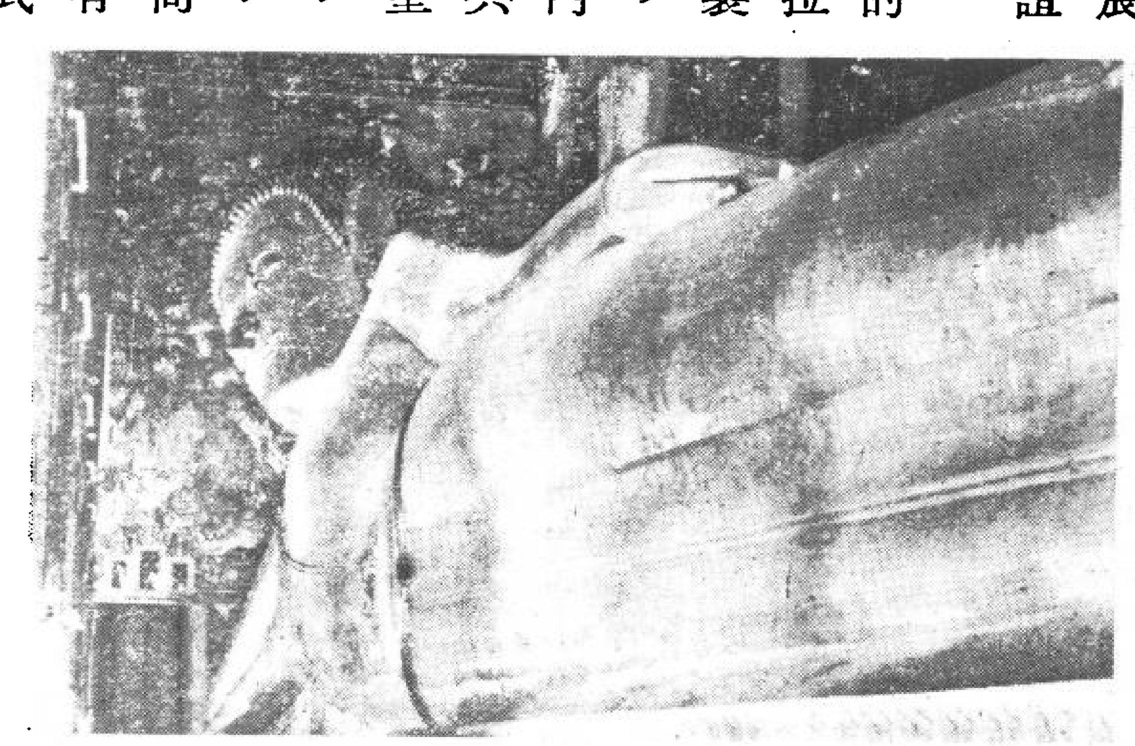
泰國挽巴因皇宮

十四日吉珊來邀，同天翼共驅車到其堂弟祝三處，漫談片刻，相約共赴已故僑領陳守明宅憑弔，此宅完全是潮州式建築，流連其間，宛如回到了大陸。從陳宅出來，即直奔西拉差海濱觀光，此處離曼谷有一二二公里，驅車前往走二小時半始抵達。西拉差為離暹邏灣不遠的沿海小鎮，有醫院、旅館、也有小屋宇出租，供旅客憩息之用，且有土堤直通海灣，堤上也有許多旅社，在涼風習習的拂曉，到堤上觀日出，為當地一大勝景。我們住在華僑所經營的西拉差旅社，設備陳舊，床舖為硬板床，被褥亦甚粗劣，因暹市奇熱，外人到此海岸旅社避暑者甚衆，尤其美援署及美軍顧問團人員為多，旅館雖簡陋，亦有應接不暇之勢。是晚有二美兵，在旅社中挾妓為樂，大吵大鬧，弄得整個旅館的旅客不得安眠。次晨我們匆匆起床，去看海上日出，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遠不如聞名之美，究竟是當天的天候不佳，抑是宣傳過甚而失真，至今猶迷惘不解。在西拉差市進早點後，驅車前往盛索海濱，此處有海濱浴

場，除了三位同行的夫人及宏兒外，大家都跳入水中，與小兒輩游戲水面，眞是樂而忘返。泳畢，至盛京旅社午餐，是一家新式的兩層建築，寬大而華麗，收費亦不貴，餐後往海濱長堤上去看賽船，歸途中經一溫泉，入浴後遄返曼谷，已是萬家燈火了。次日午間，丘君博以車來迎，前往濱海公館應邀午餐，主客十餘人，分坐二席，舉杯歡飲，興盡而散。餐後至京都戲院看「碧血紅顏」電影，又赴我大使館孫碧奇代辦及暹邏華僑商會主席張蘭臣的宴會，主客爲我與韓國前總理李範奭先生，李是在我國雲南講武堂出身，是我同學的學生，在我國軍中服役多年，曾充曹福林部參謀處科長，亦算是我間接的舊部，此次環遊全球東返，道經曼谷，以其與中國有深厚關係，自爲我華僑所歡迎，席中李曾即席致謝詞，國語流利，另有人代爲翻譯成潮州語，俾華僑能瞭解其意義，外國人說中國話，中國人聽不懂，尙須有人一句句翻譯，這種場面，倒也是破題兒第一遭，在情理上講這實在是頗爲尷尬的事情。十七日鄭靜岩交來我們的旅行護照，及由曼谷經香港到臺灣的飛機票。惟其中値得一敍之事，旅行東南亞各國，當地簽證機關公然索賄，好像已成陋規，此次我們被索四千四百餘銖，雖在印尼已有此經驗，不覺奇怪，然內心總還是不舒服，這些機關的執事先生爲了少數金錢，把整個國家的體面不顧，將國家，信譽在外人的心目葬送掉，不知其內心有無羞耻？我看他們是如此，不知別人看我們如何！十八日內子偕歐陽純夫人上街購置一些銅器，鱷魚皮製的用器等土產，以備到臺灣後贈送親友。中午應張蘭臣

假曼谷聯誼社午宴，主客仍是李範爽與我，午後丘君博携柚木片一筐並厚儀相贈，盛情難却，祇有收受，銘感於懷。晚上我們全家應保紫宸夫婦及單中樞醫師聯合晚宴，保君與何敬公有戚誼關係，託我帶口信，殷殷之情，殊足感人。

十九日我們與鄭靜岩方漢民諸君，同去當地的毒蛇醫院參觀。此醫院又名騷哇帕醫院，位於朱拉隆于醫院之側，是紅十字會的研究機構之一，兼製霍亂、天花、毒蛇、恐水病等血清，院中有水院，養有各種毒蛇，管理者飼以牛肉片，片刻而盡。內有陳列室，陳列各種動物標本，供人觀摩。午後共赴臥佛寺觀光，該寺暹邏人稱爲越坡寺，位於舊皇宮之南，原來亦係一古寺，經拉瑪第一世皇重建，拉瑪第三世皇修葺，，並擴建院宇，寺內之臥佛，其面部之寬已達三公尺，其巨大可想可知，寺中尙有拉瑪一、二、三、四等世皇所建的佛塔，內供有古代的金質佛身，佛寺的建築完全與我國秦代的式



曼谷臥佛寺中之臥佛

樣相同，壁中嵌有石牌，刻着古代的文字，極可供考古學家的研究。從臥佛寺出來，我們到舊式的繁盛市場，去參觀當地的大鱷魚池，參觀的人用食物以繩繫於棍上，則可引之而出，我們如法泡製，祇引出部份小鱷魚，最大者始終未有引出，興趣稍減，惟我們正引誘鱷魚出來的時候，許多暹人圍攏來帮我們么喝呼喚，比我們自己還要緊張，亦是一趣事。

廿日往曼谷博物館去參觀，該院位於王家田之北端，院址原爲一皇宮舊址，共有五處三所，內陳列着許多石碑，所列文字或梵文，或吉蔑文，另有古代的貝葉經籍（多羅葉綴成）陶器，其中尤以速可臺第三世坤南甘亨（明史作爲敢木丁）入中國後携返的窯師所製之陶器，特別珍貴，都是價值連城的歷史文物，可惜我們對此種考古常識缺乏，走馬看花而已！另外引起我們興趣的是一些泰國古代皇帝用過的舟車轎象及貨幣樂器等，覩物思人，每一樣東西都代表着一篇生動的故事。廿一日鄭靜岩君來通知，飛機本晚起飛，我們一方面匆匆向各朋友辭行，並決定利用最後一天時間去參觀泰國著名的土風舞蹈，而泰國藝術院的舞蹈尤爲其中正宗，此院的舞台佈置分作天空、皇宮、平地三階層，自平地至天空能逐漸上升，爲特有之形式，舞蹈劇沒有對話，僅有歌唱與伴奏者位於兩側旁，一切以舞姿表達，動作則偏重於手脚及腹部的搖擺，舞蹈者戴有面具，看不出任何表情，祇覺得他們的舞蹈頓挫有緻，蹁躚盤旋，隨着伴奏的音樂之節奏而進退，具一種無形的感染力量。伴奏的音樂，可分作三類，即打擊樂器，如鼓類，吹奏的樂器，如笛子等，另有一種

弓弦式的樂器，即如我們中國樂器中之所謂絲類，節拍很快，旋律很美。我們因爲當晚要趕搭飛機，未能終場，殊爲可惜。返回寓所，收拾零星行李，匆匆趕到機場，因天候有變化，改爲翌晨八時起飛，乃在泰國多住一宵。廿二日八時正於曼谷機場起飛，天翼、樹立夫婦、偉成夫婦、君博、運鵬、漢民、炳隆等諸位友好，都到機場殷殷話別。我這次過曼谷，作客半月之久，承諸友照顧，並陪同至各地遊覽，使我能夠盡興而玩，享受了這可貴的一段日子，尤其是溫暖的友情，歷久彌新，難以忘懷。當日午後二時十分，飛機在香港九龍啓德機場降落，有陳小魯表弟來迎，我早已計劃只在港停留一週，購買一些必需用品，製幾件冬衣，避免拜訪故舊，以免發生煩擾。因此在港的一週中，完全在安靜而平凡的渡過，倒也心安。廿九日九時，我們又於啓德機場乘坐到臺北的班機，十二時廿分安抵臺北松山機場，步下飛機，許多老友與老同學在機場迎接，顧墨三、蔣銘三、陳武民、袁企止、黃達雲、胡宗南、李樹正、韓雲濤、徐月祥、湯恩伯、胡印靈等相見握手言歡，而這許多老友與老同學，雖然多年不見面，彼等精神奕奕，風采依舊，同時見到臺北市況一片欣欣向榮的新氣象，不禁心情激動，不知是悲抑是喜。

我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終於又在　蔣公總統之庇護下，南天三載，就好像是一個經過又綿密又恐怖又凄涼又哀傷的夢，那些過去了的脚跡，都沒有什麼值得縈懷，惟有那些忠貞的僑胞，待我的厚情，確實人世間最難的溫暖，感銘於肺腑。尤其與南洋各地匪徒鬪

爭之苦難與堅強的
廿四日由香港起程
間因印尼政府目光
薄弱而受邪說誘惑
人心，對黨國盡了
出版之課本，使無
的一般觀感是：一

（一）印尼在
響，但自獨立之後
的事。

（二）印尼雖
一雨便成秋」的僑

（三）印尼土
以手代筷子刀叉用

（四）印尼之
夥同土著欺侮同胞

同類，眞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亦大可哀亦復可悲之一群，言之痛心而已！

（五）立國能否强大，視其國民性而定。印尼多數人殘暴野蠻，不願勞作，但知盜竊，善說謊而缺乏同情心，見微知著，印尼未來之前途，未可樂觀。

（六）印尼華僑社會，頗受彼邦國民性之感染，亦有不珍惜情誼，不知尊師重道者，我中華民族傳統之美德，漸趨崩壞。

（七）印尼在荷治時代，已有排華之舉，獨立之後，不知自求振作，而以貧窮歸咎於華僑之剝削，其仇視華僑，更甚於往昔。

（八）中國人不知團結的老毛病，海外之華僑社會仍然存在，印尼各地本黨部同志，意見亦頗紛歧，殊堪憂慮。

（九）過去國內之幫會活動，雖爲公開的秘密，但總不能與正當社團併列，凡潔身自愛的人，都羞與爲伍。在印尼則不然，大哥二哥與董監事並列，公然形諸文字，見諸報端，而黑社會的勢力，也往往左右華僑社會，拳頭的力量，有時駕乎法律之上，華僑社會的秩序亂了。

（十）在印尼之華僑，絕大多數爲閩粤籍，餘則稱爲「外江人」，或謂「華僑爲海外孤兒」，而外江人則爲孤兒中之孤兒，既得不到相扶相助又缺乏精神溫暖，寄人籬下，頗難自存。

（十一）印尼華僑教育，是一種野草式的發展，你爭我奪，沒有高瞻遠矚的教育政策與方針，類似學店，販賣知識，學風敗壞，忽視德育，對祖國的歷史文化認識不够，缺乏中國固有的道德觀念，而一般家長，多不知教育之目的，在培養健全的下一代，因之華僑社會，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趨勢，鑒往知來，今日印尼的土生華僑，正是明日華僑子弟之明鏡。

（十二）印尼華僑社會，部份已被奸匪滲透，但正義僑團僑校亦有不自知警惕者，明爭暗奪，往往引起軒然大波，不僅為赤色份子所竊笑，且恐為其所乘，殊為可嘆！

這是我寄居印尼期間，所見到和感觸到的少數缺點，當然也有很多的優點，尤其是許多有識之士，他們愛護祖國的熱情，和維護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苦心，以及在艱苦的環境中，惡劣的情勢之下，與赤色匪徒不斷的搏鬪，不屈不撓的精神，堅強的毅力，是值得吾人欽敬的。現在我雖然離開了那些曾經共同奮鬪過的朋友很久了，但我無時不在為他們的事業前途祝福！

# 第八　壯遊、觀感、悲傷

在失敗中求勝利，在紊亂中求安定，在進步中求繁榮，在痛苦中求安慰，人生的過程上是沒有坦道，必須要自己努力開闢！

看見的事，比自己所做的事多，人家的長處，不是自己的短處，自己的短處，自己不易省覺，反省纔是修己的工夫。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古人視為壯志。我雖未讀萬卷書，已行過萬里路，但意猶未足，乃作新大陸之遊，以增見聞。

## 一、壯遊以遂平生願

我到臺灣後，居於臺中，渡其極平淡與平靜的晚年生活。內子佩芬任教職於省立臺中女子中學。我於四十三年一月，奉聘爲總統府國策顧問，二月出席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再度當選爲主席團主席，十月奉聘爲行政院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兼國際關係僑務組召集人，十數年來，除開會外，每日讀書寫日記，好在我素志淡泊，不慕榮利，亦別無嗜好，早晚做柔軟運動，因此，少罹大病，故年雖老而體尚健，惟患糖尿與輕微之心臟病，然而我並不以此爲意，聽其自然，我居於臺中，日在窮困之中，當然談不上

「優遊歲月」，我是一個革命軍人，在職時我不愛財，只知盡我軍人的天職，一切以國家民族至上，軍事第一，過去稍有積儲，均捐之以辦中小學校，現在想在臺灣辦所學校，亦不可能，只有閉門自嘆而已，怎樣談得上「優遊歲月」。我每逢爲難之時，洄溯往事，若我昔年自私自利，完全爲自己打算，今日手中，當也有幾文不清不白的錢，但那究竟是損我革命軍人人格的事。我今日生活雖清苦，倒覺得無愧於國人，更無愧與我效命戰場流熱血拋頭顱之先烈袍澤。我在此回憶錄中，決不是爲自己辯白，亦不是表明獨有我是個廉潔的革命軍人，不過藉此說明我自立志做個革命軍人，沒有違背自己既定之方針，以及作人治事之志願。我今日雖沒有指揮部隊，沒有與官兵過同甘苦之生活，然而現在所過的生活，與官兵在部隊中共同生活無異，但還不及那樣快樂有趣，說出來，也許人家不會相信，做過大將軍的人，現在還不養尊處優嗎？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我自少年之時學習軍事，在軍事學校養成刻苦耐勞之生活習慣，迄今年老未有改變，所以我卜居在臺中，以薄俸及內子教書的束脩維持家庭生活，倒也安然。

人類的智識，一半是由世代相傳的一些小事經驗的累積，一半則由於聰明的人不斷研究，而有新的發現。至於我的生活圈子卻太小了，四十多年來未出國門一步，可知見聞之不廣，自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冬，服務印尼僑校曾到一些地方遊覽一番外，稍微增加了一些見聞，奉命返臺之後，在極平淡而寂寞的生活中，又度過了毫無生命價值的八載，

這八載的時光，使我進入了古稀的階段，人到了晚年，說起來心情應皆閑散恬淡，然而有時也不免靜極思動，欲作遠遊，限於經濟的條件，只是幻想而已。不料糖尿病日趨惡化，心臟也發現有問題，一些朋友勸我到美國去檢查身體，並看看新大陸的繁華，我當初以為不然，認為一個人活到一百歲與五十歲，兩者之間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問題在一個人的生命上，有沒有光輝的價值，何況我已至古稀之年，去美國看了回來又有什麼用處？然而有位朋友對我說：「這不是一個人要活多少歲才認為滿足的問題，而是一個人應不應該去忍受那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病之折磨與痛苦的問題，何況你為黨國奮鬪一生，此時為什麼不設法治病，病治好了可以多活幾年，也好親眼看到反攻勝利，而一定要在臨終時留下『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遺憾耶？再進一步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增廣見聞是不應該有年齡的限制的，對於閒言閒語，大可不必多所顧忌。」聽了這段言詞，我默然，沒有理由反駁這位朋友的忠告，同時也警覺到我是不是已經消極了？頹廢了？再沒有勇氣去克服困難嗎？

有志者事竟成，我終於承蒙復興航業公司董事長周兆棠，以及胡宗南、黃杰、羅列、劉安祺幾位同學的關愛相助，得遂平生壯遊願。於民國五十年九月十日的中午，由高雄港登上設備相當完善的復平號貨輪，起碇赴美，搭乘的旅客除我和內子黃佩芬外，有赴美留學的男學生梅耕香，女學生吳惠奇、周修明、朱保平四位，及復興航業公司去日本辦事處



復平輪在高雄赴碇駛美前
作者夫婦與歡送者攝於碼頭



在高雄碼頭登上復興輪

的朱寶琮先生的全家。我已踏上赴美的路途，雖然不是去遊歷，但不能不順便看看。了解一個人或一件事務不容易，了解一個國家或一個種族當然更不容易，東西方文化有許多不同，我想該用一種什麼樣的眼光去吸收與領悟，我需要獲得些什麼樣的了解，從此映入我眼簾的一切，將是陌生與新奇，難道這些就是我需要的嗎？我這樣想，而愈想愈茫然。我們讀歷史，是要知道已往的人生經驗，去遊覽，是應該要豐富現實的人生體認，前人的經驗與自己的體認，都是活的知識，而知識又是燃燒後發出的光與熱力，能有種種的用途。我不知道我這個觀點對不對？也不知道我的吸收領悟能力够不够，好在我主要的目的在治病，只是懷着隨便看看的心理。

船航行不很平穩，海濶天空，心胸不禁爲之豁然爽開。航行了四天多，於九月十四日午後八時，抵達日本神戶外港，因兩度遇到颱風，延遲在十七日早晨靠岸登陸，等於這段行程在船上住了將近一個星期。第一次遇到颱風是九月十一日，也就是離開高雄的第二

天，船航行到冲繩島東南約一百三十浬，正向西進行時，發現船的左側六十浬有颱風經過，下午五時以後風浪趨大，船因簸動甚烈，所有器皿用具大都翻倒，晚餐也無法開出，改用三明治充飢，晚間當然也難安靜的睡眠，當時心中不免後悔，爲什麽復平輪不晚開一天，以免在太平洋上受這不太平的「洋」罪，後來才知道强烈的颱風「波密拉」，使臺灣全島損失甚重，陸上也不太平。第二次遇到颱風是十四日，也就是赴美的第一站——神戶外港，因强烈颱風「南茜」已接近日本九州，次日午後可能襲擊內港，所以在颱風沒有過去以前，所有的船隻都不准進港，十六日上午八時，船爲安全計，移泊距神戶約五浬處之海面避風，果然至下午一時十五分，「南茜」的中心竟經過我們停船的海面，這回我們算是領教了她的威風，船搖動得很厲害，船上的人一度大爲緊張，而我則於此時體會出人在陸上與在海面遭遇颱風襲擊的威脅大爲不同，陸上的安全顧慮在「上」，而船的安全顧慮則在「下」。說起來亦好笑，人類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總不免有恩怨、利害、意氣之爭，假如這些人今天能同在復平輪上，面對着大自然同一命運的威脅，我想任何人與人之間的恩怨、利害、意氣之爭，都會渙然冰釋。再進一步說，假如我們飛上高空往下看，臺灣不也就像海邊上的一條船麽？因此我希望現在臺灣的人，大家要深省戚繼光的一句話：「此非三間房子，乃是一隻漏船」，鬪威力已逐漸大爲減弱的「南茜」，此次横越日本中部，有一百零四人死亡，六十三人失踪，一千餘人受傷，損毁房屋七千餘棟，淹沒房屋七萬餘

棟，使三十二萬人無家可歸，而「南茜」小姐居然危急時中途改變了方向，使臺灣免於浩刧，這眞是國家之福，得天之助。暴風雨過去之後，復平輪靠岸，因其在日本有一段時間停留，而後再由橫濱起碇繼續赴美的航程，我也趁此一機會由神戶登陸，經大阪到東京候船，藉此觀光。於中午十二時許，和徐船長奮才等幾個人，經過各種檢查手續，登岸後到海關的附近，乘汽車赴高架電車站，再轉車兩次到著名的遊樂處——寶塚。這裡有很多的婦女兜售黑市票，就像臺灣的女孩推銷愛國獎券一樣。寶塚遊樂園內部設備相當的多，有猴子器械體操，海狗頂球，獅虎同居，直昇飛機，車船運動等，約與臺北的兒童樂園相似，身入其境，我也不覺返老還童。再參觀寶塚大劇團的歌劇，場面很大，舞台佈置等各種設備，精巧華麗逼眞，其亭台樓閣的設置很像暹邏的劇場，其華麗壯觀尤有過之；演員多達一百二十餘人，歌喉婉轉，高入雲霄，陣容可稱偉大。次日由徐船長陪送至大阪，搭下午四時半電氣特快車赴東京，車上的設備約與臺灣的「觀光號」火車相似，而且裝有冷氣和收聽廣播的耳機，似覺稍勝一籌，惟無茶水供應，亦無報紙雜誌供擇閱覽，車上服務小姐亦不如臺灣週到，這是其缺點。至於車票價方面，由大阪到東京，四百公里路程，約相當由臺北至高雄，每人所需之票價約合新臺幣四百餘元，高過臺灣兩倍多，可見我們在臺灣是享受價廉的交通工具供應，不能不說是政府德政之一。夜晚十一點半鐘到達東京車站，蒙商起予上將伉儷，馬晉三中將，和我國駐日本使館參事熊質傳世兄等前來迎接，使

陌生人減少很多不便，而我與老友起予兄不晤已十餘年，今在異國重逢，倍覺親切。我們出車站後，即由起予兄等陪同到熊參事預定之國際觀光旅社三樓暫居，該旅社在鬧市中心，富麗堂皇，頗符國際標準。次晨，至二樓早餐，因語言不通，很費周章，可見旅行國際間，無足够之語言知識，亦不容易。於午刻前起予兄來旅社，爲我們付訖旅舘費，將行李搬上其車（與駐日大使舘高弘先生同車），駛至華僑所開的龍宮飯店午餐，餐畢，往遊日比谷公園，該公園範圍很大，花木葱鬱，有成群的白鴿飛降遊客身畔，啄食自如，爲這裡特有之現象。繼往由高弘先生約定之東京藝術大學參觀，這個大學有悠久的歷史，入門見其有創辦人及以往名教授的銅像，巍然矗立，校舍且現出古色古香的情調，由其事務局局長北浦靜彥領導參觀，該校分繪畫、雕塑、製造等部門，其中有陳列的西洋雕刻模型，最爲名貴，而其製造部無異一個機械工廠，亦頗具特色。歸到起予兄寓下榻，而爲其賓客。

九月二十日午後，我們由高弘先生陪同至御茶之水女子大學參觀家政學部，該部有烹飪、縫紉、兒童、科學各部門，承該部部長谷田閱次對其所屬各部門加以詳細解釋，並領看圖書舘及學生會舘，都很具規模，尤其兒童部表演兒童心理臨床診斷方法，啓發兒童智能，使兒童知道自己的錯誤，自動的改過，實在是教育上最新穎的教學法。谷田部長曾於日軍佔領南京時，在南京博物舘任職七年，略通華語，所以對我們的參觀很表歡迎，而樂於解釋。此次路過日本，亟欲一遊爲快，乃與起予兄商定定於二十二日晨，我夫婦及起予

伉儷乘自備汽車赴箱根之湯下，再由該處乘出租汽車到富士山麓的富士屋旅館，這是一個最華貴的旅館，日本國內或國際重要會議，多假此舉行，在大廳中陳列有歷次重要會議之照片，和珍貴的裝飾品，幾令人爲之目眩。在旅社大餐廳享受日幣千元一客之大餐後，於午後再乘出租汽車經過彎曲的山地，抵達芦之湖的東端，乘登山火車到山頂，上有球場和兩層大樓，登樓小憩，可以俯瞰芦之湖全景，游艇二三往來於湖面，在烟雲飄渺中，別有一番風趣。轉車下山，循國道沿湖岸到 Hokone Hotel 旅館，館內有美麗的客廳，和湖濱碼頭的設施，可在該處駕艇出遊，亦可坐息，遠眺山色水光，使人流連不忍離去。我們一行在該旅館休息約半小時之久，沿湖岸觀看各處風景和各項設施，見有數處很廣濶的高爾夫球場，三三兩兩位於山麓的小巧美麗旅館，有一聯合國文敎社會會議自築的三角形會所，在湖的一端，其屋型映入水中，確屬美觀。以後還到富士旅館晚餐，餐畢，略息，仍到湯下乘自備車於夜間返回商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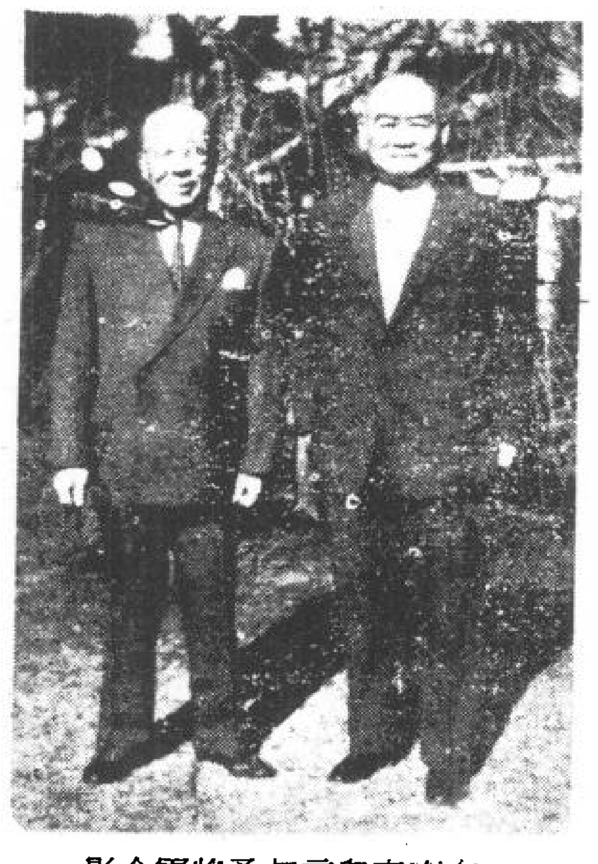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四日，天氣奇熱，我夫婦偕起予伉儷遊上野公園，登石梯而上，至則先在園內冷飲店飲冰屑，再進，乃往瞻仰日本維新的元勛西鄉隆盛的牽狗銅像，適是時其鹿兒島同鄉紳耆，正爲其佈置秋祀祭典，不便久留，乃去。是日爲中國中秋節，亦即日本的秋分節，在東京市街上抬神像行者，成群結隊，絡繹不絕，鑼鼓喧天，有如我國的迎神賽會，而熱鬧亦不減於臺灣的拜拜。到達觀音寺一看，更是善男信女擁擠不堪，爭相進入大殿參

拜，解囊捐獻香火錢、祈禱費者，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可見日人佞佛之深，亦東方一大特色。惟在觀音寺通道口見到一個斷了一隻手的退役軍人，掛一白袋，伸出另一隻手討錢，因此深感到一個好戰的國家，其後果如此深遠。縱然在東京，已經不像我前幾天所見到大阪與東京間的鐵路沿線被颱風損壞的情形，然而此一斷手軍人，在十六年後的今天，不正顯示了侵略者自食其惡果的一切嗎？同時我也遇到一件尷尬的事，那就是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的時候，有某君在豫皖邊境濫行改編軍隊，擾亂治安，我爲安定後方，奉令將其所部繳械遣散，今天某君因全家遭受共匪迫害，逃在日本開餐館，大家站在一條反共的線上，然在海外邂逅，大家在笑談之間，內心總難免有「人生何處不相逢」之感。東京人口有千餘萬，地面交通設施自感不敷應用，故有地下鐵道的建築，這種鐵道日人簡稱地下鐵，起予兄謂東京地下鐵較紐約的整潔，我夫婦與起予伉儷及其次女公子由霞關下地道，乘地下鐵到新宿下車，回至地上，見其構造堅固，整齊清潔，比較以後我們在紐約所常乘的地下鐵，確爲優良，眞不能不佩服日人建設精神的旺盛。最後到橫濱曾訪問過中國街內的中華學校，中國國民黨橫濱直屬支部，這支部的地址原係昔年總理孫中山先生居所，故又顏曰：「中山紀念堂」。我們在日本逗留時間雖短，然對於國人僑日情形，不能不予以關心。據聞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前，國人住在日本連僞滿在內約有七萬人，勝利之後，國際路線暢通，紛紛返國，及分往南洋和歐美，現僅剩約四萬餘人。其中臺胞最多，有留學生約

二千餘人。華僑學校有東京橫濱及其他地方數所，以東京者規模較大，有學生千餘人。至華僑職業，夙有三把刀之稱，所謂三把刀者，即菜刀、剪刀、剃刀；菜刀爲開菜館，剪刀爲開裁縫店，剃刀爲開理髮舖；現在這三項職業中，只開菜館能維持，其餘已衰微，漸致淘汰！華僑中分三派，第一派爲傾向我政府，名爲右派，第二派爲傾向共匪，名爲左派，第三派則無政治意義，只顧自己生活，不作左右袒，名爲中立派。所謂左派常勾結中共匪幫及日共，搖旗吶喊，興風作浪，不斷與正義人士發生衝突，尤其覬覦僑校，鼓動風潮，勾引僑生，另行成立赤色僑校，就是日本政府對之亦無可奈何，只有持旁觀態度而已。這是國際共匪到處搗亂之慣技，不但是中日兩國的敵人，也是自由世界的敵人，爲之慨嘆不已。日本在戰後很快的恢復元氣，而且全國上下都有一種蓬勃的新興氣象，正如歐洲之西德一樣，是有其光明的前途；然而在政治方面，左右兩派的思想與政治的激盪甚烈，左派無時不在伺隙而動，學校中不斷有激烈的標語出現，學生有不時遊行示威的盲動，亦至爲驚人。種種現象，很多與我們前在大陸上所感受的相像，實爲日本未來一大隱憂。反觀臺灣，我們大家都在安定與安全的環境中，各樂生業，青年學生努力讀書，使多少人得免於誤入歧途的悲劇結局，這是要慶幸，而且要感謝政府的。在經濟方面，一般人民生活雖已提高，然而日用食品，房屋租金等不斷漲價，幣値低落，與我們新臺幣相比，我們一元値其九元，多數人難免不常惴於物價的不穩定。在社會方面，日本雖然沒有所謂太保太妹的

名稱，但一些秉性頑劣的不良少年，成群結隊，騎着自行車，橫衝直闖，找富有的情侶或女眷戲弄，或掠其所有而朋分，這也就有些和今日之臺灣所存在的問題相若。

我中途在日本各處逗留了十二天，蒙張厲生大使盛筵款待，馬崇六中將爲我按摩治病，熊質傳、高弘等許多朋友對我優遇，尤其到東京住在起予兄家中，一切都由起予兄伉儷照料，心感不已！去年（五十三）我因病到日本去檢查就醫，從十二月廿一日去國到今年的一月四日回來，前後四十五天，因爲來去乘船在海上就花了九天，因此在日本境內停留僅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這次到日本的目的是去檢查醫病，無心遊山玩水，但還是到東京附近及橫濱、鎌倉、葉山、神戶、大阪等處逛了幾次，欣賞過名勝，舊地重遊不勝今昔之感。東京現爲千餘萬人口的都市，熱鬧繁華，迥異往日，工業發達，一切交通及日常生活，都走上電氣化的道路，建築巍峨，街道寬敞，教育普及發達，較之三年前面目又有一新之感。



在東京與商起予將軍合影

我因去日的時間太晚，未能趕上親睹東京世運會的盛況，只是去參觀了一下世運會留下的會場遺跡，據說爲開世運會，日人與

建會場，快速公路，及其他配合國際觀光事業等設施，用去廿億元美金，可以想見其堂皇偉大了。我這次到日本仍住在商起予老友家中，多承其熱忱款待，一如往昔，不勝感激，其餘老友如魏伯聰、彭君頤、馬哲三、李德康、王之烈、江海泉諸兄，異國重逢，倍感親切，並蒙他們款以盛宴及餽贈，永銘心版。

## 二、行抵美國的門戶

復平輪於九月二十八日由橫濱起碇繼續赴美，至十月十三日早晨，始到達美國西海岸的洛杉磯港外，我登船頂遠眺，可隱隱望到洛杉磯的輪廓，但遲至下午四點鐘靠攏洛杉磯（Los Angeles）碼頭，正在船上接受檢查時，戴堅太太和她的女友美國人立瓦（Riwa）駕車到碼頭，並親自上船來迎接，於是乘其車，同到最高貴的住宅區，接近好萊塢的士頓卡耶路拍爾雅旅社。山旅社經理莫利斯（Olines Moris）獻花致歡迎詞，指定請入住一



復平輪抵達洛杉磯碼頭

三五號房間，計有會客室兩間、臥室、浴室、太陽浴室、厨房各一間，另有華貴的音樂餐廳和游泳池，而全旅社的環境，也都在花團錦簇中，堪稱洛杉磯最豪華的旅社，聽說日本首相岸信介經過洛杉磯亦住於此。當時我們以為過於貴族化，未允入住，但戴堅太太和她的美國女友，百般勸阻他遷，祇得硬着頭皮住下，第二天早晨結賬，連晚餐在內，幾達美金百元，眞不禁爲之咋舌。在洛杉磯曾參觀過好萊塢波兒露天劇院，坐位有一萬八千之多，觀衆容量，世界第一，而且坐位有可以前後伸縮的機械設備，觀衆出入比較方便，NBC電視廠，亦曾參觀，規模很大，分上下兩層，關於發電攝影機械，色彩配合和各種道具，都很完備，而且是美國唯一能製造有色電視的廠。參觀過洛杉磯天文台，設備完善，在美國頗負盛名，有說明天體型態，星月運行法則的講座，詳爲參觀者解說，還裝有圖影的標示，使參觀者更容易瞭解。洛杉磯郊外有一太平洋水族館，建築分爲四層，有三層圍着水池，各種魚類，千奇百怪，蔚爲大觀，可惜我們缺乏專門知識，只是覺得新奇美觀而已，不能憑這些豐富材料作研究性之鑑賞。該館有一平地露天表演場，見到海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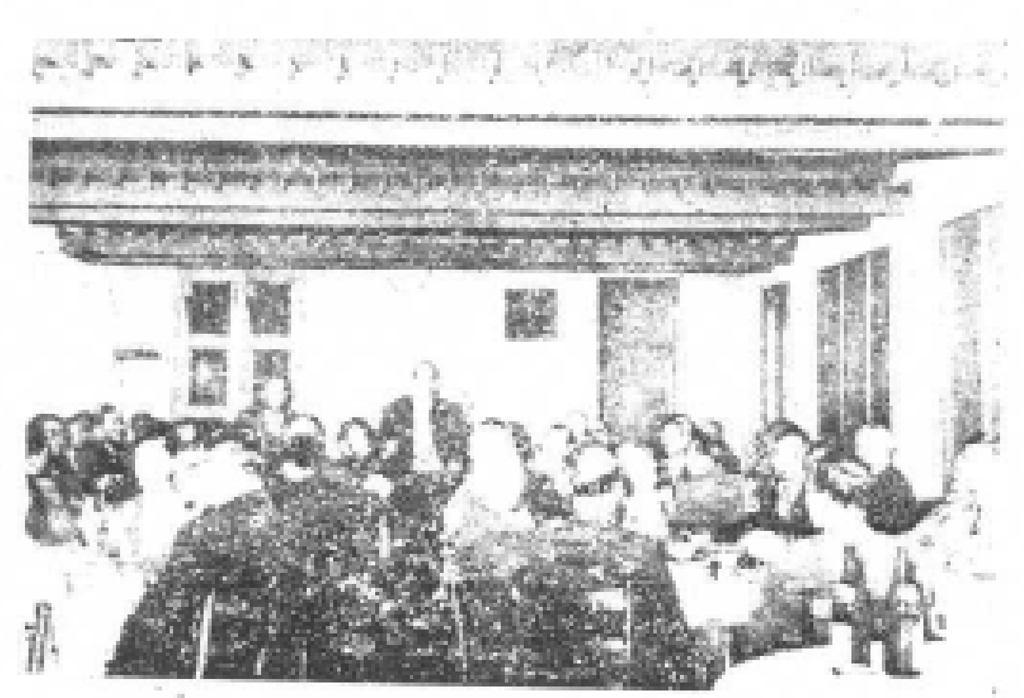
在洛杉磯作者與馬少雲先生合影

作頂球、搶圈、跳圈、報警、救火、跳水、滑板、演講等表演；還有一種大魚，也能作頂球、搶圈、跳水、呼叫等表演；小狗則乘一小船，由海狗拖行，對水族之訓練，能使之其技純熟，在我個人言，嘆爲觀止，且覺得水族尙能敎育如此之程度，足證孔子所言「有敎無類」之道理無謬。洛杉磯是美國的第三大城市，人口有兩百四十八萬，其中華僑約有三萬餘人，新建之中國城，頗爲壯麗，而有蓬勃氣象，好萊塢市內有名「中國劇場」的影戲院，係中國宮殿式之建築，連售票女郎亦着中國少女服裝。我到洛杉磯後，龍岡親義公所會邀宴，同席皆劉、關、張、趙兄弟姊妹，已故劉紀文兄之嫂夫人亦在坐，由僑領趙帝培先生主席，這種在美國的同胞愛和溫暖，是華僑社會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中華民族精神在海外歷久不墜之表現之一。記得我在印尼之時，曾經見到很多土生華僑，他們已經不認識中國文字，亦已不會說祖國語言，但家家戶戶設有香案，祭祀祖先，過年之時，大門必貼紅紙對聯，縱有錯貼，也要保持祖傳之俗尙，和愼終追遠之倫理道德精神，由此可證中國永遠不會亡，大陸上共匪禁止人民掃墓過年祀祖，終久必敗。

十月十七日早晨，我們離開洛杉磯，蒙馬少雲兄和李孟平總領事送登飛機，當午到達三藩市（San Francisco），習慣上中國人都叫它爲舊金山，又名大埠。我們途經三藩市稍作逗留之目的，在訪問我華僑先民慘淡經營已具規模的中國城，及遊覽美麗的海灣。在美國各州之中，加州素有「金州」之稱，而三藩市則爲加州精華區之一，此地氣候溫



舊金山龍岡總公所劉關張趙四姓兄弟歡迎作者合影



舊金山龍岡親義總公所的歡宴

和，無嚴寒酷暑，農產品豐足，價錢也特別便宜，以街上水菓言，一元美金可購得三、四打金山橘，這是我們在臺灣所想不到之便宜。我們上機以後，承蒙當地的龍岡親義公所諸宗親之歡迎，劉根盛主席、張香譜、趙偉民兩副主席，將我們安頓在中國城士頓打街中華會館對面的遠東旅社下榻，並蒙陳家博領事伉儷陪同我們先環遊市中心區一週，再繼續向金門公園及各處遊覽，看到民國四十四年由臺灣出發到舊金山的「自由中國」號小帆船，陳列在該海岸，供人觀覽。又蒙舊金山龍岡親義總公所發動歡宴，到劉、關、張、趙四姓兄弟甚多，我卽席致謝詞，至晚盡歡而散。三藩市人口約有七十餘萬，其中四分之一爲意大利人，華僑約有七萬人，多數集中在中國城，中國城是一個重要的觀光區，許多沒有到過遠東遊歷過中國的人，都希望能在這裡領略一點東方情調，或享受一些中國文化，中國城以都枒街爲中心，縱橫共十六個街口，較其他美國都市的中國城爲大，大約有一平方英里面積的土地，上下高低不平，在不很寬濶的馬路兩旁，盡是中國人的商店或住宅，和中國字的招牌，來往其中的，當然多是黃帝的子孫，街頭景色幾與香港難於分別，而使人有置身在香港之感覺。舊金山華僑大家都很團結，在華僑社會方面的宗親組織，地域組織，舊道德觀念等等，對美國其他各地華僑社會，有形無形中起了一種示範作用。在華僑商業方面，除中國餐廳外，古玩玉器也是外國人所愛好的，在華僑教育方面，這裡有僑校幾所，但僅有一所較大的中華學校，而且也是補習性質，惟在老教育家張香譜先生主持

下，辦得有聲有色。在華僑文化方面，除了有專售中文書刊的書店外，有華僑報紙三家，其中金山時報和少年中國晨報，是純中文報紙，而世界日報則附有英文版。大家都知道，舊金山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的海外根據地，而現仍發行的少年中國晨報，就是當年國父鼓吹革命時所手創的刊物，郡人劉蘆隱君也曾當過該報的主筆，現在報社的玻璃窗櫥內，還陳列有　國父所遺留的辦公棹椅，藉資紀念。

舊金山有金門公園，在市郊幅圖寬廣，景色甚佳，公園中心有博物館與科學館、水族館，鼎立而峙，博物館中陳列室的建築，宏大而寬敞，分別陳列着世界各國各時代的歷史文物，在陳列中國古代物品的地方，我看到許多名磁、玉帛、漆器等，眞是琳瑯滿目。歐美各國的陳列品中，以許多古今的油畫，最具吸引力，因爲這許多畫，隨着時代的變遷，經過名人品題，都成了價值連城的名畫，每一幅畫都代表着一個時代的風格，欣賞之後，令人流連忘返。

科學館則是與博物館遙遙相對，裡面陳列的多是各種礦物及動植物標本，內有龍骨一具，長丈餘，另有埃及古代的木乃伊，及一套精緻的天文儀，用以說明星體運行的情形，具體而微，極富教育意義。

水族館與科學館毗連，進入大門迎而有一大鱷魚池，蓄大鱷魚數尾，兇惡之狀，使人望而却步，另有玻璃水櫃鑲入壁中，養着數以百計的各種大小魚類，並有適當的燈光設

計，五顏六色的各種熱帶魚，紅鯉魚在假山水草中上下翻騰，供人賞玩，競豔鬪勝，美不勝收。

從舊金山埠到一水之隔的技利埠，這裡有聞名於世的加州大學，我們於十月十八日抵此觀光，校舍建築在一座小山之上，規模甚大，進入校區，但見房屋林立，如同一座美麗的小城鎮，在這裡負笈求學的學生有四萬餘人，內中國學生即有二百餘人，屬於美國第一流的大學，如果以入學人數多寡來排列，佔美國大學的第二位。我們在校內走馬看花的兜了一圈，對於美國大學設備的完善，學術水準的日新月異，深爲欽佩，據說該校入學考試頗爲嚴格，畢業學生人才輩出，固非偶然！

舊金山的北郊，向爲意大利人居住的地方，此地有漁碼頭，也是舊金山名勝之一，凡是到舊金山觀光的旅客，必定前往一遊。十月廿一日，我們在張香圃顧樹常兩君陪同下前去觀光，碼頭附近，餐館林立，專賣各種海產，店家以新鮮可口爲號召，招徠顧客，但價甚昂貴，不敢領教！據說此處住戶爲天主教徒，週末及星期五禁食熱血肉類，因之海鮮更加吃香，生意興旺，大有應接不暇之勢。

此一碼頭，除吃海鮮之外，還有許多古董玩具店，以吸引遊人，古玩店中的東西，稀奇古怪，搜羅甚廣，大多都是海中貝殼以及各地方代表民族風俗的各種飾物和銅器雕刻等，生意也不錯。靠海的碼頭旁邊，停泊着不少遊艇，這些遊艇，有的可供遊客租用作爲

垂釣或遊河之用，也有很多是有錢人私家的華麗遊艇，另有大型的遊河船，每隔二小時行駛一次，遊客買票後隨艇瀏覽海上風光，怡然自得，我們漫步在漁人碼頭的小街上，沿街攤位密佈，出售各種魚鮮，有各種魚類、蝦蟹等，尤以海蟹爲大宗，活的及煮熟的應有盡有，約一元美金可買到三隻，每隻有四磅重，每屆蟹季開始，漁人往往將出海所捕獲的鮮蟹，擇其最肥大者用飛機運往白宮奉贈總統，與我國江蘇將先捕獲的鯽魚送與省主席先嘗，具有同樣的人情味！

我們沿海漁港固然也很多，但大多數進入港區，就聞到一股惡腥臭，環境也往往污穢不堪，儘管許多漁港盛產海鮮，港灣風光也不亞於人家，但每每由於那股惡腥氣，使人望而却步，不敢領教。反觀此地的漁碼頭，整潔的碼頭設備，優良的環境，五色繽紛的遊艇點綴其間，充滿着詩情畫意。把一個漁獲量很豐富的生產區，完成一個吸引遊客的觀光勝地，既可爭取觀光客的錢包，同時使得舊金山的海鮮聞名國際，這種一舉兩得的建設，大可供我們發展觀光事業的參考。聞公園中，有一地區，完全佈置成日本風光，日本式的木造房舍，日本式的商店，日本式的茶亭，並有日本裝束的年青女侍，穿着和服木履，花蝴蝶一樣的穿梭其間。加之這一帶的園林也完全整修得非常小巧玲瓏，修竹茂林，清谿幽壑，別具勝景。這地區據說是由日本人設計的，也可以說是日本觀光事業的向外發展。惜我們以時間不許可，未能往觀。

舊金山海灣區有九個城，因交通方便，瞬息即至，等於一個大舊金山，假如將大舊金山海灣區之九個城合併計算人口，則有三百多萬，所以舊金山雄峙美國西海岸，與東海岸的紐約並稱，當時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對於美國都處於重要地位。舊金山海灣長七十哩，寬十哩，是世界著名海灣之一，美國與遠東地區的貿易和往來，都是以此為吐納港。這一港灣不但異常遼濶，而且因為金門橋與屋克崙橋是世界聞名的大建築，更增加了對遊客的吸引力，在聲譽上金門橋比屋克崙橋響亮，事實上是屋克崙橋長得多，金門橋由司朝斯(G.B. Struss)於一九三〇年設計，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開始修建，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完工通車，耗資三千五百萬美元，而將三藩市與北面的馬利康特地區連成一氣，因此著名。這橋在水上兩端之間的長度，雖只有四千二百呎，但連接地面的引橋，全長却達八千九百呎，無論任何高潮，數萬噸的巨輪，都可以由橋下通過。其保養

舊金山金門橋畔

的方法，除不斷檢查修理外，一年四季均在油漆中。至於屋克崙橋，則是內橋，橫跨屋克崙灣。是於一九三三年開工，至一九三六年完成，耗資七千七百萬美元。這橋是一巨型雙層橋，上層行駛轎車，可六車同時通過，下層行駛大貨車和公共汽車，其架徑爲二千三百十呎，全長達八、二五哩，汽車要十五分鐘才能走完。這兩道橋確屬雄偉，足以代表美國近代文明，使任何遊客見之都有不虛此行之感。我在飽華街，又看見一種小型電車，有人叫爲攬車，構造簡單，操縱困難，既不能載大量旅客，亦無法增加速度，眞活像牛步化的老牛破車，照理這種交通工具應該早在淘汰之列，以免與舊金山的近代交通發展的設施不相調和，就像香港還保留有人力大輪和東洋車一樣，難道美國人也像英國人染上了保守的色彩嗎？我想決不是，縱然保留這種落後的交通工具，可以保存這個現代化城市的若干進步史蹟，但決不可因此而阻礙這一現代化城市的進步。最大的理由，應該還是美國人的生意經，藉此吸引過往的觀光旅客，就像臺北街頭，許多外國朋友，必欲一嘗三輪車滋味的心理一樣。這是我個人的理解如此。

從三藩市搭汽車往東北行約四小時，抵達內華達州以賭博和離婚手續簡便著稱的雷諾城（Reno），美國其他各州，都禁止賭博，唯獨內華達州例外，原因是這個地方多沙漠，出產不豐，所以不得不無中生有，從其他方面的稅收上動腦筋，除掉日以繼夜的賭國風光外，並以辦理離婚手續簡便，吸引旅客，形成了這個賭與離婚的觀光都市。我們是於

十月廿三日，由顧樹常君和馬少雲夫人陪同，於當天下午一點鐘，乘長途汽車抵達雷諾城（粵人稱之為米糯城），這汽車相當於臺北的遊覽車，不過窗上的玻璃係特別裝置，裡面的旅客可向外展望，外面則無法向內窺視，票價美金十一元，車上有一荷蘭籍小姐服務，招待親切，通英語及西班牙語，甚得旅客的歡心。抵達預定之賭館後，除免費享受一頓豐富的午餐外，還退還旅客美金十元，算是這一賭館給予旅客一種彩頭，眞可說是摸清了賭徒的心理，噱頭十足。雷諾城的賭博，種類很多，有吃角子老虎、字花、撲克、二十一點、輪盤、擲骰等等，共有大小賭館十餘家，大的可供兩百人同時聚賭，東方人來賭博的以菲律賓人最多，我國華僑次之，其中也有三家賭館，是由華僑投資開設的，不過規模較小。我領軍從政幾十年，一向嚴禁賭博，因為萬惡淫為首，百害賭為先。當然我自己對於賭吏是深惡痛絕，然而這次不同，不得不入境隨俗，逢場作戲，嘗試結果，我輸了五元美金，馬少雲夫人無甚輸贏，顧樹常君却是財星高照，竟贏了美金六十多元，於是大請其客，賞與女侍五元，上汽車時還給車上招待小姐彩頭一元，大家盡興而歸，而我則好像犯了一次罪似的，內心至感疚怍。至於對離婚究竟有些什麽特別的優待和方便，則未遑探問，亦不敢領教。

## 三、到達世界的首都

十月廿五日上午八時卅分，在三藩市搭噴射機直飛紐約，全程二千六百五十英里，不到五個鐘頭便到了，承當地龍岡親義公所主席劉錦柏、副主席劉健偉、關崇煥、交際主任趙廣椿及鄉友陳世材兄伉儷，外甥女潘承錦等到機場迎迓，當晚卽被邀至中國城的龍鳳酒家晚餐，並由住在布碌克林區，我的外甥女婿美國海軍中校宓靈褒偉伉儷來迎住其家中。紐約是我們旅美的中心目的地，我將在這裡作一短期的居留，以便檢查身體和治療，所以接受外甥女夫婦之雅意，居住其家。紐約共分爲五個區域，就是曼漢頓區(Manhaton)，亦卽中心區，粵人稱之爲民鐵吾區；此外有布朗市區(Byonx)；布碌克林區(Byookign)；昆士區，卽皇后區（Queens）；利奇芒德區（Richmond），而積總共約三百二十六平方哩，比香港本島大十倍，但與香港九龍新界及離島相較，又小七十多平方哩。人口據一九六〇年的統計，爲七百七十八萬餘人，單就人口而言，雖不及東京和倫敦，但也要數世界第三位，因爲是聯合國的所在地，我們稱之爲世界之首都，乃是恰當之稱。紐約人種複雜，以猶太人爲最多，據說計有三百萬之衆，紐約市許多大的商業，多操縱在猶太人手中，其次是黑人亦不少，所以黑白問題在這裡也傷透了市政和治安當局的腦筋。紐約的華僑約有六萬多人，大多數都住在中國城，這裡華僑經營的商業也和其他地方一樣，以餐館爲多數，紐約連郊區在一起，據說有二千多家的中國菜館，而出入進餐的老顧客，多數爲歐美人，前在大陸當過一任內政部長的李老先生，現亦在紐約的郊區開了一家餐館，生意

非常興隆，據云全是他的賢內助經營得法所致，眞是生財有道。其次僑胞所經營的行業，還有藝術品商店，和洗衣店等，至於籍貫幾乎是各省的人都有，並不像其他地方的華僑廣東人佔極多數，這是紐約華僑社會特有的現象。

紐約的中國城，共有四家中文報紙，每家的銷數約三四千份，都是以四號字排印，這是爲了適合老華僑閱讀的緣故。其中華美日報，董事長爲陳立夫先生，社長由潘公展先生擔任，並主筆政，內容與編排均佳，每天的社論都由公展先生以「悠悠」的筆名發表，反共立場非常堅定，立論也非常尖銳，常能言人之所不敢言，甚得一般華僑稱道。另外聯合日報，是由吳敬敷先生主持，其人平和通達，尤其對國際問題，有超人的見解。至於美州日報，則是當地資格最老的一份中文報紙，擁有固定的訂戶，銷路也很不錯。此外尚有一張文化日報，我對其印象不甚深刻。這就是華僑社會文化方面的大概情形。至於教育方面，也設有華僑學校，不過許多華僑都送子女入美國的普通學校，在課後到華僑學校補習一二小時的中文和中國歷史地理，雖然如此，但一般華僑子弟熱心研讀中文。而獲得良好成積者並不多，通常的情形都是學了一點皮毛，升到中學或大學之後，功課忙碌便無暇顧及，進入社會就業之後，更忘得一乾二淨，所以現在許多華僑的家庭中，父母講中國話，子女以英文對答，因此中文報紙便成爲老年華僑的專用品，一般僑領與我談到這種現象，都憂心忡忡，爲中國傳統的文化將無法在華僑社會流傳而浩嘆！長此下去，可能如公展先

生所說：「在美國辦中文報紙，等到老一輩的人都過世之後，將無人識得，便無法出版了！」因此有許多華僑子弟的家長，都主張在每年放暑寒假時，將子女送回國學習國語，這到也不失一種補救辦法。在臺灣的臺北，有許多人將子女送入「美國學校」，舍棄中國書不讀，雖經政府三令五申的要他們轉入國民學校，都置之不理。看看美國華僑社會的同胞，在那種不方便的環境之下，與逆流奮鬪，對子女教育竭力保留中國傳統文化，作種種努力的苦心，實在使我們在國內不知文化侵略利害的人汗顏。

在紐約有一個與華人關係最爲密切的社團，那就是位於六十五街的華美協進社，這個團體是以提倡中美國際教育與文化合作爲目的，創始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鄉賢程其保博士，在該社負責推廣中國文化的工作，頗有成就。這次我夫婦抵達紐約，諸承程博士的關顧和優遇，並邀請我們到華美協進社去訪問，由一位艾先生陪我們參觀了社務和中國大厦，這個大厦是由亨利溫特路思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所捐贈，用以紀念亨利溫特路思博士(Dr. Henry Winteys Luce)在華四十年致力於宗教及教育事業的勞績，而是華美協進社各種活動的中心。經常的活動，有中國文化講習班，是與地方教育局和熱心人士合作辦理，一方面和紐約市教育局合作對在職中小教員的講習，向他們介紹有關中國文化的常識，已有廿多年的歷史，前後畢業的學生已達二千人以上。另一方面與紐澤西州立師範學院合作辦理中國文化的夏令講習，已有十三期，畢業的達一千人以

上，此外還不定期的舉辦中國文化講座，中美文化關係座談，文化展覽和發行各種刊物，以及對於美國人士，留美學人，留美中國同學，留美中國人士子弟和青年華僑的連繫，這裡面特別是對於留美學生的救濟，職業介紹，獎學金的處理，留學指導等等，對於中國留學生的幫助最具實效。這個協進社就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橋樑，不僅使千萬的美國人對中國的文化有了正確的認識，同時也有效的做到了團結華僑青年、服務留美學生的理想，華美協進社的諸君子，在近三十年來辛苦耕耘的成就與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與讚揚的。

在紐約有一種季節性的活動，以賽馬爲輸贏的賭博，通常在週末舉行，屆時全市男女，都爲之轟動，有的全家赴會。南愛爾蘭人墨倫，在紐約的奧魁德克（Aqueduc）賽馬場任名譽性的高職，特邀我夫婦與豪偉夫婦、佩芳大姐，於十一月十二日前去觀光，墨倫先生陪我們到二樓用西餐後，至三樓之包廂參觀賽馬。賽馬場有一圓形的跑道，每次比賽前，有駿馬九匹繞場一週，目的就是先亮亮相，好讓觀衆看看清楚，每匹馬與騎師的精神和體態，看明記住心中，認爲那匹馬有勝算，就以馬的號碼下注，繞場一週之後，馬再進欄，候令比賽；出賽前先由軍樂隊奏樂，馬賽場職員排列起來，舉行升旗儀式，鄭重其事，然後一聲令下　九匹馬衝刺而出，絕塵而駛。因爲每一匹馬的成功與失敗，和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所下注的馬贏輸有關，賽馬場旁之一層層看臺，萬頭攢動，大家都引長脖子爲自己下注的馬打氣、叫囂、高興和着急，期望下注的馬獲得勝利，可獲得數倍的獎金。我

們看得有趣，一時興起，也就分別買了馬票，我第一次得了美金十二元一角，第二次失了四元，算起來還贏了美金八元一角，在我說這是不屬於賭博，而是一次好玩的嘗試。

紐約帝國大廈，是在市中心區第五街與卅四街口，共有一〇二層，連鐵塔高達一千四百七十二呎，可算得上是美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我們由潘承錦甥女陪同前往觀光，購了門票之後，乘電梯先到第八十層樓上，再升到八十六層，這層樓週圍有走廊環繞，每隔一段距離設置一固定的望遠鏡可俯視全市景物，靠走廊的內緣並有出售各種紀念物品的小店，製作精巧，價廉物美，從此再登上另一組電梯，可直達第一〇二層樓的帝國大厦樓頂，這裡四面有玻璃封閉，並有四座探射塔，發出强烈的燈光，可照明五百哩外，蔚爲壯觀。該大厦是建築在一塊大岩石上面，由鋼筋水泥造成，全厦共有七十一部電梯，每分鐘可升降一次，據云每年到大厦參觀遊覽的人，約計百萬，門票收入亦達百萬元之多。我們在大厦的頂端近瞰遠眺，整個紐約市如同兒童遊戲的積木所構成；汽車行駛在馬路上，又好像螞蟻搬家，成行結隊，蔚爲奇觀，因此不得不使人佩服美國物質文明與建設上之成就。

如果坐船從大西洋進入紐約的港口，第一個映入眼簾，予人耳目一新的便是矗立在紐約赫得遜河口貝德羅島(Bedloe Island)上的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她象徵着美國獨立自由的立國精神，是一八八五年，法國政府爲了紀念美國獨立一百週年，特

地從法國塑製，分箱運到紐約，安置在貝德羅島。這尊自由神共高一百五十五呎，原由紫銅鑄成，後因日晒雨淋，已變成為淡綠色了。我們曾由外甥女婿豪偉中校駕車陪同前往瞻仰，先到電池碼頭搭渡船過赫得遜河到貝德羅島，費時約十分鐘，輪渡中遊客熙熙攘攘，擁擠不堪，眞是熱鬧，抵貝德羅島，除了自由女神的塑像外，還有幾棟小型的建築物，東邊正中一屋是販賣部，有各種金屬製的小型自由女神等紀念刊物和明信片等出售，西邊一屋則陳列着各種紀念章和塑製這座女神的雕刻家以及他的母親肖像，在自由女神的底座，可以乘電梯直上第六層，然後由此沿梯拾級而上，可直達第十二層，登上自由女神的頭部和右手的頂端，並且還可以從女神兩眼孔和右手所持的火焰頂端，向外眺望，東望大西洋的浩瀚，白雲冉冉，海天一色，與另一方向紐約市的車水馬龍，人群永無休止的奔馳與緊張，形成一靜與動的強烈對比。

### 四、建國史短古蹟少

聯合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西冷戰的主戰場，也可以說是製造人類歷史，決定人類命運的主要所在，到紐約的觀光旅客，很少不到聯合國去一探究竟的，我自然也是心所嚮往。十一月廿七日，承老友蔣廷黻大使卽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派車來接我們到他的辦公室相晤，並暢遊聯合國，總算還了這件心願。我與廷黻兄自抗戰時在重慶一別，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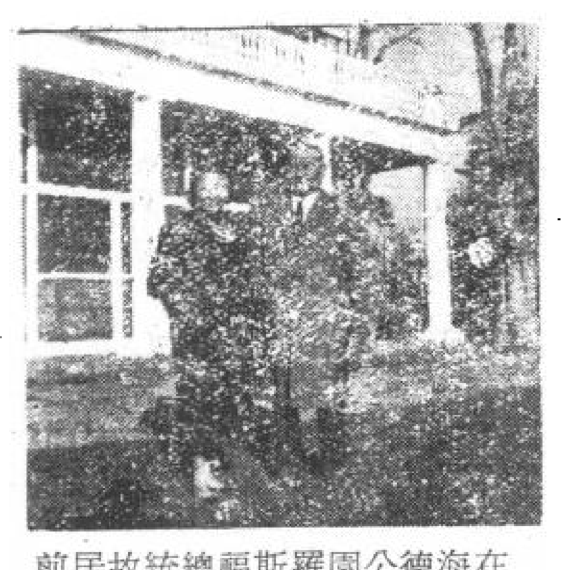
忽便將廿年，昔時健壯豪邁的蔣大使，異國見面，已成了兩鬢斑白的老人。談起這些年來，在聯合國錯綜紛雜的外交戰場上折衝週旋的甘苦，他深深地感嘆我外交人才的凋零，但是一提到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問題之爭的時候，却是意態飛揚，充滿着信心，從他那樂觀奮鬪的戰志看，我又覺得他實在是沒有老，不禁爲國家有這樣一位老當益壯的外交戰士而慶幸，而祝福。一般人提到聯合國，便會想到那高達卅九層扁平整齊大厦，事實上那僅是聯合國的秘書處，大會會場並不在內，我由蔣大使所派的李華君引導之下，首先進入會場參觀，這時正在舉行大會，我們坐在來賓席上遠遠旁聽，當時正是澳州的代表在報告關於新幾內亞問題的意見，各國代表的報告，立即由譯員譯成聯合國中規定的五種正式語文，即中、英、法、俄、和西班牙語文，透過每一個座位上的耳機，傳達到每一個代表或旁聽席，可以任意選擇一種收聽，設計很是週到。離開會場後，我們便到聯合國秘書處和小型會場參觀。最後到底層，這裡陳列着各國贈送給聯合國的裝飾品。如日本是一座東洋式的涼亭，裡面懸掛一口自由鐘，象徵着聯合國爲自由而奮鬪的精神。希臘贈送的是一個孔武有力的巨人銅像，以象徵聯合國的正義力量。至於蘇俄則贈送一個懸在天空的天文儀器，以誇耀在發展太空科學上的成就，眞是處處不忘冷戰。此外還有三幅很大的壁畫和埃及所贈的大地毯，懸掛在四週，更陪襯出大厦的堂皇氣象。沿着大厦右邊的牆側，則排列着加盟各國的國旗，五色繽紛，隨風招展，因爲現在非洲加盟的新興國家，日漸增多，這

些國旗的排列也有逐漸擁擠難於安排之勢，這又不免使人興起世界多變之感，將來的聯合國眞不知道又將變成什麽個樣子哩！

西點（West Point）是美國陸軍職業軍官的養成所，正式的名稱是美國陸軍軍官學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相當於我國的陸軍軍官學校，爲美國負有盛名的軍事學府。這個學校，位於距紐約市約一百哩的郊區，我們前往參觀的時候，正是星期天，學生都穿着畢挺的軍校制服，手挽情侶，雙雙對對，出入校門，神情活潑輕鬆，不似我軍校學生的嚴肅拘謹。校門不遠的地方，有武裝衞兵，在美國上至總統府，下至其他文武機關，都沒有武裝警衞的設置，只有西點軍校有武裝守衞，但是他們對於出入的遊客，都一無阻礙。西點的校園，圍繞着美麗的赫德遜河（Hudson River），北部地勢險要，規模相當大，有寬敞的訓練場地，訓練場的週圍，陳列着舊時代每一時期的兵器，和歷史上名將的紀念銅像，另有紀念西點出身的殉國將校塔一座，矗立其間，這座忠靈塔象徵着西點學生洒熱血，拋頭顱，忠勇爲國的浩然之氣，也是全校師生精神的寄託，外表非常壯觀，當我們徘徊在這忠靈塔的左右流連忘返的時候，一位西點的青年學生，走近和我們招呼，他說：「我一向嚮往於神秘的東方，更同情我國反抗共產暴政所作的努力，他準備將中國語言列爲他所要學習的外國語文之一，希望有一天能够與我們站在同一戰線上對共產作戰。該校有一個博物館，陳列美國陸軍先進將領的肖像和事蹟，標示各時期戰鬪

方式和當時的陸軍裝備，並有歷次重要戰役的電動模型及所獲敵人武器旗幟等戰利品的陳列，其中並有我國庚子拳匪之亂時之珍貴資料，予人以深刻的印象。據說，西點選擇學生標準非常嚴格，外國學生如欲肄業該校，必須經過美國國會參議院的通過，由此可見他們對這個學校的重視與鄭重。

美國建國迄今不到二百年，雖然物質建設發達，却談不到有什麼古蹟，有之亦不過歷代人物事蹟的紀念地而已！在紐約市的中心區，有一所前美國總統格蘭第將軍（Grant Mountan）的墓地，這墓地築有墓廬，裡面懸着將軍於南北戰爭時候的作戰經過與戰績地圖，並陳列着擄獲南軍的各種戰利品，當時所用的軍旗等，墓後並有李鴻章前往謁墓時手植的紀念樹兩株，並有前清當時的駐美公使楊儒立碑紀述其事，對格蘭第將軍的豐功偉蹟，讚揚備至。羅斯福總統故居，在紐約郊外百餘里地方，名為海德公園，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公園，只是一個小市鎮之名稱。好像我們重慶的所謂曾家岩，觀音岩，張家花園等地方名稱一樣，過去也許有一塊什麼岩石或者花園，但滄海桑田，以後却不過是個地名而已。羅斯福總統是第二次大戰時的美國元首，是個衆所週知的人物，從前我們常常看報紙總是說羅斯福總統在海德公園



在海德公園羅斯福總統故居前

發表演說，或者爐邊談話，都是在這個地方。我們去參觀時，恰巧時間已過，未得其門而入，只在外面看了看馬廄和墓地，直到第二次前往，才進入正屋，看到樓上樓下的臥室，客廳各種陳設與佈置，都非常簡單樸素，因此也可想見其生前爲人之廉介與儉樸，其中的圖書館，因爲正在修理，仍然未能進去瞻仰，聽說裡面陳列有一塊中國的地毯，乃是生前由孔祥熙先生贈送的，惟未見到，頗以爲憾。面對這個一代偉人的故居，緬懷二次大戰期間中美合作無間獲得勝利，以及戰後因爲雅爾達密約所造成遠東赤禍的泛濫，世人對這一代偉人的功過是非，也都隨着他的物化，而逐漸淡然了。相距羅斯福總統故居不遠，就是美國鐵道大王凡德堡（Vanderbilt）的故居，這所住宅，佔地甚廣，園林之勝以及屋宇建築之宏偉，若與羅斯福總統故居相比，不啻大巫見小巫。他如煤油大王洛克斐拉和雜誌大王魯斯，在紐約所建的高樓大廈，也都是驚人的豪華，美國資本家的財富與享受，於此可見一斑。

在鐵道大王凡得堡故居前

紐約不僅是人種複雜，有人種博覽會之稱，而紐約市的博物館之多，也是駭人聽聞的，據說全紐約市共有各種各樣的博物館達五十幾座之多，如果每一個館都要去參觀，恐怕要一二個月的時間，當然我們也不可能一個一個的去看，只

能選兩個比較通俗化和較有趣味性的，作一番走馬看花般的巡視。首先我們去參觀的是自然歷史博物館，這是紐約許多博物館中規模較大的一個，位置在紐約中央公園的附近，主要的內容，是展出美國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各種成就，並包括天文學和星象學方面的各種陳列品，特別是關於各個時期人類進化的過程，說明得非常詳盡，各種陳列物的背景和模型的製作，都非常精美，唯妙唯肖，嘆爲觀止。其次是參觀大都會美術博物館，其中包羅萬象，綜合地蒐集了歐美的名畫、雕刻、各種裝飾品、紡織品、刊物、以及古代希臘、埃及、羅馬和亞洲各國的兵器與戎裝，眞是琳瑯滿目，目不暇接，裡面有一張畫係荷蘭名畫家瑞莫布蘭登（Rembandt）所作，畫着一個人像，栩栩如生，陳列在博物館的底層，用最名貴的紅緞襯掛，圍以鐵鍊，並有警衛人員在旁守護，觀衆只能環繞鐵鏈的外面遠觀，不能近前撫摩，據說僅此一幅油畫價值美金二百三十萬元，眞可以算是名貴了。這美術博物館享譽美國已非一日，所以許多國家運美展覽的珍貴藝術品，都以能在這裡展出爲榮。我國這次運美展覽的古物珍品，也就是在這裡展出。沿着五號大道，往前走到八十八街，有紐約市高根漢美術館（Guggenhair Museum），所陳列的都是現代名畫和雕刻品，房屋是螺旋式的建築，共有七層，式樣新穎，我們乘電梯登上第六層，步行而下，依次參觀，每層都陳列着抽象畫，內子是個學藝術的，她很有興趣，我是個門外漢，只覺得一團紅，一團綠，橫一條黑，竪一條藍，有的地方像一團怪火燃燒，有的地方又好像我們鄉下

用紅紙綠紙糊的格子窗戶，既無一定的規則，又沒有一字說明，眞是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如墮五里霧中，可見欣賞藝術也是要有專門學問的素養。

我們在紐約住了將近一個半月的時間，正好趕上感恩節，今年的感恩節是十一月廿三日，聽說美國移民初到東部時生活非常艱苦，他們的先民在一切條件貧乏的情形下，胼手胝足的開發，常常不得一飽，幸而一六二〇年碰到一個豐年，才奠定了移民新大陸的基礎，所以次年大家定每年十一月第四個星期四爲感恩節，以感謝上帝仁慈的賜與。這一天紐約街上，有極其隆重的花車遊行，我們當然也不願錯過這個一年一度的機會，一早由豪偉開車送我們到五十九街，然後乘地下電車到中心區，街上人山人海，警察也開始作必要的交通管制，我們遠遠落在人叢的後面，視線不廣，只看到一些大烏龜，在大花車的頂端，似乎在人們的頭上緩緩進行，除了人叢中一片喧擾之聲外，別無可看，後來聽說在家裡看電視反而淸楚舒適，又算上了一次當。歸途上購鮮花和水菓，作爲送給內人大姊及豪偉夫婦的感恩禮物。晚上豪偉夫婦亦爲感恩節設宴招待諸親友，吃吃笑笑，如過年節，中外風俗大都如此。我們中國人過完陽曆年，就接着準備更熱鬧的陰曆年，美國人剛過完感恩節，便接着準備聖誕節，紐約街上的各大公司，都在橱窗和大門外，裝設了各種聖誕的飾物，燦爛輝煌，眩人耳目，更在洛克斐拉大厦的中心裝置了一株高達八十五呎的聖誕樹，這株聖誕樹上共裝有電燈四千盞，雪人二百個，在十二月七日那天，由紐約州長洛克

斐拉親自按鈕放光，這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豪華的聖誕樹了！

在感恩節與聖誕節之間，每年十月卅一日，在美國有一個別具情調的節日，這個節日就是所謂鬼節，每屆這一天的旁晚，孩童們便戴着各種猙獰可怖的鬼面具，沿街向人乞討爲樂，每家則必贈以玩具或食品，大家以此嬉笑歡樂，象徵着昇平氣象，具有溝通大家情感敦親睦鄰的意義，與我國民間舊曆七月半祭鬼的所謂鬼節，完全是兩回事，意義迥然不同。

說到洛克斐勒，他是美國的煤油大王，紐約的大部房地產都爲他所有，聞名的世界聯合國大厦土地，也是由洛克斐勒所捐獻，在紐約的鬧區，有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y Center），包括十四座現代化的摩天大樓，位於市中城美洲馬路與五馬路之間，佔了五條街道的幅圖，即自四十八街到五十一街，其中以高達七十五層的無線電大厦，規模最爲龐大，並有觀測臺設於屋頂，此一摩天大樓，裡面都是公司的寫字間，室外的空地，佈置美觀。噴水池溜氷場，遊人絡繹不絕，無線電城的音樂廳，是世界上最大的戲院，有座位六千二百個，音樂演奏及各種表演，都極爲富麗堂皇，我們曾由高孟昌君伉儷和中國城龍鳳酒家的經理譚啓明君陪同先後往遊三次，令人嘆爲觀止。洛克斐勒的豪華，是美國資本集中的結果，據我個人的觀察，美國資本家的特點，是一面拚命的賺錢，但另一面他們也懂得如何用錢的藝術，換句話說就是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因爲如此，才能够使整個國

家社會與資本主義齊步邁進，共同發展，相輔相成，並行不悖，不像我們的土財主太近視了，有錢不知促進社會的進步，傳之子孫，也難維持久遠，這是值得我們深省的。

在市內五馬路和五十與五十一街之間，有世界最大的天主教聖帛獨立克大教堂（St. Patticks Cathedral），這個教堂的建築乃是仿照著名的德國科崙大教堂（Cologne Cathearal)而設計的，創建於一八七七年，已有將近九十年的歷史，外觀和內部的構造，都很可觀。我們曾與高孟昌伉儷於十二月三日前往瞻仰，一進大門，就有「靜肅」字樣鐫於門首，進入教堂之後，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教宗庇護十二世的蠟像，栩栩如生，使人敬畏與虔誠之心油然而生，十二使徒的聖像，和數千教友所安置在那裡的白蠟燭台，更使得整個教堂充滿了莊嚴肅穆的氣氛。

十一月廿六日陳世材伉儷來邀我們前往紐約大動物園參觀，這個動物園規模甚大，有三千多種不同種類的野獸、飛禽、和爬蟲類動物，按地形分門別類的，生活在這種小天地中，其中有許多動物，世界上已不多見，非常珍貴。裡面有一個地方原來是飼養我　蔣總統夫人贈送該園的熊貓，可惜此貓非常嬌弱，飼養不久即已夭折，現在貓亡窩存，徒供遊客憑弔而已！

紐約的學校對兒童教育，注重活的機會教育，每屆星期日，有學校教師率領學生成群結隊的來此遊覽，實地講解各種動物的生產地和習慣與兒童聽，園方也針對兒童喜愛動物

的心理，在園中另闢一區，專門飼養着各種與孩子們性情相合而溫順可愛的小動物，如玩具狗、鴨、鵝等，供孩子們接近玩弄，使孩子與動物打成一片，共同遊樂，的確是一項非常合理的措施。此外尚有一跑馬場的設施，有乘馬供少年男女馳騁競跑，我們於參觀一圈後，在園內的餐廳午餐後離去。

這是動物的世界，也是孩子們的樂園。

紐約時報，是馳名世界的大報舘，紐約時報大厦階前的時報方場，更是世界聞名的不夜城（The gual mtik woy），我們在紐約時曾先後經過兩次，但見行人川流不息，戲院、夜總會、大餐舘等娛樂場所，都是不分晝夜的營業，熙熙攘攘，非常熱鬧。

紐約市的東區有堪娛海岸（Coney Colanel），東臨大西洋，風光明媚，週末天氣晴朗，遊人如雲，尤其是夏日炎炎的季節，在沿海岸的沙灘上作日光浴和游泳的青年男女，往往超過百萬以上，從附近的建築物上，看堪娛海岸的人潮，眞是人山人海，海岸上有很多遊樂場所和小食品店，也是顧客滿座，擁擠不堪，其中特別是諾斯小吃店（Noth ons）所出售的熱狗（Hot dog），遠近聞名，在歐美各大都市都有分店，我們曾於夜間前往遊覽，在月光照耀下，站在海邊的大橋上，遠眺大西洋一片汪洋，橋下適有人在默默的垂鉤，有遺世獨立之感。

## 五、遊波士頓和華府

十月二十九日，陳世材伉儷來約同遊波士頓，我們從紐約出發沿着公路直奔波士頓，全程共二百五十哩，路上經過一段花園公路，這段路不但路面堅實寬廣，路的兩旁花木葱鬱，沿途排列着鮮紅色的楓樹，陪襯着秋高氣爽的天氣，更使人舒暢萬分，車駛其中，如入仙境。在路旁的加油站，我們作了兩次休息；這些加油站，設備很完善，有電話、餐廳、便所、以及各種零星必需品的售賣店，餐廳的牆上掛着沿途公路線的地圖和附近名勝的風景畫，還有擺列在外間枱上者，可以由旅客們自由取閱，如果不明路線的，也可指示路向，對於旅客，服務得非常週到，這雖是些小地方，但在發展觀光事業的臺灣，也是值得參考的。我們先到波士頓西北的康考城（Comcord），這裡是一七七五年美國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英國統治，燃起獨立的戰火的地方，爲美國最著名的古戰場。我們走到一個小河的旁邊，看到一個農人的塑像，手持農具和陳舊的兵器，做出一副英勇反抗暴政的神氣，打聽之下，才知道就是早已聞名的美國獨立戰爭的義勇軍（Minutemau）紀念像，因以紀念當時起義的壯士犧牲奮鬥的精神，另外在一座荒園的角落，又看到一座陣亡英兵的墳墓，矗立了一塊墓碑，上面刻着一首短詩，大意是感嘆這些無主的亡魂，不該遠遠的到這裡來送死。幾千年來，人類不斷的在世界每一個角落裡自相殘殺，眞是人類的悲哀，

雖然以殺止殺，是正義的也是必要的，然而，總因爲人類中先有了醜惡的一群，逼迫他人，然後才會有戰爭，而多數被裹脅利用的犧牲者，眞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在暮靄濛濛中，我們別了這悲壯而悽涼的古戰場，駛車直往波士頓河對岸的劍橋市，夜宿該市的大使館。

波士頓，不僅在美國歷史上有其光輝的地位，同時因爲環繞着該城的許多著名的大學，而使它享有文化城的盛譽。如哈佛大學、雷德克夫女子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魏爾思女子大學，都是美國有名的學府。哈佛是陳世材兄的母校，所以第二天便以哈佛爲訪問的對像，我們先在哈佛附近的一個美國式的小舘子用早餐，據陳世材兄說，他當年在哈佛時與甘迺迪總統是同期同學，私交甚篤，曾相偕來此用餐，而現在甘迺迪已雄踞白宮，高不可攀，言下不勝今昔之感！因爲哈佛除了甘迺迪外，還產生過好幾位總統，所以一般人戲呼之爲「總統大學」。我們瀏覽了哈佛的校舍，也參觀了他們學生上課的情形，它給我們的印象是肅穆壯觀。我們先後在哈佛圖書舘的中文石碑和創辦人哈佛先生的銅像前攝影留念，然後又參觀大學博物舘，這裡有各種動物植物標本，也有中國



在哈佛大學
創辦人哈佛先生銅像前

的古器和寶石，而最爲我所欲欣賞者，則是德人魯道夫巴拉熙卡（Rudlph Blaschka）父子所製作的玻璃花，鮮豔奪目，如不經說明，眞不相信是用玻璃作的，這藝術品原來只有二套，一套在德國，已於二次大戰時毀於戰火，這裡所陳列的已成絕品，所以更顯得名貴。下午我們去參觀魏爾思女子大學，這是　蔣總統夫人的母校，校舍巍峨，矗立在小湖之濱，環境非常幽靜，眞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我深深的爲那自由與和諧的學術氣氛所感動，他們標榜學校的自由，學術的自由和學習的自由，却從不見因爲這些自由而妨碍其和諧的空氣，更未發現師生把外面的政治恩怨與風潮帶到學校中，引起混亂和傾軋，就好像是遺世獨立的一群，專心一志於開拓人類思想領域，沉浸於學術的研鑽中，我想這應該歸功於他們百餘年來傳統的薰陶，才能有這樣的造詣和修養。由此，我不禁回憶大陸於淪陷前，京滬各地的大專學校，那些自命新知識開拓者的教授學生，整天叫囂着民主自由，一會兒罷課，一會兒遊行，弄得神聖的學府烏烟瘴氣，成爲赤色毒菌滲透發酵的罪惡淵藪。可見得要談自由，却也不是一蹴可成的事情，譬如一個沒有游泳技能的人，看人家游泳，不去從基本學習，貿然躍入水中，不沒頂淹死，已算是很大的造化！

我們原定的計劃，是準備在十一月十二日，到華盛頓去訪問，後來因爲接到浦納醫師的通知，要我們於十三日午前到他的診所去檢查身體，祇好改變計劃，至浦納診所檢查身體。浦納（Herbert Rollack M.D）醫師是我國軍醫署署長楊文達兄所介紹的，爲當代美

國名醫之一，曾經來臺北軍中考察過，所謂富於營養的維他命米就是他提倡的，能夠得到這樣一位大國手免費診斷與檢查，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浦納醫師，不僅醫術高明，而且爲人熱忱，做完各種檢查之後，並特別替我介紹一位四維（M.Suiek M.D）醫師檢查泌尿部份，取費非常低廉，令人心感不已！直到十五日的上午十點鐘，我們才踏上灰狗長途汽車（Greyhound），邁向通往華盛頓的公路駛去，此一公路，其性質大概就像我們大陸的所謂京滬國道，但其路面的寬敞和交通管制的靈活，當然遠較我們的京滬國道現代化，據說每一英里的築路費就要美金百萬元，同時可併列馳行八輛汽車，眼見路旁的小市鎮、小河流、小工廠，一列一列的向後面流轉，賞心悅目，忘記了旅途之勞頓。當天下午二點半鐘，抵達華府車站，較預定時間早到十分鐘，我駐美大使館的江公使易生，賴參事家球，早已在車站迎候，承他們的安排和照料，開始一連四天在華盛頓的觀光節目。

江公使告訴我，已經替我們在大使館的附近的一家旅社定好了房間，因爲我們這次到華盛頓完全是觀光性質，不準備逗留太長的時間，所以在旅館稍作休息後，便由使館的張正廣先生駕車，直馳美國的國務院，這是左右美國國策的神經中樞，大門外面，遠遠的就可以看到和美國有邦交國家的國旗，隨風飄揚，進入大門之後，怱怱的對各部門作了一趟走馬看花的巡視，覺得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特別是中央的大廳，懸掛一幅精緻的木質地圖，以各種不同的符號標示美國駐世界各國大使、公使、總領事、領事的所在地，以及各

該地區美國僑民人數，有電氣裝設的燈光，來分別顯示，一目了然，非常醒目。我們旅行美國，與美國朋友接觸，發現他們大多數並不以他們國家地大物博和科學的進步相標榜，而在言談中，却常常很自然的對於他們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民主政府的傳統，流露出一種自豪的神情。美國的聯邦國會大廈（United State Capital）就是代表美國民意、行使立法權的最高權力機構，可以說是美國民主政治的象徵，很多人稱這聯邦國會的所在地為國會大廈山（Capital Hill），但是我們實在看不出那裡有什麼山的痕跡，只覺得這圓頂形的龐大的建築，高聳在許多建築物之上，加上這建築物所代表的在美國國民心理上的崇高意味，更使人直覺上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有同鄉蕭傅齡君，他原服務於臺中測量製圖廠，異地重逢，倍覺親切，他陪同我們從國會大廈側門的甬道進去，迎面排列着美國建國時起草憲法的十八位前賢的銅像，這可以說是美國民意代表的鼻祖，由於他們當初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礎，才形成今天美國領導自由世界對抗共產集權的精神力量，令人肅然起敬。購票登樓，一位導遊的老小姐陪着大家一處一處的參觀，並且滔滔不絕熱心地講解，裡面夾雜一些幽默的笑話，常常引起遊客的鬨笑，可惜我們的英語程度



在國會大廈門前

欠佳，未能完全聽懂。我們參觀了參衆兩院的議場，議員的辦公處、休息室，以及他們辦理公共關係事務的地方，所有參觀過的處所，要以國會大廳最爲富麗堂皇，我們站在大廳中間，仰望那拱形的屋頂和四週的牆壁，各種各樣的壁畫、浮雕、和圖案裝飾，眞是五色繽紛，繪畫描寫出美國爭取獨立自由的史實，和科學文化經濟各方面的拓荒精神，這些故事係由導遊者講出來的，深入每一個人的內心，配合着本身藝術氣氛，予人以很深刻的印象，實在是最好的公民敎育。

離開國會大厦，去參觀聞名世界的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這個圖書館成立於一八〇〇年四月廿四日，一百多年來曾數度遭回祿，現在的圖書館大厦，乃是以後所重建，這個圖書館原來只供國會人員專用，以後由於漸漸的擴展，至一九五七年止，藏書已達一千一百零五萬册，包括蒐集的各種圖表，總共約有三千六百萬件，使用的範圍也由國會專用而推廣及於政府人員，現在則更是完全公開，供任何人無限制的利用。我們在圖書館底層的閱覽場，瀏覽了一遍，設置在這龐大的閱覽場中的座位，幾乎是座無虛席，有一般性閱覽的，也有好像以此地爲研究場所的，邊看邊寫的，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中。這圖書館分作許多部，聽說僅僅是中文部，就聘請了十幾位中國的學者，在從事着整理研究工作，它不僅是一個圖書蒐集保管和供人閱覽的就方，並且形成了學術研究的中心，許多美國著名之士，都是從這圖書館中苦修出來的。美國所以具有年輕蓬勃的朝氣，

我認爲他們在學術方面不斷的研究發展，有以致之。他們無論政府機構，公營事業，私人企業機構，或一個農工商業性的機構，都有專用的圖書館和研究室，這些圖書館和研究室在發展和進步之中，不斷的把他們研究的成果貢獻給社會，及至它本身的範圍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便完全公諸於世，爲大衆服務，成爲促成進步的原動力，使得美國的社會無論人文科學和物質科學諸方面都能日新月異，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充實。在臺北的臺灣省立圖書館，我也去閱覽過，那裡幾乎大都是些中小學生，帶着課本在作業或打盹，少數社會人士去閱覽的，也不過看看報紙雜誌而已，去那裡廣泛的蒐集研究參考資料者，恐百無一人。由此我也想到我國各種事業的發展，一方面固然有賴於國民本身的健全之專業心，一方面也需要有更多完備的圖書館，然後才能逐漸培養出充滿着求知慾和熱衷於研究創造的社會。在國會大道與六十街之間，有一所美國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s)，這裡蒐集了麥朗（Mallon）克萊斯（Krese）文登乃（Windener）羅森佛里（Rosenwald）德羅（Dale）等名畫雕刻，分二層陳列，同時也常供各國古代藝術品的展出，我們去參觀的那天，正展出埃及的古物，不久以前我國之珍貴古物也曾在此地展出。在憲法大道另有一所美國國立藝術館（National Collectien of Fine Art），這裡主要的陳列是一些可供參考或研究的藝術珍品，收藏甚豐，記得有一個四十克拉的巨大鑽石，也在館中展出，價值連城，經常放置館中，並無人膽敢竊取，據傳說曾獲上帝的指示，凡盜竊這

個鑽石的人，必遭神譴，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也是一個以信仰基督教為精神主宰的民族，他們在法律之外，再加上一層神的信仰，先使心靈上聖潔，那麼人民的生活行為，就自然有了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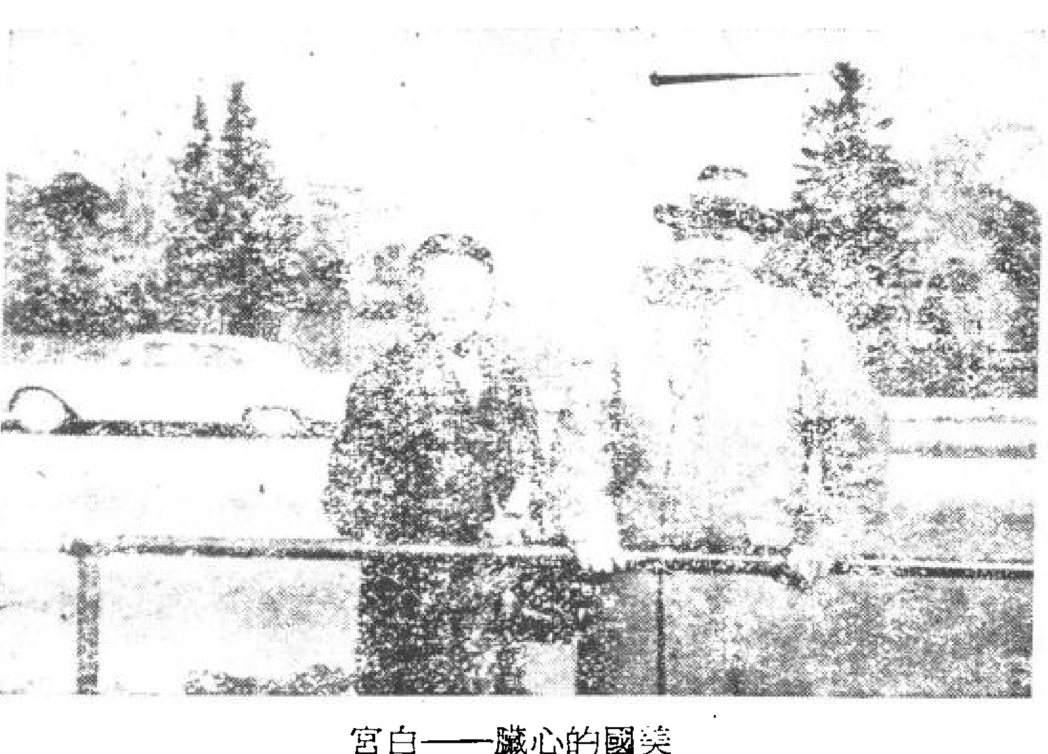
到了美國的國都，我們到處可以看見美國的社會，對他們開國偉人華盛頓的推崇與尊敬，在華盛頓的街道上，隨處都可以看到將軍躍馬的銅像，華盛頓的南郊，浮農山麓，有華盛頓的故居，旁河而築，那是一棟老式的房子，以美金七角購票入屋，先後參觀接待室、餐廳、臥室、厨房、馬廐，以及他夫婦倆的拱墓，我們追思他抗英獨立開創一個民主自由國家的偉跡，低徊久久而不忍離去。另一紀念華盛頓而聞名世界的華盛頓紀念塔，他的照片與美國國會的圓型建築，同為世人所熟悉，這座紀念塔由石頭築成，高五百五十五呎，聳立雲霄，內有電梯，可在七十秒鐘抵達頂端，可惜我們去的時候已經過了規定開放的時間，未能入內，只有在外面遠遠的欣賞，我們徘徊在紀念塔的週圍，瞻仰這暮藹蒼茫中的建築物，不知不覺中已經入夜，忽然眼前一亮，一道強烈的電炬射在這高聳的紀念塔上，照耀得通體透明，整個建築物就好像玉石琢磨出來的一樣，到也不失為一大奇觀，我們雖然錯過了登臨塔頂的機會，却欣賞到這光輝燦爛的夜景，可也算得上是收之桑榆了！

十一月十六日，一早，我駐美武官盧福寧，來邀往同去參觀美國的五角大厦，先驅車在美國高級軍官的眷屬宿舍住宅區巡視了一週，只見這些房舍都很高大寬廣，環境也非常

的美，每人分居一棟，一切設備都很完善，這些宿舍，有一特點，就是嚴格限定於現職高級軍官居住，職務調動時，應立即搬遷，不能藉任何理由拖延，與我軍官眷舍退役後也可繼續居住情形不同。接着去觀光陣亡將士墓，墓地上廣植花草，佔地四百一十九英畝，埋葬着美國歷代戰役殉職戰士的忠骸，計十萬九千多具，墓園保護得很好，較之我國從前南京無樑殿附近的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墓，還要壯觀，世界各國來美訪問的元首或使節，大多數都要來此地向無名英雄獻花，以表達他們對於這些為人類尊嚴、自由、獨立而戰獻出生命的人的敬意，所以它的中央祭台建築更是富麗堂皇，於台前面，並且設有各國代表和政府首長參加祭典的席位，他們規定每年五月三十日為一年一度盛大祭典的日子，陵墓附近另有紀念塔和紀念堂，裡面陳列着各種勳章和紀念品，都是代表着美國軍人忠勇衛國和保衛和平的精神。離開墓地，我們至五角大廈，這裡是美國國防部的辦公地點，由盧武官陪同，直入五角大廈的大門，門口有一位女服務員，與盧武官熟識，打了一個招呼，她立即表示歡迎，並無任何會客手續，在五角大廈辦公的人據說有三萬多，我們從五角大廈的樓上，鳥瞰大廈側方的空地上，辦公人員所用的汽車，停放成一片車海，以我個人粗淺的推測，這一大片的停車數，可能不下臺灣全省所有的座車總數。

白宮是自由世界領導中心，美國的總統府，也是所有到過華盛頓的遊客，不肯放過的觀光處所，這裡，有一部份是經常開放，任人參觀的，我們是在十一月十八日的上午去白

宮參觀，由白宮的側門隨同一長列排隊的人，依次進入，有一位穿着海軍制服的軍官作嚮導，他具有輕鬆和幽默的談吐，一望而知是一個爽朗而熱誠的人，他首先以「總統公出，



美國的心臟——白宮

未能親自來招待各位，我奉命爲代表，如有不週，還請原諒」爲開場白，向我們介紹每一個地方，對於那些瑣碎而有無限情趣的白宮軼事，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我們依次參觀了接待記者的綠廳，接待外賓的紅廳，和那只可以容納二十餘人的白宮餐廳，在導遊的海軍軍官的語氣中，總統並不是一個超人，也不是萬民的主宰，他只是一個和你我一樣的平凡的人，不過是由人民推舉出來，暫時住在這裡，替大家解決難題的人而已！因爲美國歷居的總統，都能保持這種傳統的平易近人的民主風度，所以我們到處可以嗅到一種溫穆和諧的氣氛，使得置身其境的人如春風化雨，戾氣盡消。從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二點半鐘抵達華盛頓起至十八日中午遄返紐約，我們在這美國的政治中心，一共躭擱了二整

天，與兩個半天，在這裡處處可以領悟到美國所獨有的那種民主自由、獨立、創造、進取的傳統觀念與精神，如果說美國的紐約代表着美國的企業，經濟繁榮，和物質文明，華盛頓則代表着美國的歷史文化與傳統的演進，站在紐約曼漢頓區或無線電城的街頭，看到是行色匆匆碌碌奔忙的人，聽到的是旋律急促火辣辣的搖滾音樂，住在這裡的人，整日都像拉緊了弓弦，一刻都得不到休閒。在華盛頓則處處顯出莊穆與寧靜，緩緩的水流，夾道的濃蔭，尤其是站在國會大厦的門口，欣賞那一片葱鬱的林蔭，眞是令人油然興起思古之幽情。

## 六、歸途遊覽的城市

在紐約外甥女婿宓寧豪偉的家中，住了月餘，轉瞬便超出了我們原定旅美的日期，當初我們的計劃是隨復興航業公司的復平輪返臺，但是天有不測風雲，復平輪恰巧在墨西哥灣的休士頓港外擦輪失火，而我們也就不得不改變行程赴西雅圖，搭從西雅圖啓碇的招商局海宇輪，不久又得到消息，復興公司的復康輪將於十二月十五日在西海岸的波特蘭卸貨後返臺，時間比海宇輪要早，我們纔又改變計劃，決定搭乘復康輪，並且利用這最後的時間，在赴波特蘭的途中，一遊芝加哥。

十二月十三日十七時四十五分，我們從紐約國際機場搭七二三號飛機啓行，當天十九

時卅分抵達芝加哥，當地龍岡親義公所的主席張鑫榮，副主席關文煦，委員趙雲從，還有幾位龍岡昆仲姊妹和我國駐芝加哥前領事朱振發先生，已經得訊在機場迎迓！當晚參加龍岡親義公所的宴會，席間大家都是談著一些芝加哥華僑的情形。在芝加哥的華僑約有七千餘人，經營着二百五十多家菜館，六百五十多家的洗衣店，一些藝術品和雜貨食物原料等的鋪子，最近更新設立了一家專製罐頭雜碎的工廠，大量生產聞名世界的中國菜——雜碎，可以供銷全美各地，竟變成了一項不算很小的企業，這種由當年的李鴻章到新大陸，臨時拼湊的一道不成名堂的玩意兒，今天居然在美國大行其道，風行一時，眞是始料所不及的事情。在芝加哥的華僑社會，共有三十多個團體，並且也有兩家華僑學校，校中教授的課程與其他華埠僑校情形，大同小異，另外還有名為「三民晨報」的中文報一家，據說日銷數千份，可以自給。芝加哥在百餘年前，不過是密西根湖畔的一個小港，一八七一年大火災之後，推行新的都市計劃，連雲大厦相繼建築，完全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發展甚速，現在已經變成號稱美國第二大都市的工商業重鎮。它得以迅速發展，我看與位置很有關係，不僅是美國的中心，同時海、陸、空交通都四通八達，空運不論，就以鐵路而言，據聞有卅多條鐵路線在芝城交會，芝城的火車站，每分鐘都有列車出入，再以水運來看，貨物可以由密西根湖經由聖羅倫斯河直放大西洋通往世界任何一個港口，無怪很多美國人要講芝加哥人是暴發戶了。我在國內常常看到好來塢所攝製的電影，如果是描寫犯罪和黑

社會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的地點，十之八九總是在芝加哥，烟霧騰騰的酒吧間，東歪西倒的醉漢，煞神樣的黑社會首領，凡此種種都使我初來芝城的人頗具戒心，事實上，今日的芝城治安狀況，並不是如我們想像的那種壞，雖然這裡的鬧市，確比煩囂的紐約來得吵人和喧擾，但欺弄旅客或騷擾行人的情事，倒也沒有聽見說過，而這天我們就下榻在市中心區的摩莉生旅館（Mornison Hotel）。

十四日一早起來，天氣奇冷，溫度竟是華氏五度以下，這是大雪以後必有的現象，打開窗子，看看芝城街上，一片雪後冬天的蕭瑟景象，不由得懷念起大陸的家鄉，而興起故國之幽思。因爲第二天復康輪在波特蘭卸完貨就要啓碇返航，所以我們在芝城只有一天的觀光時間，龍綱昆仲張鵬炳、趙雲從兩位先生，一大早便來旅館陪我們早餐，先驅車飽覽密西根湖畔的風光，這密西根湖是美國甚至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之一，站在岸上遠眺，烟波浩瀚，一望無際，白帆點點，畫境可人。瀏覽格蘭德公園後，又參觀附近的自然歷史博物館（Chicago Natural History Museum），裡面陳列着當地出產的各種動植物、化石、標本，並儲藏有各種教育用的課本和電影片等，舉凡各不同種族的文化生活等狀況，也都設有專室陳列，其中中國室有各種珍貴的翡翠，各種不同姿勢的平劇偶像，做得唯妙唯肖，在這裡招呼管理的一個美國人，還會說幾句中國話，據說他曾在我國的北平旅居過幾年，深深的愛上了中國古代藝術和文化，所以把一生的精力和時間都化在蒐羅有關中國

的各種事物上，這種精神，也眞是難能可貴的。此外，傑克遜公園附近，還有一所科學工業博物館(Museum of Sciense and Industry)，這裡陳設有各種工業模型、潛水艇、大心臟等模型，並有一套說明原子能和平用途的模型。在這博物館進門第一室，有一大模型掛圖，上面有兩個農夫，一個用舊式農具耕作，一個用新式農業機械耕作，並且用統計數字顯示，說明以前使用舊式農具的時代，每一農夫的生產量，可供給四個半人的食糧，現在用新式農業機械耕作，每一農夫的生產量，已增加到可供給二十五個人的糧食，可以說增產至四倍以上，從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強調糧食的生產，是算術級數的增加，而人口的繁殖却是幾何級數的增加，深爲未來的人類社會發愁，從這幅模型圖畫所示改進耕作方式增產的情形看來，可見馬氏的說法，也未必是絕對的，當然，還牽涉到耕地面積等等問題。在同一個陳列室內，我們又看到了一個美國人認爲典型的理想農村模型，農田上的農業機械正在軋軋的耕作，一座幽雅宜人的農舍，寬敞的飼畜場，點綴着幾叢葱鬱的林木，小橋流水，眞是一幅「農家樂」的美麗風景！在這詩一般的實景上，還標示着有關物理和數學上的各種公式，便於大家仿效研究，頗有推廣的作用。

芝加哥大學，是我們在這裡遊覽的最後一個目標，這個學校有學生一萬五千人，校園佔地百英畝，建築完全與英國的牛津大學一樣，有一百多棟校舍，而是以高度學術水準和研究創造上的豐碩成效鬨世，結束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顆原子彈，便是由這所學校五位教

授所製成，現在這五位教授，二位已回意大利，二位已作古，僅剩一位仍在校任教，當年製造原子彈的房屋，因受原子幅射太多，已經拆除，有紀念銅牌一塊，尚懸在廣堅鐵絲網的欄杆上，以誌其不世之偉業，同時學校已另建新屋供給這位教授居住，對其優待備至。

十二月十四日晚上，我們從芝城乘噴氣飛機抵達了波特蘭，這是我在美國行脚最後一站，為了便利第二天放洋返國，一下飛機就直奔碼頭，住在復康輪上，後來又因為裝卸貨物與各方接頭，開航時間一延再延，停了將近半月之久，我們則在這一段時間，承當地龍岡昆仲的熱烈歡迎，幾乎每天都有酬酢往還，同時也暢遊了波特蘭市區及附近勝蹟，實為一大快事。波特蘭(Portland)粵人稱之為砵崙，是美國西海岸西雅圖以南的一個港口，人口三十七萬餘，有華僑二千多人，也多是以餐館、洗衣店、雜貨店為職業。在波特蘭，有一個M、F商場，是由兩個股東投資創辦，僅僅商場的建築費就耗費三千萬美元，規模浩大遠近聞名，我個人特別欣賞這商場所附設的溜冰場，佈置了許多彩色的帶子，襯以五色繽紛的燈光，豔麗非常，另外還有一個小動物園的設置，細小的屋子，細小的遊憩場，細小的山巔水涯，還有活動的小水磨，轉動自如川流不息，活動的小動物棲息、跳躍，往來其間，我們參觀這個場所，正是聖誕的前夕，商場裡到處佈置着白髮紅衣黑長統靴的聖誕老人，棉花的雪景，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聖誕飾物，最惹人注意的，便是那座耶穌誕生于馬槽的活動模型，蔚藍色的天空，閃着神秘色彩的星辰，銀色的聖誕夜，仁慈的聖母

和虔誠莊嚴的先知，都佈置得非常逼真，儼如身歷其境！

從波特蘭東行，約三十里的哥倫比亞河畔（Columbia River Scenne Highmag），有摩樂西諾廳瀑布（Mrolthnomah Falls）這瀑布是由距地六百二十呎的山頂奔騰飛舞而下，雖然沒有尼加拉大瀑布那樣的大手筆，到也有它自己的特有風格，尼加拉瀑布的有名在它那數千呎濶的偉大景色，但是其高度與驚險急湍，據說，還不及摩樂西諾廳瀑布。由山麓下渡過小橋，有羊腸小徑，可直達山頂，這一天正逢細雨綿綿，路滑難行，自覺年老力衰，未敢作登山之想。在這瀑布附近，也有一座小店，出售各種藝術紀念品，和零星食物，我們入內稍作休息，店主為一老嫗，打扮得非常清爽脫俗，和藹可親，房舍也非常清潔，與我們鄉村一般店舖中的灰暗汚穢情形不可同日而語，此固與一般國民之所得是否豐裕與國民教育的是否普及有關。

沿摩樂西諾廳瀑布再繼續前行，到與華盛頓州交界處的哥倫比亞河，有一個官辦的魚梯和水壩（Fish Ladder and Bomeuille Dam），提到魚梯大家一定覺得奇怪，所謂扶梯、電梯、繩梯等等，都是供人們登高用的，即使在馬戲團，也似乎從沒有見到過魚爬梯的節目，但是這個地方的魚梯，實實在在是做來供魚類爬登的，原來這裡離海岸不遠的海面，有一種類似我國的「桂魚」，每年春季，要從海裡逆溯而上，遊到哥倫比亞河內，產卵後再成群結隊的遊返大海，於是每年到產卵季節，附近的居民便在河中結網捕魚，漁

獲甚豐，爲地方上一大資源，但自從爲發電跨河築壩之後，這些魚便無法越壩上游，於是設法在這十六個孔的大水壩右側，建築魚梯兩行，成爲十八個孔，當這些魚群遊近水壩的時候，便能經由這兩排魚梯拾級而上，通過水壩之後，依然能在適當的處所營其產卵的工作，所生產的魚卵並有三十幾個現代化的魚池，養殖魚苗，成爲一種大規模的漁業生產，參觀這一設施之後，實在令人不由得不佩服當初設計人的巧思，至於這個水壩的整個形勢，與我們臺灣的萬大水壩相彷，不過較大而已，其發電廠與臺灣日月潭附近的鉅工和大觀水力發電廠則不相上下。

復康輪貨已卸完，正在交涉裝載木材返航，看來要不了幾天便可啓碇了，廿四日是聖誕節的前夕，陸船長熊飛特別關照廚司，以西餐饗客預祝聖誕，翌日午後，波特蘭的龍岡昆仲趙錦華君等，紛紛來邀共度聖誕佳節，先後拜訪了好幾家昆仲的居處，略進酒食，互贈聖誕禮物，然後由趙君夫婦引導去Horisarlone欣賞聖誕夜景，但見滿街車水馬龍，火樹銀花，家家戶戶的門口不僅燈光輝煌，還用各種燈光電動作成種種模型，每一模型都在表達聖經中的一段故事，當然耶穌降生馬廐聖蹟，也是必有的情節。我們隨着滿街的車流，擠進擠出，頭上不時有五彩的煙火爆炸，眼前展現出一幅太平盛世人民歡渡佳節的圖畫，這種熱鬧的程度和每個人內心興奮的樣子，在我的腦海中，只有幼年的時候，跟着大人無憂無慮的去趕一年一度的元宵燈節，差可比擬，等到我們長大之後，國內連年戰亂，

即使遇到佳節，也是苦中作樂，處應故事，而現在的大陸，則更是餓殍遍野，大家能躲在家裡獲得一飽已是天大的造化，那裡還會有這種奢望，思之不禁涔涔淚下。此後幾天，我們在等待開航，沒有遠行，只是偶而到波特蘭的街上去蹓躂，值得在這裡一提的，是博物館，其大門口陳列着一架大型飛機，任人參觀。進入大門後靠左側有一隻花牛大模型，腹內裝有活動的機器，有一個假人在操縱，於是牛的頭和尾都能自己動作，倒也別緻。博物館的底層有天文儀器的設置供人觀摩，另有一大廳，專門供給各種農業方面的教育影片，有的是關於動植物生長過程的電影，有的在說明如何剷除病蟲害的方法，可由參觀者自行在大廳放映研究，這種方式對於農民們，實在是一種極爲有利的措施，這也是在別處沒有看見過的。

別矣！美國！十二月廿九日，復康輪終於裝載好了木材，當晚加滿油水，辦好一切檢查護照等手續，到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六時啓碇離開波特蘭港返航，船迎着晨曦，平穩的滑向太平洋，我們站在甲板上，眼看着美國新大陸逐漸的隱去，一輪紅日，從東方昇起，照耀得嚴冬的太平洋上一片金光閃爍，不覺爲這年輕、奮發、朝氣蓬勃的盟國而祝福。

這一次遊美，從西海岸的洛杉磯登陸，從舊金山橫貫新大陸，到東海岸的紐約，然後又從紐約經芝加哥，回到西海岸，由波特蘭返國，我們的遊踪在新大陸劃了一個V字形，每到一處，都受到當地僑胞的熱忱款待，特別是各地龍岡親義公所的宗親世誼們，替我們

安排日程，張羅住處，問寒噓暖，無微不至，這種深厚的情誼，眞是沒齒難忘，此外在美國遇到許多不同國籍的新知舊雨，也接觸了我駐在日本美國各地使領館的朋友，和各地中國國民黨的同志，中華會舘的僑領，他們對我們優渥寵遇，深切的關懷，也使我們無限的感激！

復康輪向西航行，歷廿五日，於無大風浪中抵日本神戶內港，船沒有靠碼頭，就在港內起卸木材，經移民局人員相繼來船查驗乘客和船員及黃皮書，我們于是日下午二時乘小舢登岸，有商起予將軍委託的楊錦華君陪同導遊繁盛的市面一週，在華僑新開的日華園晚餐，店主爲江蘇人，異國相逢倍覺親切，至深夜返輪。次日晨我夫婦復乘小輪登岸會晤楊錦華君後，到大阪旅行分社，得與臺北魏國戎君通電話，繼到大丸百貨公司，該公司規模極大，高達數層，陳列各種貨品，目不暇給，其樓上有日本各地方土產，分門別類，任人選購，並演出日本戲劇助興。在其下層見有剖蚌取珠的表演，每剖一蚌價爲日幣四百元（約合臺幣四十餘元），如遇幸運可取出兩珠，可謂便宜了。該公司經營全係仿效美國各大公司的方法，對顧客的肆應週到，不在美國各大公司之下，各貨物中尤以電器（如無線電收音機等）及毛織品較美國更廉，惟其特價貨品均陳列于最高層，與美國各大公司的特價品均係陳列于最下層相反。在該公司遊覽及採購物品畢，卽驅車遊大阪城，該城分內外兩城，已闢爲公園，有修道院、博物舘、土產陳列舘等等設置，城外有護城河，城牆上有夾

牆垛、城樓瞭望台等，與我國大陸所具之金城湯池的古建築無異，不禁令人興起光復大陸還我河山的遐思。從此航行返臺，不需五日就可到達基隆了，南天在望，欣然久之。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强康樂的國家，很多人都把美國看得像天堂一樣的美麗。我這次往美國走了一趟，所看到的所接觸到的，一切都是那樣的新奇、寵大、和進步！照理生活在這樣富足而繁榮的社會中的人，應皆是非常幸福了，事實上據我個人的觀察，美國人的生活也是非常儉樸的，在臺灣一般生活在中等以上的人，用派克五十一或六十一型鋼筆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在美國就很少看到有人使用這樣名貴的鋼筆，通常都是一支原子筆，隨用隨丟，此外，美國人雖然喜歡旅行遠足，但是他們在觀光名勝的時候，購買各種特產和紀念品，並不像我們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豪濶，或是揮金如土，却相反的是精打細算，非常「小兒科」，如果我們搞觀光事業的或經營各種特產出品貿易的人，不能够理解這種情形，要想「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的漫天叫價，亂敲竹槓，則一定不會有前途的！

美國的各行業中從業人員，也是無時不在緊張與忙碌之中，在那裡一切講求效率的社會中，不斷的競爭，不斷的開拓新境界之中，如果誰鬆懈怠慢，便沒有辦法跟上時代，所以在我冷眼旁觀中的美國人，就如同工蟻工蜂一樣，他們一方面永無休止的工作，一方面追求遊樂的刺激，一切都是噴氣式的，每天的報紙不是在早餐桌上瀏覽一下，便是在「的士」上邊看邊拋，進入辦公室之後，就等於投入了打字機的工廠，絕沒有像我們若干閒衙

門那樣，進入辦公室，先泡一杯淸茶，來上一支香煙，然後大家輪流的傳閱日報晚報，那種慢條斯理悠哉的情景，事實上過慣了那種樣子快節奏的生活的人，要他休止下來，過我們這種「悠哉悠哉！可以卒歲」的生活，一定會通體發癢，坐立不安，無法適應的。

在美國的街頭，我常常想：「這種舉世無雙的高大建築，這樣動輒幾千萬元美金的遊樂事業，這樣龐雜和繁複的社會，是一個立國一百幾十年的新興國家所可能創造出來的嗎？」事實上，創造奇蹟的事情，多半是靠一些狂人的瘋狂的想像力，瘋狂的衝動，瘋狂的投資，美國自從立國到現在憑着一部人權宣言，一本憲法，政治上始終一脈相承，除了南北戰爭外，一致對外，內部從無變亂，美國人，他們崇拜那些實業上的，科學上的，以及邊遠疆城的拓荒的英雄，崇拜那些在戰爭中爲自由、獨立、正義、和理想犧牲奮鬪的戰士，他們實事求是，沉浸在不斷的衝激中，相信不要多少日子，會讓他們趕在俄國人的前面衝到月球，或衝到其他的星球去。

這些年來，我也接觸到一些國內的青年和寄跡在美國的青年僑胞，他們的想法與我們老一輩的人便巳經有許多不同，一般的見解都比較尖銳和積極，充滿着朝氣，這種傾向多少是受歐風美雨之影響，現在我國在美留學的學生和一些巳經畢業的，因爲國內連年戰亂，逗留在美國被若干研究機構聘用，他們的成績和表現，都非常優秀，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建設三民主義理想的新中國之人才，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但願他們在吸收西洋文化精

神不斷的蛻變之中，與我國固有的俠義精神與倫理觀念相融合，創造一種時代的新精神與新風格，這樣一旦國軍反攻大陸，創造一個嶄新的劃時代的局面，仍是極有前途的。

今年是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了，我已是七十四歲的老人，檢討這一生，在十五歲以前是童年時期，自十六歲至廿五歲是少年時期，廿六歲至五十八歲是壯年時期，五十九歲以後是老年時期。簡單的說，我自幼至老，都是飽經憂患，甚少逸樂。值得自慰的，是對國家盡忠，對領袖服從，待人以誠，任事以勤，從不以爲自己是個大官。對政治無野心，只想爲國家做番大事，所以我自幼立志，做個革命軍人，做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爲國家社會人群謀福利。自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之後，追隨　蔣公迄今，雖尙無負初志，然而感到遺憾的，是對革命勞而無功，和三大願望未能完成。所謂三大願望，即是：(一)創辦由小學至大學的大規模學校一所，以最新教育方法，爲國家造就人才。(二)設置一個大圖書舘，古今中外書籍齊備，爲大衆增進知識，並便利有志者之進修，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三)開設大醫院，爲貧苦無告者，解除疾苦。除第一項曾經創辦到中學爲止外，其餘兩項，等於自己對自己說謊話。記得少年騎竹馬，看來又是白頭翁，種種憧憬，均成幻影，可勝浩嘆！

再就國事來說：　國父孫中山先生，只完成了推翻滿淸、建立民國的歷史使命，我追隨　蔣公革命，也只完成了打倒軍閥、統一全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使命，現

在已轉入反共抗俄之另一歷史階段，就像民國十五年以前的情形一樣，復國建國，又要從頭做起。我雖然已老，也有不服老的心意與精神；但今後救國的責任，畢竟是現代青年的歷史使命，或許有人懷疑，今天匪我的實力不能對比，匪已一再試驗核子爆炸，但請問我們當初在黃埔創校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情形，爲什麼能在兩年的時間內，統一廣東，開始北伐？爲什麼能在八個多月時間，由廣州打到南京？現在的臺灣，比起當初的黃埔，實力不是也不能對比嗎？「滴水可以穿石」，問題不是在共匪今天有無核子武器，只是在我們是不是有決心，大家團結一致，在英明的領袖　蔣公領導之下，刻苦耐勞，從事反攻大陸的工作。因此，我認爲收復河山，消滅共匪，不完全是實力的問題，首先特別需要的是教育文化諸方面負起反共的責任，育成許多堅決反共抗俄的鬪士，永久站在一起，團結爲堅決陣容，上下一致，能這樣，何愁共匪不滅？

天下唯有意志的力量不可抗拒，路是人走出來的。

我所祈禱於未來的，是大家早日大陸相見，互慶大功告成。不要吟「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詩句。

我個人自遊美返臺不久，所遭到最大的痛苦是內子黃佩芬夫人不幸病逝于臺中，結褵已二十餘寒暑，無論在那一方面，對我的幫助都是極大，使我內心非常感激，不知從何說起，謹以此回憶錄紀念她，永遠紀念她。

# 「我的回憶」錯字漏字刪字勘誤表

| 頁數 | 行數 | 第幾字 | 漏 | 誤 | 正 | 刪 |
|---|---|---|---|---|---|---|
| 序一 | 一 | 7 | | 四 | 五 | |
| 序三 | 四 | 9 | | 二 | 四 | |
| 三二 | 圖例 | | | 照軍 | 我軍 | |
| 三五 | 四 | 25 | | 軍級軍 | 砲敵軍 | |
| 四五 | 十三 | 6 | | 障 | 隔 | |
| 四六 | 十三 | 28 | | 敵 | 獻 | |
| 四七 | 三 | 34字下 | 尺 | | | |
| 四八 | 三 | 4 | | 設 | 誠 | |
| 五七 | 十四 | 3 | | 洲 | 州 | |
| 六一 | 十四 | 32 | | 陳 | 程 | |
| 六一 | 十五 | 15 | | 柄 | 炳 | |
| 六四 | 十三 | 15 | | 海 | 侮 | |
| 七五 | 五 | 14 | | 援 | 擾 | |
| 七七 | 十二 | 15字下 | 演線策應第三師攻擊 | | | 第十五字海字刪去、 |
| 八二 | 五 | 22 | | 局 | 定 | |
| 八五 | 八 | 4 | | 二 | 一 | |
| 九七 | 五 | 7字下 | 一 | | | |
| 一三七 | 八 | 12 | | | | |
| 一四三 | 十三 | 5 | | | | 四 |
| 一五五 | 十六 | 34 | | 永 | 家 | |
| 一六七 | 十四 | 11 | | 才 | 材 | |
| 一六八 | 八 | 10 | | | | 先 |
| 一七三 | 九 | 2 3 | | | | 飛、出 |
| 一七三 | 四 | 16字下 | 擊 | | | |
| 一七七 | 五 | 24 | | 西 | 兩 | |
| 一七七 | 九 | 1 | | | | 錄 |
| 一七七 | 十四 | 3 | | 七 | 八 | |
| 一八〇 | 六 | 9 | | | | 錄 |
| 一八九 | 圖例 | | | 英商區 | 華商區 | |
| 一九七 | 一 | 15 | | 彭 | 龐 | |

| | | | | |
|---|---|---|---|---|
| 二〇一 | 十二 | 11字下居 | | |
| 二〇四 | 一〇 | 34 35 | 支薫 | 薫支 |
| 二〇七 | 三 | 28 | 邸 | 邱 |
| 二一三 | 三 | 13 | 蜓 | 蜒 |
| 二一六 | 十三 | 11 | 溢 | 從 |
| 二一七 | 十五 | 32 | 便 | 更 |
| 二二三 | 八 | 19 | 寶 | 保 |
| 二二五 | 六 | 15 | 寶 | 保 |
| 二二九 | 十二 | 4 | 寶 | 保 |
| 二三〇 | 七 | 34 | 防 | 襟 |
| 二三〇 | 十六 | 33 | 健 | 建 |
| 二三六 | 二 | 17 | 梁 | 梁 |
| 二四三 | 二 | 5 | 誠 | 城 |
| 二五四 | 六 | 23字下過 | | |
| 二五四 | 六 | 31 32 | 蔬果 | 不少 |
| 二五五 | 六 | 15 | | |
| 二五五 | 十一 | 29字下自始 | | |
| 二五七 | 圖例 | | 復興 | 復平 |
| 二六〇 | 四 | 11 | 議 | 識 |
| 二六一 | 十五 | 11字下遊 | | |
| 二七〇 | 七 | 23 | 敝 | 敞 |
| 二七一 | 六 | 32字下區 | | |
| 二八八 | 十 | 6 | 涸 | 圓 |
| 二九〇 | 二 | 7字下一樣 | | |
| 二九六 | 十五 | 26 | 就 | 地 |
| 三一一 | 二 | 7字下遊戲 | | |
| 三一二 | 三 | 10 19 | 四 四 | 九 五 |
| 三一三 | 十六 | 5字下我的 | | |
| 三一三 | 十六 | 8 | | |
| 三一三 | 十六 | 7字下一書 | | |

| 頁 | 行 | 字 | 誤 | 正 |
|---|---|---|---|---|
| 二〇一 | 一二 | 11字下居 | | |
| 二〇四 | 一〇 | 34 35 | 支薫 | 薫支 |
| 二〇七 | 三 | 28 | 邸 | 邱 |
| 二一三 | 三 | 13 | 蜓 | 蜒 |
| 二一六 | 一三 | 11 | 溢 | 從 |
| 二一七 | 一五 | 32 | 便 | 更 |
| 二二三 | 八 | 19 | 寶 | 保 |
| 二二五 | 六 | 15 | 寶 | 保 |
| 二二九 | 十二 | 4 | 寶 | 保 |
| 二三〇 | 七 | 34 | 彷 | 傍 |
| 二三〇 | 十六 | 33 | 健 | 建 |
| 二三六 | 二 | 17 | 染 | 染 |
| 二四三 | 二 | 5 | 誠 | 城 |
| 二五四 | 六 | 23字下過 | | |
| 二五四 | 六 | 31 32 | 萬果 | 不少 |
| 二五五 | 六 | 15 | | |
| 二五五 | 十一 | 29字下自始 | | |
| 二五七 | 圖例 | | 復興 | 復平 |
| 二六〇 | 四 | 11 | 識 | 識 |
| 二六一 | 十五 | 11字下遊 | | |
| 二七〇 | 七 | 23 | 敝 | 敵 |
| 二七一 | 六 | 32字下區 | | |
| 二八八 | 十 | 6 | 濶 | 圓 |
| 二九〇 | 二 | 7字下一樣 | | |
| 二九六 | 十五 | 26 | 就 | 地 |
| 三一一 | 二 | 7字下遊戲 | | |
| 三一二 | 三 | 10 | 四 | 九 |
| 三一三 | 十六 | 5字下我的 | | |
| | | 19 | 圓 | 五 |
| 三一三 | 十六 | 8 | | |
| 三一三 | 十六 | 7字下一書 | | |

錄　　錄

| | | | | |
|---|---|---|---|---|
| 二〇一 | 一二 | 11字下居 | | |
| 二〇四 | 一〇 | 34 35 | 文藁 | 藁文 |
| 二〇七 | 一三 | 28 | 邸 | 邱 |
| 二一三 | 一三 | 13 | 蜓 | 蜒 |
| 二一六 | 一三 | 11 | 溢 | 從 |
| 二一七 | 一五 | 32 | 便 | 更 |
| 二二三 | 八 | 19 | 寶 | 保 |
| 二三五 | 六 | 15 | 寶 | 保 |
| 二二九 | 十二 | 4 | 寶 | 保 |
| 二三〇 | 七 | 34 | 防 | 蔡 |
| 二三〇 | 十六 | 33 | 健 | 建 |
| 二三六 | 二 | 17 | 粲 | 燊 |
| 二四二 | 二 | 5 | 誠 | 成 |
| 二五四 | 六 | 23字下過 | | |
| 二五四 | 六 | 31 32 | 萬果 | 不少 |

| | | | | |
|---|---|---|---|---|
| 二五五 | 六 | 15 | | |
| 二五五 | 十一 | 29字下自始 | | |
| 二五七 | 圖例 | | 復興 | 復平 |
| 二六〇 | 四 | 11 | 議 | 識 |
| 二六一 | 十五 | 11字下遊 | | |
| 二七〇 | 七 | 23 | 敝 | 敞 |
| 二七一 | 六 | 32字下區 | | |
| 二八八 | 、十 | 6 | 閣 | 圓 |
| 二九〇 | 二 | 7字下一樣 | | |
| 二九六 | 十五 | 26 | 就 | 地 |
| 三一一 | 二 | 7字下遊戲 | | |
| 三一二 | 三 | 10 | 四 | 九 |
| | | 19 | 四 | 五 |
| 三一三 | 十六 | 5字下我的 | | |
| 三一三 | 十六 | 8 | | |
| 三一二 | 十六 | 7字下一書 | | |

